武俠世界
$2.00
739

· 特別介紹 ·



一期完巨型奇情故事：**唐人街風雲** 東門白・著



東門白先生之"女俠金燕子故事集"，篇篇故事創獨立性，內容情節一部比一部更精彩，更奇妙。是篇"唐人街風雲"描述一個人口不多的富有家族，爲了"爭屋"，互相展開了一場罕有的奇謀，結果還是……。請參閱內文第3頁。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唐人街風雲（一期完巨型奇情小說）
一棒在手 家財萬貫
黃金萬歲 綠帽何傷
詭謀集錦 噱頭翻新
血腥遍地 殺機四伏……東門白 3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山東老娘（二期完俠情超穎故事）◀上▶
尋仇投陷阱 仗義捨小我……江南 39
借刀（俠義傳奇掌篇小說）
噹骨之恨 來歷不明
輕描淡寫 水到渠成……雲北飛 93
降龍伏虎（綠林英豪傳奇故事之一）
秘谷驚魂夜 師門鬩牆時……臥龍生 98
春雨濺花紅（新穎俠情中篇連載）◀大結局▶
鬼哭神嚎鬥 人渺情絲斷……蕭逸 10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刀客
密雲排空至 隱挾風雷聲……慕容美 51
殺伐世家
互炫眞功力 各逞巧心思……諸葛青雲 59
霸海心香
偷襲行兵險 爲義捨小我……東方英 67
梟魅
揭穿假面具 圍殲無命人……單于紅 75
七代劍
恩恩怨怨未了緣……秦紅 85
神眼遊龍
道高魔更高 毒迷色尤迷……臥龍生 117
霧中花 ◀大結局▶
神功創大敵 一劍殲元兇……東方玉 122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叔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3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冊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女俠金燕子傳奇故事

東門白·文
盧令·圖

唐人街風雲

一棒在手　家財萬貫

夜之潮，淹沒了這世界各國中的最大唐人街。

這裏是唐人街中歷史不久但相當氣派的一幢私宅。由于某種原因，房主張寡婦要脫手，最初標價五十萬花旗票，一週後減爲四十五萬，才不過一月光景，三次削價變爲二十萬，却仍是無人問津。

這裏地皮奇貴，喊價五十萬美金，雖然偏高了些，但一般人公認，在正常情況下它值四十萬，那麼在張寡婦連續削價，幾乎半送半賣情況下爲甚麼仍然無人問津呢？

爲了揭開這個答案，請把視覺的鏡頭推往張寡婦大宅中吧！

凌晨一點，大宅中燈火處處，却塞滿了沉悶和寂寞。尤其在張寡婦套房的臥室內，除了翻畫報及嗑瓜子的聲音，那只有枱表「滴答滴答」的脚步聲了。

在她的臥室窗外五七碼外，有一株老梅樹，枝葉中有兩個人，正在用最新的全天候望遠鏡對準了室內床上的張寡婦，一個五十歲而養尊處優的富婆，雖經過名外科美容整型醫師爲她找回些許青春，但鬢角上幾莖白髮和脖子上的鬆弛皮肉，已經無法隱瞞她的年齡了。

突然，怪聲又出現了，張寡婦的嗑瓜子聲停止，手在抖動，然後拉起棉被蒙起頭臉。

異聲來自這臥室斜對面的小花廳內，正因爲數月來張寡婦常于深夜聽到這怪聲，才忍痛耗費電力，把她臥室附近的房間的燈全開了，直到天明，或者她娘家的姪子回家時才熄掉，只是她的姪子何時回家？是沒有準兒的。

「你跟不跟？要跟就快點！看淸了！我是同花小順的牌面……」這是賭「梭哈」的聲音。

「斷……斷……小……小——」「叭」地一聲，又傳來失望的詛咒聲，這是賭牌九的聲音，另外還有骰子在碗中跳躍打轉的淸脆聲及吆喝聲。

總之，這些聲音也只有賭塲中才有，而且十分淸晰，絕非聽覺上產生的幻象。

張寡婦臥室對面樹上的兩個靑年男女，悚然地互覷一眼，女郞打開了袖珍錄音機，大約十五秒鐘之後，二人躍下梅樹，一個撲向小花廳的前門，一個撲向後窗外。

他們的動作快捷俐落，絕未弄出聲音，而且在他們掠下梅樹後還聽到賭具及人聲，但二人到了門外及後窗外，小花廳內一片死寂。就好像這裏根本未發生過任何事也未傳出任何聲音一樣。

這小花廳約七八平方，設備單純而高雅，除了一套上料硬木沙發，小几，小型酒橱及牆上幾幅名畫，桌上幾盆插花之外，可以說一目瞭然。

如果眞有人在此聚賭，尤其不僅一種賭具，賭徒應在十人以上，他們的動作不會比金燕子的「蓊水三抄」還快些。

這一對靑年男女當然是金燕子和岳敏了。自他們在一些報章上看到有關此宅「不乾淨」，而一位風水先生（堪輿學家）也在報上撰文評述，指爲建宅時風水發生問題後，立卽成爲熱門新聞，因而張寡婦出售此宅的標價，就不能不一降再降了。

但是，金燕子和岳敏會相信這一套嗎？

小花廳內有兩盞紅色美術燈亮着，一切家俱整齊有序，地板上沒有足印，一切都證明剛才的賭聲只是一種幻覺。硬要聽到聲音的人懷疑自己的耳朶。

金燕子和岳敏並不以此爲足，他們搜遍這小花廳，包括掀開牆上的名畫，檢查酒橱，家俱以及幾盆「松風盛花流」的插花。

結果怪聲勝利了！他們沒有找到任何發聲之源，儘管他們仍不甘心承認那位風水先生發表的言論，見此怪事，際此深夜，二人也不禁毛骨悚然。

人，所怕的往往不是毒蛇猛獸，而是不可解釋的事物。因此有些所謂大慈善家，他們不出資建學校，救濟院或傷殘養老院，却大蓋其廟。

然後在廟中的巨柱上或石碑上，雕上：「弟子×××頂禮敬建」字樣。

就在二人準備退出時，前院傳來了口哨聲。二人立卽再竄上梅樹枝葉中。

口哨吹得很好，如果在電視台「綜藝節目」上參加技藝競賽，必能得獎。

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年輕人，中等身材，長臉，衣着和頭髮都很像耶穌，只是走路的姿態不像，扭着屁股走進來。

「是振東回來了嗎？」張寡婦自被中探出頭，一邊抹着額上的汗問着。

「姑姑，妳還不睡？」鄭振東進入張寡婦臥室內：「天不熱呀！姑姑，妳怎會一頭大汗？」

張寡婦冷冷地說：「我對你說過，一到深夜就有怪聲，我怕死了！叫你不要外出，連這件事你都做不到，我把你留在身邊，簡直是白疼你啦！」

「姑姑，你是庸人自擾，嗨！女人就是胆小，才會疑神疑鬼地。」鄭振東說：「我不過是偶爾外出賭賭，你大概心裏不痛快，才會產生幻覺。一定是這樣，要不，你怎麼沒有聽到別的異聲，偏偏是賭博的聲音呢？」

「又輸了是不是？」

「姑姑，你眞是知音。」

「哼！」張寡婦冷漠地說：「我聽人說過，你賭錢一向是贏了不走，輸了也不走，光了才走。要不是輸光了！你會在天亮之前回來才怪啦！」

「姑姑，我知道妳只是胆小，才遷怒于我，其實我才輸了幾個錢，我爸媽去世時，把我交付給你，而你也拏我當兒子看待，難道你——」

「別作夢！你已經受過高等教育，可以自立了！我的責任已了！本來當初我有這個構想，可是這樣下去，非但不會把你作為繼承人，是否會把你留在身邊？也大有問題了！」

「我知道，你要誰來繼承你的產業。」鄭振東忽然說：「一年前，當你的小叔張建的年輕塡房，結婚四年還沒有生育的時候，你對他說過：『二弟呀！振東不走正路，我是不放慮要他作繼承人的，如果弟妹能生個孩子，卽使是女孩，將來招贅，我決定讓她一人頂兩支，如果生個男的，那就更好了！』姑姑，你未免太現實了！其實還不是因為二姑丈張建也有錢？不過是錦上添花罷了！」

「卽使這樣，我有甚麼錯？如果把這份家產交給你，不出三年，保證抖弄精光。」張寡婦越說越悲忿：「你為姑姑想想看，由于晚上鬧鬼，連傭人都不敢幹了！偌大的宅院只有我一個人……」

「姑姑，以後我晚上少出去就是了！」鄭振東說。

「哼！這句話你說過幾十遍了！隨你吧！反正這房子我是決定賣掉的，就算吃虧太大也得認了。」

鄭振東退出，金燕子和岳敏也出了張家大宅。岳敏說：「表妹，妳相信風水之說嗎？」

「在這方面我涉獵不多，不敢斷言。但我不信鬼魅作祟之說。」

「我也不信，表妹，妳看會不會是鄭振東弄的鬼？濫賭的人和吸毒者差不多。一旦窮急了！甚麼事都會做出來。」

「這當然是十分可能的，」金燕子說：「弄鬼嚇唬張寡婦，使她忍痛削價求售，然後鄭振東向買主收取代價。」

「對！我也有這種看法！」握拳在腿上一擂，不禁抱拳呼痛，因為上次手骨重傷，治療休養了三四個月，一直還沒有復原。

「告訴你，小心你的手。」金燕子又微微搖頭說：「鄭振東不會是個好胚子，但是，如果他確有弄鬼企圖從中取利之心，剛才有關繼承人那些話他大可不必說出來。」

返回唐人街附近的住所，電話响起來，對方說：「為了不使一些孤兒院及養老院的奶粉及營養食品斷絕，希望妳能給我一件賺錢的差事。」

「噢！你是唐潔……」金燕子自岳敏的手受傷（見「地球虫」），而且他的情緒一直很低落，不想此刻見到唐潔，可是又不由自主地說：「機會是有的，但不是賺大錢的機會，」其實白燕子死去（見「地球虫」一書），她的心情也不好。

一邊的岳敏面色沉下來，狠狠地望着自己一雙不爭氣的手。

「金燕子小姐，是不是有關張寡婦大宅的風水問題？」

「不錯，你對這件事的看法呢？」

「明天妳不是要參加富翁張建兒子滿週歲的宴會嗎？到時候面談……。」

×　×

一家報紙登出張寡婦大宅已脫手的新聞，而買主竟是她的小叔張建。這種事要想保密都辦不到，因此，有人就聯想到張建有欺負寡嫂之嫌，最低限度他不該檢這便宜。

所以今天張家是雙喜臨門，到的賓客不少，記者當然不會放過這機會的。包括英文及華文報記者達八九人之多。

有一位記者甚至于引用別人的懷疑，訪問了張建和他的寡嫂，但張寡婦當衆闢謠，否認是小叔的圈套，檢她的便宜，而是小叔不忍她担驚受怕才買下來的。

一個富翁的獨生子滿週歲，理應抱出來讓客人讚美一番。可是張建宣佈，孩子有點傷風，不便見客，因而他的年輕塡房也未出來招待賓客。

深夜十點左右，金燕子在陽台上看到了唐潔，二人都端着酒，而金燕子穿上一襲高貴的晚禮服，另有一種雍容華貴，明眸皓齒的感受。

唐潔說：「這件事不該等閒視之，所以我要告訴妳，三天前我在一家中國館中發現鄭振東和一個巫師在一起吃飯。」

「巫師？」

「是的，而且此人也是風水先生，也就是地理仙。」

金燕子點點頭，說：「這件事的確不能等閒視之。而我也發現另一秘密。這兩件事暫時似乎不發生關係。」

唐潔說：「妳發現的秘密更不能等閒視之。」

金燕子笑笑說：「我發現你為別人戴高帽的橋段很高。」

「也許，總要值得我戴的才行。」

金燕子說：「這可以說是無意中的發現，剛才我在大廳的另一窗口處眺望庭園中的夜景，窗外走廊上兩個男女僕人低聲在交談，那女僕說：眞想不通，少爺好好的老爺為甚麼說他傷風不抱出來見客？男的說：是呀！少爺雖僅一週歲，長得可眞俊哪！」

唐潔聳聳肩說：「也許是……」他神秘地打住，說：「是否傷風，僕人可能並不清楚。」

金燕子似乎猜到他那半截打住的話，她說：「這件事先放在一邊，今夜先去看看那個巫師吧！儘管張寡婦否認小叔子佔她的便宜，但那大宅中的怪事就有研究的價值。你知道巫師的地址吧？」

十一點半，金燕子，岳敏和唐潔離去，先回去換了便裝，再驅車往巫師處。這個唐人街是世界各國華人最大的集居地，佔了二十多條街，來到這裏的中國人，倍增親切之感。

巫師的營業處所很小，由于時代進步，相信風水及巫術的人愈來愈少了，所以能看出這一行的衰敗和窮困。

五分鐘後，二人已經作了未經正式拜訪的客人，伏在此人的小辦公室窗外，屋內有較暗的燈光，仍可看淸巫師坐在辦公桌前，抽屜拉開，上身伏在桌上不動，好像倦極熟睡了。

金燕子當然不作此推想，敲敲窗，那人仍是不動，二人推門進入，立卽發現此人已死，是被人在身後以沉重鈍器擊中後腦當場死亡的。兇手用力太猛，已把死者的枕骨砸得四分五裂。

唐潔說：「殺人者可能不是突然入侵，很可能要拉開抽屜，給那兇手看一樣東西，而被站在他的左後側的兇手所擊斃的，左枕骨全碎，顯然兇手是用右手持兇器的。」

「大致如此，」金燕子俯身用放大鏡仔細查看地板上兩種足印，說：「今夜只有四個人來過，除了你我，那就是巫師和兇手了。」

唐潔說：「此人和鄭振東在一起，和賣房子的事一定有關連，而大宅中的怪事，也可能是此人作的手脚，這種左道旁門的人，在生意每況愈下時，甚麼事都會做出來。」

「眞正的『堪輿學』，不能視為旁門左道，和中國古老的哲學有密切關係，以現代淺顯的眼光來解釋它，那就是房子的位置，高度，門窗方面，環境，採光，氣溫以及影响房子的風向等，都在地理仙的攷慮之內，但不論是甚麼形式的房子，廚房不能建在中央，這叫做『火攻心』，對女人是最不利的。」金燕子各方面的知識都涉獵些。

桌上有個占卜土地的羅盤，這和航海用的羅盤是不同的，看風水的羅盤用火烤過，中央有一磁針，畫上一些同心圓圈，中央表示陰陽兩極，這表示大自然平衡的力量。

金燕子看過抽屜，只找到一個小記事簿，別無可疑之處。

「你能不能在此守到天亮，然後再打個電話報案？」

「當然能！」唐潔說：「如果這位仁兄半夜起來和我賭『梭哈』，我樂于奉陪的。妳是希望今夜有可疑的人來？」

金燕子點點頭。

「明晨打電話報警，要不要說出我們的身份？」

「暫時不要。」

×　×

同一時間，張家大宅宴客已畢，下人們正在整理打掃，而張建累了一天，已在自己臥室躺着，但仍未睡。

張太太二十三四歲，作張建的女兒綽有餘的，在這裏，她曾經是一位「××花皇后」，人美而且性感的，程度也够，如果說她仍有美中不足之處，可能是出身問題吧。她的父親是一家酒店的廚師。

張太太的臥室接近右側的小花園，園外就是一條小街。她現在正望着搖籃中的「寶貝」，看了很久，臉上有難以解釋的神色。然後離開搖籃脫了外衣，拉上窗帷，也解除了上身所有的東西，只賸下那條三角褲了。

生產後不斷地作美容操，鬆弛的肚皮已收縮，未給嬰兒餵奶，乳房仍具有彈性，大鏡中反映出的一堆白雪，使她自己頗為滿意。

唯一使她困擾的是，丈夫對于夫妻間的「義務」幾乎等於零。雖說女性的性需求大致在二十七八到三十五六歲才到高潮與圓熟境界，可是一個二十四歲的少婦，一個月平均不到三次的「機會」，生理正常的女性是不够的。

因此，她常常冥想：那洛赫遜似的面孔，一七八公分的身高，七十公斤的體重，明亮而逼人的眸子和那厚大的嘴唇。

不滿于現實而想那件事，是正常的反應。但想起來反增愁思與煩惱，就像一個阮囊羞澀的人在菜香四溢飯館前走過的心情一樣。

她自語着：「可是……小傢伙並不像他……眞怪！如果像他該多好……。」

正要穿上內衣，忽然大鏡中出現了一個影子，張太太大吃一驚，急忙去取睡褸掩蔽身體，但這人噙着一抹篤定的笑意，把睡褸取到手中，說：「在我面前，用不着廻避……。」

「你……你是誰？」張太太抓起毛巾掩住上身，退到床邊，說：「再不走我可要喊了！」

「如果我是妳就不會喊！」

她驚恐地望着他，似曾相識，却又想不起在那裏見過？她的表情似乎在問：為甚麼？

青年人二十八九歲，相貌不錯，但神色有點邪氣，走向搖籃邊，張太太大驚，急忙撲過去擋住了搖籃：「你……你要幹甚麼？」

雙手插在褲袋內，顛着身子顯示他的篤定與鎭靜，說：「看看我的孩子嘛！」

「你……你的孩子？」張太太的面色蒼白了：「流氓，你胡說些甚麼？我是良家婦女，又有丈夫，你說這種話，不損陰德嗎？」

青年人輕薄地笑着：「妳是良家婦女，勉強說得過去，雖然妳嫁張建時，妳的廚司爸爸要了一萬美金……」雙手作切菜狀，表示他對她的爸爸一切十分清楚。

爸爸做廚司絕非恥辱，但作了富翁之妻的人，絕不希望自己的出身和丈夫不相配合。

「不……不！不是你！」張太太這句話為自己剛才的堅決否認態度，打了個折扣。

「看妳！」青年人曖昧地一笑，說：

「怎麼樣？說漏了吧？這孩子不是張建的骨血，怎能瞞過這孩子的眞正父親呢？」

張太太沒了主意。這是當初接受那醫生建議時所絕對沒有想到的後患問題。因而，她恨那醫生，要不是他洩了秘密，此人怎會認識她。

像這類事，通常男女雙方都嚴禁認識的。

「不，絕對沒有這回事。」張太太捂着臉，淚水自指縫中滲出來。

「看來不提出有力證據，妳是不會承認的了！」青年人得意地，那炙人的目光在張太太半裸的胴體上搜索着，說：「在『收集室』內，『播種者』臥在安樂椅上，獲得一盒消毒的棉紙，幾本軟性的雜誌，那等于興奮劑，或者可以回家『收集』，兩小時內帶回來。」

張太太瞪着眼，掩在胸前的毛巾已滑下一半，但她懵然不知，因爲這些話吸住了她。

「在一根像原子筆筆管的乙烯基試管中，有我生命的種子，那種子且有X染色體的反應。」青年人低聲說：「妳大概知道，X染色體代表生男，Y染色體一定生女的。」

張太太明知否認也沒有用，但她還在否認，因爲據她所知，「播種者」不是此人。然而，看看搖籃中的孩子的面孔，却有幾處正是此人的翻版。

「不，我絕不承認是你，如果我眞要做那種事，所找的對象也不會是你這種敗類。」

「我那裏不够標準呢？體重七十八公斤，身高一七八公分，雙目視力都是二‧零，可做噴射戰鬥機駕駛員。專科畢業，外型英俊，智商一百三十（普通人的智商爲九十至一百一十），更重要的是，我的曾祖父在淸末中過舉人，祖父作過縣長，至于家父他……」再說下去對他就有點不利了。

總之，她厭惡這個人，因爲她心目中的影子比此人碩健瀟洒，像外籍紅星洛赫遜。

「不，我就要選也輪不到你。」

「妳要選誰？裘林諾傑馬？羅勃澎恩，或者——」

「愛因斯坦！」她負氣地說。

他笑了，笑她的幼稚吧？他說：「妳錯了！如果妳要天才種子，不該選愛因斯坦，該選他的父親。」

「滾吧！你休想來誣詐，我是不怕的。」張太太說。

「也許……」青年人自袋內掏出一個比香烟盒畧大的錄音機，說：「聽了這段錄音，妳就會收回剛才那句話了……。」

把音量儘量降低，開了鍵，傳出了醫生對張建說的話：「張先生……你仍有生育能力，恭喜你啦……」

錄音帶空白約一秒鐘，又傳來醫生的鄭重而低沉的語音：「張太太，張先生已失去生育能力，妳一定不知道爲甚麼說他仍有生育能力的動機吧？古語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像你們這樣富有，絕不能斷後，最好也不要讓別人繼承，所以最好的辦法是『借種』，這在歐美或日本，已經是很平常的事了，我們有『種子銀行』，而且分爲三級，最高級的種子存儲人，要求嚴格，非但心身健全，身材健美，家世高尚，智慧也是一流的……。」

錄音帶上空白了一段時間，忽然傳出女聲，怯怯地：「醫生……我可以看看那個借種的人嗎？我是說在暗中看他，不使他看到我……」

「爲了雙方的安全，原則上是絕對禁止的，你要諒解我的立場……」交談停止，隱隱傳來嶄新紙張的「刷刷」聲，像翻書，也像在數鈔票。

張太太面色痙攣着去搶錄音機。青年人縮回手，張太太站不穩撲入他的懷中，那毛巾已滑落地上。

如果張太太是一條毒蛇，靑年人就是毒蛇的尅星——蒙哥。這種小動物產于印度，毒蛇見了牠們只有逃走，蒙哥頗像松鼠，但體型比松鼠大二三倍。

張太太所能用的方式都用了，但要湮滅這證具，似乎只有一種方式可行，那就是犧牲一次，俟機下手殺死此人取回錄音機。

然而，張太太厭透了這個人，一年來在她的心靈深處，時時映現那個「洛赫遜」的影子，如果對此人屈服，雖僅一次，也等于背叛了「洛赫遜」。

她被蒙哥咬住了尺寸。

他在耕吻着她的面孔，粉頸，然後是酥胸，說：「我……我無意勒索妳……只是愛上了妳……現在……我以孩子的爸爸的身份——要求妳償付一年多的相思債，……」他的呼吸在她的肌膚上造成高熱，他的手在「斥候」工作。

「不！魔鬼，根本沒有這回事——」張太太大力掙開，說：「五秒之內不走出房間，我就要大喊了！」

「好！妳先試試嗓子，儘量調高些！」他吃定了她。

就在這時，一個人影穿窗而入，速度快，看不淸，人在半空，立掌如刀向青年人後腦上力劈而下。

青年人的屍體還未倒下，來人已奪過他手中的袖珍錄音機，再一竄消失于窗外了。

直到屍體倒下很久未動，張太太才知道這不是幻覺。

但是，怪客入屋奪錄音機時，金燕子剛到，所以來不及看張太太如何處理那具屍體？便掉頭追那身材不高，動作迅捷的人。

以金燕子的輕功和跟人的技巧，居然沒有瞞過此人，在張家大宅的花園樹林中，此人突然停住。

園中無燈，蔭影又暗，二人相距七八步，金燕子隱隱看出，此人沒有五官，整個面孔像一張白板。

要是普通人，僅是看一眼就會嚇昏過去。

「嘿……」此人故意在低聲獰笑中加進冰塊，以配合他那「白板」面孔。

「不必來這一套！我見過的太多。」金燕子說：「把那東西交給我。」

「嘿……」獰笑聲中，身子已彈射過來，凌空猛踩兩脚，有如火車頭上抽拉的鋼柱。

金燕子堪堪閃過，拳，掌之網又罩過

來，像密不通風的鐵罐，想把她罩住。金燕子暗吃一驚，全力施出「翦水三抄」才脫出拳，掌網外。

「嘿……」此人回頭欲去，金燕子再次撲上，這次不再有輕敵之念，狂風驟雨的進攻，那人最後倒地疾滾才脫出腿陣，但躍起時，三枚六角鏢呼嘯而來。

金燕子閃過時，那人已竄入林中不見了。

「可惜，太可惜了！」一個決定性的綫索斷了綫。」但她仍然追出牆外，在附近一帶找過，一刻鐘後返回張家大宅，暗中監視張太太，她躺在床上悲泣，屍體已不見了。

如果燕子未死（見「地球虫」一書），剛才的怪客是斷不了綫的，她認爲此人，很可能正是殺死風水先生「巫師」的兇手。

反正這兩件兇殺案和張寡婦宅中鬧鬼以及賣房子的事應該有關連的，儘管張寡婦鄭重否認小叔子設圈套使她上當蒙受損失，但局外人一致相信張建和張寡婦宅中之「鬼」，以及不得不忍痛出手的傑作有關。

凌晨五點，金燕子來到巫師的住所，唐潔伸個懶腰說：「白耗大半夜，鬼影子也沒見過。」

「而我却有所發現。」金燕子說：「唐潔，在你所知道的黑社會人物之中，有個身材不高，使用日本古代六角鏢的人物嗎？」

「六角鏢……身材不高……」唐潔點點頭：「聽說過，五六年前，在日本警視廳的秘密檔案中的黑名單內名列第一，但傳說此人已經死去了！姓名不詳。」

金燕子說：「今夜所見到的，可能就是此人。」她說了一切，還取出六角鏢，這東西是風磨銅打造，和美國西部片的警章大小相似。

「妳是說被劈的年輕人已經死去了？」唐潔說。

金燕子說：「絕對活不了！我估計那人的一掌在兩百磅以上，而那年輕人又沒有鍛練過。」

唐潔說：「屍體一定在張太太臥室內，而張太太會不會有外遇？」

金燕子說：「我到達時僅聽到張太太說要喊，那青年人要她喊。這可能是强暴案，或敲詐勒索案子。但由于死者手中的錄音機被搶走，張太太之所以沒有喊，而死者手中也沒有武器，這顯示張太太有把柄在死者手中。」

唐潔說：「找到這具屍體，可能獲得綫索。」

「所以現在又要你去一趟，先搜張太太的臥室，浴室及其他房間，如果沒有，就不必再搜了，但小心點，別讓她發現你。」金燕子說：「下午五點，在我的住處相見。」

× ×

唐潔找到了屍體，在張太太的化粧室床下，那床是作健美操用的，但屍身上沒有任何身份證明。

現在，這屍體就躺在金燕子住處的客廳地板上，枕骨碎裂，眼球突出，可見那一掌震力之大了。

「原來那巫師也是被掌力劈死的。」唐潔說：「此人掌力剛猛如斧，兩件兇案是一個人幹的，只是盜回屍體，萬一張太太不承認此人會到過他那裏呢？」

「在目前，她不須承認，她承認得太早，反而對破案不利。」

岳敏在一邊猛吸「大呂宋」，到目前未被遣差，他的心情很壞，他自信是一件外出服，但別人把他當睡衣穿了。

「那麼讓我猜猜看，妳叫我弄回屍體的動機吧！」

「你不必猜了！表妹要把屍體放在大街上，讓死者的家屬去認屍。」

金燕子笑笑說：「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構想。但是，如果對此人的身份畧知端倪就好了！萬一他的家屬不認屍，或者被他的同路人設法弄走，那反而不妙了！」

唐潔說：「乾脆和警方連絡吧！反正據資料，必能查出此人的身份。」

「況且，事到如今，兩案併發，再不通知警方就有點擅專了！」岳敏也表示了意見。

大約一刻鐘後，喬治警長就到了，看了半天，雖然見過此人，暫時却想不出來，要回去查檔案。然後，喬治由金燕子陪着到巫師那裏。

「喬治警長，你的看法如何？」金燕子說：「和張家叔嫂之購屋讓屋事件有關係嗎？」

喬治說：「風傳張建有設計欺嫂之嫌，目前根據各種跡象看來，並非空穴來風。有錢的人和嗜毒的人一樣，錢越多就毒癮越大。」

「不錯，所以有人又把金錢當作水肥（大糞），如果善加利用，它可以使莊稼豐收，使花木茂盛，如大量囤積，必定臭氣四溢，有碍衞生的。」

「金小姐的比喻太好了！」喬治說：「金小姐對這一案兩命必有心得了？」

「到目前爲止，知道的和你差不多。」金燕子說：「不過一旦查出這年輕人的身份，就會增加一條綫索了。」

警方把巫師屍體弄走，喬治說：「警方非常歡迎小姐協助破案，如有差遣請隨時與本人連絡，我們有任何發現也必報告小姐，只是那年輕人的屍體要運回警方，然後傳訊張建和他的妻子。」

「喬治警長，可否暫緩三天？」

「這是責任問題，這樣做似乎違反了辦案的程序，」喬治說：「況且，時日一久，張太太萬一否認這件事，反而節外生枝。」

「是的，但目前去向她也不會說，況且這兩件命案，只是一件更大陰謀案的一小部份，攤開來就妨碍破案進度。」

「好吧！爲了表示對小姐的信任，我先扛着。」

金燕子在回程中，仔細翻閱巫師的小記事部，才不過五六十頁，密密麻麻地記滿了電話號碼，和友人的地址，其中有兩組號碼很怪，一組是八九十十二十三，另一組是一一一，這兩組號碼緊排在一起。

更怪的是，在這兩組號碼下面寫了這樣一句話：若不取出，包輸不贏。

這似乎和鄭振東的賭博十賭九輸有點

關係，也是十分迷信的語氣。

黃金萬歲　綠帽何傷

既然張建買了寡嫂的房子，雖尚沒有辦清一切手續，張建却先付了部份價欵，而張寡婦爲了表示並無反悔之意，更不信外傳的流言，就先遷入另一幢小別墅內。

但是，房子騰出，張建派傭人看門，第一夜就聽到小花廳內的聚賭聲，嚇得傭人連夜就報告了張建。

于是張建信了風水先生的話，決定把小花廳拆了重建。但拆屋的第一天，竟發現了怪事，花廳牆壁之內竟有五張撲克牌和三枚骰子。

更絕的是，五張撲克牌是這樣排列的，暗牌是K，明牌第一張是Q，再往後是十，九和八。如果倒過來，正是八九十十二十三。

至于三顆骰子，是放在大海碗內，正面的點子都是一。也就是一一一。這兩組號碼和巫師記事部上寫的不謀而合。

而在場看拆屋的人有記者，隣人，警方的便衣人員，以及「宗親會」的人。

在這裏，同鄉會及宗親會非常團結，同鄉會是以在國內原籍區域爲範圍，而宗親會除了同姓外，有的以「陳」「胡」「袁」聯爲同宗，據說源自舜帝，有的以「蔡」「吳」「周」「翁」，傳說源自文王，有的以「劉」「關」「張」「趙」聯宗，當然是出自「三國誌」的。這看來雖不太合理，却有「守望相助」「窮本追源」的深意在。

而今天來此的宗親會，自是以「劉」「關」「張」「趙」四姓爲主。

而張寡婦的姪子鄭振東也在場，乍見這怪事，馬上跳了起來，說他每賭必輸是有人施巫術陷害的。

金燕子和岳敏，以及唐潔等也在人叢中，自然也看到了牆內拆出的撲克牌和骰子。

「如果站在迷信的立場來說，這副『梭哈』自然要輸。」唐潔說：「第一張暗牌是K，明牌第一張是Q，這兩張牌都很誘人，也就是說，不但具有『順子』的骨架，而且就是『對子』，『兩對』『三條』或『富爾豪士』等，都是大牌而佔便宜，所以發出這兩張牌，任何人都會跟下。而第三張是個『十』，這又是一張關鍵牌，善賭『梭哈』的人最愛這張牌，它能左右逢源，承先啓後，假如你有一對『十』或者三條『十』，別家的『順子』希望就少了。但是，正因爲這三張牌仍然希望無窮，再來一張『J』就是『兩頭順』，一般來說，如果枱面上已出現的『J』不多的話，即使別人下大注仍然要跟的。這就是輸大錢的關鍵了。後面又來了個『九』，希望仍未破滅，這是『欠J順』的牌，到這第四張牌時，投到枱面的注已不少了，如果『J』牌出現的仍不過一二張，仍會孤注一擲，當然，最後來張小『八』，必定輸得精光了！」

岳敏冷笑說：「不是請你來作賭博教師爺的，你認爲鄭振東每賭必輸，和這怪事有因果關係？」

唐潔肯定地說：「有。」

岳敏說：「原來你還是十八世紀的頭腦。」

唐潔哂然說：「你誤解了我的意思，我說有因果關係，絕非相信巫師在牆內放了這個，鄭振東就會輸錢，而是代表另一種意義。」

金燕子暗暗點頭，這件事有它先天上的深度，相信巫術的人，看來十分單純，但對不信巫術的人來說，放這個和鄭振東的死輸不贏，却有另一種微妙含義。

金燕子說：「這件事越來越複雜，在表面看來，張建自動拆屋，弄這巫術似乎絕對與他無關……」

「當然，」岳敏說：「張建絕不會和巫師合作，在建此花廳時，買通泥水匠把牌和骰子放進去的，要不，他不會拆這花廳。」

唐潔笑笑，低聲說：「如果他和巫師眞的有關係，自動拆屋反而顯示他的淸白和超然的立場了。」

岳敏一氣之下就不再說話了，事實上他也相信這種看法，這時鄭振東在大叫，張建在叫奇，警方便衣人員在攝影。

妙的是，巫師的記事小部上的確記載着這神秘的數字，而知道這秘密的人却只有金燕子等三人。

爲了不使岳敏的情緒繼續惡化下去，返回寓所後，金燕子派他監視張寡婦和鄭振東，唐潔監視張建的妻子，她去警方設法弄清那具屍體是誰？

「表妹，如果我派不上用場就算了，像張寡婦姑姪誰都相信他們沒有問題，却要我去監視，反正我不過是聾子的耳朵，——擺設罷了！」

金燕子搖搖頭說：「現在我們所監視的人，誰也不敢說他們沒有干係。」

「如果有關係，他們姑姪二人也是被害者。」

「就算是被害者好了！怎說沒有關係呢？」金燕子說：「一位有經驗的會計師，一旦發現現金比賬面上多出若干，他馬上會想到可能是短少。」

岳敏到達張寡婦的小別墅時，大約是入夜七點左右，這裏只有八九個房間，張寡婦獨佔四間，鄭振東佔一房一廳，老僕滕大山，也佔了二間。

現在，張寡婦在洗澡，鄭振東在自己房間內，吹着輕鬆的口哨換衣服，似乎要外出。

每次外出總要向姑姑伸手，今天他沒有這打算，他出了臥室見老僕滕大山站在門外，身體雖然健壯，但上身總是有點佝僂。

「你在這兒幹甚麼？」鄭振東對這個在張寡婦家中幹了五六年的老僕不免有點厭惡，幾乎說不出原因，只是感覺自己是主人的姪子，好像還不如這老奴吃得開。

「少爺要出去吧？我是想少爺也許有甚麼遣差……。」

「我那有資格遣差你？」鄭振東冷笑着往外走，這工夫張寡婦剛洗完澡，自她的套房客廳向外望去，微微嘆了口氣，在胸前劃個「十」字。

岳敏心中暗想，我要是有這樣一個姪子，一天要揍他三次，甚至于僱人揍他也划算。

滕大山搖搖頭，佝僂着身子走向張寡婦的客廳。

而岳敏却跟着鄭振東。在街口，一個三十七八歲的高大漢子在等鄭振東，二人邊談邊走，來到一家中國古董店門外張望了一下走了進去。

後面是個地下賭場，有「梭哈」「牌九」「骰子」甚至還有麻將，賭徒有男有女，男的都像耶穌，女的像印地安女人，衣服和褲子，都是毛邊的，連揹的口袋也是毛邊。

每桌都告客滿，二人插不上手，賭場主人走過來，低聲說：「乾脆你們二位賭骰子如何？」

「我們兩個賭那多沒意思？」鄭振東說：「老闆，你可別拿豆包不當乾粮哪！我們今天有足够的賭本啦！」

「當然，當然！你有位好姑姑，我們最歡迎你這樣的賭客！」

「也好！」同來的漢子說：「我們先擲會骰子，待會再湊手打『梭哈』。」

于是二人就賭起骰子來，也許是心理作用，鄭振東每擲必贏，那同來的漢子帶了三千美金，全入了鄭振東的口袋。

「小朱，我的手氣轉好了！」鄭振東說：「你不能不相信……」聲音放低：「自從在牆內拆出了撲克和骰子，我就走運啦！」

姓朱的輸光了，他說：「鄭振東，咱們先出去兜兜風，回來再賭。也順便回去拿點賭本。」

「我陪你去。」于是二人又出了古董店，反正轉來轉去未離唐人街，最後進入兩間小屋，這是姓朱的住處。

岳敏沒有進去，在外面等候。

「鄭振東，咱們是好朋友吧？」姓朱的問。

「當然，朱偉，這還用說嗎？要不，你怎會告訴我那件秘密？」

姓朱的說：「那麼，房子脫手，你拿了多少錢？」

「這……」鄭振東不悅地：「小朱，你問這個幹甚麼？」

「我當然要問，」朱偉冷冷地說：「如果這是一齣戲，咱們所扮演的角色都差不多，甚至于我的功勞比你還大。但是，我拿到的錢不到你拿的半數。」

鄭振東說：「小朱，別不知足，五千美金可不是個少數目啊！」

朱偉說：「你到底拿了多少？你不敢說出來嗎？」

「笑話！我比你多拿些，自然有多拿的理由，」鄭振東說：「你想想看，如果你是我，本來並不嗜賭，但爲了配戲，天天往賭場裏跑，而且又必須天天向姑媽伸手要錢，你的感想又如何？」

「別他媽的自以爲了不起！」朱偉說：「那主兒和你的關係不同罷了！鄭振東，我估計你最少拿了一萬，看在朋友的份上，把剛才贏我的三千元退還給我，再送我一千，這樣你仍然比我多拿了一千。」

鄭振東笑起來，說：「你他媽的沒有發高燒吧？」

「你要是不够聰明，我攷慮揭開這件秘密。」

「你敢！」鄭振東輕蔑地說：「別忘了，你也沾了一身的魚腥氣。」

「我不在乎，我出面自首，罪刑很輕，甚至于可以緩刑或判無罪。」朱偉冷笑說：「那主兒可就不輕鬆了！」

「朱偉，你想死還是在開玩笑？」鄭振東說。

朱偉說：「我那有時間逗着你玩？姓朱的敢說就敢做！」伸出手，說：「現在你只有照我的方式去做，我才會打消這主意。」

「作你媽的春秋大夢！」鄭振東眼睛都紅了，他說：「姓鄭的敢和別人合作整我那個小器姑媽，難道說會怕你這個雜碎不成？」

于是朱偉先拔出了水手刀，鄭振東順手抄起了桌上一支丁字尺，二人就狠搏起來。

這是惡性循環的開始。一件罪案，不論主謀人如何聰明？設計得如何周密，最難提防的就是窩裏反。

這兩個人都不是打架的胚子，朱偉挨了兩尺，額角上凸起一個角，而他的水手刀也在鄭振東臂上及腿上掃中了三刀。

現在他們都有點後悔，但都欲罷不能，他們何嘗不知道，經過三年多的計劃與等待，錢才到手就以性命相搏是划不出來的事呢？

二人身上的傷痕愈來愈多，拿刀的並非佔了絕對的便宜，他被丁字尺掃中了左眼，淌着鮮血，八成有失明的危險。

于是二人更是無法收手，鄭振東肚上被戳了一刀，倒地不起，朱偉擧着刀，正要戳下，一個人影疾閃而入，向他的後腦一掌劈下。

朱偉倒下，鄭振東還沒有斷氣，只是昏死過去，肚子上流濺着鮮血，來人再拿起鄭振東手邊的丁字尺，向朱偉後腦上猛砸。

就像打高爾夫球似的，十分準確，丁字尺一端佔有血漬及頭髮，然後仍把丁字尺放回鄭振東手邊。

這幕劇已近尾聲，但只是全劇的一個小環節而已，岳敏在外面等了半個小時未見他們出來，有點不耐煩了！他本就以爲釘鄭振東是多餘的。

但是，入內發現兩具屍體時，他才相信，自己所以不被重視，那是主觀太深，而往往會誤了大事，剛才如果跟進來，這二人既不會死，也必能獲得重要綫索和秘密。

「假如我和唐潔都是一條黃魚，起碼唐潔比較新鮮些，紅燒也好，醋溜也好，甚至于來個『黃魚兩吃』都能端上大桌面。而我，却在冰箱中猛冷，連作砂鍋魚頭的資格都沒有。」

仔細看看，拿刀子的朱偉已死，後腦上碎裂，鄭振東的身上刀傷雖多，致命一刀在肚子上，好像腸子突出一段。

「眞可惜！此人的口哨吹得不錯，今後再也聽不到了——」

鄭振東呻吟了一下，眼皮在動，原來還沒有死：「鄭振東……鄭振東……快醒醒……。」

鄭振東雙目微睜，似乎根本不認識岳敏是誰？甚至于把他當作了朱偉：「小，……朱……一定有人……叫你殺……殺我

的……告訴我……是……是誰？」

岳敏知道他已無救，因為流血太多，他沒有說甚麼。只希望靜靜地聽。

鄭振東氣若游絲地：「小朱……我……我對不起姑媽……可是我恨你……更恨那虛偽，陰毒的……」

「鄭振東，你更恨誰？快說！我會給你報仇的。」

但鄭振東嘴唇動了一陣，未能發出聲音就斷了氣。

岳敏攤攤手，打量四周，估計朱偉不像個土木工程師，可能是個繪圖員，在他們身上搜了一下後，正要離去，奇跡出現了。

朱偉的後腦骨碎裂，居然動了一下，喃喃地：「我知道是……誰派人殺我……一定是那個為富不仁的傢伙……」

岳敏大喜，蹲下來正要問話，朱偉的右眼球已定滯不動了。

到目前為止，人類的腦仍是科學的處女地，有時它很奇妙地失去作用，有時又會自動恢復，像燈泡中的鎢絲，有時斷了，搖一搖碰上會再發亮。

一刻鐘後，金燕子來到現場，她沒有怪責岳敏，雖然岳敏也沒有隱瞞自己的過錯。

聽了岳敏的報告，她以為死者說的話很有價值，同時經她仔細觀察，丁字尺木料不錯，但整個重量不過一公斤，以這重量的木質兇器，加之持此物者又不是會武功者，不可能一下子把腦骨擊碎！

也可以說，即使打人者用全力擊中，丁字尺也有折斷的可能，她相信現場上出現過第三者，那是根據模糊的足印而初步證實的。

而她更相信，又是那個面孔有如「白板」的怪客幹的。

在此同時，張家大宅中的張建，來到愛妻房內，五十歲而且腰圍上的脂肪甚厚，和二十幾歲的妻子在一起，他覺得揮霍了她的青春，所以在其他方面，張建總是一切順着她。

「小媚，有時候我不能陪妳，妳自己要設法排遣枯寂的時光啊！」

「我很好！張建，你不必為我操心！」事實上她正在為那具屍體不翼而飛操心呢！而幼稚的她，居然以為死者被劈昏並沒有死，不久就逃走了。

儘管她為自己想出這種一廂情願的答案，內心總是有個結。

「去看場電影吧！雖是個老片子，再看一次也值得。」

「是什麼片子？」

「名字我忘了！只是看到海報上的紅星名字，記得很多年以前我好像看過，有伊麗沙白泰來，詹姆士狄恩，還有……還有……嗯！對了！還有洛赫遜……。」

張太太下意識地看了張建一眼，立即移開目光，一顆心跳到喉頭了。

「這片子值得看的原因，並非因為洛赫遜的英俊和伊麗沙白的美好動人，而是一代天才演員詹姆士狄恩已經死了！再看一次作古的名演員就值回票價了！」

「太晚了！我不想去。」事實上她很有興趣去看看洛赫遜，儘管她心目中的洛赫遜是中國人。

「去吧！要不，我陪妳去。」

「算了！這幾天你為了重建新宅花廳，以及商場的事，也够累的了！」張太太看看表：「時間還來得及，我自己去看一場吧。」

「那就快去吧！孩子叫女傭小心照料着。」

張太太畧事打扮一下外出，張建望着她那美好的背影，撇撇嘴，神色十分奇特，是妒，是恨，抑是覺得可笑？連他自己都弄不清。

甚至于他也會覺得有點可悲。

唐潔負責監視這裏，當然看到了一切，可是對于張建夫婦的內心微妙感受，自然並未看出，僅是張太太外出時張建的表情令人捉摸不定而已。

儘管是名片重演，觀眾並不擁擠。

張太太購票進場，唐潔買了她後排的票。

和打籃球一樣，既不犯規而又能達到盯死對方的效果，這就是高手。

但在張太太找座位時，她的視覺焦點停在「赫洛遜」的面孔及身上，在這一刹，張太太既驚且喜，但也不免感到巧合的可怕。

當然，這是影片未上演燈光明亮的時候，她看到的自不是銀幕上的洛赫遜，而是和她同坐一排，僅隔了兩個空位的「洛赫遜」。

張太太——孫媚，出身雖不太高貴，畢竟受過高等教育，也是良家婦女，她的心頭急跳着，她警告自己，不要總是打量那位「洛赫遜」。

這種警告並未產生作用，因為這人的影子在她的心坎上盤踞了達一年十個月之久。

儘管他們絕對沒有肌膚之親，甚至于未談句話，更沒有握握手，然而，她總以為這才是孩子的父親，自己的丈夫。

這微妙的意念，野蠻地佔有了她的潛意識畛域。

因此，她的「盯人」，也被對方覺察了，側頭打量着孫媚。

「咚」地一聲，孫媚的心猛烈地震動一下，好像全身的血液全集中在臉上和脖子上，急忙移開目光。

然而，從此以後，當她看他時，他也看她，四道烙鐵似的目光，幾乎能濺出火花。

「為甚麼不坐過來呢？洛赫遜，你的自尊心比我還強烈嗎？」孫媚這樣想，却也相信對方也有這種想法。

「要我過去就洛赫遜嗎？四周有沒人在注意我們呢？」孫媚鬢角上見了汗星。「難道曾經作過『××花皇后』的人，你就忘了嗎？」

影片上演時，孫媚鼓起畢生最大的勇氣，越過一個座位。

「我終于坐在『洛赫遜』身邊了。下一步要你來表現了——。」她等待着，但這位「洛赫遜」似乎很注意銀幕，說不定在吊她的胃口吧？

銀幕上正在演西部大地主到女主角家（伊麗莎伯飾）作客，見女在騎一匹名馬，視綫集中在女的身上却大讚「好馬」，觀眾笑了起來。

孫媚以為，自己也是一匹好馬，就趁觀眾全神貫注于幕上時，她低聲說：「這片子真不錯。」

「嗯！」

「男主角很像你。」不說「你像男主角」這話相當技巧。

「噢？那裏——。」

孫媚有點惱怒了，就算洛赫遜像你吧！你畢竟不是洛赫遜呀！何必拉架子呢？

可是，他的影子困擾她一年零十個多月，無論如何，不能放過這機會，儘管內心充滿了罪惡感。

「你貴姓？」她決定委屈到底，反正已經委曲了，又何差這一點呢？

「李！」咬字清晰，簡單明瞭。

「小姐好像很面熟！」「洛赫遜」終于側頭望着她，在黑暗中，她不再廻避他的目光了。雖然她不知道這樣發展下去後果如何？

孫媚內心很高興，她低聲地：「記得一任『××花皇后』嗎？」

「噢！對了，請原諒！一位皇后坐在我的身邊，居然不知道……」「洛赫遜」發乎情，止乎禮，握住了她的手。

這隻手有力而不痴肥，那和張建的手是不同的，隱隱地，傳來了男人身上獨有的「男人味」，那包括烟味，男性化粧品味，汗味，及另一種獨特而女人所沒有的氣味。

她從不喝酒，第一次體會到醉的滋味，而且體會到，和張建結婚這些年來的日子都浪費了。

他們的交談愈來愈低，後面的唐潔是唯一聽到的第三者，因為他有竊聽儀器。

唐潔活了二十七八歲，很少和女性接近，更沒有聽過喁喁情話，現在他也沐浴在愛的曖流中。

「我不是真的洛赫遜。」他說：「而妳傾慕的必是銀幕上的洛赫遜。」

「不，銀幕上的洛赫遜只是一個模特兒。」

銀幕上漸入高潮，孫媚和她的「洛赫遜」也漸入佳境。緊摟着，還用嘴唇集體創作寫詩。

電影未完之前，他們離開了現場。

孫媚結婚五六年來，第一次感覺青春仍在。

唐潔要跟出，黑暗中一個身材較矮的人和他擦身而過時，「貫手」疾電般地戳向他的心窩。

反應快是唐潔的特長，格開回敬一式「貫手」，對方扣住他的手腕一抖，唐潔身子懸空，眼見對方握着一枚六角鏢劃向他的小腹。

「世紀道」受到攷驗，驚駭中身子蜷成人球而倏張，「唰」地一聲，腹部衣服被劃裂，但他的左脚和右拳同時襲向對方的太陽穴肋骨末梢。

這裏是座位後部出口的通道，已有人迎面走來。對方似乎宰人的機會已失，而阻撓唐潔跟踪的目的已達，鬆了唐潔的手腕，竄上窗口。

唐潔懸空翻身落地，眼見那人消失在窗外，這是影院外廊的偏窗，窗外是條小街，窗口距地面等于三樓的高度，那人已經不見。

估計時間，對方不可能用自備飛索，必是由窗口垂下身子，落到二樓窗口的突出欄桿上，再由二樓窗口入內。

追下樓，怪人早已不見，孫媚和他的「赫洛遜」也走了。

返回張宅，孫媚尚未回來，張建在他自己的臥室內踱着，然後來到孫媚的臥室內。

女傭抱着孩子，說：「老爺要不要親親？」送出孩子，張建沒有接，以奇特的眼神看了孩子一眼，說：「讓他睡吧！太太還沒回來？」

「沒有，」女傭說：「電影還沒散場哪！」

張建走後，唐潔也離開了張宅。

返回金燕子的住處，岳敏先回來一會，正在陳述他所見到的事，也就是鄭振東離家前的一切。

「你是說張寡婦在胸前劃了個『十』字？」

「是的，」岳敏說：「張寡婦在三十出頭時就守寡，篤信宗教，是心靈唯一的寄託。」

金燕子說：「張寡婦也是名門閨秀，昔日留學日本，為人聰明，在校成績一直名列前矛！」

岳敏說：「我以為鄭振東和朱偉是互拚致死的，但是，他們二人和張寡婦家中鬧鬼的事有牽連。也可以說，巫師和他們也有關係。」

金燕子望着唐潔說：「你一定也有收穫吧？」

「收穫是有，却差點演了『羅通盤腸大戰』（見平劇「盤腸大戰」，故事緣自「羅通掃北」奉御旨娶番邦公主，唯因公主曾于陣前殺死羅通之弟，所以羅通對公主起假誓。我羅通如果負妳，叫我死在八十歲老人的槍尖之下。他以為絕不會死于老人之手，但以後果然應驗，被一藉藉無名的老將刺中腹部，腸子突出，奔回陣中把腸子盤于腰上再出戰，殺死老人自己也墜馬而亡）。」

岳敏冷笑說：「憑你的『世紀道』，也會這樣狼狽，不是對手太厲害，那一定是你的『現形道』有問題。」

唐潔笑笑說：「如果剛才是你遇上那個人。一定可以擺平，我是說你自己被擺平！」

「好了！別說這些無聊的閒話了！」

唐潔說了所見的一切，金燕子大感興趣，說：「你是否以為張建有預先安排孫媚和那人邂逅的詭謀？」

「有同感！不過……」

岳敏又忍不住了：「為自己的老婆製造紅杏出牆的機會，世上恐怕沒有這種人，況且張建才不過五十歲，退一步來說，就算為了自己不能生育，而企圖借種，這構想也不能成立，因為，他們已有了個男孩子。」

岳敏的分析也有道理，身為男子漢，最不能容忍的是妻子有外遇。

可是這種巧合，有點不大可能。

更重要的是，唐潔想進一步跟踪，被人阻撓，這顯示本案的深度和複雜性。

金燕子踱了很久說：「那怪人身材不高，他很健壯是吧？」

「不錯。」

金燕子問：「有沒有看清面貌，或者有甚麼特徵？」

唐潔想了一下，說：「隱隱看到他的面孔很醜，缺個耳朵。」

「那可能是假面孔，耳朵也可以用膠布貼起來，」金燕子說：「還有沒有其他特徵呢？」

「時間太短，又是在玩命，誰也無暇注意他的特徵，我以為奇醜和缺耳已經是很大的特徵了。」

金燕子說：「太顯著的特徵，往往不是特徵，試想，一個奇醜又缺耳的人，只要被人看到一次，他以後還能露面嗎？」

「當然，那一定是假的。」唐潔說：「對了！對方扣住我的左腕，是用他的左手。」

「這一點十分重要，可見你很細心，對方顯然沒有注意這細微的動作。」金燕子說：「我以為你遇見的缺耳怪人，正是我在張太太孫媚屋中遇見那個劈死年輕人那個怪客，當然，也可能去劈死朱偉而故意造成鄭振東用丁字尺重斃朱偉的人，但是——」

唐潔說：「如果都是這一個人，就有點衝突了，那人劈死尚不知名的年輕人，旨在救孫媚及孩子，但他剛才阻撓我去跟踪孫媚和姓李的『洛赫遜』，却又在帮助孫媚犯罪。」

金燕子說：「青年男女盲目地崇拜電影明星，不分國籍，古今皆然，但以孫媚來說，她能一見姓李的就主動援近，必有重大原因。」

顯然唐潔和岳敏都不以為然。身為女性，總要為女性找個台階和立場。

「現在請你再到張宅去。」金燕子說：「看看孫媚何時回來？以及回來後張建的反應如何？我總覺得張建和他的妻子及孩子之間，有很大的矛盾。」

唐潔說：「是否因為孩子週歲宴會上沒有抱出來而詭稱孩子傷風了？」

「嗯！」

「對了！剛才張宅的女僕要張建抱抱孩子，張建沒有抱，他的神色……」

「厭惡孩子？」

「很難說！但說他不太喜歡孩子是合理的。」

岳敏說：「會不會那孩子不是張建的骨血？」

其實岳敏的懷疑也正是金燕子和唐潔的懷疑，但金燕子未表示意見，同時又叫岳敏再到張寡婦處監視。

岳敏以為到張寡婦處監視，對那位未亡人是一種侮辱。

二人走後，喬治警長就來了，喬治說：「朱偉是一家建築公司的工地監工和繪圖員，未婚，嗜賭，也愛冶遊。而且最近我的部下看到他曾和巫師在一起過。」

金燕子說：「這和張寡婦宅中鬧鬼的事有關係，而鄭振東和朱偉很接近，顯示他與鬧鬼也有關係，况且身上有大量的美金。但有一點想不通，鄭振東如果相信巫術和風水，也知道花廳墻內作了手脚，為甚麼還會去賭，而且是每賭必輸，輸了還賭？」

「是呀！鄭振東也許未參與這件事。」喬治說：「金小姐，依我推斷，鬧鬼的事是張建一手設計的，而期達到廉價收購寡嫂大宅的目的。」

「這一點是應該沒有懷疑的。」她說了張太太有外遇的事，續說：「喬治先生對這事看法如何？」

「這件事應該和張建授計鬧鬼，廉價收購寡婦大宅之事無關。」

金燕子的看法不同，暫時却不願多說，喬治說：「金小姐，鄭振東死了！咱們該去看看張寡婦，也許在她那裏能獲得綫索。」

「好吧！關于在張太太屋內被擊斃的青年人，仍未查出他的身份嗎？」

「沒有。但我相信不出三天定能查出來了。」喬治說：「警方也在注意尋人廣告。」

在駛往張寡婦處途中，金燕子說：「你對張寡婦的為人有何高見？」

「那是個善良而堅忍的女人。」喬治說：「丈夫死亡時她才三十一歲，追他的人包括本國人在內，足有數十人之多，但她從無動搖過。我們不能以偏概全，說那些追她的人都是為了她的鉅產吧？」

金燕子說：「張寡婦何時結婚的？」

「大約是二十六歲，據說在日本求學時有過一段戀史，對方是誰？已經無法查攷了！除非她本人說出來。」

二人到達時，張寡婦眼裏微紅，剛剛哭過，老僕滕大山送上飲料退出門外。

「張夫人，」金燕子說：「很抱歉！在妳心情不好的時候來打擾妳。」

「沒有關係，警方的人，是來帮助我的。」張寡婦喟然說：「如今振東死了，本不該說這些，可是我這人不願說謊，在他生前，我對他厭惡頂透，可是……他一死……我又覺得他生前的行為值得原諒。」她又在抹淚。

「人都是這樣的，」金燕子說：「張夫人，鄭振東生前除了嗜賭之外，還有甚麼惡習？」

「就是賭已經够了！每天伸手要錢，經常一夜不歸，哦！」張寡婦想起一事，說：「花廳墻內拆出賭具，這顯然有人陷害，警長對這種事信是不信？」

喬治苦笑說：「在我本人來說，絕對不信這種荒誕的事，不知金小姐站在東方人的立場有何看法？」

金燕子說：「風水之說，在中國歷史悠久，凡是我不知道的事，不便斷言。」

喬治說：「外間有人傳說，令小叔有設計使妳上當的流言，夫人對於張建先生的為人……」

「那不可能，這些年來，我和張建一直相處得很好，」張寡婦說：「况且我沒有兒子，也無意過繼振東，我死之後，這全部財產還不是小叔的？因為他已經有了兒子了。」

「是的，夫人，這樣看來，流言是不足信的。」喬治說：「夫人昔年在日本留學，聽說有段羅曼史，如果夫人不以為本人問得不合時宜，可否告知對方是中國人抑是日本人？現在何處？作何職業？」

夫人搖搖頭：「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還提那些幹甚麼？不過我對墻內拆出賭具的事，認為和振東每賭必輸有關連。

請查查當初建屋的商人，這件事不能等閒視之。」

金燕子道：「當然，警方正在調查中，夫人，鄭振東死前，向妳要過錢嗎？」

「沒有。」

「也沒有偷過妳的錢嗎？」

「也沒有，我知道他的行為，所以很小心。」

金燕子說：「夫人知道他和張建的情感如何？」

「小叔子是個商人，當然不會喜歡賭博的人。」張寡婦正色說：「除了他的賭博惡習，不要再對他有別的懷疑。」

這次訪問的結果，金燕子毫無所獲。和喬治分手時，請他儘快找尋一個酷肖大明星洛赫遜的中國青年人。

返回寓所，桌上赫然有一張白紙，上面寫着血紅的字：能破此案的人，只有耶穌，釋伽，莫罕默德和中國的老、莊這些神聖，但這些人已死，新的聖哲未出生。金燕子，限妳二十四小時離開這裏，反之，二十四小時零一分，妳會知道嚴重的後果。

具名是「智商最高的人」。

金燕子不以為可笑，更不以為這是虛聲恫嚇。她曾經排列了一個犯罪者的順序：張建利用鄭振東之友朱偉，在張寡婦建造大宅時在花廳內作了手脚，當然這要藉重巫師或風水先生，可是朱偉又找巫師共謀，因大宅鬧鬼而使張寡婦廉價脫手，張建的目的既達，為免後患，自然要逐個除去了，花廳中的聚賭聲必是錄音。

于是先殺巫師，再殺朱偉，很可能由于鄭振東和朱偉臭味相投，洩露秘密，張建不得不把鄭振東一併除去。

現在，金燕子對這種推測已無信心了，那麼死在張寡婦房中的年輕人又是誰？張建似有安排其妻孫媚紅杏出墻之嫌，目的何在？

按喬治和岳敏等人的看法，死于孫媚房中的人，以及孫媚遇上姓李的中國「洛赫遜」，都是節外生枝，和這鬧鬼賣屋案不發生關係，但金燕子不同意這看法。

半小時後，唐潔和她連絡：「孫媚回來了！」

「噢！」

「像春風中花間的彩蝶，看來年輕了五六歲，張建似在等她，要接近溫存，被她技巧地婉拒了！」

「還有嗎？」

「還有，那就是孫媚回房洗澡，洗畢打量已睡的孩子，目光中有憎惡的神色，但仍作了一次飛吻上床躺下，却沒有睡，眼睛睜得大大的，我相信她在回憶自遇見『洛赫遜』後的一切，直到最後一個『節目』，再周而復始。」

金燕子說：「從現在開始要小心，我一會到張宅中看看。」

移時再和岳敏連絡，張寡婦宅中一切如常，唯一反常的是，哭一會，要在胸前劃幾次「十」字，金燕子叮囑岳敏要特別小心。不久來到張宅內。

在暗中望去，孫媚還沒有睡，她把那張白紙紅字的「最後通牒」交給唐潔。

唐潔看過也沒有笑。因為他和金燕子的看法較為接近，知道這案子的複雜和詭奇。

又是一刻鐘後，金燕子進入孫媚房中，因為孫媚已經睡了，酒窩上還噙着幸福而滿足的微笑。

金燕子並不太注意孫媚，却站在搖籃邊，俯下身子，仔細打量這個幸運兒，或者不幸運的小生命。

一週歲多的孩子，面部輪廓已經很清晰了。但他不像洛赫遜，也不太像孫媚，却像另一個人。

想了很久才想起小傢伙像死在此屋中那個青年人。

這使小傢伙週歲宴會那天未抱出見客的不尋常舉措有了註脚，死去的無名青年，才是孩子的父親，而不是「洛赫遜」。但孫媚却喜歡「洛赫遜」。

因此，這小傢伙可以說是不幸的。那個無名青年被殺，是不是孫媚授意？或張建授意？甚至于「洛赫遜」唆使的？

本來「洛赫遜」和孫媚邂逅在無名青年被殺之後，似不該懷疑他，但由唐潔的觀察，張建叫妻子去看電影，似乎隱約知道她喜歡「洛赫遜」。而「洛赫遜」也坐在她同一排的兩個空位之外，似也有早在等她之意。只是由他們交談判斷，他們確是第一次見面。

這更使金燕子相信，鬧鬼賣屋，巫師，朱偉等人之先後被殺，和這「種子」問題絕對有關係。

本有同情孫媚之心，已經打了個折扣，看來甚麼學位，后冠都和人格不太發生關係。

× ×

第二天中午，岳敏和唐潔因監視了一夜，還在大睡其覺，金燕子把屋中的「防盜器」打開，駕車去警局找喬治。

那個無名青年死了三四天，迄今未查出身份，警方效率是相當低的。

一條小街上有十來個孩子在打排球，一字排開把路擋住，金燕子揿了幾聲喇叭，孩子們相應不理，她只好下車交涉。

現在，排球在一個八九歲的女孩子手中，而且是個小黑炭。金燕子走近說：「小朋友們，請讓一下我把車子開過去好不好？」

抱球的小黑炭仰着頭打量金燕子，以英語說：「中國姐姐，妳好漂亮啊！」

金燕子雖然寵辱不驚，但女人總喜歡別人讚美的，她笑笑說道：「小妹妹，謝謝妳，叫他們讓開好不好？妳是隊長或者教練吧？」她也是一個善于為兒童戴高帽的人。

「嗯！中國姐姐，妳會打排球嗎？」

「會的，但是好久沒有玩了！」

小黑炭說：「中國姐姐，妳殺一次球，表演『二排中』的技巧給我們示範一下好不好？」

金燕子說：「小妹妹，我已經好久沒有玩囉——」

這工夫小黑炭已把排球擲給她，回頭猛奔，但其餘的中國孩子却沒有跑。所以對于小黑炭的突然跑走感到不解。

金燕子何等聰明，乍見小黑炭逃走，其餘的孩子懵然不覺，立感不妙，把球貼在耳上一聽，裏面有輕微的「滴嗒」聲。

她美目四掃，在這要命關頭，必須找

個安全地方出手，二十碼外是個起過火燒燬的瓦礫場，全力一擲，排球往左側瓦礫場中飛去。

接着就是一聲巨爆，孩子們嚇得四散奔逃，哭號尖叫，金燕子上車向小黑炭逃走方向追去，瓦礫場上焦黑的餘燼被炸上天空，再紛紛落下，像下着黑雨。

前後不過一分半鐘工夫，小黑炭已不見了，她對「最後通牒」的人的失信和陰毒下了戒心，他的限期爲二十四小時，才僅一半的時間就向她下手了。

到了警局，對喬治說了，喬治聽了駭然說：「瘋狂的傢伙，簡直不擇手段了！本局已派人到現場查看去了，小姐沒有受傷吧？」

「還好，」金燕子說：「收買小黑炭炸我的人顯然並不在乎那些小生命的安全，如果被唆使的孩子再大些，時間所控制更準確精密些，那就凶多吉少了！」

「小姐，有件事是妳樂聞的。」喬治說：「那個被殺的無名青年，他是一家醫院院長的兒子。」

「噢？是甚麼醫院？」

「兒科，婦科及內科。」喬治說：「是個綫民認出的。現在我們是否去訪問院長？抑或採用其他方式？」

金燕子說：「院長的兒子失踪三四天之久，竟未登報尋人，也未要求警方協助找人，這青年人若非和鄭振東一樣，吃喝嫖賭樣樣精通，傷透了父母的心。作父母的不報警，必有不可告人的苦衷。」

「是的，小姐，醫院院長雷光，他的兒子叫雷克明。專科只讀了一年，據說不務正業。」

金燕子說：「喬治先生，由於張建的兒子很像雷克明，而雷克明又被殺死，但張太太却不喜歡雷克明，而喜歡一個貌似美國大明星洛赫遜的中國青年人。由此推斷，這可能涉及『借種』問題。」

「有這回事？」

「是的。」金燕子便說了所見到的一切，她說：「喬治警長，本市有這種機構嗎？」

「據說華盛頓有一家『種子銀行』，任何人付出九十八美元（十八元是儲藏費），都可以在體格檢驗後成爲此銀行的戶頭，有些人在節育前，或預知會失去生殖能力之前，都會把自己的『種子』儲存起來，在零下三百二十一度的倉庫裏，願意凍多久就多久。取出時再付三十美元就行了！」

金燕子說：「本市沒有這種公開的機構吧？」

「沒有，但據說某些醫院兼營這種『賣種』和『借種』的生意。」喬治說：「金小姐，我對這件事表示懷疑，據說『借種』者夫妻之一，必須和『賣種』者的面貌畧似才成，這是怕被別人看出不像而引起糾紛。雷克明的外型和張建夫婦無一相似之處，難道張建會看不出來？」

金燕子肅然說：「如果是張建默許的呢？」

「這——」喬治大搖其頭：「小姐，我要鄭重提出抗議。這對男性有……」

「有侮辱之嫌嗎？」金燕子說：「芸芸衆生，清者自清，濁者自濁。警長大可不必爲這箇抗議。」

喬治說：「就算小姐猜對了！張建夫婦有『借種』的動機，僅是由於張建失去了生育能力嗎？」

「這樣說就等於捨本逐末了！」金燕子說：「應該說他們急需要一個孩子，也可以說需要一個兒子。」

喬治顯然不以爲然，他說：「張氏夫婦才結婚五六年，雖說張建已經五十出頭了，未必不能……」。

金燕子說：「如果是根本失去這種先天的本能呢？」

喬治說：「這論點似不够堅强。」

「够的，喬治警長，在一般男性來說，寧願絕子斷孫，或者收養一個兒子，也不會採用這種方式，況且東方人更重視這箇。可是這是一件離奇的罪案，而張建又是一個貪得無厭的人。」

「貪？是的，據說張建在商場中素有『貪』名……。」顯然喬治還沒有體會金燕子的意思。

金燕子暫時也不想說出自己的看法，這時喬治接了一個電話，面色一變，說：「金小姐，剛才瓦礫場上爆炸時，傷了一個人。」

金燕子也吃了一驚，剛才她駕車經過這裏似乎沒有人。

本來被焚燬的房子達兩個月之久，又無重建之準備，卽使屋主去找貴重物品，也早就去過多少次了！絕不會有人。

金燕子隱隱覺得事態嚴重，她說：「被炸的是誰？」

「我們到醫院去吧！」二人出門上了車，喬治苦笑說：「金小姐，妳絕對不會想到，被炸的是張建吧？」

「他？」金燕子幾乎失態了，陰謀者這一手之毒，設想之周到，眞是天衣無縫，詭奇到家了。

在當時，金燕子選擇瓦礫場全力擲出卽將爆炸的排球，也是基於一份仁心，設若在附近爆炸，她自己可以倖免，但十餘個無辜的孩子，必有幾個死亡或重傷。但是，對方似乎算準了她有這份慈悲之心，而以她的反應，以及她的臂力，必定選擇二十公尺外的瓦礫場，也必能擲到那裏。

那魔鬼自詡爲「智商最高的人」，似不算過份吹噓。

但是，張建到那裏去幹甚麼？瓦礫場範圍很大，又怎會恰巧在炸彈的爆炸威力範圍之內呢。

「想不到，眞沒想到……」金燕子第一次感到局面的尷尬。

喬治說：「不過這不能怪妳，如果是我也會丟向瓦礫場的。」

這說法當然是爲自己臉上貼金。大多數的人，在生命受到間不容髮危機威脅時，他會本能地爲自己打算。別人的生命是次要的。

這是一家很大的美國醫院，由於張建受傷太重，斷一腿及一臂，面目全非，胸部肋骨斷了三四根，醫生們在急救中。

金燕子首先發現張建的左小腿上拴着一段繩子。那可能是被炸斷的。由此推斷，他到瓦礫場去，不是被綁架，必是被騙去而被拴住擊昏的。那位置必在炸彈可能落地的五七碼之內。

金燕子馬上叫喬治派人封鎖瓦礫場出事現場，同時問醫生：「請問，此人是否有救？」

微微搖頭，醫生說：「希望太少，如果能醒來，還是讓他說幾句遺言吧！當然我們是會全力以赴的。」

「謝謝你！醫生。」她向喬治的部下，說：「沒有通知張太太嗎？」

一個警員說：「剛打過電話，但傭人說張建接到一個電話，去看一塊地皮，張太太在張建未出門之前已經先外出了。」

金燕子和喬治互視一眼，果然不出金燕子所料，張建是被人騙去的，可能對方以該瓦礫場最低價出售爲餌，誘他上鈎，到達地點就被擊昏，和金燕子途經那裏，遇孩童阻路等細節，是配合好的。

那就是，金燕子如果不死，張建必死。如果金燕子當場被炸死，張建當然會被其他方式弄死，而不被認爲是他殺。

現在金燕子已把列好的公式推翻，張建在這罪案中，只扮演了個配角。那主兒居心至毒，似還想使警方抱怨金燕子而中止合作。

張建終於醒了，但他把金燕子當作了張太太孫媚：「小媚……我騙過妳……妳也騙過我……但是妳所以會瞞我……在外胡來……那是我一手……造成的……。」

金燕子說：「怎會是你一手造成的呢？張建，主使人是誰？你要說出來，不能使他逍遙法外的。」

「妳……妳不是孫媚……」張建終於聽出口音不對。

「是的，我是警方的人。張先生，事至如今，你應該說出一切的。你一定是被人利用了！」

張建似乎猶豫不決，但是他也知道活不成了，既知要死，是不甘讓利用自己的人活着享受成果的。他混身痙攣着，說：「快……快去找孫媚……她和一個姓李的……極像洛赫遜的青年……在……在一起……抓到他……就可以找……到……那個萬惡……陰毒的醫——」張建能說出這麼多，在醫生看來，完全是一股堅韌的生命力亢奮他的，現在他停止了呼吸。

最後那個「醫」字，應該是指一家醫院或一個醫生的。

留下警方的人看守張建的遺體，金燕子一方面叫喬治派人分頭去找孫媚和那個姓李的，同時通知了寓所的唐潔和岳敏。馬上配合行動。

在瓦礫場上，證實了張建被騙去後曾被擊昏拴在半倒的水泥柱上。因爲水泥柱底部拴的半截繩子，和張建腿上的繩子質料，色澤及直徑完全一樣。

岳敏去保護張寡婦，金燕子則派唐潔儘快利用一切方式，包括利用黑社會眼綫在內，找尋孫媚和姓李的青年人。

然後，她和喬治警長研究如何去見醫院院長雷光。告訴他雷克明被害的事？以金燕子猜測，雷光可能就是張建所說的醫生。

結果二人還是直接運屍去見雷光。

雷光才四十七八歲，白衣一塵不染，和他的禿頭一樣地光潔。看來爲人是相當聰明的。

見了雷克明的屍體，雷光悲怒交集地質問喬治：「警長，人被害四五天才送來，你們整天在作甚麼事？」

喬治苦笑說：「雷醫生，死者身上沒有身份證明，我們怎知是你的兒子？我們倒要請問雷醫生，你的兒子失踪四五天之久，居然未登報及報警找人，你整天在作些甚麼事？」

「我在救人，作醫生的當然是做這些事。」雷光說：「由於過去雷克明常常夜宿不歸，而他這次未歸的第一天出門時告訴我，要和幾個朋友去旅行，所以我認爲他三五天不回來是不足爲怪的。」

喬治說：「雷醫生，你的醫術如何？本人沒有領教過，但是，你的家庭教育一定是失敗的。」

「警長，你不能加重一個不幸者的痛苦。你……你不配作人民的褓姆。」

喬治冷笑說：「雷醫生，咱們還是話歸正題吧！你的兒子死在唐人街張建的妻子房中，是被一個神秘人物劈死的。」

「神秘人物？」雷光大聲說：「誰敢保證不是警方的人失手擊死他的？」

「你……」喬治有點光火了。

金燕子急忙作調人，說：「喬治，雷院長現在心情不佳，他是值得同情的。還是由我來談好了！」

「儘管克明不大務正，可是我……我只有一個兒子！」雷光流着淚，撫摸着死者的面頰，這也是作父母的悲哀，人生三大不幸，莫過於老年喪子，雖然雷光還不算老。

金燕子說：「雷院長，有件事你必須要開誠合作，你知道令郎和張太太有關係嗎？」

「小姐，這話是甚麼意思？」

金燕子取出一張嬰兒的照片，說：「雷院長，請你看看這照片的孩子像不像令郎？」

雷光本不屑看，又忍不住要看，儘管看過之後面部沒有表情，並不代表他內心是平靜的，他冷漠地說：「就算有點像，小姐就大胆作此懷疑？」

「當然不會！」金燕子說：「張建的血型是AB型，張太太的是B型。你是內行，孩子如果是O型，會不會是張建的骨血？」

「不會。」雷光答。

「請問令郎的血型是？……」

雷光說：「O型，小姐就爲了這一點，把這頂帽子扣在犬子克明頭上？」

金燕子說：「令郎在張太太房中，雷院長信不信？」

「在目前，我寧可不信。」雷光說：「小姐，幹你們這行的，最講究小心求證。請把證據拿出來。」

喬治說：「相貌、血型和雷克明深夜潛入張家內眷臥室中，這就是證據！」

「虧你是警長！」雷光輕蔑地說：「這就難怪本市的破案率低得可憐了。」

喬治還想說出張建臨死時的半句話加以印證，但金燕子制止了他。二人辭出，雷光冷蔑地說：「憑你們這幾塊料如果破了案，我雷光倒過來走……。」

「金小姐，雷光很難纏。」

「不怕他難纏，只怕咱們找不到鐵證。除非他眞的沒有嫌疑。」

「金小姐，妳看雷光是這一連串罪犯的主謀人嗎?」

「現在還言之過早。但有這種趨勢。」金燕子說：「喬治警長，找孫媚和姓李的要儘快進行，還有，請馬上派人去保護張宅的嬰兒。當然也包括監視傭人趁火打刼，順手牽羊。因為男主人死了，女主人未回來。」

喬治說：「金小姐，嬰兒會危險是不可想像的。」

「凡是一些危險的事，都在不可想像中發生。」金燕子說：「就像小黑炭丟排球，而我又擲回瓦礫場的事，是不可想像的。在這種案子裏，可以想像的事幾乎不會發生。」

在另一條街的轉角處，金燕子很快地下了車，又折回雷光的醫院那個方向。

詭謀集錦　噱頭翻新

結婚是一件喜事，但李志洪和孫媚在公證結婚時都流着淚。是興奮過度?抑是苦中作樂應有的表現呢?或者，他們都知道這是在危機四伏中，隨時都會結束生命時的負責表現吧?因為李志洪對她說了被一個魔鬼集團利用的始末。他們決定馬上逃出魔掌，而且要回去帶走孩子。

現在，他們離開了小教堂。他們未穿禮服，沒有戴花，更沒有樂隊和賀客。

夜在這小街巷中來得更早些，八月的天氣，入夜已經很冷了!二人互相倚偎着，儘情享受自己所付出的及對方所賜予的溫暖。

三個漢子像幽靈般地出現了，三人向左側屋面上的人一打手勢，自後面及左右側疾撲而上。

李志洪不僅外表英俊像洛赫遜，他的身手也不俗，可惜現在完全陷入愛的憧憬中，待他警覺，臂彎中的孫媚已被劈昏。

李志洪在危急中疾閃一掌，腹上中了一拳，但另一脚結結實實地踢中了他的小腹。

然而，李志洪還沒倒下，小街兩端已同時出現了五個路人，有美國男女，也有兩個中國人。其中有個中國人高聲大叫「搶刼」!

這一聲大喊，立即使路人更多了幾個，本來在美國有些城市，搶刼和殺人案是不稀奇的，而路人却不願多管閒事，以免池魚之殃。

但路人有十來個，而且三個漢子身上手中都沒有兇器，打抱不平的人胆子就大了。

絕的是，三個漢子並未聞聲逃竄。雖然他們沒有聞聲而逃竄，陡然間出現了十多個路人，都出乎他們的預料。

打倒孫媚和李志洪的三個漢子中，有一個是美籍，另外二人是中國人。顯然其中一個中國大鬍子是個小頭目。

路人吆呼着撲近，齊聲責問，有的大叫「抓强盜」。

但大鬍子畧一猶豫，立即不耐地揮揮手說：「閃開，閃開!」

「閃開?」一個中國路人說：「我還沒見過像你們這樣胆大包天的刦匪。」

大鬍子大聲說：「我們選來選去，才選中了這條僻靜的小街，結果還是不得清靜!」

「他媽的!」那路人說：「眞是時代變了!一個匪徒搶刼行兇被人發現，居然不懼還說出這種話來。」

「天哪!你們閃開行不行?」大鬍子焦灼地揮着手，說：「我們只拍三五個鏡頭，絕不會超過十分鐘，各位幫幫忙，成不成?」

「是呀!」那個美籍大漢說：「世界上自作聰明和唐吉訶德式的英雄人物太多了!求求各位，只要退後十步就够了!」

路人愕然相視，疑信參半。一個美籍女路人說：「你們在拍電影外景?」

「不是電影，是一個電視連續劇。」

但那美籍女人說：「拍電影也好，拍電視也好，攝影機呢?」

「喏!」中國大漢一指左邊平房屋頂上說：「要不要我們再向各位來一次招待會和拍片簡報?」

路人們望去，那屋頂上果然架了一部小型類似攝影機的東西，夜裏視覺不清，加之，眞正見過電視攝影機的人寥寥無幾。應該相信那是攝影機的。

於是衆人退後。大鬍子大叫「開麥拉」時，一輛汽車電馳而至，停在倒地的李志洪和孫媚身邊。車門自動開啓。

車內一個人先把李志洪拖進。再拖孫媚，開車的則大叫着：「開麥拉——」同時一槍把屋頂上的人射倒，再回頭向那三個大漢射擊。

孫媚被拖上一半，車已向前猛衝。後面三個匪徒也找到死角向車後開槍。隨後奔到轉角處跳上摩托車疾追。

這輛車子的駕駛是唐潔，另一人是岳敏。唐潔利用黑社會中的綫民，找到了孫媚和李志洪的匿居處。後來他們發現孫、李二人居然到小教堂內公證結婚。

他們跟到這小街處，發現孫、李二人被擊倒，而岳敏正要開槍時，唐潔阻止了他。因為十餘個路人出現了。

唐潔阻止岳敏開槍射擊大鬍子等三大漢，救了孫、李二人的生命，一旦開槍，那個屋面上的人就會在一秒內射出五十發子彈。

因為架在屋面上的不是攝影機，而是最新連發的狙擊槍。

槍和攝影機是截然不同的東西，一種是殺死生命;另一種是使生命更加光彩絢爛。路人本是同情憐憫倒地的孫、李二人，一聽是攝影機，根本不察，反而羨慕這一對青年男女了。

李志洪和孫媚在回家途中被兩中國人及一美國大漢伏擊。

大鬍子有過人的急智和天才，而唐潔也有過人的反應和勇氣。

但是，車子疾駛兩條街，由於超速太多，後面立即有路警跟上了。此刻，又駛向小教堂那方向。

後車中的孫媚和李志洪倒在一起，因而醒來後耳語，岳敏絕對聽不到。事實上他以為其中一個可能已死，另一個還沒有醒來呢!即使醒來，也樂於和救他們的人合作。

這想法又犯了錯誤。當車子到達小教堂側門附近時，車內有「嘶嘶」聲，那是一種叫着CS的瓦斯，吸入少許就會有咳嗽，打噴嚏、嘔吐、昏眩現象，藥效僅持續數分鐘。

就在岳敏和唐潔噴嚏連連時，另一邊車門打開，李、孫二人滾了下去。而滾下的同時，車內還瀰漫着紫色濃烟。

「棄車……」唐潔大叫着，二人滾出車外，却已不見了李、孫二人。車子向前駛出五七十碼，撞在牆上。

為了不使敵人趁機會狙擊，唐、岳二人翻入一家後園內。用手帕捂着口鼻流淚和打着噴嚏。

當然，匪方看到他們的車子在五十碼外，也知道他們沒有走得太遠。却不知道車內發生了何事?

顯然唐潔和岳敏估低了孫、李二人的信心。現在唐潔叫岳敏和金燕子連絡，他却在打量附近的環境。

「依我估計，李志洪和孫媚二人可能又回到老地方了!」

「你是說他們剛剛舉行婚禮的那間小教堂?」

「嗯!八成不會錯，如果我們是他們，也會暫時去那裏避一下。」

「媽的!這一對混蛋眞是不知死活，匪方很快就可以找到他們呀!」

「所以我們要在匪方找到他們之前先找到他。」

唐、岳二人打噴嚏及咳嗽的症狀已消失，憑靈活的身法，翻牆越脊，奔向小教堂。

這裏只有一個牧師，而且於孫、李舉行婚禮後離去。孫媚和李志洪二人就在鐘樓上。這上面佔地不超過三平方。要上去必須經過一道螺旋型的梯子。外牆是洗石子的!無法攀登，況且有八米多高(距平房屋面的高度)。

唐、岳二人搜遍了其他各處，奔向旋梯一半時，上面傳來了李志洪的聲音：「再往上走，我們就一塊跳下去。」

唐潔說：「我們是來幫助你們的。」

「我們不要任何人的幫助，我們只需要絕對不受干擾。」

「李先生，你明知匪方在追殺你，而且不擇手段，況且在目前任何一個人要想絕對不受干擾都是不可能的。」

「好意心領!你們只不過是為了領獎金，把我們當作了交換獎金的憑證而已。」李志洪說。

「他媽的!簡直是一朵鮮花戴在驢頭上，好歹不知。」岳敏說：「剛才我們要是不及時救援，你們會有甚麼後果?」

「充其量不過是死了而已。」李志洪說：「我們寧願死了，也不願再受別人干擾。」

岳敏說：「張太太呢?妳不以為這是愚蠢的想法嗎?」

「不，我和志洪的看法一樣。」

唐潔說：「其實你們是多餘担心，跟我們回去，並不影響你們相愛，和我們合作，說出匪首的秘密以及地點，你們的幸福和永不受干擾才有保障。雖然在目前還不知道此案的重要關鍵，但我敢保證，你們二人是沒有太大罪刑的。」

「還是那句話，你們別上來。」李志洪十分堅決。

「往上衝吧!」岳敏說：「別和他們磨嘴皮子了!」

「不行!」唐潔低聲說：「這兩個人是破案的關鍵，他們不能死亡。」

岳敏說：「你眞以為他們是羅米歐和茱麗葉?」

唐潔說：「你怎敢斷定他們不是?」

岳敏冷笑說：「如果他們是，孩子應該像李志洪，而不該像雷克明。」

唐潔搖搖頭說：「這裏有個奇怪的結，孩子所以不像李志洪而像雷克明，而且

由血型證明已有十之八九的可靠性，但跡象顯示，孫媚似乎最近才知道。也就是說，當初『借種』時，她本以爲是李志洪，却未想到是雷克明。」

「那怎麼可能？這種事是絕對秘密的，除了醫生本人，『借種』和『求種』雙方，絕對禁止見面的。」

唐潔說：「那是在正常『借種』的情況下，而本案的『借種』事件一定是不正常的，也就是不合法的私下交易，這樣就容易生弊端。」

這時金燕子也到了。但匪方也來了援兵，她剛接近小教堂附近，三個青年人突然出現。兩個是美國人，一個是中國人。

這三個青年有一特色，那就是個個身材標準碩健，面孔英俊，因而，金燕子隱隱猜到他們的身份了。

「金小姐，妳才到？」中國青年說：「喬治警長派我們來協助妳。他說張健的妻子和她的情人李志洪私奔，而這個李志洪正是『種子交易所』的人。必須生擒此人，才能儘快破案。」

喬治的部下很多，但未見過這三個青年人。因而金燕子又推翻了剛才的懷疑，她說：「你們一直在協助偵察此案嗎？」

「是的，金小姐。」

「你們對雷克明死于張太太房中之事有何看法？」

那中國青年說：「以我們的看法，和『借種』有關。」

「可以說得具體一點嗎？」

中國青年放低聲音，因而金燕子必須近一步才能聽清，他說：「以我推測，『借種』時，張太太必定見過李志洪本人，而不僅是看過他的照片。」

「這一點我同意。」

中國青年人續說：「但是，二人並未見面，可能是張太太要求在暗中偷看『借種』者一次，醫生看在利的份上，就勉強答應了。所以應該是張太太認識李志洪，而李志洪當時並不認識張太太的。」

「嗯！這和我的想法極爲接近。」金燕子說：「好像三位所知道的比喬治警長還多呢！」

中國青年說：「這是昨天才知道的，還沒有向警長作報告，我們以爲報告金小姐更有助于破案。」

金燕子說：「還有呢？」

中國青年說：「這想法僅是臆測，與事實是否相符？小姐也不必認眞。」

「說說看，或者有參攷的價值。」

中國青年說：「張太太本以爲接受的『種子』是李志洪的，但事實不然，另有一人暗中調換了。」

金燕子連連點頭說：「目的呢？」

「一年後，也就是孩子生下週歲時，『借種』人再向張家敲詐勒索。」中國青年說：「以張氏夫婦在本市的地位與身份，是絕對要賣帳的，面子問題在富有人家有時比生命更重要。」

「很好！」金燕子說：「雖然我也有此懷疑，畢竟還沒有事實證明，那麼依你看，雷克明調換了『種子』，他的父親雷光是否同謀人？」

「這個……」中國青年說：「以我們的看法，是不大可能的，雷光如果暗中經營『借種』非法勾當，利潤可觀，他用不着再設計放長綫敲詐買種子的人。」

金燕子對這看法不太同意。她說：「以三位的看法，巫師，鄭振東以及朱偉的被害，和這『借種』案是否有關係？」

「我們以爲那三人之死，與鬧鬼及買房子的事有關，和『借種』案應該沒有關連的。」

關于這看法，金燕子也不同意。

就在這時，在後側的美國青年人閃電撲上抱住了她的腰部。

金燕子最初雖懷疑他的身份，由于中國青年人所推測的幾乎和她想的完全脗合，也就逐漸撤了防。現在她才知道對方不計任何方式，非弄死她不可，所以吐露些眞情。

幾乎同時，左側的美國青年一拳砸向她的太陽穴，前面的中國青年拔出匕首，向她胸前掃來。

寒芒閃閃的刀子，在黑暗中有如剝落的魚鱗飛瀉激濺。

金燕子不必担心自己會倒下，所以迅雷似的雙足踢出，把右側的美國青年踢退，另一脚正中迎面的中國青年小腿的迎面骨。

但是，抱住她的後腰的青年人力氣很大，死也不放。

金燕子施出柔道的「滑襟勒」，也就是左手自右肩後伸出，抓住後面美國青年的右肩肩衣，右手後抄，扳住對方的後腦向前摔出。

但摔出此人，另外兩個又同時撲上，嬌捷的動作，雄渾的體力，加上僅攻不守的打法，金燕子不久就中了一拳和一掌。

這工夫被摔出的人又撲上來。

金燕子憑過人的輕功應付，就在三人凌厲攻擊下節節後退時，三人突然向三個方向疾竄。

反應和經驗告訴她，另有一人或者數人在附近把她當作肉靶子。身子疾旋，如蝌蚪般地在空中掠躍，兩發子彈自她的身邊呼嘯飛過。

而第三顆子彈，在她的肩衣上開了個洞。

但金燕子已翻落一道民房牆內。

如果說金燕子不怕，那就大錯特錯了。唯有怕，才能隨時提高警覺。僅剛才這剎那，她驚出一身冷汗。

她首先向小教堂相反方向竄掠，把對方引出很遠之後再繞回來。

現在唐潔和岳敏仍不敢冒然上鐘樓，只有等待金燕子，而李志洪和孫媚，却在鐘樓上緊緊相擁着。

「志洪，如果我們能脫困的話，我要回去把孩子帶走。」

李志洪說：「妳的任何意見我都不反對。」

「眞的？志洪？你不計較那孩子不是你的……」

「不，孩子雖不是我的，但總是有妳一半的。」李志洪說：「妳爲了愛我，寧願放棄偌大的遺產，陪我逃亡，我必須以所有能報答妳的方式報答妳。」

「噢！志洪，你眞好……」他們擁得更緊了。

李志洪自誤入歧途，被「種子交易所」利用，良知常受譴責，但要反叛談何容易？況且人類都有得過且過的惰性。

然而，孫媚的愛，是他敢于面對一切的勇氣源泉，她把一切都給了他，他也要透支所有的，甚至于下一輩的愛交給她。

孫媚說：「志洪，你有沒有攷慮向金燕子求助？」

「沒有，信任我，我們能脫困的。」李志洪說：「金燕子和警方必定和『種子交易所』的人力拚，那就是我們脫身的機會。」

「可是這鐘樓既高，而又僅有一條下樓的旋形梯子。」

「別忘了！我是馬戲團出身的，我怕的只是殺人滅口的槍彈，而不是這鐘樓的高度。」

「志洪，我信任你……」像第一次在電影院中邂逅一樣，他們永不滿足于所得到的，他們不斷地追求潔淨而靈性的器官上的愛。

他們溫存一會，李志洪就向下面的唐，岳二人提出警告。所以唐、岳二人始終不敢冒險。

李志洪是「種子交易所」的一流「播種者」，而該所又是一個頗有組織的邪惡集團，李志洪身邊自有通訊用具。

他首先利用鐘樓上兩包救濟貧民的舊衣服，結成兩個具有頭顱及四肢的假人。

「志洪，這是幹甚麼？」

「這是我們的替身。以便吸引住殺我滅口的人以及金燕子等的注意力。」

孫媚完全信任他。愛的力量有時超過宗教信仰的同心力。它能使人踏着輕靈的步伐步向死神而沒有懼意。

卽使宗教也有這種影响力，在步向死亡前，也必須祈禱或在胸前劃「十」字才能抗拒死亡的悸懼。

然後，他利用特殊通訊工具，和消防隊連絡，接着在鐘樓上點了火。

唐潔和岳敏急了，要往上衝。李志洪說：「別担心！我們只是弄點食物不小心失火，一會就會撲滅的。你們只要再上十步，我們就自窗口跳出去。」

唐潔大聲說：「李志洪，你們最終的目的是甚麼，要知道，想活命的話，必須爭取時間。」

「我們等警方高級人員，此人一到我就出面自首。」

「他媽的！」岳敏說：「你對警方簡直是太迷信了！告訴你，能救你們的是我們而不是警方。」

「別吹！我們對金燕子還沒有建立信心。」

這時金燕子剛到，唐，岳二人對她說了一切。金燕子說：「他們好像在等待奧援，他們等的是誰呢？」

「也許在等他們組織中人。」岳敏說：「說不定他叛離組織是假的。」

金燕子搖搖頭，說：「這想法找不到任何動機。」

唐潔說：「他們會引火自焚嗎？」

金燕子仍然搖頭，說道：「看鐘樓上的火燄，不像是能把人燒死的。我要上去看看。」

「金燕子，妳別上來。妳已經炸死了張建，如果逼我們跳樓自殺，妳這塊招牌就砸了。」

金燕子以爲他們不會跳樓，正要設法以快捷行動上去，附近已傳來了消防車的聲音。

在這裏報火警的方式很多，如果電話壞了，還可以利用長波無綫電以及其他更新的通訊工具，消防中心是有這種接收設備的。

消防隊接到的電訊是，鐘樓上失火，有一對青年男女在上面幽會全被灼傷，而女的已無法行動，男的又不忍自己脫身。所以要求特殊救生設備，主要是跳樓的彈簧兜。

在五分鐘內，救生設備已備好，而且最新的高樓滑梯已伸向鐘樓。

就在這時，鐘樓的東方窗口，落下兩個人體，而且在落下窗口時，發出一聲慘呼。

這一手驚壞了消防人員，更使金燕子和「種子交易所」的人大吃一驚，人體落地，發出「蓬蓬」聲。

但在此同時，却自西邊鐘樓窗口跳落兩個人影。

這兩個人似乎摟在一起，大概是萬一摔死，也可以携手同赴鬼門關吧？

而這邊窗口下地面處，放置了一個最大的救人的跳樓彈簧兜架，其面積相當于兩個雙人床那麼大，却是圓型的。

上面有一公尺厚的海棉，海棉下有特殊的彈簧。在這巨型跳樓兜架四周，另有三組由六人手持的兜網，以防萬一跳樓者跳不準確而及時接住。

這僅是瞬間的事，二人垂直落下，金燕子聽到外面的驚呼聲也看到了。

只見一男一女緊摟着，像跳傘的基本動作一樣，雙足合併，雙膝併攏而微曲，在巨大彈簧上一彈，嘿！竟彈起五六米之高，而且是，四十五度彈向左鄰的平房屋面之上。

這簡直是特技表演，圍觀的人却不知道李志洪的打算，以爲他們是失去了控制而彈出小兜網的範圍之外了。于是驚呼聲四起。

但是，金燕子等人大叫「不妙」，在「種子交易所」的人也猜到李志洪的把戲，顯然上了當。

因此，這兩撥人齊撲向二人落向的平房屋頂。才不過一二分鐘，李，孫二人早已不見了。

「種子交易中心」的人向金燕子等人攻擊，但一攻就退，顯然他們目前更重視李志洪和孫媚二人。

唐潔說：「我們三個人分三路去追，李志洪帶着一個孫媚，絕對跑不快也走不遠。」

金燕子想了一下，似有所悟，說：「你們二人不要分開，一齊去找，對方非但要殺李志洪和孫媚二人滅口，當然也不會放過我們。千萬小心。一小時後在寓所中見面——」

身影彈出，消失在夜色中。

而消防隊已弄熄了鐘樓上的火，有人發現東方窗口落下一個用舊衣服結成的假人，不禁連連叫奇。他們只知道救了一場怪火，也救了兩個怪人，却不知道是被人利用了。

金燕子以最快的方式來到張宅。這裏除了已睡的傭僕，那就是在暗中監視的警方人員了。

她所以趕到這裏守株待兎，是因爲她對本案有較深的悟解，對李志洪和孫媚二人的眞情抱信任態度。

結果她沒有白來，約七八分鐘之後，孫媚的臥室內出現了一個碩健的人影。看孩子的女傭已睡，孩子也睡了，屋中只有女傭的鼾聲。

那碩健的人影走近搖籃邊望着酣睡的的嬰兒：「這孩子血液中有一個敗類的因子，但是，也有一半是小媚的，爲了使小媚幸福……我必須成全她，雖然我並不喜歡這個孩子……。」

此人伸手要抱起孩子，人影倏閃，已站在此人身後。此人警覺性很高，退步轉身，不由暗暗吃驚，他本以爲任何人也猜不到他會到這裏來的。但金燕子猜到了。

「你很聰明，」金燕子說：「而且迷途知返，良知未泯，但是，你對這件事的處理方式錯了！」

「金燕子，我們的事不要妳管。」

金燕子說：「如果你是全心全意地愛孫媚，終有一天你會相信我是份善意。」

「對獎金的一份善意？」

「不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金燕子說：「我們偵察此案，在警方之先，別和金錢扯上關係，我要幫助你們，不可諱言也有對女性的一份私心，我要證明孫媚是有情感的人。」

「可是我們的愛不須別人來證明，我們並不想標榜中外及古今情聖，我們絕對要避免干擾。」

「不可能！」金燕子說：「你自以爲很聰明，比那個幕後操縱的人還差得遠。他不會讓你們過淸閒生活的。」

李志洪顯然不大服氣，冷笑說：「我要試試看。金燕子，別擋我的路。」

金燕子慨然說：「你爲甚麼就不能仔細分析一下呢？巫師之死，以及鄭振東，朱偉，甚至于張建的被炸，都是那幕後的人魔所控制的。你憑甚麼以爲自己可以倖免呢？」

「我就是不許妳管……」「貫手」劈刺過來，金燕子一閃，李志洪又要去抱孩子。但金燕子不能讓他得手。像一股迴旋的風又刮回來，一叠腿影猛踩過來。

李志洪急怒交集，踢、劈、擂、貫、咬牙磨齒，簡直把金燕子當作愛的障碍。

女傭醒來大叫「有賊」！嬰兒也「哇哇」大叫。李志洪知道無法達到目的。猛踢三脚，向窗口射去。金燕子早到一步。一脚把他逼回屋中。

李志洪向側窗竄去，金燕子跟出來。

這時在張家監視的警員已趕到，金燕子說：「爲了嬰兒的安全，馬上通知喬治警長，設法接到安全地帶暫時收養……」

「是，金小姐。」

金燕子追去，警員馬上和喬治連絡，並叫女傭把嬰兒的衣服，尿布和奶瓶等準備好。不到十分鐘，來了兩位女警，說：「奉喬治警長之命，把孩子接走。」

警員並不認識這兩位年輕美貌的女警，其中一個說：「請問二位是那一個單位的？」

「特勤組的，剛自洛城調來……。」警員們要護送，女警說：「警長交待，幾位還要留下監視此宅。孫媚很可能潛回收拾細軟或衣服。」

警員不疑有他，任其抱走，但馬上和喬治連絡：「報告警長，你派來的二位女警同志，已抱走了嬰兒。」

「甚麼？女警？」

「是呀！兩位女警不是你派來的嗎？她們說是剛自洛城調來的。」

「巴斯脫！」喬治一急，美國「三字經」就脫口而出了，他厲聲說：「我還沒有派車去，那來的女警？還不快追……」

「巴斯脫！」連絡停止，被罵的警員也回敬了一句，祇是喬治聽不見而已，「快追！」他吼着說：「剛才兩個浪貨是做女警……」

三個警員原地轉了一週，兩個追了出去。結果當然沒有追上，連金燕子也未追上李志洪。

呼呼欲出　獨缺鐵証

這裏距唐人街很遠，是一幢袖珍型的房子。

房間裏很溫暖，並不是有溫度調節器之故。他們喝了不少的威士忌。所以在極冷的天氣中，她出浴後穿的是泳裝。

她並不輕浮，只是想盡一切努力使他快樂，而不使自已因孩子沒有在身邊表現出內心的不樂。雖然表現的方式很多，在年輕人來說，最具捷效的還是靈肉一致的愛。

桌上有個大果盆，裏面有蘋果，梨和一根巨大的南美香蕉。

她的目光落在那根粗大的香蕉上。然後抓起來握在手中摩挲着。

軟軟的手握着巨蕉，她的目光也像她那溫軟的手一樣，摩挲着他那碩健的胴體。然後，他們的目光互相愛撫着對方的胴體。

「妳在儘量使我快樂，而妳自已却並不……」

「不，我也快樂。」她說：「我們在一起一晝夜所獲得的快樂，幸福和滿足，超過了和張建結婚五六年的漫長歲月。」

「可是孩子沒有在妳身邊。」

「我信任你，你能在匪方、金燕子及警方等人的嚴密監視之下，帶我逃出鐘樓，已證明你有力量解決任何困難。」她說：「況且，在我心目中，你和孩子是同樣的重要。」

他張開雙臂，她撲過去。燈熄了！夜色塡充了臥室——是深秋裏的仲春之夜。

× ×

嬰兒被匪方騙走，使喬治尷尬，金燕子感到棘手。

喬治說：「一定是孫媚派人弄走了孩子，我發覺她對孩子的重視遠超過張家的遺產。」

「恐怕不對。」岳敏說：「李志洪自鐘樓上脫身後，就到張宅去抱孩子。他當時認爲是十拿九穩的事。」

金燕子說：「是的，在時間上，不可能是李志洪和孫媚幹的。」

唐潔說：「是匪方弄走孩子的成份居

多。問題是他們的動機是甚麼。」

金燕子暗暗點頭。找到張宅的老傭人一問，她立卽去拜訪了一位張建的法律顧問。她看了張建的一份遺書。

這份遺書觸發了她的靈感。返回張宅，去找另一份拷貝，但沒有找到。

沒有找到也許比找到更使她欣慰，這證明她的臆測已有六成以上的合理性，因此，她更担心孫媚和李志洪的生命安全。因爲她敢確定，張寡婦花廳鬧鬼，張建廉價收購。以及鄭振東，巫師，朱偉，張建的死亡，都和雷光有關。

于是請警方以地毯式找人方式去找李志洪和孫媚，他們三人把重點放在雷光身上。

現在，已是深夜十一點，雷光接了一通電話，匆匆駕車外出，金燕子早在雷光醫院的電話綫上做了手脚，自然聽淸電話內容。

電話的內容要點是這樣的：「老人病況嚴重，請所有的醫生速來作第二十七次會診。」

金燕子等三人，留下唐潔在醫院中監視着，她和岳敏跟踪，眼見雷光的車子開入高級住宅區的一幢古老大厦鐵柵內。

進入鐵柵還要過一段林蔭小路，才進入大厦庭園範圍。太古老的宅園，如果人丁不旺，入夜會有陰森之氣。

「小心點！」金燕子說：「這可能是個陷阱，也別忘了你的手還沒有好。」

岳敏說：「我知道。」

「看到沒有？」金燕子說：「唯一有燈光的屋子左側有一株大樹，由樹上到達屋面的天窗，我估計你做不到，卽使勉強竄掠，也會在屋面上弄出聲音，你就在樹上隱着吧！」

在這裏，不愁沒有掩身處，到處都是花木和天然的奇石。當二人竄向大樹時，岳敏大吼一聲，又落下樹來，而金燕子也感到混身一痲。

顯然樹上通有電流。但因他們身上有避電的儀器，已把大量的電流卸掉，不然的話會立刻粘在樹上而被燒焦。

金燕子全力一竄，落在平房屋頂上，這是自然的趨勢，而且，比落在地上會好些。

但是，脚一沾地就知道更糟，這屋子像紙糊的佈景一樣，連一頭貓的重量也無法負荷。

況且，這種臨危的縱掠，事先未留餘力。「嘩啦啦」聲中，由細竹片架成的假屋一倒，火光就冒起來。

這顯然都經事先嚴密研究好的，算定金燕子發現這假屋中僅有的燈光會選擇那株樹，就在樹上通了電流。

如果電流未能達到目的，下一步金燕子必定選擇屋面，這一關是絕對無法脫逃的。

金燕子陷入烈火中，岳敏被七八個大漢包圍，三分鐘內中了三脚和七八掌。由于擊出拳頭痛得要命，他作了俘虜，也被丢入火中。

× ×

雷光擎着酒，對八個中、美英俊青年舉杯說：「讓我們來慶祝一番，到目前爲止，我們的全部計劃已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八個中、美靑年當中居然還有兩個女的。

大家乾了杯，雷光說：「火場上看淸楚了嗎？」

「是的，院長。」

「我是說的確有兩具屍體嗎？」

「是的，而且是一男一女。」

「很好！」雷光說：「一連串的計劃，得以順利完成百分之九十，已經算是成功了。另外百分之十，就不是我們的責任了。因此，論功行賞，應該先發獎金。」

青年們發出一陣低聲歡呼。

雷光的目光和頂上的光，在燈光下閃爍着耀目的光芒。他的部下沒有人敢逼視他那深邃的眸子。

「好！」雷光說：「由于每個人的表現和成績不同，獎金也有多寡之別，希望領獎金的人保密，不可被人揭穿，以免影响今後的工作情緒。」

「是的，院長。」

「我叫你們的名字，就逐個來領取，領取後自後門出去，請放心！統通有獎……。」他進入內間，約一分鐘後，叫了一個名字。

第一個站起來，大有傲視羣雄，唯我獨尊之勢。推門進入內間。一分鐘後，再叫第二名。

在這屋子的後門外，有一輛中型篷車已發動。前面的青年一個個進入內間，後門處有個奇醜的人，提着「軟咕郞噹」的屍體往車內丢。

但是，另一個神秘人物，出現於外間中，輕輕走到一個中國青年身後，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這中國青年大吃一驚，回頭發現是個陌生人，正要大喊，對方向他示意噤聲。

現在外間僅剩下兩男一女，那中國青年對另外一男一女低聲說了幾句話，三人立卽跟着陌生青年奔出外間，繞到後面小街上車邊，向車內望去。

如今他們都知道，自己的利用價値已失，要被逐個殺死，而殺死這五人的方式，顯然是利用無色無臭的毒氣。

而處理這些屍體也很簡單，能使人相信他們是心臟病發作，死於車禍或者自殺等，都不會露出馬脚來。

「快動手吧！」唐潔說：「是你們復仇的時候了。」

「請問，你是警方的人嗎？」

「不，我算是金燕子的臨時助手。」

「可惜，她……她已經被雷光燒死了……」三個青年人慚愧地垂下頭。就在這時，那奇醜的漢子和雷兄自後門竄出，他們的詭計被拆穿，一言不發，猛撲上來。

由於事出倉卒，三個青年人已有兩個倒下，一個中國人奮起迎戰。加上唐潔，擋住了雷光和醜人的狠毒攻勢。

「刷刷刷」三枚六角「星鏢」自二人身邊瀉過。第四枚正擊中了中國青年的右胸，但他僅退了三步，拔下「星鏢」繼續搏殺。

唐潔不信金燕子會被燒死，但不可否認，有這種危險性。

雖然醜人的武功和輕功都很高，唐潔可以應付，但雷光却比那中國青年人差些。被擊倒兩次。

「世紀道」全力發揮，和醜人的怪異武功勉強打成平手，他覺得醜人有極深的潛力，要不是關心雷光，可能要佔上風。

凌空飛踩，眼看踩中醜人的腰部，但醜人順勢一撥他的小腿，唐潔差點失去重心，落地一滾，彈射而起，這一腳正中醜人的屁股。

那知醜人的身子飛向雷光時，低聲說：「快走——」雷光正要抽身，怪人一掌砍下，正中雷光的後腦。同時彈上車頂，再一彈上了屋面。他用的又是左手。

唐潔追出不遠就折回來，中國青年已在呼喚雷光。

醜人這一掌劈得太重，雷光死前未說半句話。

行百里，半九十。他剛剛說過，計劃已成功了百分之九十，結果這位發獎金的人，僅比車上那五個中、美青年人遲走了一步。

「你貴姓？」唐潔已和警方連絡過。

「我叫徐通。」

「金燕子怎會被燒死？」

徐通說了在那古老大廈中的一切，他說：「那大厦要在三個月內拆除建造汽車旅館，根本無人居住。」

「我叫唐潔。你能確定死的人是金燕子和岳敏嗎？」

「唐先生……我現在並不希望死者是金小姐和岳先生，但是，可能性是很大的。」徐通說：「要不是他們二人，雷光還不會提早殺死我們的。」

唐潔對金燕子很有信心，但那「智商最高的人」的信心更大。

喬治帶着部下趕到時，唐潔和徐通說了剛才的一切。並說了金燕子可能已遭不幸的事。

喬治失聲說：「不會吧？被火燒得太嚴重的人，是難以辨認的。」

唐潔說：「喬治警長，這裏由你善後，並請嚴密保護這醫院的一切。我和徐通到火場去看看。」

火場上已燒光，在消防隊未到之前就化爲灰燼了。唐潔仔細查看兩具屍體，流着淚承認死者正是金燕子和岳敏。而且馬上運走了屍體。

× ×

金燕子和岳敏葬身火海的消息立卽傳遍了本市，各報競相刊載。

由於金燕子的友人太多，尤其在警方和調查局方面的人。認爲喬治有失職之嫌，記大過一次，俟此案結束調職任用。

殯儀館中，有個十分隆重的儀式。張寡婦曾參加，她悲傷地要求警方儘快找回張建的未亡人孫娟，尤其是那個孩子。

其實慕名前往哀悼的百姓，有大多數被擋駕於殯儀館門外。因爲裏面容納不下了。

「警長……」張寡婦抹着淚說：「我可以看金小姐最後一眼嗎？」

喬治眼色紅紅地：「本來是可以的，可是夫人知道，她生前容顏絕代，而燒過之後，不忍卒睹，我相信凡是愛她，敬慕她的人都不忍……」

「那就算了！」張寡婦由老奴扶着離去時，蒙在頭上的黑紗濕了一大片。

報上透露消息，金燕子有個已嫁的姐姐，一兩天內要趕來，所以火葬要延後一兩天，有人打話電話向喬治警長印證這件事，喬治證實是眞的，已接到她姐姐拍來的急電。

至於這件案子，警方宣告初步偵破，那是：雷光私營「種子交易所」，養了十來個「播種者」，他遊說張建及其夫人「接種」，以便獲得張寡婦那份巨產。因而，逐個除去了幾個人。

這案子分兩條綫：一是種子問題，一是鬧鬼購屋問題，最後證明這兩條綫，互爲因果，「借種」是爲了獲得張寡婦那份遺產，因爲張寡婦說過，絕不讓姪子鄭振東繼承。只要張建有後，卽使是女孩，也可以招贅繼承，一人頂兩支，這是張建「借種」的動機。也是雷光醫生說服他這樣做的，至於鬧鬼使張寡婦不敢住該大宅，而廉價出手，不過是張建利用了鄭振東，巫師和朱偉，在大陰謀奪家產中的小部份，也就是牛刀小試。

至於雷克明，初步證明是暗中獲悉父親的「種子交易所」，也發現了孫娟去「借種」，異想天開，色迷心竅之下，偷偷換了乙烯基試管中的「種子」，準備一年後前往勒索，勒索的不是金錢，却是洩慾的機會。而殺死雷克明的人，自然是「種子交易所」中的匪徒。

據說這是俘獲「種子交易所」徐通後招認的供詞。以及在警方捕獲孫娟後的供述。至於李志洪，據孫娟說，已逃離本埠，正在追緝中。

當然，這是警方透露的初步破案資料，還不能算是正式破案記錄，比喻說，沒有提到孩子下落問題，那些被殺者的詳細經過也含混其詞。

第二天晚上，金燕子的胞姐金鷗子由日本趕來，看過遺體，見過警方的人，接着對張寡婦作禮貌上的訪問。

金鷗子看來比金燕子大二三歲，有幾處可以和金燕子分辨出來，一是眼睛，不像金燕子黑白分明，金鷗子的畧帶棕色，而金鷗子已嫁之故，身段也差了，至於頭髮，旣短而不細柔黑亮。

「金大小姐，我對令妹捨身辦案，義無反顧的精神，表示十二萬分的敬意……」張寡婦咳嗽着，說：「對不起！這兩天由於令妹的不幸，心情悲愴凄苦，氣喘病又犯了……」

「張夫入，謝謝你的關懷。」金鷗子說：「舍妹死於辦案行動中，正如戰士死於沙場一樣，年輕輕地這樣去了，固然可悲，但也爲她驕傲。」

「是的，金燕子小姐俠名國內外無人不知，但鑑於善泳者溺於水的古訓，終年出生入死，這也是意料中事，大小姐要節哀才是。」張寡婦又在咳嗽，老僕送上一粒藥。

「我會的，張夫人，你身體不舒服，我不便打擾了！」

張寡婦咳嗽着，說：「滕大山，代我送送金大小姐。」

「是的，主入……」

在門外，金鷗子和滕大山握手作別，住進了一家大飯店。爲了安全理由，有個警方幹員保護她。

晚飯後，金鷗子走出大餐廳，在飯店

後園草坪上散步，突然自羅漢柏後竄出一個漢子，扣住金鷗子的手，就把她翻倒地上。

但保護金鷗子的警方便衣人員身手矯捷，兩個起落就截住了逃跑的漢子，沒出兩三個照面就把他放平在地上。

「快說，你剛才要幹什麼？」警員說：「你想行刺她還是想搶刼她的皮包及首飾？」

「不，不！都不是。」

警員說：「都不是？那你翻倒她總有目的吧？」

漢子連連搖頭說：「其實我也不知目的——」

一個耳光砸下，那漢子口角淌出血漬，他說：「請相信我……我眞的不知道……今天有個人在酒館中給我五十塊美金……叫我把這位金小姐摔倒然後逃走……他說事後再給我一百美金酬勞……你是知道，一百五十塊美金……對我是個很大的數目。」

警員說：「那人是什麼樣子？」

「他是美國人，大約三十出頭一點，沒有什麼特徵。」

結果這個人被送入警局中，繼續詳細審訊。

保護金鷗子的便衣警員是唐潔化裝扮演的，他們猜出，有人懷疑金燕子的死亡，甚至以爲金鷗子就是金燕子所化裝易容的。

因而那漢子在警方審訊之下，沒有搶刼及謀刺之嫌，第二天就會釋放。而金鷗子也暫入警局內接受保護。

無論如何，金燕子被燒死的事是不容懷疑了。連警方的人也多有此看法。

× ×

唐潔在入夜八點左右接到綫民一通電話：「唐先生，孩子找到了。」

唐潔大爲振奮，因爲案子並未破。他說：「在那裏？而你又是誰？」

「我是加利，難道唐先生忘了我這個包打聽了？」

唐潔說：「噢！孩子的情況如何？在誰手中？」

「在一個年輕女人手中，孩子有點發燒，我是從一個醫生那裏打聽出來的。」他說了地址。

唐潔說：「加利，陪我一道去。」

「對不起！唐先生，我還有事，但我的消息要是不確，下次見面時你自管收拾我。」

在此同時，李志洪和孫娟又在喝酒，在孩子沒有找到之前，除了酒精和造愛，就沒有更佳的脫離現實方式了。

在李志洪心目中，她愈來愈動人，儘管終日總是做些相同的事，毫無倦膩之意，而李志洪在她的心目中，也像飲食一樣，沒有他就不足以維持生命。

端着酒杯作吻，口中的酒互相輸送到對方口中，雖不太衞生，却有培養情緒的效果。況且，他們還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壓迫感。

她的胴體在燈光下，沒有任何一位名畫家調出那種顏色，那是視覺上的一種興奮劑。也是嗅覺上的一劑香料精華。

這是實實在在的，活色生香的傑作，觸之有感，視之有色，聞之有味，聽之有聲。

於是他們再彼此吸引，而準備暫時脫離現實，電話鈴響起來。對方先講話：「我是黛玲，孩子在我手裏，爲了不使孩子落入匪徒與警方之手，我決定成全你們，事實上我們都是可憐虫。你們男的是『播種者』，我們女的替人家『包生孩子』，這種邪惡勾當，我早就膩了。但以前不敢背叛，你這個急先鋒敢起而反抗，終使我獲得勇氣了。」

「黛玲，妳怎會知道我們在這裏？」

「孩子有點燒，我抱他去看醫生，在你們那住宅附近看到你。」黛玲說：「但由於我熟知雷光陰險無比，恐怕他已知你們的地址，暗中有人監視，所以當時沒敢招呼你。」

「這太好了！黛玲，說出妳的地址，我們馬上去看孩子和妳。」李志洪說：「黛玲，我眞不知道應該如何感激妳呢！」

「噢！志洪，孩子有下落了？」孫娟喜極而泣，顯然孩子比什麼都重要？

「是的，小娟。」李志洪獲得地址，放下電話把她抱了起來，他們瘋狂地吻着，然後整衣外出。

孩子並未發燒，也未因離開母親而淸瘦，這大的孩子和其他小動物一樣，悉心照料，有奶便是娘，所以孫娟在喜極之下，並未計較黛玲剛才所說的話。

但李志洪却並不如此簡單：「黛玲，妳在電話中說過，孩子病了在發燒。」

「是呀！這一會退燒了！」黛玲也是專門爲那些妻子不能生育的丈夫「包生孩子」的「小母鷄」。凡是這種女性，首先要經專家詳細鑑定，有健全的卵子，對性生活反應正常，沒有傳染病及儀態端莊等等條件。

這種專生而不負責扶養的事，正適合於目前許多女性，像小母鷄一樣，生了蛋「咯咯」一叫，其餘的事全交給主人了。

「黛玲，希望妳心口如一，別動我們的念頭。」李志洪冷冷地說：「我敢背叛那邪惡組織，自有我的一套應付之策。」

黛玲哂然說：「當然，我敢於把二位請來，也有我的依恃……」

「李志洪，別再逃亡了！」唐潔適時出現，說：「你旣然非孫娟不可，而她又非你而不嫁，這正是一雙兩好的便宜事。馬上出面自首，保證你在三月以內可以名正言順地和孫娟在一起生活。出賣『種子』，爲別人延續後代，而自己却又絕子斷孫，那太划不來了！」

「姓唐的，我說過，少管我的閒事。」李志洪怒視着黛玲，他知道是她召集的一次「羣凶會」。

唐潔說：「李志洪，你如果不與我們合作，你活不了十天，而死後連個披蔴戴孝的人都沒有。」

「小娟，妳先走，在另一個預定地點等我，要小心——」

「志洪，」孫娟抱着孩子泫然說：「唐先生說的也對，要長久厮守，應該面對現實。」

「不，我們不需要這種假慈悲，他們只是想爲自己再添上一次破案光榮紀錄而

已。」李志洪說：「小媚，如果妳不捨得放棄那筆遺產，我也不便勉強妳。」

「不，志洪，不是這樣的。」孫媚說：「是張建死了之後我才離開的，如果我是重視物質生活的人，那時候離開他是不可能的。」

「那就好！好快抱孩子走吧！」

「李志洪，爲了達到救人救活的目的，必要時需要武力解決。這裏的人沒有一個能離開的。」

「播種者」都有一份深厚的自卑感，李志洪只想和孫媚遠遠離開這裏，到一個絕對沒有人認識他們的地方去。他以爲只有這樣他的人格與自卑才能獨立。其實他錯了。人格與自尊的獨立，在自己而不在別人，如果不能在自己心田上建立自尊，雖到天涯海角，人格仍不獨立，因爲敵人是他自己，永遠也不會快樂。

李志洪撲向唐潔，而唐潔也知道這是人家安排的節日，以造成漁翁之利。所以一出手就不留情。

「世紀道」全力發揮之下，李志洪雖也不凡，畢竟差了一大截，堪堪閃過凌厲的「撇踢」和「旋手」，却閃不過掌，拳，腳構成的勁力漩渦。「蓬拍」一聲中，李志洪被踢出三碼外。

唐潔在孫媚悲呼聲中跟上，想加上一腳，使他「休息」一會，只見另一條人影一閃而至，說：「黛玲小姐，客人還沒有散，請客的主人却想先走，這不大够意思吧？」

眼見金鷗子揪住黛玲的一臂，黛玲往上一貼，想來一次柔道的「過肩摔」，却被金鷗子的「大外車」摔在地上。

「妳……」黛玲驚愕地說：「妳到底是誰？」

「妳以爲我是誰？」

「妳不是金燕子的姐姐金鷗子嗎？」

「既然知道何必多此一問？」

「哼！」黛玲爬起來冷笑說：「這套詐死手法並不新鮮，妳就是金燕子！」

「不錯。」一邊的李志洪說：「她就是金燕子，不過是經過化裝易容而已。」

金鷗子大笑着，說：「孫媚，抱着孩子跟我走吧！我告訴妳，在表面上看來，李志洪是愛妳的。但妳該知道，眞正的愛是無阻無碍的，利他的，無我的。他不敢面對現實，才要妳放棄應得的遺產跟他走，他是個懦夫，俗語說：能給光棍打大傘，不給飯桶當軍師。妳必須愼審抉擇。」

「不，金小姐，我從不懷疑志洪對我的情感。」孫媚泫然說：「金小姐，讓我們走吧！」

唐潔沉聲說：「愚蠢！太迷信一個人，會造成不可彌補的遺憾，你們只要離開我們保護範圍，就死無葬身之地！」

「唐先生，據志洪說，這一連串的罪案，都是雷光唆使的，現在雷光已死，他的犯罪組織已經瓦解，我想……」

唐潔沉聲說：「如果犯罪組織瓦解了！黛玲這個女人還敢把我們騙來此處，要我們火併嗎？」

「怎麼？」孫媚失聲說：「是黛玲把你們叫來的？」

金鷗子說：「要不是黛玲一通電話，我們也不知道孩子在這裏。」

「怎麼樣？」唐潔說：「現在願意跟我們走嗎？」

小客廳內電燈驟滅，門口已傳來森厲陰沉的獰笑聲。一個粗壯而矮的人影，握着槍站在門口。

顯然，這又是那個奇醜的怪客，一般人相信，雷光控制了張建及巫師等人，此人可能是張建和雷光的上司。

而此人的出現，顯然和黛玲是事先配合好的。

醜人的槍是最新式的，一鋏子彈有十六發，可以點放，也可以連發。

他的槍口先瞄向金鷗子，然後移向孫媚。

這是必然的，孫媚和孩子才是眞正要殺的對象，也是首先要消滅的。

次序的排列，在某些場合非常重要，一不小心就會失禮或得罪人，而這種場合，却沒有願意「掛頭牌」的。

至純的愛會使人變得聰明些。孫媚抱着孩子，突然轉身，背部朝向怪客。

在黑暗中，怪客的怪槍上泛出微光，而他的獰笑却又像在說：轉過身子有用嗎？我的子彈會像魚串子一樣，把你們母子串在一起……。

李志洪也在適當的關頭，以血肉之軀擋住了孫媚的身子，却面向怪客，說：「開槍吧！你已經失去了一次機會，殺死我，甚至於殺死孫媚，仍然沒有達到你們眞正的目的。」

的確，怪人沒有想到這一手，他的槍性能優越，但仍無法在十步之內貫穿兩個人體。

難道說唐潔就忍心眼看着李志洪或孫媚被殺嗎？況且金鷗子也站在一邊，至於黛玲，已經趁機溜了。況且他們接到黛玲的告密，前來接孩子，早知是有陰謀的。

在怪客的左側另一窗口外，一個人緩緩探出頭來，說：「不錯，你已經失去了機會，不是剛才失去的，而是在來此之前就失去了……」

屋內一個金鷗子，窗外也有一個金鷗子。

到底那一個是金鷗子？那一個是金燕子？大概除了唐潔，沒有人能看出來。

但怪人可以猜出來，窗外那個是金燕子的可能性較大。雖然他們派人試過金鷗子，她是個不太精於武功的人。儘管剛才屋內這個金鷗子却以「大外車」把黛玲放平在地上。

「丟下槍去吧！」窗外的金鷗子一字一字地說：「如果冒險開槍，只不過是一命換取一命而已。」她的槍瞄着怪人。

怪人仍在低沉地獰笑着。好像他不以爲這是一命換一命的局面。

賭命和賭錢差不多，輸急了之時就會賭命。

這小客廳四面有窗，門口被怪人佔住，門口左面的窗口被金鷗子佔住。

但是現在，正面窗口又出現一個人頭，槍口瞄着左側窗外的金鷗子。

這人更怪，戴着一頂怪帽，帽邊上垂着半尺長的薄紗，望不淸他的面貌。甚至於連他的膚色也看不到，因爲他戴着黑色手套。

這賭局瞬息萬變，屋內的人僅是醜人

的靶子，其餘窗口的人，互爲槍靶，相持不下。

「放下槍吧！」窗外的金鷗子說：「你們的賭注够大，但牌不够好。」

怪客仍在獰笑，這足以增加他們的聲勢。而他們所以還未開槍，主要是尙未弄淸到底那一個是金燕子吧？

如果弄錯了，贏的牌局就將全軍皆墨了。

李志洪顯然想冒險，低聲對孫媚說：「這局面不會僵持太久，一有變動，儘快滾到右邊窗口桌下。」

唐潔聽到，向他微微搖頭。

就在這時，金鷗子這邊又加了賭注，右邊的窗口，又出現了一個持槍的人。而這人正是岳敏。

只是被火燒焦了頭髮，看起來好像黑人的頭髮，鬈曲着有如小羔羊。

就在這時，李志洪冒險發難，他的手早已緩緩地提到胯骨上，拔槍射向怪客。

而怪客本是瞄着李志洪的，帶有銷聲罩的怪槍一响，李志洪首先中槍，但他不倒。

左邊窗口的金鷗子射落了怪客的槍，正面窗口的戴帽怪客，射落了左窗口金鷗子的槍，在窗口外的岳敏也射落了正面窗外怪客的手槍。

這局面乍看混亂，但有次序，烟屑四濺，窗口外的人都離開了窗口，包括門口的醜人。

現在應該看出那一個金鷗子是金燕子了。其中一個金鷗子和岳敏合追醜人。另一個金鷗子去追戴怪帽的怪客。

李志洪要害中槍而能暫時不倒，救了孫媚母子。因爲他那巨大的身子擋住嬌小玲瓏的孫媚。

現在，孫媚並沒有抱孩子逃走，而是抱着李志洪剛倒下的屍體悲號。

他們的愛本不須用死亡來證明，但他選擇了這方式。

儘管孫媚爲他不甘，爲他悲悼。但在李志洪來說，却正是獲得自尊與人格的最佳方式。

只要不脫離地球，是無人能脫離人羣而不再面對現實的。

岳敏和一個金鷗子追趕醜人，金鷗子被醜人猝然回頭踢了一個觔斗。岳敏雙手傷勢半癒，只能腿攻，怪客並非怕他，猛攻之下，逼退岳敏，躍起時兩枚「星鏢」呼嘯而至。

結果二人都未閃過，一個中右肩，一個中了左肩。

另一個金鷗子追逐截戴帽的人，眼見快要追上，怪客抖手擲出一個亮晶晶的東西。

這東西像小瓶，玻璃極薄，裏面裝滿了液體。

金燕子猛吃一驚，全力向左側疾彈，儘量橫縱。

「拍」地一聲，小瓶在地上濺開，冒着靑烟，顯然是硫酸。

這一耽擱，怪客就從容離去了。儘管今夜功敗垂成，但在對方張網以待之下，自己方面尙未吃虧，而且獲得了孫媚母子，也算小贏的局面。

返回原處，唐潔在保護孫媚。而孫媚仍然抱着孩子，伏在她的「洛赫遜」身上哀泣。

× ×

眞正幕後兇手，幾乎呼之欲出了。

至少金燕子本人是有這種看法的，但對方既自詡爲「智商最高的人」，沒有眞憑實據是難以使他伏首認罪的。

金燕子並沒有姐妹，金鷗子是她的替身，因辦案時經常出現這種局面——懷疑金燕子死去的局面。她的替身就可以擾亂對方的注意力，她自己可以暗中偵察。

但金鷗子雖像金燕子，畢竟也動過整容手術。

她們雖非嫡親姐妹，在情感上却形同姐妹。

現在，孫媚和孩子在警方重重的保護下，已不必再担心，所怕的是她一時想不開，去追隨她的「洛赫遜」。

「張太太，妳不必爲李志洪悲傷。他選擇的路，雖不是妳所喜歡的，却是他自己認爲最恰當的。」金燕子說：「他的職業，使他對你們之間的愛情，蒙上一層不潔塵垢。」

「我不在乎他的過去。」

「是的，張太太，妳越是這樣，他就更加內疚，自卑感是一種頑劣的病態，沒有醫藥可治，只能自我『理療』。」金燕子說：「即使他沒有選上這條路，也會終生感覺他污染了你們的神聖之愛。」

孫媚仍在悲泣。金燕子說：「要爲李志洪復仇，只有與我合作。你們在一起雖短暫，我相信他會告訴妳很多秘密的。」

「是的。他說了一些。」

「那麼誰是幕後最高操縱者？」

「他沒有說，但他表示過，這一切都是爲了遺產，也可以說是爲了金錢。」孫媚說：「他只說雷光也是被人所操縱利用的。」

「而且利用他的人至狠至毒。」金燕子說：「就以我和表哥來說，要不是火場上有一口古井，臨危入井藏身，那是絕對逃不出來的。假如警方和消防人員遲到三五分鐘，我們仍然不免，至於現場上被燒死的一對男女，是兩個幽會的青年人。張太太，妳所知道的只有這些嗎？」

孫媚說：「我們在一起時，根本不想談這些，他好像說過，有個幫兇是日本人。也就是那個奇醜的人。」

金燕子說：「張太太，事到如今，妳一定相信，張建帶妳去檢查能否生育？是預有安排的。」

「這個我眞無法想像。」

「有時很單純的事，看來却不可思議，聰明的人最會利用這種心理。」

「可是我眞不懂，世上那有這種男人？」孫媚說：「小姐是說，『借種』的事張建知道？」

「當然，那是醫生建議的，但在你們二人面前，醫生却說他仍有生殖能力，在背後必定告訴妳，他不能生育，是不是這樣的？」

「是的，金小姐，他是這樣說……」孫媚垂下頭去。

「太貪是他致命的導因，也是那幕後操縱者能有效利用他的原因。」金燕子說：「因爲他雖然富有，却又垂涎寡嫂的財

產。」

「噢！是這樣的？」孫媚似有所悟。

金燕子說：「張寡婦說過，由於姪子鄭振東的不務正業，絕不叫他繼承，而希望張建有個兒子。」

「這……」孫媚突然抬頭說：「這不是故意誘他入彀的企圖嗎？」

金燕子點點頭，說：「張太太，妳的理解力很強。在這件案子，一開始時，任何人都同情張建的寡嫂，以為她是一個被騙的弱者。」

「是的，連我也不讚成張建的作人方式。」

「這就是聰明人所製造的機會。」金燕子說：「房子鬧鬼，而房主又是一個孤獨的女人，便宜脫手，這是必然的，也是順理成章的。」

「可是拆花廳是張建的命令，拆出骰子和撲克牌，這又是誰玩的把戲呢？」

金燕子說：「張建除了扮演個故作不知太太『借種』的人，而且等待接收寡嫂的遺產之外，其他一切都是雷醫生為他安排的。」

孫媚說：「妳是說場內賭具是雷光放的？」

「不，是雷光派朱偉放的。也就是在張寡嫂建那巨宅之時，一個完整而精密的陰謀已經構思成熟了。在牆內放賭具，是使迷信的人相信鬧鬼及鄭振東每賭必輸的原因，張建買了大宅而馬上拆花廳，其目的在此，其實鬧鬼是人為的，絕非巫師真能役神驅鬼。但為了逼真，也搭上了一個巫師。」

孫媚茫然說：「可是我真不懂，殺死鄭振東的人又是誰呢？」

「當然是那幕後操縱的人。因為鄭振東被人收買來騙他。」金燕子說：「雖然這是操縱者設好的圈套讓鄭振東自己往裏鑽的。」

「現在該談談雷克明了！」金燕子取出一卷錄音帶，說：「這是自雷光診所中找到的，也就是雷克明偷偷錄下他父親和你們夫妻的談話的錄音。」

「那不是被那醜陋的人搶去了嗎？」

「雷克明很聰明，他仍留了一個拷貝。」金燕子揮揮手，要別人暫時退出屋外，她說：「張太太，妳當時曾要求看一看那個『借種』的人吧？」

「是……是的……」她垂下頭去：「我總以為，應該看看那人的外型……。」

「可能很多人都會如此。」金燕子說：「當時雷醫生不答應，妳付了他額外的鈔票吧？」

「是的，金小姐。」

「如果說雷醫生的一切計劃還不够週密的話，不如說百密一疏，雷醫生面面俱到，竟疏忽了他那個置身事外，却又不走正路的兒子雷克明。雷克明那夜到妳房中去，因而致死，是對方整個計劃中的最大敗筆。如果沒有他的節外生枝，坦白說，這個陰謀計劃已經順利完成了。」金燕子說：「看來其中有一股力量，總會使一些陰謀留下一點漏洞的。」

孫媚說：「可是我還不懂。」

「妳如果有了張建的遺囑，妳就明白了。」金燕子說：「那夜雷克明向你勒索甚麼？」

孫媚忿然說：「他只想佔有我。」

金燕子說：「『借種』被調換了，使那個『智商最高的人』的大計劃潛伏了危機。」

「如果志洪早與金小姐合作……」

「當然，到目前為止，你們仍會在一起的。」金燕子說：「妳還年輕，不必標榜羅米歐和茱麗葉，我不便批評你們的愛情，可是真正的應該有『無我』的境界，李志洪一定要帶妳遠走，却完全是出於自卑而逃避現實。他沒有多為妳想想。」

孫媚顯然不太同意這看法，沉溺於愛河的人，分析力是十分微弱的。

血腥遍地　殺機四伏

徐通自警方逃走了。這似乎不能怪警方低能。因為徐通一直是十分合作的，他供出很多有價值的資料，與金燕子的想法大致脗合。

更奇怪的是，在警方太平間內放置的雷光屍體也不翼而飛了。

已死了一天一夜的人，且經法醫鑑定死亡無訛，他當然不會自己逃走的，必是被人盜走。

盜走雷光屍體的目的何在？是誰幹的？最可能的人是徐通。他逃走時，由於警方信任他，不太監視他，被他順手牽羊帶走了。

「金小姐。」喬治慚愧地說：「這是我的疏忽，我……我甚麼事都做不好。」

「其實，徐通如果仍在我們身邊，他要逃走也很容易。由於他十分合作，知無不言，我早已不對他設防了。」

「可是我沒法向上級交待呀！」

「我以為這不是太大的難題。」金燕子說：「可怕的是，徐通如果弄走了雷光的屍體，這行為代表一件陰謀。而使這件即將結束的案子枝生節外。」

喬治茫然說：「小姐的看法是……」

「現在我也一無所知，只能說徐通很會表演，他是雷光手下的智囊，儘管他的身手並不高。」

喬治說：「警方已派出大量人力，搜捕徐通和找尋雷光的屍體。」

金燕子說：「這是必然的，喬治先生，雷光前妻逝去時，他的年齡是……？」

「好像三十六歲。」

「噢！一直未續弦嗎？」

「是的，而且由於他富有而且頗有名氣，屬意他的女性很多，但一直未傳出任何羅曼史。」喬治說：「但有些社交場面上，曾和張寡婦同時出現幾次。」

金燕子說：「您對這事有何看法？」

「我？」喬治連受挫折，也失去了信心，苦笑說：「我以為那不大可能。」

「為甚麼？」

「第一，過去對雷醫生頗有意思的女人，也不乏富有者，其次，張寡婦比雷光大六歲。尤其在外表看來，雷光只不過四十出頭一點。」

金燕子點點頭，喬治說的也有道理，可能性不大。

「金小姐，張寡婦明天過生日，聽說

要開個小舞會，這件事您一定知道吧？」

「是的，我們已收到了請柬。」

喬治說：「根據唐先生的看法，張寡婦有很大的嫌疑，金小姐您看這想法是否早了些？」

「不早了！」金燕子說：「也許太晚了些呢！」

岳敏說：「那就乾脆把張寡婦的陰謀揭穿算了。」

「表哥，你又在說幼稚話了！姑不論目前尚無直接證據，證明她是主要人物，如果想得更好些，她是不是最聰明的人，還言之過早呢！」

「這——」喬治說：「這件案子縮小到只有三兩個主要人物了，張寡婦不是主謀人，那簡直匪夷所思了。」

×　×

張家小別墅內的客廳中，有二十餘位客人，由於今年迭遭不幸，舞會沒有往年盛大。

但有一件頗富人情味的事，張寡婦已知張建欲謀奪她的遺產，雖恨張建，對孫媚却完全諒解，堅邀她參加舞會。

這也許是基於同病相憐的心理吧？孫媚日前也是寡婦了。

而孫媚在金燕子的許可及授意之下，參加了舞會，但孩子未帶來。

張寡婦經過刻意打扮，看來年輕了十歲，珠光寶氣，雍容華貴。似乎物質生活可以驅除心理及生理上的寂寞。

「金小姐，非常歡迎您，還有唐先生和岳先生——。」張寡婦一一握手，滕大山佝僂着身子，托着大盆，送上三杯酒。酒中有冰，搖一搖還發出清脆的碰撞聲。

「我們是專程為夫人拜壽來的。」金燕子笑靨如花，吸引了所有的目光。

通常在宴會上，只要她參加，總會吸引到太多的羨艷目光，使與會其他女性黯然失色。

「謝謝您！金小姐。」張寡婦喟然說：「十餘年來，每年的此日，都會大大地熱鬧一番，可是今年，我實在沒有這種心情。」

「這個我知道。」金燕子說：「夫人是重情感的人，一連串的不幸，也够您操心的了……。」這句話妙語雙關，以張寡婦的聰明，應該有所悟解的。

她苦笑說：「人心難測，世風不古，但我們也不能就此悲觀，而不信任所有的人。」

「是的，夫人。不正常的犯罪行為，畢竟是社會上病態的一面，」金燕子說：「如果因此而戴上有色眼鏡去看別人，那也是矯枉過正的。」

「對不起，又來了客人……。」張寡婦去迎接一位耶穌型的中年人。此人髮如亂草，于思滿臉，但衣着却十分考究，戴着深色太陽鏡，還帶着一頭法國狗。

他和張寡婦擁抱，接着，中年人吻了她的面頰。

據其他客人說，這位中年人是夫人的表哥。

金燕子和唐潔共舞，但不久來到陽台上。而且把岳敏也找了來。他是和孫媚共舞的，金燕子授意保護她。

她舉起杯子，迎着燈光看看，說：「酒很醇！杯子也很美。」

唐潔說道：「這酒是『白蘭地亞歷山大』。」

金燕子說：「表哥，孫媚呢？」

「不是在那裏？」

「去陪她，寸步不離。」

岳敏有點不願地回身。金燕子補充一句，說：「警告她，這裏的任何東西都不准食用。」

岳敏愕然地看看手中的酒杯說：「酒呢？」

金燕子暗中監視滕大山，只見他一扳槍機，砰然聲中，槍榴彈正中小樓，火光亘吐，木石橫飛。

金燕子正色說：「所謂任何東西，是包括酒在內的。尤其酒中那堆冰最具危險性。」

岳敏搖搖頭離去。

唐潔警覺地搖搖杯子，說：「我已經喝了三口。」

「不要緊，但當這塊大冰溶到一半時，就十分危險了。」

「這塊冰不是光潔透明，絕無雜色的嗎？」

金燕子說：「有顏色那還得了！不過這只是小心罷了！」

「如果在酒會上死了人，張寡婦也脫不了干係呀！」

「設若找不到證據，也奈何她不得。」金燕子說：「有一種毒藥進入人體之內，三分鐘內卽揮發殆盡，就算解剖也找不到證據，除非在三分鐘內解剖。那又是不可能的。」

「能否證明一下？」唐潔說：「就算她能殺死我們，以及孫媚，還不能達到目的，因爲還有個孩子。」

金燕子笑笑，說：「你有沒有想到那孩子會引起法律問題嗎？」

「這……」唐潔說：「孩子卽使是『借種』而來的，在聯邦的立法精神以及目前的『種子銀行』逐漸公開設立情況下，也不會構成繼承問題，況且孫媚只要活着，這不會成爲問題。」

「『種子銀行』是公開的，也是政府承認的，但雷光的『種子交易所』却是犯法組織。」金燕子說：「至於孫媚，今夜被請來，人家就不打算讓她活着回去。」

客廳內傳來一陣掌聲，接着樂聲再起，二人向內望去，張寡婦和她那位大鬍子表哥翩翩起舞了。

「現在我們來證明一下。」金燕子說：「想辦法弄一隻狗來。」

其實陽台上就有一隻巨大的法國狗，正是張寡婦那位耶穌表哥的寵物。

唐潔以特殊的手勢向這大傢伙表示「親善」，然後緩緩走近。

這狗的警覺性很高，顯然對唐潔的「假冒僞善」表示懷疑。

只是金燕子也一直在引起牠的注意，唐潔閃電出手，一手抓緊了狗咀，使牠無法狂吠，另一手抄住狗的前面兩腿一翻，名犬被放平地上。

就像普通的「大外車」一樣，乾淨俐落。

「把牠的咀弄開。」金燕子走近協助，把一塊冰丟入狗的喉內。再捏狗頸一下，冰塊就順喉而下了。

唐潔說：「要多久冰才會溶解？」

「全部溶解，大約要三分鐘，我想不須全部溶解就有毒藥了。因爲下毒的人，不敢確定端酒的人會等冰塊全部溶化然後喝光它。」

冰塊在胃中溶化極快，約一分鐘，金燕子要他放手，狗僅痙攣一下就不動了。

「厲害！」唐潔抓起巨犬，越過陽台欄杆，把狗丟在花叢中。

但這一手被老奴滕大山看到了。

現在張寡婦和她的表哥還在跳舞，孫媚和岳敏站在一邊，也許是觸發生情之故，孫媚還在喝酒。

「張太太，不能喝了！」岳敏低聲說：「除非妳不想活了！」

孫媚雖不想殉情，看看雙雙對對的熱舞，想想不久前和李志洪的纏綿銷魂，活着確沒有多大意思。她說：「請不要管我的事。」

岳敏說：「張太太不信我的話嗎？」

「我爲甚麼一定要信你的話呢？」

「愚蠢！」岳敏說：「張寡婦視你們母子爲眼中之釘，這一點妳也不信嗎？那塊冰有問題呀！」

「當然，如果我是她，也會恨張建，既恨張建，對我們母子也沒有好印象的。我不信這塊冰能要我的命！」

「好，既知她恨你們，爲甚麼又堅請妳來參加舞會呢？這還不够明確嗎？」

孫媚哂然說：「卽使連其他動物也會虛假，爲甚麼對人類要求得太高？這就是應酬。所謂應酬，往往並不代表任何情感的。」

她又喝了一口酒。岳敏急急要奪下她的杯子，金燕子和唐潔也看到了。但孫媚一閃，岳敏未奪下。

其實他是怕打破了杯子驚動主人及其他客人，而且他以爲冰中如眞有毒藥，也必在最核心處。

就在孫媚再喝了一口，岳敏抓住了她的杯子時，孫媚十分激動，突然以另一手的兩指捏起溶化了一半的冰塊放入口中。

岳敏大驚，金燕子和唐潔覩狀，也相顧失色。

有很多人會以殘害自己的方式去報復別人，像吞下砒霜藥老虎相似。

失戀的人最容易走上這條路，表面上看來是和別人作對，却忘了自己的生命在危急中。

岳敏一急之下，伸手去扼孫媚的脖子，提防她吞下冰塊和已溶的冰水。但是，老奴滕大山適時來到，托着大盆，擋在二人之間，說：「岳先生，您是貴賓，張太太是主人的弟媳，她的心情不佳，這是必然的，您又何必纏她呢？」

「去……去！」岳敏去推滕大山沒有推動，不由大怒而且心驚，滕大山說：「岳先生，男女間的事是十分奇怪的，雖然您英俊瀟洒，身體碩健標準，可是仍靠緣份哪！」

「他媽的！你胡扯甚麼？」岳敏想繞過去，滕大山一直擋着他，說：「岳先生，要換點酒嗎？有『湯姆哥林斯』『馬丁尼』『瑞伯瑞』『紐約』『達克雷』『斯丁格』『威士忌掃阿』以及『馬漢頓』等等，這些酒我都會調啊……。」

其實這工夫金燕子和唐潔早已來到孫媚身邊，唐潔伸出手，還沒有扼住孫媚的脖子，她已經雙目暴睜，說：「岳先生……你對……」仰身便倒，唐潔接住了她的身子。

唐潔反應够快，仍想翹開她的嘴取出冰塊以便證明有毒，但金燕子阻止了他，因爲這已證明少量的藥已化爲水入肚，人才會死。現在冰塊卽使未溶完，冰上也沒有毒藥了。

人一亂，樂聲停止，主人走過來，張寡婦失聲說：「怎麼？弟媳怎麼了？」

岳敏大怒說：「別他媽的演戲了！妳

知道她不會活過今夜的。」

張寡婦立卽掩面悲泣，嗚咽說：「我的老運怎麼這樣壞呢？連個生日也過不淸閑啊……。」

金燕子打量四周，張寡婦的表哥表情木然，滕大山則大聲指責岳敏和唐潔，說：「是他們害了二夫人的，是他們，不斷地死纏二夫人。」

唐潔也火了，冷笑說：「老奴才！你別血口噴人，這是有計劃的謀殺。我們有辦法獲得證明的。」

客人們紛紛詢問死因。滕大山說：「二夫人心情本就不好，可是姓岳的像蒼蠅見了血，一味死纏，剛才我還看到二人低聲爭吵呢！」

滕大山的話引起共鳴，因爲有幾個客人也看見剛才岳敏阻止孫媚喝酒及奪杯的事。因而不禁怒視着岳敏這個救人未成的倒霉鬼。

但張寡婦悲聲說：「大山，不要怪岳先生，年輕人嘛！彼此喜悅互相吸引，這也是人情之常，只是岳先生對女性心理很外行，他忘了弟媳剛死了丈夫，心情惡劣，而弟媳的心臟也不大好，剛才大概是觸景傷情，而岳先生又不斷地纏她，一時心情劇烈運動，心臟病也就犯了……。」

這種說法使客人們對張寡婦更加敬佩，而對岳敏和唐潔就更加厭惡了。

甚至於有位心直口快的女人冷冷地說：「很多人用他不俗的外表作爲覬覦女人美色的本錢……」顯然她是對岳、唐二人說的。

唐潔的涵養也有限，反唇相譏，說：

「女士，如果妳像張太太同樣的富有，對妳有興趣的紳士仍不會太多，當然，這並不包括在監牢中關了三年以上的男性囚犯在內！」

岳敏哈哈大笑，金燕子瞪了二人一眼，這時她已招來了喬治及其部下，說了剛才的一切，她說：「張太太本有心臟病，主人說的也對，觸景傷情，是舊病復發的主要原因，至於岳敏奪她的杯子，是想阻止她喝酒，有這種病的人，喝酒總是不好的。」

金燕子侃侃而談，衆人對唐、岳二人的仇視才平息下來。

孫媚死了，聽她臨死前刹那的話，她對於死是不太嚮往的。

一個女人自懂事起就想盡一切辦法保持自己的青春美貌，却又往往會在類似兒戲的衝動之下斷送了她的生命。

喬治運走了孫媚的遺體，生日舞會不歡而散。當金燕子等人告辭時，張寡婦的表哥在找他的狗。

滕大山送走客人要關大門，岳敏抓住了他的衣領，但滕大山的身手了得，巧妙地以擒拏術卸開。唐潔也沒閑着，一掌拍向滕大山的背部。

滕大山未防這一手，背上似乎有件東西被拍碎。急退數步，忿然說：「主人居然瞎了眼，請了你們這些客人。」

唐潔說：「她的眼睛瞎了！我們可沒有瞎，滕駝子，你背上那個殼似乎不够堅固。」

滕大山爲之失色，但金燕子向他道歉離去。

滕大山的身份已被拆穿。他自己知道，現在腰幹繼續佝僂或者直起來，似乎都不重要了。

張寡婦的表哥沒有走，也沒有向人介紹表哥的名字，看來很失禮，但沒有人怪她。

夜深人靜，在一個秘室內，滕大山跪在床前，張寡婦倚在床上。

「英次，本來我以爲可以長久些，可是你自己毀掉了這機會。」張寡婦悠閑地在修指甲。

「主人，我該死！」

「不要這樣稱呼我。」她憐憫地看看他：「我一直不忘，昔年在日本時的那一段，你對我是那樣地忠心，直到我的丈夫死了！你又追隨我的身邊，儘管我沒有你所想要的，但是，我的心屬於你。」

「這個我知道。」滕大山凄然說：「我滕山英次雖死也可瞑目了！主人，如果您認爲我在臨去之前，還有可用之處，您就吩咐吧！」

張寡婦忽然蓄滿了淚水，說：「英次，你怎會想到這條路？」

「爲了不牽累妳，我願意先走一步。不過，我希望您賜我臨別的一吻。」

「不，英次……你不能這樣……」張寡婦淚水滂沱，探出身子，送過面頰，而且閉上眼睛。

滕山英次虔敬地吻了她，就像吻一位公主一樣。然後他站起來說：「是否把那小雜種帶走？徐通也宰掉？」

張寡婦點點頭，似乎對他的忠心感到激賞。她說：「英次，既然你決定了！我只有終生感佩。你可以提出另一個要求，我會儘可能答應你。」

滕大山說：「要求？我滕山所得到的已經太多了。」

「不算多，最低限度，還有一樣沒有給你……。」她的目光中有一股神秘的色彩，好像刹那間青春之餘燼又熊熊燃燒起來。

「這……」滕山這些年來所夢寐以求正是這個，雖然張寡婦老了，也嫁過人，但在滕山的記憶深處，她仍是留着長髮，面目姣好而且十分活躍的年輕姑娘。

爲了她，他信了某教，爲了她，他浪費了大好青春，迄今未娶；爲了她，把百萬家產變賣，化得精光。

在過去，他多麼企求這種令人心跳的暗示呢？但是他不願在臨去時破壞那長久所保持的純潔的情感。他說：「不，我不再有任何要求了，請告訴我，除了那一件任務之外，還有甚麼需我幫忙的？」

「沒有了！英次，小雜種一去，餘下的問題，我自信都能够解決了！」張寡婦抹抹面上的珠淚說：「英次，你離去的方式是……？」

「當然是武士道的方式。」

張寡婦說：「我如何爲你善後呢？」

「我會留下遺言，使金燕子和警方相信一切是我幹的，卽使不信，也無處查證了！」

張寡婦含淚在胸前劃一「十」字，說：「在我臨去時的遺囑上會留下遺言，與你合葬！」

滕山如獲浩蕩龍恩，又跪下悲聲說：

「我會永遠獲得妳，永遠，永遠……。」站起仔細地看了她一眼，出屋而去。

× ×

孫媚又死了，警方當局非但懷疑喬治的辦案能力，甚至連金燕子也不太信任了。因爲關係人相繼死亡，會不會造成陰謀者一次空前的成功?誰也不敢預測。

所以金燕子見過警方高級主管一次，但她暗示，不會拖得太久。孫媚的死雖是意外，但也在意料中。這件不幸之事所以難以預防，在於她自己失去信心。

金燕子囑保護孩子的人全力應付最後的危機，也可以說抓住最後的破案契機。

凌晨三點，在這張家大宅中，戒備森嚴，關卡重重，在萬籟俱寂的大廈中，偶爾會傳出數聲嬰啼。

嬰啼發自樓上，而這樓又是此宅的中心地帶。要接近嬰兒，必須深入。

滕山英次才翻入牆內，就自袋內取出一個袖珍型的槍榴彈。一般所用之槍榴彈，只要在步槍上扭上一個擲彈筒，扳動槍機，子彈射出，槍榴彈也就射出，是一種吊射目標的武器。(即呈拋物綫狀擊中目標)

但滕山英次用的是手鎗，在鎗口上扭上擲彈筒，大小和步鎗的擲彈筒類似。把槍把拄在地上，鎗口呈四十五度揚起，再把標尺定好。

其實這時隱在暗中的警方人員早已發現，正要動手，却被金燕子制止了:「叫他放吧!」

「放?」那警員以懷疑的目光望着金燕子，低聲說:「孩子在樓上，小姐以爲他那槍上的玩藝是孩童玩的摔炮嗎?」

「當然不會。對於它的性能，我比你清楚。能把小樓炸掉大半。」

「這不就完了!卽使不爲孩子的安全，也要保全這座樓呀!」

金燕子注視着滕山，見他弄好了一切，還在等待，直到小樓上又傳出嬰啼時，一扳鎗機，「砰」然聲中，鎗榴彈正中小樓，火光疾吐，木石橫飛。

而滕山得意地收槍翻出牆外。三個人影就跟上了。

七八分鐘後，滕山來到一幢公寓中，小公寓，並沒有司閽人。他在二樓上按了一家的門鈴，不久開了門。

開門的人正是自警方逃走的徐通。

「還沒睡嗎?」滕山入內，徐通鎖上門，說:「剛要睡。」

滕山說:「你搶走雷光的屍體，是甚麼用意?」

「把他毀掉。因爲對方已知雷光是這案中的關鍵人物，他的屍體毀滅，也就等於本案的證據毀滅。」

滕山說:「是誰要你這樣做的?」顯然他不知這件事。

「自動發的。」

滕山說:「很好!能做的你都做了!和我一樣，能辦到的也都爲主人辦了。咱們走吧!」

「走?到那裏去?」徐通反應很快，往屋中退着。

「到閻王爺處報到。」滕山說:「要作偉大的人，必須背十字架。要効忠到底，大事完成，就必不計較報酬。」

「滕山，你……。」

滕山撲上，攻勢凌厲狠毒，徐通也是好手，比之滕山却還差得遠。「蓬」地一腿，踩中徐通腰部，徐通摔入內間。

但是，徐通的刁滑又非愚忠的滕山可比，一頭撞向後窗，玻璃散開，在陽台上一滾，抓起一根繩子，翻出陽台之外向下滑去。

但他雙足剛沾地，一個角落中閃出一人，一掌劈下。這一掌就斷送了徐通的小命。

岳敏來遲一步，眼見這神秘人物迅速離開了現場。

樓上的滕山也順繩子滑下，却見徐通已死。似乎大出預料。

他忠得可憐，但他的忠並未換取相對的忠。如徐通搶走雷光的屍，本是奉命行事，但滕山並不知道。

滕山也很快地離開了現場。金燕子、岳敏和唐潔駕車跟蹤。

因爲金燕子聽到了滕山和張寡婦交談的片段。

「表妹，妳故意讓他把小樓毀了，似乎太過份了吧?雖說孩子根本不在那小樓上，嬰啼不過是錄音罷了。但是，本可以不讓他炸而且可以擒住的。」

金燕子嘆口氣說:「難道我不惋惜小樓的被炸?只是到目前爲止，我們知道的雖多，却無法結案，而愈拖得久，似乎對方的花樣愈多。」

唐潔說:「我以爲滕山就是那醜人，逮住他總能讓他招出張寡婦爲最高幕後主使人的。」

「不可能。」金燕子說:「你不知道滕山對張寡婦的崇拜和愚忠?你就是用任何酷刑?也休想使他吐出半句實話。」

岳敏說:「表妹打算再看到幾個無辜的犧牲者吧?」

「除了滕山，可犧牲的人已不多了。當然，對方也把我們列爲未來死亡的名單之內了!」

唐潔焦躁地說:「雷光的屍體找不到終是麻煩的事。」

金燕子說:「當然，找不到屍體就不算破案，但我並不担心這個，倒是躭心剛才殺死徐通那個人。」

「會不會是張寡婦?」岳敏說:「根據上次黛玲以孩子作餌誘我們及李志洪和孫媚到民房中，其中出現一個帽邊垂紗的人，可能就是張寡婦吧?殺徐通的人可能是她。」

唐潔說:「金燕子，妳在雷光診所中找到一種新創的藥物吧?」

「不錯，那是雷光發明的。這人有點天才。」

滕山繞個大圈子返回徐通的公寓中，先把三封遺書擺在桌上，其中給張寡婦一封，警方一封，金燕子一封。

以武士道精神表現於自殺上，很多人認爲是了不起的事。滕山拔出了巨大的七首。跪在床上。

當他禱告一陣之後，雙手握刀，對準胸腹之間時，窗子疾開，一人疾瀉而入，一腳踢飛了他的七首。

「滕山，你太傻了!」金燕子說:「你這樣做值得嗎?」

滕山仍跪在床上，冷笑說:「你們永遠不能體會這種精神的超脫和偉大。」

「他媽的!自殺也算偉大嗎?」岳敏說:「張寡婦如果眞愛你，怎會讓你自殺呢?」

「不是她叫我自殺，是我自己選擇的。因爲我和雷光二人，才是一切犯罪的主謀。」

唐潔說:「你現在就是想把一切罪刑都攬到自己身上，也來不及了。告訴你，張寡婦的心最毒，她明明毒死了孫媚，居然會如喪考妣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哭。她這種毒人也會有愛情嗎?」

「去你的!主人不會害人。你休想亂加帽子。」

唐潔抽出給張寡婦的信唸着:「夫人，數十年的思慕，終成空想，我對這世界厭倦了。也正因爲歲月老去，綺夢成空，我被雷光收買，控制張建等人擬達到反奪產的目的……。」

岳敏說:「看不出你這個傢伙還會寫情書呢!甚麼叫反奪產?」

唐潔說:「就是使局外人產生錯覺，以爲是張建企圖奪張寡婦的產業，而實際上却是張寡婦奪張建之產。」

岳敏搔搔頭皮說:「這我就不懂了!張建早就死了，他到陰間去奪產嗎?」

唐潔說:「一開始他們造成一種錯覺，都以爲是張建欺騙寡婦，覬覦她的財產，却沒想到張建的遺囑上也有一條註明，如果他無子無女，且提早死亡，他的財產由寡婦繼承。」

岳敏愕然說:「張建爲甚麼要註上這一條?」

「這是相對的。以前張寡婦說過，不擬讓姪子繼承遺產，只要張建有後，不論男女皆可承繼她的遺產。這就是張寡婦的高明處，也是誘張建入網的開始。張建以爲，自己比張寡婦年輕，身體又好，自不會先死，加之『借種』得子，更是心滿意足，爲了表示自己的誠意，就在遺囑上註明，相信這遺囑會給張寡婦過目的。」

金燕子點點頭說:「我們更可以相信，張寡婦的遺囑上，也會註明張建或其子女繼承她的遺產，但是，問題在於誰先死?而張寡婦已爲張建定了死亡時間，但張建却以爲他會活得很久——」

「不，你們不能憑想像誣栽好人，她是好人!」滕山爲主人說謊，居然能臉不紅氣不喘。

金燕子說:「滕山，只要你能再活三五天，或者二三天，你可能會相信自己的天眞。」

滕山厲聲說:「金燕子，妳只是計窮了!想自我身上獲得破案資料而已!」

金燕子慨然搖頭，說:「在我們以及在張寡婦的心目中，你已經失去了重要性，我不妨告訴你，在很久之前，我就知道那怪人是你——」

「妳胡吹!」

金燕子說:「在好幾次場面下，我發現你總是用左手，爲了印證這一點，有一次我去拜訪張寡婦，她要你代她送客，在大門外我和你握別，你又伸出左手。」

滕山微微一震。

「其實這些還不重要，」金燕子說:「在幾次動手之下，你總是不出聲，而你並不佝僂，只是平常在背上扣了一件東西，故作老態，在打鬥時，你的腰幹挺得很直，但偶爾間，又在會不知不覺中露出佝僂狀……」

滕山又是一愣，卽使狡猾聰明如狐狸，也不容易發現自己的咀太尖，以及尾巴太長啊。

金燕子說:「這是習慣成自然的道理。一些籃壇老手，十之八九身上有點佝僂，那並非老態龍鐘，也是由於習慣成自然。因爲在球場上，不論是帶球，投籃，釘人或過人，無一姿勢不是上身前傾。但足球員則不同。」

滕山內心有點折服，可是他忠於張寡婦，也是習慣成自然。「男兒膝下有黃金」這句俗語，對他並無特殊意義。所以動輒就爲張寡婦跪下了。

金燕子續說:「我們在盡一切努力救人，不願再看到有人犧牲，但有一點是我們無法提防的，那就是對生活失去了信心，厭倦了人生的人。像孫媚就是明顯的例子。」

「人類活着到底是爲了甚麼，這答案和個人的程度有關係，」金燕子續說:「但你應該知道，人活着是爲了服務，或被服務，以期達到共同服務而造福人羣，卽使再狹義些，也應該證明自己是不是一個有用的人?這個你還沒有證明。」

滕山有點覺悟了吧?

唐潔說:「你如自殺了，張寡婦充其量在胸前劃個十字，你想想看，要張寡婦愛你，你有沒具備其中條件之一?」

「走吧!」金燕子說:「我們和警方不同，他們爲了破案，不必動情感，而我們却是情感與理智並重。」

岳敏去拉他，滕山伸腿踢出，岳敏險被踢中，滕山一按床鋪，射向外間。但金燕子比他早一步，說:「滕山，張寡婦已經失敗了!只是她還不甘認輸，她叫你去殺嬰兒，這已經失去了正人君子的立場，至於嬰兒，當然不會在那小樓上。」

滕山失聲說:「那啼聲……。」

「那是錄音帶。」金燕子說:「古語說:天下唯不嗜殺者能一之。張寡婦這種人不會成大事，也更不會有眞正的愛情，如果一定說她有，那也是利用。」

滕山完全想通了，嘶呼着伸出雙手，說:「金燕子，把我銬上吧!」

金燕子阻止唐潔和岳敏銬他，她說:「一旦想通了!銬子就失去了它的價値，相反地，如果你還沒有想通，銬上也未必有用。」

金燕子派唐潔先出去戒備，目前案子已近尾聲，危機却相反地增高，任何兇案主謀人，都會圖窮七現的。

而且她還和喬治連絡，速來援應重要人犯。

他們的車子在空蕩的高級路面上行駛着，凌晨的大都市，空氣淸新，市聲若斷若續。滕山在後座上掩着臉，是在恨張寡婦騙了他的情感呢?

唐人街在沉睡中，只有做豆腐的通宵工作，這時一輛小貨車，裝着一板一板的老豆腐、嫩豆腐、豆腐干、豆腐皮及豆槳等緩緩而行。

這車子是跟在金燕子的車子後面。

「注意那輛車子。」金燕子說：「山雨欲來風滿樓，氣壓太低。小心點！」

這工夫滕山向後望去，說：「豆腐店是張寡婦開的，一定有花樣。」

「媽的！」岳敏說：「張寡婦這塊『老豆腐』還眞難纏。我就不信她會要甚麼花樣——」

就在這時，豆腐車疾衝上來，速度加了數倍。而金燕子的反應，以及車子的性能都是足以信賴的。

但是，在這一刹，反應够快，車子性能却差了，居然未能加速，也就未能避過後車的一撞。

車身大震一下，同時熄了火，在失火前儀錶盤冒出火花。

金燕子暗吃一驚，急忙再發動。

然而，電源好像斷了。而且車身在後車的猛衝動之下，高速前進。

唐潔回頭望去，更加心驚，後車車前玻璃後有鋼板遮住，只有駕駛者前有個拇指大的小孔可以透視前方，金燕子這輛車子後面擋板，被後車車頭伸出的鋸齒型鋼夾夾住。

更絕的是，後車車頭兩側，各伸出兩塊長條鋼臂，把車門牢牢封閉了。

這種暗算的方式並不算太稀奇，却十分有效。金燕子攤手說：「電源斷了。是後車上有一種切斷電源的磁儀，連高壓電都可以切斷。」

岳敏說：「剛剛他們衝上來時，我們該跳車的。」

「算了吧！別放馬後炮了！」唐潔說：「那時跳車必定變成蜂窩，人家是專門爲我們設計的車子，這件事遲早都會發生，祇是在選擇最適當的時機而已。」

「是的，」金燕子說：「張寡婦應該得獎，而且是兩項，一項是最佳設計獎，另一項是最佳狠毒獎。」

滕山這時才眞正的覺悟，剛才是詐降的，以爲張寡婦會來救他。

但看看車子所去的方向，乃是奔向郊外海邊，他的痴夢終於醒了。他切齒說：「金燕子，我死有餘辜，可悲的是由於我剛才仍是詐降，以爲她會來救我，而誤了你們的生機……。」

「他媽的！你還有臉說。」岳敏一拳砸下，滕山沒有還手。

「表哥，省點力氣吧！」金燕子說：「我說過多少次？愈是在危急中，愈要沉着冷靜的。」

唐潔自嘲地說：「坦白地說，我也一直未把張寡婦放在心上。以爲自己這把刀够快的。可是，這把刀居然切不開這塊『老豆腐』！」

「滕山，你現在必定完全淸醒了吧？獲得一次經驗，往往是以生命作代價的。」金燕子說：「你知道他們要把我們送到何處吧？」

「知道。我想妳一定也知道的。」

「是的。」金燕子說：「如果明知生機已失，送到那裏都是一樣的，各位多看看車外景物，機會不多了。」

車外是市郊，而且不是大路，車輛行人絕跡，野景往後飛馳。車子像失重的太空船，奔向無垠的太空，也可以說衝向死亡的終點。

金燕子取出一個小瓶，倒出八粒藥丸交給三人說：「死亡是必然的，最好保持心境平靜。這種鎭靜劑是十分有效的。」

三人默然呑下。金燕子用最新的通訊儀和喬治連絡：「喬治先生，滕山在我們手中，我們的車子已失去了動力，被匪方車子推向海邊的懸崖，我想他們的目標必是那裏，現在已經不太遠了。如果車子落入海中，沒有粉碎，希望能儘快把我們打撈上來，我們是不喜歡水葬的。」

到此地步，金燕子還能侃侃而談，滕山萬分折服，他體會到後悔的滋味。

這些年來，張寡婦一直在他甘心情願之下奴役他，而他居然看不出她是一個沒有人性的女人。

絕崖遙遙在望了。岳敏和唐潔都在用一些工具撬着車身，希望弄開一孔脫身。

但是車身太堅固，沒有大型割切工具是辦不到的。

「我們還有一次機會。」唐潔說：「他們要推我們下崖之前，必須鬆開巨齒鋼夾和擋住車門的鋼臂。而且不會太接近懸崖邊緣。就在那一瞬時，我們可以開門竄出。」

岳敏說：「你剛才說過，他們會把我們射成蜂窩。」

「那是在市區內，街道窄，沒有隱避的地方，」唐潔說：「這裏是懸崖，我們不必枉想落在崖上，可以跳水。這樣可以選擇沒有岩石之處落水。」

金燕子說：「他們不會讓你表演高空跳水的。看到沒有？車速減了。」

可以看到懸崖下黑藍的海水波湧，浪花像巨獸滋着森森白牙。至於這絕崖的高度，最少也有二三十米。

生命的確值得留戀，卽使是不久之前堅決要自殺的滕山，也覺得現實中的山石、草木以及身邊的幾個年輕人，都足以使他留戀。

但是，車子緩緩被推往崖邊，唐潔的如意算盤自不會如願，因爲對方不會給他們跳車的機會。

甚至於會使他們像紅燒牛肉一樣被封在罐中，非用開罐器無法打開。

他們的車子已到達絕崖邊，甚至於聽到崖邊的石塊滾下絕崖的聲音。

浪濤在海邊巨岩上濺開，像在垂涎等待着這一罐可口的食物。

第一次，長時間、靜靜地等待死亡的來臨，這感受非身受者無法描述。

前輪已懸空，因而後面被夾住的擋板發出不堪負荷的聲音。

其實，在豆腐車之後，還有另一輛車子，在幫忙推車。

這是豆腐車上的人所沒有料到的，他們獲得的指示是把前車夾住，把車門封牢，到了絕崖邊小心緩行，待前車車身懸空約四分之一時，鬆開鋼齒，讓前車落下絕崖。

也許有人以爲這仍有生機，一旦車子落水，如車子未撞中岩石，或車中之人未昏過去。他們仍可在水底打開車門，或者車門已自動震開。

這些都是如意算盤，因爲夾住車門的巨大鋼臂根本不取下來。隨車墮落。

當豆腐車剛剛要鬆開鋼齒倒車時，後面那輛車子大力一撞，於是金燕子的車子和豆腐車先後翻下絕崖。

而且離開絕崖後，豆腐車的鋼齒也鬆了。兩車分了開來。

所不同的是，金燕子的車子在最前端，它所承受的撞力是三輛車子的總和，所以出崖較遠，豆腐車反被前車的反震力撞開，落在海邊岩石叢中。

如果前車是紅燒罐頭，豆腐車却是一罐肉醬。車身在岩石上散開，屍身粉碎。

金燕子的車子却落入水中。

對方的安排是相當周密的，金燕子的車子上的鋼臂，箍住了車門，入水後也打不開門，其實入水的車子水壓很大，車內之人也很難打開車門。

這樣又可以造成一個直覺的印象——這是一次兩車相撞的車禍。

就連唯一的漏洞，人家也預先準備好了。海底有兩個蛙人，在金燕子的車子沉下後，看到車內之人都重傷不動，顯然死了。立卽把箍住車門的鋼臂卸下取走。

像房子蓋好之後，拆去了棚架一樣。「智商最高的人」終於篤定地笑着離開了現場。

黃昏之戀　彈淚西風

喬治在三分鐘後率部到達現場。而且在接到金燕子的通訊之後，已馬上向打撈單位緊急求援。

所以他們到達後半小時內，打撈船已在出事的附近海上了。

大約一小時之後，吊上了金燕子的車子。喬治望車默然流淚。一代俠女死在和他辦案的事件中，非但不是光榮紀錄，將遺恨終生。

金燕子等人的外傷並不多，因爲車內有救生防震設備。卽使如此，四人也是鼻靑眼腫。

尤其是岳敏，由於他的雙手指骨負傷迄未全好，車落下時雙手不能牢牢抓住，不覺在車中翻滾碰撞，全身傷痕最多。

根據法醫證明，他們的心臟都停止活動。

甚至於喬治和法醫等人曾親自連續施行人工呼吸，也未能救活他們。

這次他們眞的死了。和上次脫離火場的假死不同。喬治絕望之下，痛哭失聲。

但在局外人的想像中，基於上次的假死和金燕子的名氣，多數人以爲又是故技重施。

×　　　×

喬治警長親自訪問張寡婦三次，明言她有幕後操縱罪案的嫌疑。

但張寡婦悲不自勝，終於出示了滕山的遺書。

遺書上寫得淸淸楚楚，是滕山和雷醫生合作，導演了一齣反奪產。原因是情場失意而走極端。

「夫人是說，滕山英次就是夫人昔年在日本求學時的戀人？」

張寡婦說：「是的。我丈夫死後，他自日本趕來。」

喬治說：「那不是順理成章嗎？」

張寡婦搖搖頭，說：「情場上往往會產生錯覺。滕山來此之後，我發覺並不愛他。而他也未纏我，且甘爲奴僕。」

「可是根據一切跡象顯示，妳有教唆他害人以便謀奪張建產業之嫌。」

「警長，你完全錯了！教唆的是雷光。正因爲雷光死了！你們硬要我一個婦道人家來頂罪。」

喬治冷笑說：「就算滕山也死了！證人消滅，起碼這陰謀還未成功。因爲張建的孩子還活着。」

張寡婦不斷地流淚，說：「我當初說過，只要張建有一子半女，都可以繼承我的財產。但是，我的遺產絕不讓一個不知父親是誰的孩子來繼承。」

「夫人的安排絕透了！當初就是妳教唆雷光，再由雷光建議張建夫婦『借種』的。」

「我絕不反對『借種』。」張寡婦怒聲說：「如果是單純的『借種』又有何不可？據說原定『播種者』是一個身體健壯，人品極佳而又重情感的年輕人。那就是李志洪，但是，却又被雷克明換了『種子』，我一生從不記仇，却因爲雷光導演這陰謀醜劇，破壞了我的淸譽，害死了我的小叔夫婦及侄子。我絕不承認雷光孽子的骨血能繼承張建的遺產，我有這權力否定他的資格。」

「也許，夫人，因爲張建的遺囑上曾有一條註明，設若他們夫妻先歿，也無子女，繼承人卽是妳或由妳另指定繼承人。」喬治說：「金燕子小姐未死之前，也猜出妳的遺囑上會有類似的條欵。那就是如果妳先歿，張建夫婦爲繼承人。」

張寡婦說：「不錯。我沒有理由讓別人來繼承。」

「那不過是一個美餌罷了！也正因爲張建被這美餌誘惑，才接受雷光的『借種』暗示。」喬治說：「但金燕子小姐說過，雷克明的『換種』破壞了你們整個計劃系統，不得不提早殺死一些有關的人物，如巫師、朱偉等人。」

「喬治，你要爲這些話負嚴重後果責任。天哪！我就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淸了！我不能活了啊……。」

張寡婦在大哭，喬治報以冷笑。

喬治除了冷笑，似也沒有更好的辦法，金燕子死了，而又沒有張寡婦犯罪的直接證人。

他以爲張寡婦嚷着要死，就像作母親的嚷着「警察來了」嚇唬孩子一樣。

「夫人，最低限度，豆腐店是你開的吧？」

「我投資開豆腐店又有罪啦？」

喬活冷笑說：「豆腐車嵌住了金小姐的車子，使她的車子失去了動力，然後推到絕崖之下。」

「那是車禍。」張寡婦指着喬治的鼻尖厲聲說：「你爲甚麼不說句公正的話？豆腐車不也翻下絕崖了嗎，車上的人有一個生還的嗎？噢！金小姐的命大，豆腐店的伙記就連狗命也不如了！」

喬治一頭火，但提不出證據，只有聽她咆吼。這工夫她的表哥來了：「表妹！妳怎可以對喬治警長這種態度呢？雷光的爲人太陰險，他設計的奪產計劃也太絕毒，而最後不外乎讓妳來頂黑鍋，只可惜他

早死了一步，局外人不去研究雷光，難免對妳不諒解。這也是因爲滕山是妳身邊的人而被雷光收買之故……」

「請問這位貴姓？」

「雲天虹。」她的表哥遞過一張名片，說：「我是從菲島趕來的，也是因爲風傳表妹被捲入這件奪產案之中。」

喬治和雲天虹握握手，說：「雲先生在菲島作何工作？」

「窮攷古家。」雲天虹說：「此間一家大學，聘請本人來此講學兩週，正好順便來看看表妹。」

喬治看了他的護照，也問了那家大學名稱，不久辭出，但派部下監視張寡婦和她的表哥雲天虹。

喬治首先訪問了那家大學的校長，果然有雲天虹應聘講學兩週的事，而且還給喬治看過照片。正是那位耶穌型的攷古學家——張寡婦的表哥。

喬治在這一天半夜之中，體重掉了三公斤。

金燕子等人的遺體，開放准許瞻仰，雲天虹還去憑弔過，抹着眼淚走了。

但是，就在雲天虹尚未返回張寡婦宅中，喬治的部下來報告：張寡婦上吊自殺了。

「這可能嗎？」喬治驚愕地問自己。張寡婦明明是主謀人，如今詭謀行將完成，她爲甚麼要自殺？

另一個疑問是：會不會是他殺？

這疑問得不到答案。因爲在目前，幾乎沒有殺她的人了。況且喬治的得力部下曾嚴密監視着她。

喬治趕到張宅，張寡婦已被放下來，但頸上仍有吊痕。

據喬治的部下說：「張寡婦一直在哭，僅僅離開監視者視綫約五六分鐘，她就上了吊。」

又留下遺書三封，一封信給她的律師，一封給警方，一封給她的表哥。

給警方的遺書上，痛指警方辦案不力，欺壓孤寡。同時堅決指出，她的遺產（包括張建的遺產）絕不讓一個雜種繼承。她表示恨雷光入骨。她相信法律會給她保障。

關於這件事，權威人士表示，由於孩子是雷克明「換種」生下的，而雷克明的父親又是罪案的主使人，張寡婦的立場能站穩。

簡言之。那個「幸運」的嬰兒，似乎非入孤兒院不可了。

給雲天虹那封遺書很簡單，似有哀求語氣，似乎唯恐一位過慣了淸高生活的攷古學家不願接受這份遺產，所以字裏行間充滿了摯情。

律師那一封也很簡單，請作證把遺產交她的表哥繼承，而她表哥必能有效運用這些錢，做些有益人羣的事。

「飯桶！你們都是飯桶！」喬治近日來一直未能安眠，眼球都紅了。怒斥部下未能盡量監視及保護之責。

雲天虹的身份是超然的。第一，他是知名的攷古學家，尤其在東方。其次，張寡婦上吊時，他去憑弔金燕子，有警方守護人員作證。

雲天虹不停地用手帕按眼淚。喬治說：「雲教授對令表妹的行爲有何看法？」

「罪過！虧她還是教友，居然走上這條路。」雲天虹說：「活着，比死去更有機會洗淸不白之寃。」

喬治說：「關於遺產問題，教授是否接受？」

「我得愼重攷慮。」雲天虹說：「假如她還有可靠的親人，我絕不接受。」

「爲甚麼？」

「金錢是一切煩惱之源，在一個攷古學家眼目中。自人類懂得以金錢交換貨物開始，煩惱就倍增了。」雲天虹說：「本人一生不積財，更不善理財，這是一件惱人的事。」

金燕子等人的遺體收起，這是他們出事的一天一夜之後，喬治在擬全案的報告書，他覺得這案子難以交待。但張寡婦和滕山也死了。此案是非結不可了。

但是，在張寡婦死去的第二天，警方決定重檢，以決定張寡婦之眞正死因，甚至於要解剖。

然而，雲天虹反對解剖。站在攷古學家的立場，他說人死之後，她的骨骼是一件藝術品，應保持其完整，再說，也沒有必要解剖。

她是吊死的。有目共睹，也無中毒之反應。所以雲天虹的「藝術品」讜論受到重視。

尤其是本市十餘萬寡婦紛紛投書各大報章聲援。輿論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力量。張寡婦得以保全遺體。

× ×

雲天虹裝殮了張寡婦，而且在隣人及警方的監視之下。雲教授把她生前的金飾全部放入棺內。

棺內珠光寶氣，令人欽羨。而雲教授的光明磊落，也博得一致好評。

更值得讚許的是，他仗義執言，把張建全部財產的五分之一，留給孤兒作爲扶養費，及教育費。其餘的全部拍賣。包括雷光的醫院。因爲根據張寡婦原有的遺囑上記載，雷光的醫院也全是張寡婦所投資的。

也正因爲張寡婦對雷光不錯，而雷光竟利用她及出賣她，更博得人們的同情。張寡婦終於洗掉了淸白，一切罪惡全由雷光一人承當。

所以雲教授雖無意承襲這三筆巨額遺產，但結果還是由他繼承了。也正因爲此案已結，都知道張寡婦賣與張建的大宅並未鬧鬼，而且拍賣價格頗低，很快地出手了。

這天是張寡婦殯葬之日，雲教授穿了一身黑衣，神色悲傷。下午三時入土，大約五時墓已做好了。

雲教授鬆了口氣，到此爲止，就像他完成了一件甲骨文的全部攷據工作一樣。他準備離去。至於某大學的講學，基於心情不佳以及身體狀況不甚良好之理由回絕了。

這天晚上，在一個接近墓地的民宅中，却是燈火輝煌。

這裏有警方的高級人員，包括喬治及其上司。有各報的記者、律師，以及寡婦聯誼會的總幹事等，不下三十餘人。個個神色茫然。

另外，有一具棺木，停放在大廳中。

多麼不調和的場面？但是，在這些人當中，只有喬治一人面色開朗，甚至於眉飛色舞。因爲這次見證會是他召集的。

「喬治，」他的上司說：「人已到齊，你有甚麼花樣，也該露一手了！」他指指棺木，說：「中國人很重視所謂風水，葬了的人再掘出來，要是沒有把握，這責任可就大了。」顯然喬治的上司對他已失去了信心。

喬治站起來說：「各位，我們有時讚美人類爲萬物之靈，但有時又懷疑某些特殊人物的智慧……」

「嗨！」喬治的上司十分不耐地：「有話直說了吧！大家都在等待欣賞你的魔術呢！」

喬治說：「就以金燕子小姐來說，人人知道，她的車子被撞下三十餘公尺的絕崖，落入海中而死亡。可是她非但未死，還平反了一件凶險、陰毒的罪案……。」

在場諸人神爲之奪，就連他的上司，也不再以爲他是譁衆取寵，大出風頭了。他驚愕而激動地說：「喬治，你是說金燕子小姐還在？」

喬治拍拍手說：「金小姐，請出來見見這些貴賓吧……」

在掌聲中，以金燕子爲首，後面是岳敏，唐潔和滕山英次，魚貫地走出來。

金燕子容光煥發，美艷如昔，其餘諸人都有外傷，尤以滕山和岳敏爲重。鼻子和眼睛浮腫未消。

「各位，現在該由我現身說法了！」金燕子說：「但希望記者先生們提出問題，我擇要答覆，因爲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就請小姐說說這次大難不死的原因吧！」

金燕子說：「也許應該說是死而復活的原因呢！」

記者說：「是的，這太戲劇化了！」

「首先我們該談談雷光所發明的一種奇特的痲醉藥，那是一種天才的產物。」

「莫非服了之後可以假死？」

「是的，按服量多寡，而定假死之時間，在他的術語上，稱之爲『定時大休克』。」金燕子說：「但在兩種情況之下不能復甦。第一是腦震盪而出血，其次是內臟重傷大出血。」

記者說：「小姐怎能信任那藥物？萬一不靈，豈不誤事了？」

「關于這一點，我也不敢說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是，如果沒有十分之七八的把握，我也不會用它。」金燕子慨然說：「只是在那種情況之下，不信任那藥物又如何呢？人在必須冒險時，是應該一試的。」她說了當時絕望的情形，諸人連連驚嘆。

喬治說：「我總以爲金小姐危急無法脫身時，與我連絡的語音太平靜了，我在那時候是辦不到的。」

金燕子說：「我信賴那『定時大休克』藥，也是有原因的，因爲有人用過它，而且十分靈效。當然，在那情況之下，儘管車內有最新避震設備，誰也不敢保證不受嚴重之創傷。所以仍有百分之十的機會，操在命運之神手中。」

記者問道：「金小姐，是誰用過這種藥？」

「當然是發明人雷光，以及張寡婦二人了。」她看看表，說：「時間差不多了！喬治先生，請協助打開棺蓋。」

三分鐘後，上好的棺蓋打開。衆人紛紛圍攏來。有些胆小的女人最初不敢看，見別人連連稱奇，也走近來。

張寡婦平臥棺內，面色栩栩如生，珠光寶氣，身上還有一張祭文。

祭文本是活人爲弔祭死者，在公祭時唸的，但雲教授放在她的肚子上。

這篇祭文文情並茂，哀惋動人。在最後的「伏維尙饗」之前，寫的是過去的愛情，以及不得不讓她長眠地下的原因。且乞求張寡婦原諒他。

記者在拍照，律師在讀祭文，認爲這位攷古學家的妙筆相當有一套。

「原來張夫人被騙了！」張寡婦的法律顧問說：「這位夫人就已經够厲害的了！想不到還有比她更刁滑陰毒的人。」

這工夫張寡婦的手指及眼皮在微動着，有幾個女人失聲驚叫。

穿着壽衣的人在棺內蠕動着，畢竟是嚇人的。

喬治的上司連連搖頭嘆息，他的感受是可以想像的：如果金燕子不主動偵察此案，就算設計人曾有疏忽（雷克明的「換種」，節外生枝），警方也是絕對無法破案的。

「張夫人……張夫人……」唐潔呼喚着。

張寡婦雙目由瞇着而逐漸張開，先是一陣錯愕，繼而掙扎着要坐起來，金燕子伸手拉她坐起。

死而復活是一件值得驚喜的事，但張寡婦臉上沒有這份喜悅，她的心情，金燕子完全瞭解。

記者們又在爭着拍照。

「我……我是怎麼回事？」張寡婦泣然說：「記得我一時悲忿……曾經懸樑自盡了！」

「是的，夫人。」金燕子說：「妳還應該記得一些別的事吧？」

「是的，那是雷光害我，我蒙了不白之寃……。」

「這還不够吧？」金燕子說：「最重要的妳沒有說出來，本來現在站在棺前的應該是雷光，但他改變了主意，道理是很簡單，他一人獨得，總比兩個人平分好些吧？」

「金小姐，妳……妳說甚麼？」

「張夫人，這齣戲卽將結束了，時間有限。不必再添加台詞了！」金燕子冷冷說：「難道妳不信被出賣了嗎？設若我們沒有發現雷光發明的藥，以及他的假死，我們四人固然活不成，那妳也完了。不是我們及時把妳弄出來，妳以爲妳的表哥會守信按時破土救妳嗎？」

「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張寡婦到此已計窮，這時與滕山的目光一接，凜然垂下頭去。因爲滕山目紅似火，像一頭醜陋的鱷魚。

「賤女人，爛女人！妳……妳爲甚麼要欺騙我？爲甚麼？」滕山撲近要抓張寡婦，被唐潔揪住，他吼着說：「我爲妳終

生未娶，也為妳弄光了百萬家財，我一直認為妳是一個重情感的人，所以甘為奴役，可是——」又要去抓，被唐潔拉開。

金燕子說：「夫人，現在妳仍要浪費時間嗎？」

張寡婦坐在棺中發怔，岳敏大聲說：「妳是不是還以為那位攷古專家的表哥仍然愛妳？」

「如果不是我們洞燭其奸，早有安排，試問夫人此刻醒來，在漆黑的棺木中呼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那是甚麼滋味呢？」金燕子說：「我們知道，在表面看來，是妳扯着一根主綫，指示那些傀儡，現在已證明，那位攷古專家才是眞正的主謀，妳也被他利用了。」

張寡婦雙手抱胸，看看這上料的棺木。是的，遲開數十分鐘，她就完了。而她居然如此地深信那個魔鬼，就像滕山深深相信她是完全一樣的。

她的自尊被撕得粉碎，終於捂着臉悲呼着：「他是魔鬼，我也是……金小姐，你們何必救我？何不讓我死掉算了！」

「夫人，要報此仇，還不算晚。現在我們走吧！」金燕子黯然說：「夫人，更可悲的是，一位眞正的攷古專家也遭了池魚之殃。」她帶着衆人進入內間，一位耶穌型的老人僵臥在內間床上。

「這才是眞正的雲天虹教授。」金燕子說：「那魔鬼眞是無孔不入，居然臨時弄死了雲教授，冒充了他。」

對于這些意外的發現，喬治的上司很不諒解喬治。所以金燕子代為解釋，說：「這不能怪喬治警長，是我叫他暫時勿透露的。因為我們遭遇到一個空前難纏的敵人。」

看看表，金燕子說：「距開船的時間還有一小時，咱們可以行動了！」

為了使記者們徹底瞭解案情，留下幾個警員，全體行動，經過化裝逕奔碼頭。

現在，一艘大客輪泊在港內，已鳴了第一次催客笛。

在頭等客艙內，雲教授端着一杯紅色醇醪，自小窗內望着岸上的夜景。

他呷着酒展開了勝利的微笑。

巨產的獲得，似仍不是他娛心的主因，能把張寡婦玩于股掌之上，才是一項空前的傑作。

他不必担心會出岔子，因為估計張寡婦服下的藥量，早在半小時之前就醒過來了。

在棺內醒來，和沒有醒來一樣，「嘖嘖」！他喟然地在胸前劃個「十」字。喃喃地：「張寡婦，妳死得也不屈，在妳生前，為我的才華而傾倒，我給了妳肉體方面的滿足，至于愛，我是不會輕易付出的，船一開，另一個年輕的，美貌的小妞，已經在我的懷抱中了……。」

房門上有人輕敲着。

「誰？」

「是我，你的黛玲……。」聲音軟軟地。

開了門，擁她入懷。他體會到，老豆腐的營養價值先不談，在感受上，還是嫩豆腐可口。

「奇怪，我總是心驚肉跳，忐忑不安。」她伏在他的懷中，撒嬌地說：「會不會出事？」

「出甚麼事？」他笑笑：「聰明人會製造機會。有福的人會迎接機會。黛玲，妳以為我是聰明人還是有福的人？」

「聰明加上有福。」她「吃吃」笑着說。

「對，張寡婦很聰明、但已證明她還不够，至於福氣嘛！俗語說：運氣來了，城牆擋不住，哈——」

才笑了一半，外面叫門，黛玲急忙掙開，說：「誰呀？」

「茶房。」

開了房門，黛玲倒吸一口冷氣往後退着：「鬼……她一定是鬼……。」

攷古學家可不信甚麼鬼，但是，如果說門外的張寡婦不是鬼，那要有充分的理由才成。

張寡婦先是一臉狠色，但馬上就狂笑起來。

現在輪到那位最聰明的人莫測高深了。他到底是聰明人抑是有福的人呢？

「妳……」攷古專家皺起眉頭，在這一刹，他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局面。甚至於很怕這種笑聲。

張寡婦一直笑出了淚水，才望着二人說：「雷大表哥，是不是因為我的突如其來，使你的未來夫人受驚了？」

雷光當機立斷，低聲說：「妳是怎麼出來的？」

「當然是自己出來的。因為我並不比任何人傻，預定服用藥物的數量，我減少了一顆，提早醒來……。」

「這不可能吧？」雷光說：「難道沒有人看守？」

「也許是幸運，恰巧那一會沒有人看守，棺蓋未蓋牢，我出來後，你就殮葬了我。」

雷光不信，但目前這個並不重要，他說：「眞的沒有任何人知道嗎？」

張寡婦冷冷地說：「如果知道，我會隻身上船嗎？」

「如此說來，妳也買了船票，成為此船的客人了？」

「當然。」

「這是一次出乎意料之外的變化。」雷光說道：「過去的不談，妳願意接受三位一體的隱居生活嗎？須知道妳也是主謀人之一啊！」

張寡婦再次大笑着，是嘲笑自己抑是嘲弄對方？實在弄不清楚。却是有生第一次體會到自己的可憐。

雷光面色變化不定。要不是在船上，他會馬上下手的。

「雷光，你想想看，我們這個計劃的敗筆在那裏？」

「敗筆？」雷光知道不妙，正要挾持張寡婦，但張寡婦已有準備，疾退兩步，開了房門。

金燕子站在門外。

張寡婦退到門外，又大笑着。

雷光「嘿嘿」冷笑說：「金燕子，妳終於證明了一件事。」

「甚麼事？」

「妳比別人聰明。」

「並不盡然。」她說：「你的智慧絕對不低，只是你太會賣弄，就像一個花腔

歌女一樣，把曲子唱走了調子。」

「嘿……」雷光說：「妳何時獲得了我的新藥？」

「就是上次你被滕山劈死之後，而徐通又刼走了你的屍體。事後推測是你自己醒來後走的。」金燕子說：「早在那時之前，我就知道你是個重要角色，所以搜索你的診所，十分徹底。」

雷光攤攤手，說：「在妳看來，我們的計劃的破綻在那裏？」

「破綻太多，也可以說浪費人力，節奏不够明快。」金燕子說：「比喻，利用巫師，朱偉，以及使花廳中鬧鬼，根本就是多餘。如果一開始就利用張建夫婦之貪念『借種』，實行反奪產，那就經濟多了。既然弄了一些『播種者』，經營『種子交易所』，就不該奪產，而『借種』之兩造，本來絕對應該避免見面，你却在重賞之下讓孫媚看到了李志洪。這是敗筆中的敗筆。更糟的是，他們二人又在張建的安排下重逢。」

「那是我安排的。」雷光說：「以便讓張建抓住妻子的把柄，把她逼死。」

「總而言之。你不是一個最佳的設計家。」金燕子說：「也應該說，這是冥冥中主宰的安排。滕山弄昏了鄭振東及朱偉，也萬沒料到他們醒來又說了幾句話才死去。」

雷光仍端着酒，殷紅似血，只是現在和前一刹的感受不同了。如果不反對解剖張寡婦也許還會好點，當時他怕解剖出藥物。

「雷光，在這案件中，你有許多獨特風格的創見。」金燕子說：「像小黑炭玩排球，硬要我表演一下二排中的殺球，炸死瓦礫場上的張建，這一手可謂神來之筆，設計之巧，配合之細密，就像十段圍棋高手把下幾步棋看得清清楚楚一樣。」

雷光望着黛玲，就像望着一板嫩豆腐一樣。

黛玲突然大叫一聲，捂着肚子，面孔扭曲地指着雷光說道：「你……你在酒裏……放了甚麼東西？你……你這個……」

唐潔竄進，去扶黛玲，雷光竄向門口，像一頭負隅的困獸，發出低吼聲。

在這一刹，攷古學家的儼然風度也不知那裏去了？

但金燕子以綿密的拳腿之網，硬把他逼了回去。

但在外面監視的岳敏和金鷗子，却被另外兩個青年人狙襲，打倒在地。

岳敏吼着躍起，撲向其中一個，另一個被滕山纏住，他們都像雷光一樣，背水一戰，狂攻不守。

金鷗子一連被踢倒兩次，但另一個也被岳敏的凌厲攻擊，打得東倒西歪，有如血頭公鷄。

當金鷗子被另一個揪住，舉起來要丢往海中時，喬治和兩個部下撲上。

一個楞小子一時情急，頭前脚後射出，頭部正中那匪徒的小腹。身子倒退，鬆了金鷗子，而金子身手也不含乎，翻個身站住。

這匪徒終被喬治制服。另一個被岳敏連續的「撇踢」踩昏。

而一等艙內也幹上了：唐潔去扶黛玲，差點被她的七首戳中，立即動上手。黛玲的肚子痛是假的。

金燕子把雷光逼回艙內，也跟着撲了進來。

張寡婦站在一邊旁觀，她流着淚。

過去她的哭都是假的，只有這一刻是眞的，她一直在愛雷光，像李志洪愛孫媚一樣。

所以一切的計劃皆由雷光設計。

她是有學識的人，豈不知為惡多端會有覆亡的結局。

但強烈的愛統治了她，她對雷光的迷信，遠超過對某宗教的信仰。

現在，雷光在金燕子的絕頂輕功之下，簡直就是一頭走投無路的野獸。

她恨他的無情，也不能忘記他的「賜予」，儘管現已證明他過去的「賜予」只是一種賄賂。

但是，她付出的是眞的，正如滕山付出的一樣。

眼看着她心目中的白馬王子被連連擊中，猶作殊死的反抗，她悲呼着：「雷光……認了吧！這是必然的後果……。」

雷光仍至死不悟，甚至恨透了張寡婦，她沒有死在棺中，雷光認為是她背叛了他。

閃電似的腿部掃擊，連連擊中雷光，但倒下再爬起來。

他森厲地磨切牙齒，好像未能帶着巨欵和黛玲逍遙法外，在場中人都對不起他似的。

黛玲早已被唐潔擊昏，和外面被擒的匪徒一樣，為了提防他們用手銬自砸頭部自絕，於是都被反背銬起來。

艙外的人很多，除了警方的人之外，還有記者等，他們都在爭着拍照，沒有人插手。

攷古專家，變成像機下爭取的熱門鏡頭。

雷光那不凡的面孔上，皮肉綻開，口鼻中淌着鮮血。

張寡婦捂着臉在悲嘶。

在金燕子的「翦水三抄」之下，連續兩脚踩中一個部位上——腰上。

雷光的身子自壁上彈回，終於攤平在地上。

黛玲醒來，呼叫着雷光的名字，剛才她還說過，他是「聰明加上有福」的人。

艙中靜止下來，只有張寡婦的低泣聲，和為雷光上手銬的聲音。

然後，喬治振臂高呼着：「金小姐萬歲……萬歲……。」他相信記大過一次的事將成為過去。

連記者們也跟着狂呼。

直到第三次的催客汽笛響起，他們才離開了這艘巨輪。

× ×

現在孩子是張家唯一留下來的接棒的人，輿論一致支持，把所有的遺產，除去遺產稅，全由孩子繼承。

世事多變，這孩子又變成一個幸運兒了。

可笑的是，使他降生迎接這幸運的人，居然是不擇手段想弄死他的人。誰敢否定「焉知非福」或「焉知非禍」這兩句古語不具有發人深省的意義呢？（完）

二期完俠情恩仇超穎故事

山東老娘(上)

尋仇投陷阱　仗義險喪生

江南・文
盧令・圖

民國初年，一切都未上軌道，各地軍閥割據，不受中央統制，不聽中央命令。形成全國大大小小的各種混亂。

當時，列强仍以不平等條約待我國，旅順，大連，上海，廣州等大商埠都設有外國人的租界，我國的法律與權力都無法在租界內行使。這就形成不少地痞流氓，利用外國人的租界爲掩護地，對我國進行爲非作歹的惡行。

就以上海爲例吧，那一天，天色晴朗，萬里無雲，正是郊遊的好日子。

但是，在廣濶的天地下，雖然是陽光普照，朗朗乾坤，可是在外國人的租界內，情况便不相同了。

就是在晴朗的日子，法國租界內一座破舊的倉庫內，就進行着一宗令人髮指的慘事！

這倉庫接近碼頭，內有不少存倉貨物，門是關上的，却有許多人。

到底倉庫內有多少人，恐怕在倉庫內的人也不甚了然。

關上了門的倉庫是黑暗的。和外邊陽光普照是兩個不同的天地。

一位赤手空拳的少女，正以滿臉怒容，烱烱目光注視着周圍困在她四周敵人。

少女只有一個，長得很健美，衣着十分樸素。圍在她四周的是口不擇言的爛崽，從他們的舉措，聽他們的談吐，就知他們不是好東西了。

這一羣人都手執斧頭，目露兇光，作出噬人之態。

十多個人圍住一個少女，更多的人守外圍！地下已經躺着好些死者和傷者。死的一動不動，傷的爬行呻吟。

好一幅可怖的慘景，如果技術好，繪成畫圖，必然十分感人。

這少女不是無名之輩，她叫馬素貞，來自山東。曾經一度名聲大噪，威懾上海黃埔灘頭的馬永貞，就是她的哥哥。她的哥哥死在斧頭黨手中，她到上海來是找斧頭黨算帳，要替死去的哥哥報仇，雪恨。

馬素貞是一位有胆有色的女子，她敢於一個人由山東跑到上海去找斧頭黨，足見她的胆色，可惜，她到底年輕，算有遺策，自視太高，把自己估計得太高，又低估了對方的實力，因此，她單人匹馬到上海爲兄報仇志雖可嘉，鹵莽也不可原諒。

她此時已經後悔了。她不是怕！她什麼也不怕，她是不怕死的，她已抱了必死決心，估計到此行可能遇到的各類各樣的危險了。

但是她後悔了。現實使她清醒過來，現實使她認識到自己個人的渺小。

被誘進這個舊倉庫之前，她已經毙傷了好幾個斧頭黨的人，她是追殺斧頭黨的人才進入這倉庫的。她入門之後，門關上了，她還冷笑，豪氣地說：「好呀，這就更好，叫你一個也逃不了！」她已估計到對方有埋伏，不僅是她追趕的那幾個敵人了。

但是，當敵人逐漸現身之後，她就知道上當，知道不好了。她暗中一數，一重又一重的人牆，少算也有五七十人，她憑一個人之力，如何對付得了這許多人？如何消滅得這許多人？

馬素貞想到逃生，但太遲了，她無法逃得出去，因爲她四圍盡是敵人，一重又一重的敵人，如何肯網開一面讓她離去？

她知道逃不了，就把心一橫，站定下來，决心跟對方一拚，拚個明白。

「這小姐長得眞美，身裁又好，殺了她，太可惜了！如果能娶得她做老婆，我寧可少活十年！」一個斧頭黨的人說。

「你想娶她做老婆？想壞你個肺啦，我呀，可沒你這麼貪心！只要能跟她睡一覺，樂一樂，我就甘願少活十年了！」另一個說。

「你看她長得多俏，就是現在吧，明是怒容滿面了，一樣是可愛的！」又一個說！

「她呀，眞是比天仙更美……」

「你見過天仙？你怎知道她比天仙更美？胡說！」

「你才胡說，他們都願爲她短十年命了，你聽誰說過願爲天仙短十年命的？沒有吧？」

「我說呀，只要在她的臉蛋兒親一下，在她的酥胸上捫一把，或者在她的屁股上抓一把，我都願少活五年！如果能跟她樂上一樂，哈哈，就是樂死了，我也甘心，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倒看不出你這麼風流！」

各人在哄笑中，突然聽得馬素貞吐出兩個字：「下流！」

各人笑聲頓止，怒目相向。馬素貞冷然說：「想死的就動手吧！你，先叫你了却心願！」她指着曾侮辱過他的作勢欲打，那人後退，她背後的人則衝前牽制。但他們上當了，她只是作狀，並未眞個撲前，一個縱身，反而廻撲背後的敵人。背後的敵人正在衝前進攻，一時後退不及，只好掄斧相向，朝她身上砍去。

馬素貞是有備而攻的，自然不會給對方砍倒，她身子靈活，一閃便拍出一掌，把當前的一柄斧頭拍斜，側身疾退，陡然搗出一拳，立卽有人厲聲慘叫，向後便倒，臉上也開了花。她一個轉身，雙手齊發，向左右一抓，便把身邊的兩個敵人拋出幾步，一個跌在米包上，另一個撞在木箱裏，給撞傷了額角，血流披面，狀極難看，比死更可怖。

不過，戰鬥並不因此結束，仍在發展，馬素貞雖然越戰越勇，對方却越打越人多，實則以衆凌寡，採取蟻多咬死象的人海政策，橫豎出手的是黨徒，是嘍囉，多死幾個和少死幾個都與頭兒沒有直接關係，只要能抓住馬素貞，免除後患就行了，

死多死少算得什麼？黨徒嘛，就算死光了，再找也不難！斧頭黨的頭兒有此打算，所以對屬下黨衆並不愛惜。

馬素貞的武功得自家傳，從小就跟哥哥馬永貞在一起練，除了氣力比不上哥哥之外，不論輕功也好，乖巧也好，較之哥哥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養成她目空一切，胆色過人的原因，也是促使她到上海替哥哥報仇的原因。

斧頭黨曾經殺害馬永貞，雖然賠上了不少人命，到底是把馬永貞殺了，有過殺馬永貞的經驗，對馬家這一派的武藝，多少看出一點門路，因此，這次對付馬素貞是容易許多了。

惡鬥中，馬素貞突然心頭一顫，猛然記起，這個倉庫，可能就是斧頭黨殺害她哥哥的地方，假如她能在這地方替哥哥報得了仇，當然是最好，要是自己不幸死在這倉庫，今後靠誰替她兄妹報仇？如果就此了事，豈不便宜了斧頭黨？她如此一想便後悔自己太過孟浪，太不自量力了。

這一場惡鬥，已經打了許久，却仍未有結束，馬素貞越戰越勇，她是準備豁出性命不要了。

負責指揮這次打鬥的斧頭黨人是李阿六。他遵照命令主持這場戰事，內心是相當恐懼的。當日殺害馬永貞他也在場，馬永貞在垂死前的瘋狂反擊，簡直比瘋虎更狂猛，更可怕，那一次，李阿六曾受過傷，幸得不死，但死裏逃生的情景仍記心頭，一想起來就心寒了。

馬永貞是那樣，馬素貞又如何？他不能不胆怯，不過，他也有安全感，因爲這一次與上一次到底是不同了。上一次，他要赤膊上陣，揮斧搏鬥，這一趟，他是主持者，是指揮人，可以站得遠遠的，高高的看，由別人出手，他祗是發號施令，自然是比較赤膊上陣安全得多了。

馬素貞已經先後斃傷了二三十人了，打得雖然依然十分勇猛，但亦顯出了疲態，靈活大不如前了。

李阿六看看時機已至，便高聲叫道：「大家注意，大家注意，要活的，只可傷她，不能殺她！」

「爲什麼？她殺了我們這許多人！」

「殺了她替死者報仇！」

「對！殺了她替死者報仇！」

「殺了她，是免了後患！」

「對！殺了她！」

「殺死她！」

「殺死她！」

馬素貞斃傷的人實在太多了，引起對方悲憤，口口聲聲要殺死她。

貨倉內一片喊殺聲，加上慘叫聲，實在不忍聞，李阿六見此情形，生怕自己的威信不够，忙找出靠山，大聲喝道：「別吵，這是大哥的命令，誰不服氣，找大哥說去！」

各人果然一窒，但很快就有人說：「大哥說的也一樣，只許她殺我們，不許我們殺她，那有這種道理！我們的命不値錢，也得要報仇！兄弟們，上啊，砍啊！斧頭有口無眼，誰能保証不砍死人！馬永貞也這樣砍死了，何況一個臭丫頭！」

「對呀，上呀！砍呀！」

「上呀，砍呀！」

十來柄利斧在揮舞，十多個人在撲向馬素貞，他們都在拚命了！

「慢着，等我來，要活的！」李阿六控制不住大家的情緒，自己出手了。他一面揮動利斧，一面說：「她可能還有餘黨，要活口，查出來好一網打盡，不要傷她性命！」

李阿六的武功果然和那些黨徒不同。他出手重而攻勢緊，一斧連接一斧，直向馬素貞迫去，馬素貞幾次反擊，都力不從心，反而左臂中了一下，雖未折骨，也傷得不太輕。她中招之後，不退而進，逕向李阿六衝過去，迎面吐拳，敞開胸膛，一點也不理會。李阿六本來一斧已經劈出的，見此情形，知她志在求速死，更圖個兩敗俱亡，自然不肯賠上一命，在最後時刻，猝然撤招斜閃，以左肩挨了一掌，亦痛澈五內，忍不住大叫。

李阿六想，在這時刻她仍有這份功力，假如她一開始就打中他這一掌，縱不折骨，也會皮開肉綻了，對她的功力暗地稱讚。

在此同時，馬素貞已經被人使出掃堂腿，絆跌在地了。李阿六見到，急急又叫：「記住，要活的！」聲到人到，回身反撲，把馬素貞擒住，馬素貞掙扎不脫，反而給人在臉上，身上亂掐亂抓，佔了不少便宜。

馬素貞被捉了，雙手給綑在背後，胸脯顯得更加突出，身裁也顯得更加健美了。押着他的幾位斧頭黨黨徒沿途都用言語去侮辱她，她使又氣又恨，但除了利用痰涎唾吐之外，再無別法可施。

不過，她是倔強的，絕不求饒。而且，她在想着另一個念頭，如何才可以脫出敵人掌握，找機會再報仇？

馬素貞被帶進一個地方，囚在裏面，她就這樣地思索。但她的思維受到驚擾，她給囚房粗鄙下流的笑聲與說話所驚擾，無法再好好思索下去。

後來，她給帶到另一個地方，那是佈置得非常庸俗，打掃得却頗爲清潔的地方，她想，這是什麼人的客廳吧？

突然從耳門中閃出一個人來。他不是別人，正是李阿六，仇人見面，分外眼紅，馬素貞一見到他便怒氣上沖，脫口大罵：「你們這一羣流氓，你們都不是人！」

「拍」的聲响自馬素貞的俏臉，李阿六的聲音跟住傳出：「臭婊子，你以爲你是個英雄，可以隨便罵人！」

「我罵你又怎樣？你根本就不配做人！你是禽獸！是禽獸！」

「你再罵，看我敢不敢宰了你！」

馬素貞反唇相稽：「有種你就試試看！你這禽獸！禽獸！」

李阿六眞給氣瘋了，兩眼一睜，兇光暴露，好不怕人。但馬素貞一點也不怕，藐視地翹一下嘴唇，低「哼」一聲，似乎有意在李阿六的怒火上加一點油。

李阿六眞難忍啊！他頸項的青筋清晰地浮現了，手指也發抖了，看來他是眞要出手殺人了！

但是，正在此際，隔壁有個聲音傳出：「阿六，不准動手！」

這聲音並不大，却具有無上威力，兇狠如阿六者，亦聞聲肅立，不敢稍抗，此

人身份當在阿六之上無疑。

「她怎麼了！還問不出來？」一個中年人走出來。

「沒有，她什麼也不肯說！」

「你眞沒用，連一個女娃子也對付不了，怎能做得大事！」

「她不說有什麼辦法？我又不能宰了她！」

「你宰了她又怎樣？宰了她更問不出話啦！」

「你有辦法，你自己問問看！你問得出來，算你有本事！」

「好！你看我的！」中年漢子丟開阿李，面向馬素貞，對她說：「馬素貞，你要知道，手指再强，也拗不過胳膊，連你哥哥也逃不出我們掌心，你算得什麼？識相的就快說個明白，免得皮肉受苦。落到我們手中，你是强不起來的了，還是乖乖地回答我的問題吧！」

「你要我回答什麼？」

「很簡單，我問一句，你答一句！就這樣了！」

「你問吧！」

馬素貞居然不罵人，肯回答問題了，這怎能不叫李阿六又驚奇又氣憤？他問了半天，她除了罵就是一言不發，從未如此文靜的回答過半句，現在，竟然在保鏢三言兩語之下便整個人都軟化了，難怪他氣惱的。

這位中年漢子原來是個保鏢。他的身份也比李阿六高，可以任意支使與嘲諷李阿六，他要保衞的人更不用說是比李阿六高出幾級了。

保鏢問馬素貞：「你是馬素貞？馬永貞的妹妹？」

「你既然知道了，還問什麼？眞是多餘！」

「你是和誰一起來的？受什麼人指使！」保鏢問。

「我自己一個人來，沒有人指使！」

「我知道，是薄刀黨的人指使你的，是不是？」

「你既然知道了，還問我幹什麼！」

「你是承認啦！」

「我沒這麼說過！」

「你不承認？」

「我沒這麼說過！」

「你不承認，又不否認，算什麼？」

「你自己知道，何必問我？」

「我自己知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剛才不是說，你知道我受薄刀黨的人指使的？」

「我是這麼說過！」

「那你還說什麼？你自己說過你知道，還問我是什麼意思，不是胡鬧？」

「嗯，你……」

「我什麼？我根本沒聽過薄刀黨這名稱，我更不認識薄刀黨的人！」

「好呀，臭娃兒，你敢作耍我！你不是自己找死！」

「那是你自己說的，怎能怪我？你不說，我還不知道這兒有薄刀黨呢！」

「哈哈！我以爲你眞有什麼好辦法，原來是扮猴子，耍猴子戲！」

「要你媽的——」回頭一掌摑在李阿六的臉上。

李阿六不虞有此，未作準備，廻避不及，被打得半邊臉成豬肝色，連退三步，撫着臉，罵道：「你怎麼打我，你自己蠢材，給人作猴子耍，怎麼怪我！」

「我打你又怎樣？他媽的，你是什麼東西，也配調侃我？」

「你又是什麼東西？你……」

「蠢材！都是蠢材！」不知什麼時候廳中多了個人，穿着得相當整齊，也長得相當威武。保鏢與李阿六挨了罵之後，還對他打躬行禮，他却大剌剌的毫不理會，看了三個人一眼，再說：「這算什麼呢？邀寵還是獻醜？在一個外人面前吵吵鬧鬧，居然還動手，算什麼？哼！」

李阿六與保鏢兩個都不出聲，垂手受訓。

馬素貞在冷笑，欣賞着這精彩的一幕，並估料着未來的發展！

這一位敢於喝罵李阿六與保鏢做蠢材的男子，就是斧頭黨的首領陸阿榮。

陸阿榮走近馬素貞身邊，朝她陰陰地一笑，說：「你現在知道我斧頭黨的厲害啦！」

「哼！」馬素貞狠狠地瞪他一眼，沒有說話！

「你說呀，我問你是不是已經知道了斧頭黨的厲害，你怎麼不說！」陸阿榮托起馬素貞的下顎，使她仰面相對。馬素貞「乞吐」一聲，一口痰吐正陸阿榮的臉上，雖說是美人香唾，一樣難受。陸阿榮不是個憐香惜玉之人，一怒之下，已經飛起了脚，把馬素貞踢倒在地，還翻了兩個向背，可見他用力不小。

「媽的！你已落在我手中，還憑什麼這樣狠！說！說！說得清楚，我會饒你一遭，說不明白，哼，我會剝光你的衣服，慢慢再整治你！」

馬素貞想爬起來，兩個保鏢踏實她的雙腿，她的手已經鬆了綑，向後劈出，打倒了兩個保鏢，但另兩個保鏢又上前，把她按在地上。原來陸阿榮的四個保鏢都來了。馬素貞已經受了傷，自然鬥不過陸阿榮的四個保鏢。

陸阿榮已經抹乾淨了臉，看到馬素貞的掙扎，結果仍然躺在地上，得意極了。他發出一陣狂笑，挖苦地說：「臭丫頭，你還能怎樣？哈哈……」

馬素貞恨極了，杏眼圓睜，怒容滿面，一副不怕死的樣子，竟無顧忌地說：「姓陸的，你別以爲在上海灘橫行霸道就能嚇得倒人，你是做夢。別的人且不說，就是我馬素貞你就嚇不倒。告訴你，就是我死了，還是有人找你報仇的！我哥哥死了，有我找你算賬，我死了，一樣有人找你算賬！你的手染滿別人的鮮血，你不會得到好死的！」

馬素貞挨了打，嘴角的血未清，說着話，血又流出來了。她用手背揩着，返手一甩，血水飛濺，却濺不到陸阿榮身上。

陸阿榮嚛嚛地笑，輕鬆地說：「你說得不錯，死在我手裏的人倒是不少，你哥哥是其中之一！你要替你哥哥報仇，別的人也替他們的父母兄弟報仇，可惜他們都和你一樣，仇沒有報成，却賠上自己的性命！臭丫頭，你快完了，我就要看你怎樣替你哥哥報仇！」

「姓陸的，你不要開心得太快，山東不止我一個人姓馬，我死了，還是有人來找你算賬的，你躲得了一次，躲不了兩次，終於有一天，你會用你的血，用你的命賠償你欠下的血債！現在，你想怎樣，隨便吧！」

「你別胡說，我已查得清清楚楚，山東雖有很多姓馬的人，但你哥哥只有一個妹妹，還沒有結婚，你也沒有弟弟，我就不相信那些和你沒相干的人肯豁出性命來替你報仇！」

「姓陸的，你倒打聽得仔細，可是你忘了，我還有娘，我娘是不會放過你！」

「你娘？你娘怕不七老八十了？一個老太婆能有多大本事，能嚇得倒我？」

「你怎樣想，是你的事，結果，你都會以命償命！」

「李阿六，你們都聽到了，馬上通令下去，由現在起，多派人馬監視來往車船，凡是來自山東的老婦，不論她是什麼人，通通殺掉！」回頭又對馬素貞說：「謝謝你提醒我！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我要叫你老娘不明不白的死在我的手裏！」

馬素貞聽得心頭暗驚，冷汗暗流。她剛才那麼說，原是要出一口氣，證實自己所說有根有據，不是憑空說謊，沒想到却因此提醒了陸阿榮，使他有所準備，預先派出人馬到車船碼頭去監視，竟圖殺害馬素貞的媽媽。這麼一來，馬素貞反而變成幫助了敵人了。

陸阿榮說了馬素貞幾句之後，向李阿六一招手，道：「你再把這臭丫頭關起來，用小魚釣大魚，假如在車船上沒法把她殺掉，就用這個丫頭誘她上釣，釣這條大魚！」

「什麼大魚？」

「就是山東老娘，這丫頭的媽媽！」

「是！我把她關起來！」

李阿六把馬素貞押走，陸阿榮在她背後說：「阿六，你通知大家時記得提醒他們，毋大虫可能不止一個人來的，千萬不可大意！」

「是！我會通知他們！」

下午，李阿六已經通知了斧頭黨的黨衆，他們也互相傳播着，討論着。

「山東老娘是怎樣一個人呢？斧頭黨的人要對付她，必然是一個好人了。」在日星客棧賣唱的一個少女，徐月姑聽得斧頭黨的人竊竊私語找尋山東老娘的事，心中就不由的想。

徐月姑不知道山東老娘是什麼人，却知道斧頭黨是什麼人。斧頭黨人的橫暴殘忍，令人胆寒，她早就聽得多了，他們的所作所爲，無不令人髮指，就是小如一句話，一個手勢，也是下流低格得叫人反胃。只因他們斧頭黨勢大人多，黨徒多屬亡命之徒，所以善良的人都怕他三分，這麼一來，他們養成氣候，更無法無天了。

徐月姑不但和山東老娘非親非故，並不相識，而且，連她是怎樣一個人也毫不知情，但由於她心地善良，由於她太了解斧頭黨的爲人，認爲被斧頭黨對付的都是好人，所以，她聽到消息之後，便不自禁的替山東老娘担心。

客棧中人來人往，專心聽徐月姑唱歌的雖然有，但不專心的人更多，這已經是見慣，不足爲怪了，她所奇怪的是，這一天，何以斧頭黨的人特別多，穿來插去的似在找尋什麼，是怎麼回事？

徐月姑不明白，但想明白。她分神諦聽別人的談話，聽得有個茶客說：「別多事，他們在找山東老娘，不關我們的事，少管爲妙！」

「他們找山東老娘？爲什麼？」另一個問。

「大概與馬永貞被殺有關，事態十分嚴重，千萬不能管！」

徐月姑一曲告終，掌聲如雷，要求再來一次大有人在，鼓掌得更有力，更响。

「算了吧，饒了她吧！人家唱得口渴了，也該讓人家喝口水，歇歇再唱啦！人家已經唱了三支曲，早就口渴了！」

「哈哈，還是你甘爺懂得憐香惜玉，怪不得那麼多女人喜歡你！」

徐月姑不管他們怎麼說，不唱了。她日日唱，夜夜唱，這樣的場面見多了，這樣的話聽慣了，也不覺得怎樣了。

「月姑，你怎麼不唱了？我剛來你就不唱了，我等着聽呢！唱吧，再唱一個吧！」一個斧頭黨的人擋住徐月姑的去路，調侃她。

「你不早來，還好意思說！讓開吧，下次再不早來，我可不饒你！」徐月姑大拋生藕。

「眞的，你等着我？等急了？乖乖，你放心，今晚兒我準早來！」斧頭黨的下流話又出現了。

但徐月姑不甘吃虧的。她說：「你今晚還是早點回家去吧，你娘等你吃飯才等急了呢！」

連續引起哄笑，另一個斧頭黨人說：「走吧，找老娘去，怎麼給小妞迷住了！」說着就拉扯着走。徐月姑看着他們的背影，說：「這才對呀，快找你們的老娘去吧！」也自去了。

徐月姑在客棧演唱與應付客人都是非常從容得體的，但出了客棧之後，情形便兩樣了。她匆匆地趕到一個地方去，大力地拍門，急聲地叫：「小江北，小江北！開門！開門！」

這是小江北住的地方，他是徐月姑的朋友。他這時正在看報，聽得一陣急促的拍門聲，便丟開報紙，走向門邊，隔着門發問：「誰呀？」

「小江北，是我，徐月姑！」徐月姑佯嗔地說：「你眞是，怎麼連我也聽不出來了！」

「你怎麼啦，急匆匆的，連聲音也變了！」小江北一邊說一邊開門讓徐月姑進去。

徐月姑對這地方很熟悉，自己倒了杯茶，一口喝乾了，再倒一杯，又喝乾了，倒第三杯，才坐下來對小江北說：「聽說山東老娘要到上海來了你可知道消息？」

「我也聽說過，可能是坐火車來，但未能證實。月姑，你問這個作甚？」

「斧頭黨已經得到消息，派出許多人去打聽，並且已開始對客棧，碼頭，車站等逐個監視和搜查了！」

「眞的？你怎會知道！」

「大家都這麼說，我想不會是假！」

「大家？你指誰？」



小江北被斧頭黨徒用皮鞭纏住抛上半空。

「客棧的人！」

「他們知道？」

「有斧頭黨的人在那裏，他們自己說的，他們還搜查客棧，並對老闆說，有山東來的人，就要向他們報告呢！」

「這麼說是眞的了！走，我們快到前一站去，希望找到她們，通知她們！」

小江北口中的她們就是山東老娘。小江北和徐月姑都知道山東老娘是馬家的人。山東有多少馬家，他們不知道，但可以推測得到，這老娘既然來自山東，又屬馬家，更會如此受到斧頭黨注意，當必與馬永貞有關。說不定就是馬永貞的媽媽或親人呢？小江北與馬永貞是好朋友，既然知道了這些，當然不肯袖手旁觀，讓山東老娘陷入險境了。

小江北與徐月姑兩個匆匆忙忙趕向前一站火車站，要搶在斧頭黨人前面找到山東老娘，告以一切，使她有所防備。

但是，小江北和徐月姑能想到的，斧頭黨人一樣能想到，他們早已派了人到前一站去在火車上逐卡搜查了。

火車的汽笛聲自遠處傳來，火車行走的轟隆聲也隱約地傳來了，徐月姑與小江北的頭都倒向一邊，目光也望向同一的方向。

「走，我們迎上去！」小江北一扯徐月姑，兩個人向前急擠，因爲心急，擠得快而有力，碰撞到不少站在前面的人，挨了不少罵。

火車漸漸地近了。小江北正透出一口氣，徐月姑猛然向他一撞，道：「你看，斧頭黨！」

小江北向前一望，不錯，是斧頭黨，已發現的就有五六個，未被發現的呢？誰也不知道。

小江北可急了，不顧一切的向前擠，想跳上第一節火車廂，但搶登車的人實在太多了，無法如願。

徐月姑怕給斧頭黨人看到，急忙把帽簷按低遮住外人視綫，但是，她的心急，不比小江北差。

徐月姑急，只急在心中，於事無補，小江北急，却急出一個辦法來。他上不了車，便跟着火車跑，一面跑，一面忘了自身危險地大叫：「車上的山東老鄉，要注意……車上的山東人，要小心……要特別小心……留意……」

小江北不能登上火車，橫行霸道的斧頭黨人却上火車，其中有擠不進車廂去，仍然站在車廂外扶手的注視着小江北，揮動着手中的長皮鞭，對着小江北打去。口中則恨恨地咒罵：「臭小子，你敢跟我們斧頭黨作對！我要拆你的骨剝你的皮！」

小江北挨了幾鞭，衣服給撕裂了，但他不怕，忍着痛楚，繼續奔，繼續叫喊。

突然，車內車外的人都驚叫起來，叫得最緊張大聲的是徐月姑，她已不顧危險，搶出去了。因爲小江北被斧頭黨人的長鞭纏住了，甩不脫，被扯着走。

火車走的快，人走的慢，小江北被長鞭扯上了半空，車內車外的驚呼更响了，斧頭黨的皮鞭一甩，把小江北又甩高了幾尺，然後跌到地下。還幸小江北身手敏捷，雙脚先下，雖然摔了一交，滾了幾滾，却沒怎麼受傷。他站起來，悵然望着遠去的火車。徐月姑來到他身邊，扶着他急急離去。

火車去遠了，連轟隆聲也聽不到了。

火車上這兒正活動着斧頭黨的人。他們逐個車廂逐個車廂的檢查下去。他們雖然不知道這一列火車是否眞有山東老娘在，都不能不仔細檢查。

斧頭黨的人不是好人，早已是大家知道。他們在車上以搜查爲名，敲詐爲實，

碰上比較標緻的年輕女子，更不會放過，除了口裏不乾不淨的說之外，還要動手動脚揩油呢！

這時候，他們就這樣。一個中等年紀的斧頭黨揚動着手中的皮鞭，大聲叫：「嗯！嗯！大家聽着，你們當中，有沒有山東來的人？說呀，自己說吧，沒什麼事的，要是不說，給我們查出來就處罰了，知道也要舉報，要是包庇，罪不輕呢！說！你說！沒有？眞沒有？你說！你也說！」

其他的斧頭黨人也作同樣的查問，有時泛泛地問，有時指住某一個搭客要他回答。攪得秩序更亂。

突然，一個斧頭黨人似乎發現了什麼綫索，指着一個老大娘問：「你是山東人？山東來的？」老大娘斜着眼瞟他一眼，沒有回答！那人再問：「你是啞巴？我問你是不是山東人，怎麼不答？」老大娘依然沒有回答，似乎耳聾，聽不淸楚，那斧頭黨人大怒，回過身來，向身後二人示意，那兩個人立卽取出小斧頭，似要動手，旁人都替老大娘担心。因爲大家都知道，斧頭黨人殺人如劏鷄，根本不當一回事。老大娘既然得罪了他們，受到他們殺害是很平常的事了。

這位老大娘也眞古怪，看她年紀一大把，爲人却是如此固執，並不回答斧頭黨的人，不但不答，簡直是不瞅不睬，連正眼也不看一眼！

不過，她似乎並非耳聾，也不是啞巴，只是出奇地鎭定。

這位老大娘是什麼人呢？她不是別人，正是斧頭黨要找的山東老娘——山東馬老娘。她原來剛才已聽到小江北的叫聲，也看到小江北被打，被拋上半空和被跌向地下。她雖然不認識小江北，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但是，她幾十歲人了，豐於經驗，已經看出小江北這樣做是出自好意，而且是冒着生命危險的。她儘管不明白他何以要如此做，但却知道他與山東人必有特別關係！因此，她除了自己小心留意之外，還暗暗通知自己人，叫他們小心防備。

馬老娘這次到上海，是帶同馬愛貞，小金剛，小連環及男女徒弟等七八人一起的，他們對小江北的狂奔與叫喊也多已看到聽到，早覺得奇怪，再得馬老娘提醒，當更小心在意了。

幾個斧頭黨的人逐個車廂查問山東來的人和他們查問時的嘴臉，都看在馬愛貞等人眼中，對這些人早存反感，生出憎恨之心了。及至他們查問馬老娘，各人更打醒十二分精神。因此，當查問者向背後兩個人示意，那兩個人取出小斧頭時，馬愛貞，小連環，小金剛三個幾乎是同時的站起來，就向那三個人撲過去。

這是一個全無預兆的反擊，三個斧頭黨人猝不及防，招架不住，不過兩三個照面，便給馬愛貞等打翻在地，都受了不同程度的傷！

三個倒下了，又有三個衝門趕到，要替同伴報仇。

馬老娘已帶着幾個男女徒弟退到一邊觀鬥，似乎這塲打鬥與她無關。

觀衆是搭客，他們大多數都是胆小怕事的。他們不少人都知道是斧頭黨人生事，既怕日前受錯手所傷，也怕將來斧頭黨尋仇，所以都爭先恐後的湧向門口，要躲進另一個車廂去避難。

馬老娘以欣賞者的姿態對付這塲打鬥，心情很是輕鬆。她已經看出馬愛貞等勝券在握，毋須自己出手了。

幾個斧頭黨人先後倒地，再無第三批動手了。

「哼，你們吃了豹子胆啦，敢來打刼火車！」小金剛拾起小斧頭，一個一個的丟出窗外。

「這傢伙也該丟出去！」馬愛貞抓起一個斧頭黨人丟出窗外。

「對，這幾個傢伙都該扔出去！」小金剛他們也把其他幾個斧頭黨人都扔出車外，重重的跌了他們一跤。

火車又回復寧靜了。馬老娘仍然坐回先前的位置。她的記憶力不錯，一點也沒有記錯！

車廂回復寧靜，搭客却許多都不敢再回來。他們到了其他車廂去，以目擊者的身份描說着早先那一塲短暫的打鬥，聽得其他車廂的人又高興又佩服。

但是這些所謂目擊者，有的只是看了開始，過程如何並沒看到，他們只能憑自己的推測當作事實，有的連開始也沒看到，混亂一起，他們已經搶先躲返其他車廂了。因此，他們雖然以目擊者自居，却各有各的不同說法，一點也不眞實。

不過，搭客當中也有大胆的，但他們不和馬老娘在同一個車廂，大胆也沒用，及至聽到消息，趕得到塲，受傷的也全給扔出車外，車廂中只有一灘灘的血水作爲曾經打鬥過的痕跡！

馬老娘被好些人查問着，這是好奇心所驅使，和早先斧頭黨人的查問不同，所以氣氛也完全不同。

馬老娘似不願提早先發生過的事，這可能因爲她根本不把這一塲打鬥放在心上，那實在是太短暫了，雷聲大，雨點小，假如有人問她去不去釣魚，她也許會答允去，但早先那塲打鬥實在太短癮了，不値得再提了，她此刻所想念的是那個跟着火車跑的小伙子。

他是小江北。他同樣在想念着馬老娘，他此刻正躺在床上讓徐月姑替他包紮傷口，她關懷他的傷，也關懷馬老娘。她一邊包紮傷口一邊半自語半問話地說：「怎麼辦呢，不知道這一趟火車上有沒有山東老娘？」

「不要急，我們可以去打聽打聽！」

「不急就假了！」

「急又有什麼用？急也於事無補！」

「話是這麼說，心可眞急呢！」

「那就快點去打聽吧！」

「去找？說說倒容易，上海這麼大，去那兒找？」

「去你唱歌的日星客棧去找！記得我聽馬永貞大哥說過，到上海來的山東人，大都喜歡住在自己老鄉開的日星客棧的，我們到那兒找準不會錯！」

「糟了！這一趟糟了！怎麼辦！」月姑說。

「甚麼怎麼辦？你說甚麼怎麼辦？」

「我說馬老娘呀！你想想！你知道山東人喜歡住日星客棧，斧頭黨人一定也知道！那不是要糟！」

「他們當然知道，早間你不是說，他們已經派人到日星客棧去搜查了？所以他們一定也知道！嗯，對了！你說得對！我們趕快到日星去看看……」

「你這樣子，方便？還是讓我去打聽吧！」

「不要緊！我有許多熟人在那兒，用不着我自己打聽的！你住在那兒，反而不方便暴露呢。」

「你的傷，行嗎？」

「沒甚麼，小意思！」小江北苦笑一下，又道：「再說，這是關係馬永貞大哥的事，不行也得行！」

「那麼，你小心點，你早間在火車站露過面，小心別碰上他們！」

「放心！我知道！」小江北出門了，還回頭道：「我先走一步，等一會在日星見！」

「你眞的要小心啊，今天火車上不知發生過甚麼事，那個人却打過你，他會認得你的！」

小江北匆匆而去，可能沒有聽到，因爲他頭也沒回，去遠了！

「十個男人，十個都是粗心大意的！早間那幾個斧頭黨人——」徐月姑沒有再說下去，她又爲小江北担心了。

徐月姑的担心有點多餘，早間見過小江北的幾個斧頭黨人全給馬老娘的手下整治得夠慘了。斧頭黨的頭兒陸阿榮正在大發雷霆，大罵李阿六等都是飯桶呢，事實也確是夠他氣苦的，派出了那麼多人，在火車上可能已找到山東老娘了，却又給人家全打壞了，不但未能證實那老婦就是山東老娘，也失去她的蹤跡，不知她後來去了那裏！派出那許多人，除了幾個人受傷回來之外，甚麼消息也沒有，怎教他不生氣？

陸阿榮駡李阿六：「你們是怎麼攪的？都是飯桶，怎會六個人全栽在人家手裏的？據說人家還只是幾個小伙子呢！」

李阿六胆怯怯地分辯：「聽說，那幾個小伙子很『衝』『衝』！……」

「很『衝』？別跟我來這一套！」陸阿榮冷笑。「你們太大意才眞！平日吃喝玩樂慣了，身子也弄壞了，一上陣就不肯拚命，也不能拚命才眞！是不是？」

「也許有點……，我已經罵了他們一頓，他們說知道錯了，待會要來向老闆請罪……」

「算了！這一趟我不追究，你好好管教他們，以後如果再犯錯，叫他們拿腦袋來見我！」

「是，我知道！」

「你自己也越來越膿包了，你可知道麼？」

「是，知道！不，不知道，還請老闆指示！」

「你聽好了！似今日這種芝蔴綠豆小事，本來就用不着來麻煩我，你自己拿了主意吩咐下去叫他們照辦不就行了？但你不敢，怕負責任！你通知大家，從現在起，凡是發現新來的山東人，特別是與馬家有關係的山東人，馬上釘住他，必要時，把他們幹掉！聽到嗎？」

「是！聽到了！」

「還有，叫大家規矩，這幾天不許飲酒玩女人，要把人隨時集中，不能亂走，有事要外出，也得留下聯絡地點，更要集中精神。叫大家小心！人不够用就多派幾個去，千萬不能再栽在人家手裏，壞了我斧頭黨的威風，誰要是不聽，拿他腦袋來見我，聽到了？」

「是，是！聽到了——」

「還不快去通知，等甚麼！」

「是！是！我馬上就去通知！」

李阿六再三鞠躬而退，屁股先出了門口才轉身。

這一邊李阿六通知黨衆，那一邊，山東老娘果如小江北所料住進了日星客棧。

茶房見的人多，一聽就聽出山東老娘是山東口音，一問果然。

茶房問：「老人家貴姓？」

「我姓馬！」山東老娘說。

茶房道：「哦，你老跟我們掌櫃的是同鄉呢！」

「是嗎？那太好了！」

「馬老太，聽說，山東姓馬的是鼎鼎大名姓呢！馬老太這回到上海來是……」

「想來混口飯吃！」馬老娘笑容可掬地說。「我們跑碼頭的，四海爲家，甚麼地方都去，總想到大地方來見見世面，一面也要要刀槍拳脚，騙幾個錢，混口飯吃！我這實話實說，你可別見笑！」

「馬老太，你也太客氣了！不過，馬老太，如果你老不嫌囉唆，我倒有幾句話說！」

「甚麼話呢？請說好了！」

「馬老太，上海這地方和內地不同，你老人家恐怕還不清楚。這碼頭亂得一塌胡塗，可眞不好混呢！」

馬老娘刷的拉長了臉，嚴肅得嚇人，不客氣地道：「你是說，我們沒本事，混不下去？」

「不！馬老太，你千萬不要誤會！你老人家不遠千里而來，當然有把握才會來，我怎敢小看你老人家呢？」茶房急急解釋，並且走向馬老娘近前，先向周圍看一眼，才悄聲問：「馬老太，你在上海有熟人？拜過碼頭了？」

「沒有！」馬老娘說。

「有跟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打過招呼？」茶房問。

「也沒有！」

「馬老太，所以我說你老人家不清楚這地方的特殊環境！這裏，法租界是斧頭黨的勢力，英租界是薄刀黨的範圍，水陸碼頭全是這樣，除非先向他們送帖子，套交情，得到他們許可，否則不能在他們的地頭開塲子的，要是不知道，隨便開塲子，輕則被沒收一切生財用具，重則還被打傷打死呢！」

「有這樣的事？官府不管？」

「官府？官府那有這麼本事，這是外國人的租界，官府才不敢惹呢！他們連踏入租界的胆子也沒有，怎敢再生事？」

「外國人也不管？」

「管個屁！他們有槍有炮，再厲害的功夫也打不過他們！只要不招惹到他們身上誰願意管這閒事？再說，你們是中國人打中國人，他正高興呢！」

馬老娘如同上了一課，沉思了。想了一會，改爲笑臉道：「幸得你提點，要不

，眞會闖出禍事來！」

「我自己也是窮人家出身，知道窮人家的苦處，所以才多說幾句，如有說錯，你老人家千萬別見怪！」

「大叔，你說，這辦法可不可行？」

「甚麼辦法？說出來斟酌斟酌！」

「我實在沒有門路，也不願意向他們低頭求情！我如果在英，法交界的地方開場子，他們會怎樣？」

「這個，嗯，這個我倒沒有想過！」

「你替我想想，會怎樣？」

「依我看，有兩個可能……」

「那兩個可能？」

「你想想，你在英租界開塲子，薄刀黨會找你，在法租界開，斧頭黨會找你！英法租界的交界嘛，他們都會找你！這是第一個可能。如果這樣，你兩面夾攻，腹背受敵，更吃不消，但這個可能不易出現。因爲薄刀黨與斧頭黨都有很大勢力，聽說斧頭黨的勢力更大一些，但還够不上消滅薄刀黨，而且分開地區混，利益衝突不太大，所以都盡量避免正面衝突，盡量迴避，有時實在避不了，也盡量大事化小，避重就輕！在此情形下，就可能出現第二個可能，雙方都裝聾作啞，不予理會，免得干涉起來，引起雙方衝突！」

「你再想想會不會有第三個可能？」

「有的！而且，這可能性很大！」

「你說出來聽聽！」

「這第三個可能必然出在斧頭黨身上，他們人多，仗勢欺人，有時自己出主意，胡亂攪，找外塊！他們會不會找你麻煩，很難說。因爲他們看出薄刀黨的弱點，勢力不及他們，在一些小問題上會退讓三分的，你們既然在交界開場子，他們就有理由說你們在法租界，薄刀黨和你沒有交情，大約不會爲你出頭！」

「還有第四個可能嗎？」

「這個，一時我還想不到，希望沒有！」茶房說。「不過，這地方實在太亂，殺人不用塡命，馬老太還是小心點好！」

「謝謝你！我出門遇到貴人了！」馬老娘說，並請他帶她去看場地，和請求他不可說出她住在日星客棧茶房都答允了。

茶房走後，馬老娘就囑咐侄女馬愛貞通知大家要小心行藏和準備明天開場子賣藝！

翌日，馬老娘帶了馬愛貞，小金剛，小連環和七八個門人到一個廣場去簡陋地佈置成一個賣藝場。

這地方是馬老娘跟茶房先來看過的，她們打响鑼鼓，觀衆就由四方八面的集攏來，很有秩序，很有經驗的圍成一個圈子，從這一點看，肯定觀衆已經是習慣於看這樣的賣藝了。

這一檔賣藝檔子，場地雖然簡陋，氣勢倒是很够勁，別看他們精神飽滿，身子壯健，單是插在場地上那一面巨大顯眼的旗幟，就已經威風八面了，旗幟上繡着的「山東老娘——馬」五個斗大的字，尤其有勁，有氣派，旗幟上分左右飄動着的兩條白布帶，使旗幟生色不少。

馬老娘以主人身份說過幾句客氣話，交代過了之後，便由小金剛先打頭陣，表演一套拳法，贏來並不熱烈的疏落掌聲。

馬老娘見場面氣氛不够，有的站在外圍的觀衆已經向後轉，離去了。她知道非自己出馬難以挽回了，便站起來打了一個四方揖，道：「在下山東馬老娘，向各位獻醜，請大家多多指教！」

觀衆見場主親自出馬，掌聲特別有力，把本來要離開的幾個人也吸引回來了。

三個人扛着馬老娘所持的大關刀，似乎十分吃力的走近馬老娘，馬老娘並不急於接下，向觀衆問：「那位朋友想知道這關刀的份量？」

一個觀衆走出去抬，給壓倒了，另一個出去抬，還是抬不動，關刀之重可以想見。馬老娘謝過他們，然後伸出左足，用足尖踏着刀柄，搓了幾下，又把腳尖挿到刀柄下，作狀地挑了幾下，自語道：「哎呀，眞是這麼重！要教老娘出醜了！」她這麼說，不少天眞的觀衆都替她難過了，可是，正當這時刻，只見她右脚微沉，喝一聲：「起！」左足使勁一挑，果然把那大關刀挑得高與頭齊。於是，觀衆的掌聲响如暴雷，非常熱烈！在熱烈的掌聲中她伸手去接，突然失手哎呀一聲，向地便倒，關刀則向下壓，這一下，觀衆的掌聲突然而停，變成一連串驚呼了。

關刀的重量已經有人證明，這一壓下去，馬老娘還有命？不少人都認爲她死得寃枉，爲她惋惜，驚呼過後，竟然靜下來，好像空氣一下子凝結了。

但是，當馬老娘跌成一個大元寶時，關刀壓下，馬老娘的足底恰巧把它承住，然後一旋，就用兩隻脚把關刀舞得飛快，各人這才知道她早先並非失手，原是有意的，看她這一表演，眞是看雜技。馬老娘玩了一會，兩足一旋一挺，關刀便給蹬起一丈來高，而且還在旋轉着。馬老娘猛的向上彈起，伸手抓住關刀，繼續表演，觀衆掌聲一直不停，直至她玩完一套刀法，掌聲更烈了。

在上海賣藝的人很多，有不少確有眞功夫的，但如馬老娘這樣表演的却甚爲少見，因此，掌聲特別响亮。有的觀衆悄悄私語。有人問：「你看這馬老娘如此厲害，和馬永貞是否一家人！」

「你有什麼根據？」另一個反問。

「道理很簡單，他們的武功都如此厲害！」

「這理由不充分，難道山東只有他們這一家武功最好？」

又一個觀衆說：「我也認爲她與馬永貞是一家人！你沒聽說嗎？上海灘到處都傳說，馬永貞被斧頭黨殺害之後，山東已經有不少高手到了上海，他們都是要找陸阿榮算帳呢！」

「哦，眞的？……」幾個人同時驚異地問，「如果是眞，又有熱鬧可看了！」

衆人正在談論之際，人墻的另一端起了騷動，剛才談論的幾個人都引頸望向騷動那邊去。目光到處，看到一隊大約有十三四個的斧頭黨人走近場子，觀衆見此情形便知有事要發生，胆小的都急急離開了。馬老娘也看出不對了，她把馬愛貞推向身後，自己挺身擋在前面。

一個黨徒走向馬老娘，指着她喝罵：「看不出你幾十歲人了，一點規矩也不懂！你是給太陽晒老的？給雨淋老的？不向我們陸老闆遞帖子拜碼頭，就隨便開場子

！哼！」

「對不起，我是鄉下人，剛到，不懂得規矩，改日再去拜望你們陸老闆吧，請你千萬原諒！」

黨徒氣燄迫人，粗魯無禮地揮手喝叫：「明天是明天的事，現在你先給我滾！滾！」

馬老娘還能忍得住，馬愛貞等年輕一輩却受不下了。她們都怒目相向，擦掌磨拳。馬愛貞悄悄地對馬老娘說：「嬸娘，這厮太無禮了，怕他什麼！」

黨徒因爲馬愛貞說得低聲，聽不清楚，但從她的表情舉措，也可以看出她是不服對方了。因此，黨徒之一劉安把矛頭指向馬愛貞，喝道：「臭丫頭你說什麼！」

馬愛貞被指名罵爲臭丫頭，氣憤更甚，如果不是給馬老娘及時按住，她可要跟人家幹上了。

但是，馬愛貞雖然忍住了，怒形於色，還是無法瞞得了人的，而斧頭黨得勢不讓人，更囂張了。就見那個劉安喝道：「怎麼？要等人把轎來抬才肯走？郭大哥叫你滾，還不滾，等什麼？」

「我實在是初到貴境，不懂規矩，你老就高抬貴手，讓我們幾個在這兒混口飯吃吧！」馬老娘仍在向他們求情。

他們可神氣了，姓郭的說：「放屁！我得閒聽你說廢話！快滾，再不滾，可別怪我們不客氣了！」

「請你老做做好事，放過我們……」

「他媽的！叫你滾你不滾！可別後悔！」他一掌就向馬老娘打過去，馬老娘也有氣了，她不再迴避，舉手輕輕一擋一推，那個兇神惡煞般的黨徒原來是銀樣腊槍頭，中看不中吃，給馬老娘一擋一推，已經站立不穩，跌了個倒栽葱，連手臂也受了傷，痛得殺猪般呼號，其他的黨徒見已經出事，都把小斧頭抽了出來，把馬老娘包圍起來，準備進攻。

馬老娘一點也不怯畏，橫眉一挑，喝道：「你們想幹什麼？」

馬老娘的威風，在這一喝中顯露無遺了，她一喝，對方竟不自禁後退了兩步。

觀衆大都是胆小的，他們只愛看熱鬧，却怕惹事上身，當事情發展到與他們發生直接關係時，他們便四散奔逃，連熱鬧也不看了。

不過，他們也不是完全不看熱鬧的，大部份都走了是事實，却還有一小部份人仍然躲在遠處看的。因爲他們都惹不起斧頭黨，都怕斧頭黨，叫他們走近看，他們實在沒有這個胆。

斧頭黨的人給馬老娘一聲喝退，只是人性的本能反應，站定之後可不同了。他們感到羞愧，覺得丟臉了。他們還要混下去，還要吃這口飯，無法就此收手，還得再拚，所以一退之後，他們就向前衝，但是，馬愛貞，小金剛，小連環這些小老虎一樣的年輕人，如何容得對方放肆，一下子就把對方打倒了幾個，還傷了幾個，馬老娘只是站在一邊仍未出手呢！斧頭黨的人都是欺善怕惡的，眼見形勢對自己不利，如何還敢動手？未傷的急急扶掺着受傷的匆匆逃走了。

「眞是膿包！這個熊樣也要來出醜，我眞替他的娘難過！」目送斧頭黨黨徒遠去之後，馬愛貞輕鬆地說。

「剛才，我們眞不該放他們逃走，應該……」

「應該怎樣？請他們食飯？」小連環沒讓小金剛說完，突然挿上一句，打斷了他的話，而小連環挿上的一句又那麼俏皮，實在惹人發笑，連小金剛也忍不住笑。

他們打了勝仗，心情當然是輕鬆的，但馬老娘老於世故，積有經驗，經驗告訴她斧頭黨是不會放過她們的，這不過是投石問路，試探她們的實力而已，因此，他提醒小金剛他們不要高興得太快，更不要給小小勝利就沖昏了頭腦，大意從事！

「怕什麼？他們根本就不敢打！」小連環說。

「我們在火車上也打過他們了！」馬愛貞也支持小連環了。

「不！你們別弄錯了！這叫投石問路！」馬老娘說。

「那又怎樣？」小連環不屑地說！

「他一方面用以探聽我們虛實。一方面也借此鬆懈我們的防備！讓我們有個錯覺，以爲斧頭黨就是這般稀鬆的，不值得重視的，便減少對他們防備！然後，他才向我們反擊，一舉消滅我們！」

「啊，多可怕的歹毒心腸！」小連環說！

「嬸嬸，他們眞的會這樣？」馬愛貞問。

「我以爲會是這樣！」馬老娘說：「你們也有腦袋，可以自己想想的！如果斧頭黨眞是如此沒用，能成得氣候嗎？會有今天嗎？能够嚇得倒人嗎？只要你們想想這些，就可知道是眞是僞了！」

各人不作聲了。因爲馬老娘說得有道理。

馬老娘看看四週，對大家說：「走吧，我們也應該走了，今天，生意已做不成啦！」

幾個人把生財用具收拾起來，便回轉日星客棧。

日星客棧裏這時十分熱鬧，徐月姑正在二樓賣唱，茶房奔上走落，應這個，答那個，走個不停，顯得很是忙碌。小江北和掌櫃的低言耳語，不知說些什麼，掌櫃的連連點頭。

突然，小江北看到兩個斧頭黨的人尾隨跟踪，心頭爲之一動，馬上就想到了是怎麼回事，便離開掌櫃，站到暗處偸看，看到那兩個斧頭黨徒鬼鬼祟祟的不知說些什麼，說完便走了，他也不再理會，跟着馬老娘她們上樓去了。

徐月姑在小江北上樓不久之後，一曲告終，也上樓去了，她聽了小江北的話，雙手絞着手帕，倚窗呆望，自語地說：「如果是眞的，這怎麼辦好呢？」

「我也不知道！」

「唉，好人難得好報！老天爺眞不睜眼！」

「月姑，你別說老天爺了，我悶得發慌！還是大家快想個辦法吧！」

「辦法我沒想到，却想起了過去一段日子，那日子啊，眞叫人又開心又悲痛，那日子，我怎也忘不了，忘不了！」她緩慢而低沉地說着，終於，輕輕地唱出了一首歌。

這首歌叫「憶舊情」。歌詞是：

「憶當時，
一見君，使我一片痴情，
愛惜好漢，出頭出身，
默默祝福你，大功告成。
想不到一代好漢爲義犧牲！
可惜你一代好漢爲名利犧牲！
時也命，我還是爲你痴情！」

徐月姑有感而唱，不禁悲從中來，其聲悲哽，淚流披面，歌聲凄切。撼人心弦，較之早間在二樓爲生活賣唱，爲討別人歡笑而唱，有天淵之別。

小江北受到感染，同樣流下熱淚。

徐月姑有一副好嗓子，有正義感，更有豐富的感情，當她不是爲討顧客歡喜，當她爲自己的感情所冲擊而唱時，她唱出來的歌特別感人，特別動聽。此刻他所聽的就是！

徐月姑的歌聲不但感染着小江北，也撼動了鄰房馬老娘與馬愛貞的心弦。她們受到騷擾，無法安靜，於是，馬愛貞去敲徐月姑的門，道達了來意，希望她不要再唱，正當此際，掌櫃的匆匆趕上樓上叩門。說斧頭黨的人來搜查，叫馬老娘她們一班山東人趕快廻避。

馬老娘一行十來人走得太遲了，她們剛落到梯口，已經發現幾十個斧頭黨人守住通路，便停下來。

李阿六挺着肚，裝得神神氣氣地說：

「你們幾個山東人聽着：我們陸老闆叫我通知你們，叫你們馬上離開上海。陸老闆說，只要你們答允，陸老闆可以給你們一筆足够的盤費，你怎樣？幾時可以走？」

「我不走！」馬老娘毫不攷慮斬釘截鐵的回答！

「什麼？你不走？」阿六兩眼一睁，迫視馬老娘。

「不錯！我不走！」馬老娘重覆着表示自己的意見，一點也沒有妥協的意思。

「老虔婆，我陸老闆是想你好才叫你走，要是你不聽，可別怪我們反面，把你們送到閻王爺那裏去！」

馬老娘冷冷地一笑，說：「是嗎？謝謝你了！老狼給白兎子拜年，不會安上好心腸！」

馬愛貞挺身上前，忿然說：「你們憑什麼要我們走？你們爲什麼要恨我們山東人，只要我們山東人走？你說！只要你說得出理由，我們馬上就走！」

阿六沒料到馬愛貞會問到這樣一個問題，一時無法回答，竟然呆住了。

馬愛貞趁機喝道：「說呀，怎麼不說？不回答我的話？哼，你們這一羣混蛋，根本就是無理取鬧！你們以爲我們山東人是好欺負的！滾，給我滾，別惹得姑娘生氣！」

馬愛貞年少氣盛，得理不讓人，把李阿六他們罵得如狗血淋頭，又羞又忿，都抓衫捋臂，磨拳擦掌，蠢蠢欲動。

「上，把她們都幹掉！」李阿六一揮手，大聲叫。

「殺呀！」

「衝呀！」

一羣斧頭黨徒齊向馬老娘她們衝過去。馬愛貞，小連環，小金剛他們也越過馬老娘面前迎擊，還有馬老娘的幾個徒弟也不閑着，各人自己找尋對手。

一場打鬥展開了，但都是配角接觸，主角仍未動手。馬老娘只在一旁觀戰，不但未動手，連動動指頭也沒有！

李阿六是斧頭黨方面的小頭目，這次搜索就是由他負責的，他也只站在一邊，並未動手。

小金剛與小連環，簡直是隻小老虎，他奮力迎敵，勇猛無比，把對方一個又一個都打倒了，馬愛貞比他們更加靈活，忽而在西，忽又在東，時而攻向這邊，時而攻向那邊，在一羣斧頭黨人當中穿來挿去，勇悍無比！傷在她手下的斧頭黨人也最多，李阿六恨極了，恨不得把她擒下來，給以獸性的侮辱。

但是，他想是如此想，却沒這麼大胆去冒險，因爲他已看出形勢對他不利，別說生擒馬愛貞，就是遲走一步也有傷亡的危險，因此，李阿六趁還有不少人未受傷，馬上作出決定，一揮手喝道：「走！扶起他們，我們走，慢慢再跟她們算帳！」

「不要走，留下命來！」馬愛貞一聲斷喝，威懾斧頭黨！

「截住他，別給他跑了！」小金剛也大叫！

小金剛他們只是叫，沒有追趕，但雖然如此，也嚇壞了李阿六，嚇得他大聲呼喝各人快走了！

斧頭黨的人全走了，馬老娘不再離開客棧，返身上樓，小連環問：「你們說，這是他們第三次吃敗仗了還敢再來不？」

「一定會來！而且人更多，勢更强！」馬老娘肯定地說。

「嬸嬸，你怎知道？」馬愛貞問。

「斧頭黨還要在這個碼頭混！他不能丟這個臉！不能示人以弱不報這個仇！」

馬老娘猜得對不對呢？斧頭黨還敢不敢再找她們報仇呢？這就要看斧頭黨的反應了。

斧頭黨的大老闆陸阿榮正在家中等待好消息，心中很是焦急，不斷在廳中走來走去，又到窗邊外望，好不容易才等到李阿六回來報告，却是又一次敗仗，還有不少人受了傷，不禁大怒，駡道：「你們都是飯桶，連這樣小事也辦不了，還有臉來見我！我陸阿榮的臉都給你們丟光了！」

李阿六畏縮地說：「老闆，不是我們怕死沒用，實在是這幾個人太難對付！」

「胡說！」陸阿榮一拍桌子，駡道：「你馬上帶人到日星客棧去把她們抓回來，有活的，抓活的，沒活的，死的也好！哼，要是兩樣都沒有，就通通拿人頭來見我！知道了！」說完，把烟斗火心用口一吹，火心燃燒未熄，他用手勢作出一個火燒的動作。李阿六不愧是他的得力助手，一看就明白了。

李阿六帶了十來二十個黨徒，告訴他們此去只許成功，不能失敗，否則，別想活着見陸老闆。

「那幾個山東人，實在太厲害了，只怕我們不是他們對手！」

「我們已經好幾次了，都勝不了他們，這一次只怕也難取勝！」

「就是那幾個年青的也難對付了，還有那個馬什麼的老虔婆一直只在旁觀，還未動過手呢，我看她……」（下期續完）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廖三在七星鎮上建設一座品刀台，邀請十八刀客前來七星鎮，以評論他珍藏的一把七星寶刀，誰的見解最精闢，誰就是七星寶刀的新主人。這日一大早，一英俊青年乘跨青驃駿馬，自鎮外緩緩馳入鎮上大街，有識者指出那青年便是名聞遐邇的快刀馬立，一時全鎮哄動，爭相瞻仰，就在此時，牛二的荳腐店中突標出長幡，白布紅字，上書刀客進入本鎮，遲早必死刀下，一中年蔡姓商人驀睹這等長幡，怒向牛二喝問，據牛二回稱是一外地客人叫他掛的，蔡姓中年問他那外地人刻在何處——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

刀客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密雲排空至　隱挾風雷聲

一匹青驃健馬緩緩進入七星鎮。

沒有見過馬的人可說很少。

但見過好馬的人却並不多。

一匹好馬就像一個英俊的男人一樣，塊頭並不一定是如何高大，但骨架必須勻稱，肌肉必須堅實，神采必須煥發，氣質必須豪放而高貴！

如今進入七星鎮的這匹青驃馬，無疑就具備了這些條件，骨架勻稱，肌肉堅實，神采煥發，氣質豪放而高貴！

牠緩緩行走在金色的朝陽下，步伐穩健而有節奏，緊密如緞的皮毛，潤澤柔和，閃閃發光。

牠的頭抬得高高的，器宇軒昂，旁若無人，就像一位總檢三軍的將軍，正在通過一片遼濶的校場。

別說是識貨的行家，就是從沒有見過馬的人，也不難看出這是一匹可遇而不可求的好馬。

像這種罕見的好馬，無疑只有一種人才能乘坐——就是牠現在的主人。

馬背上坐的是個黃衣青年。

這名黃衣青年大約二十來歲，衣着雖然並不如何華麗，儀表也並不如何出衆，但看上去却予人一種異常深刻的印象。這種印象是怎麼得來的呢？

是那挺得筆直的腰幹？

還是那雙發亮的眼睛？

不過，最惹人注目的，當然還是這青年腰際的那把刀。

兩尺五寸的雁翎刀！

這把雁翎刀佩在他的右脇下，可知這青年擅使的是左手刀法。

這是七星鎮近數年來，第一個公然佩刀出現的青年人，也是第一個在七星鎮出現的刀客！

這青年是十八刀客中的那一位呢？

× ×

七星鎮也像所有古老的小鎮一樣，只有一條像樣的街道。

不很寬，但很長。

各式各樣的舖頭散列在街道的兩邊，錯落參差，大小不一，整條長街看上去就像一條因游動而扭曲的百足長虫。

「快刀馬立！」

不知那家舖子裏有誰這樣低低喊了一聲，整條長街，突然騷動起來。

就像一條僵死的百足長虫，突又恢復了蠕動。

原本看不見一個人影的長街，突然間每家屋簷下都站滿了人，女人手上抱着孩子，男人手上端着粥碗，人人臉上閃漾着興奮的光輝。

他們終於等到了一位刀客！

「快刀馬立！」

十八刀客，個個都有膾炙人口的事跡。但是，在這以前，一切都只限於傳說。

刀客究竟生做什麼樣子？

沒有人知道。

想像中的事物，總是美好的。在人們想像之中，十八刀客縱然不是個個都像金甲天神般威武莊嚴，也必與凡夫俗子有其迥然不同之處！

就拿眼前這位快刀馬立來說：要不是騎在這樣一匹俊馬上，要不是在腰間佩着一把雁翎刀，試問誰又能想像得到，這個與普通人其實並無多大分別的青年人，就是鬥過金陵八賢，刀斬洛陽五虎，以及曾把笑面虎勾四賭場砍得落花流水的快刀馬立呢？

小鎮上的居民一向熱情而好客，有些人已在向這位年輕的刀客揮手致意，有些人則在嘖嘖羨嘆着他胯下那匹青驃馬。

連一些小樓的窗戶中，也閃着一雙雙明亮而發光的眼睛。

少女總是多情的。

天底下到處都有青年人，這個小鎮上當然也有青年人，但又有那一個青年人比得上眼前的這個青年人呢？

那匹青驃馬頭也彷彿抬得更高了些。

牠如今已不是像一位將軍，而眞的變成一位威風凜凜的將軍了。

快刀馬立面帶微笑，不住於馬背上頷首或欠身，向兩旁的人們表示答謝。

就在這個時候，只聽呼的一聲，一條長長的白布幡，突自街旁一間小舖子裏洒了出來。

小舖子是黑皮牛二的豆腐店。

長長的白布幡，高高挑在一根粗竹桿上。

布是白的。

字是紅的。

「刀客進入本鎭，遲早必死刀下！」

布幡下面似是綴了鉛條，雖然被風吹得霍霍作响，依然垂得很直，由於布是上等白細布，所以無論正面或反面，幡上的紅字都可以瞧得清清楚楚。

布白如雪。

字紅如血。

所有的聲音突然靜止。

快刀馬立輕輕一收馬韁，仔細打量了那布幡一眼，只微微皺了皺眉頭，臉上很快的又露出了笑容。

一個穿長衫的中年人，突然從對面跳了出來，戟指高聲大吼道：「黑皮，你出來！」

一個粗壯黝黑的漢子，從豆腐店裏應聲走出。

這漢子當然就是黑皮牛二。

黑皮牛二一邊往外走，一邊還在搓着掌心的繩屑，他似剛剛才把竹桿在門框上用繩拴好。他走上街心，向長衫中年人哈腰陪笑道：「蔡大爺，蔡大爺早。」

蔡大爺面孔鐵青，一手朝那布幡一指道：「你這算什麼意思？」

黑皮牛二微微一楞，接着又笑了起來道：「蔡爺別尋開心好不好，我牛二一個大字不識，您又不是不知道，這些字也不是我寫的，我怎曉得是什麼意思？」

蔡大爺氣虎虎的道：「那麼這是誰叫你掛出來的？」

黑皮牛二道：「一個外地客人。」

蔡大爺道：「那人在那裏？」

黑皮牛二道：「走了。」

蔡大爺道：「什麼時候走的？」

黑皮牛二道：「昨晚。」

蔡大爺瞪着眼睛道：「是個生做什麼樣子的傢伙？」

黑皮牛二用手比了幾下，但沒有能比出個所以然來。

他摸摸滿是癩疤的頭皮，苦笑道：「我……我……不知道。」

蔡大爺有點冒火道：「什麼？你不知道？你沒有看到那個人？」

黑皮牛二道：「看是看到了。」

蔡大爺怒道：「既然看到了，怎麼還說不知道？」

黑皮牛二道：「我……我……沒有看清楚，那時天已黑了，我還沒有點燈，那位大爺把這個交給我，沒說上幾句話，就匆匆轉身走了。」

蔡大爺眼中一亮，忙道：「他跟你說了些什麼？」

黑皮牛二道：「那位大爺說：明天如果有刀客來本鎭，你用竹桿把這個挑出去，我包管那些刀客定會大大賞你一筆！」

蔡大爺哼了他一口道：「賞，賞你個屁！七星鎭出了你這種混帳東西，眞能把人活活氣死。」

黑皮牛二慌了。

他從小到大，還沒見蔡大爺發過這麼大脾氣，蔡大爺是鎭上有頭有臉的人物，跟廖三爺一向交情不錯，惹火了這位蔡大爺，可不是鬧着玩的。

可是，蔡大爺爲什麼要生這麼大的氣呢？

他想不透。

他轉過身去望望那幅布幡，愈瞧愈覺得那幅白底紅字的布幡，在風中飄呀飄的，滿有一點意思。

蔡大爺生氣就是爲了這幅布幡，難道他把字掛倒了不成？

另外也有幾個人走了過來，大家一起怒喝着道：「把這渾小子拉下來好好揍上一頓！」

蔡大爺開始捲衣袖，突聽一人道：「不，蔡大爺，您別難爲他，他是個粗人，不懂什麼。」

衆人回頭，不禁一呆，說這話的人，竟是那位年輕的刀客，快刀馬立！

快刀馬立又轉向黑皮牛二藹容道：「你伙計怎麼稱呼？」

牛二道：「牛二。」

快刀馬立道：「作何營生？」

黑皮牛二道：「豆腐店。」

快刀馬立道：「討了媳婦沒有？」

牛二道：「還沒有。」

快刀馬立笑笑道：「你伙計信不信昨晚那人說的話？」

牛二搓搓手道：「我——」

他本來相信的，但看看蔡大爺那一伙人的臉色，他的信心有點動搖了。

快刀馬立微笑着接下去道：「我現在可以告訴你，你伙計應該相信，因爲那人說的是眞話，他並沒有騙你。」

牛二張開了嘴巴，但沒有能說得出話來，他也不知道自己的一雙手是怎麼伸出去的，只知道等他神志回復清醒，他的手上已經多了兩隻銀元寶。

足有鵝蛋大小的一對銀元寶！

黑皮牛二這一生中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摸到整塊的銀子，那怕只是像春牛那樣一小錠也就心滿意足了。

他從沒有跟別人提過他的心願。

因爲他怕別人笑話他。

他賣的是豆腐，賣三塊豆腐，才賺一文錢，要積成一錠銀子，就算不吃不喝，也得賣上個三兩年。

一個人能三兩年不吃不喝嗎？

所以，就算別人不笑話他，他自己也常常笑話自己，要想成錠的銀子，那簡直是做夢！

可是，如今並不是在夢中，他手上居然有了白花花的銀子，不是一小塊，而是兩大錠！

他是個目不識丁的粗人，直到現在，他仍然弄不清楚，他能得到這兩隻大元寶，究竟應該感謝誰？以及那幅布幡上面，又寫的是些什麼？

他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昨晚那人果然沒有騙他，他也沒有做錯什麼！

如果那人是騙他的，或是他的布幡掛得不對，他今天就絕不會得到這些銀子，這種簡單的道理，他還想得通。

蔡大爺他們責備他，也許只是由於太關心他，鎭上的人，一向都對他很好，關於這一點，他心裏有數。他並不是一個不知好歹的人，他已暗暗決定，從今以後，他一定要把豆腐做得更大，賣得更便宜！

快刀馬立已經走了。

布幡仍在風中飄動。

蔡大爺等人也仍像黑皮牛二一樣，木

然呆立着，一個個都被這位年輕的刀客感動得如醉如痴。

這是他們看到的第一刀客。

其他的那些刀客，是不是個個都像這位快刀馬立一樣，並不如傳說中那樣，視殺人爲家常便飯，而都有着這種恢宏的豪俠襟懷呢？

× ×

遺憾得很，第一個就不像！

接着出現的第二位刀客，是狠刀苗天雷。

當這位狠刀出現時，就像是一陣狂風，突然捲進了七星鎭。

賣茶葉蛋的小癩子，一副担子剛剛挑出大門，就被疾如滾雷似的馬蹄踢了個鍋底朝天。

一鍋香噴噴的茶葉蛋，全部進了陰溝，小癩子跌得頭青眼腫，半天爬不起來，一身新衣服，也給扯破了。

而那位狠刀苗天雷，却連回頭望也沒望一眼。

幸虧黑皮牛二的那幅布幡，已被蔡大爺等人取下毀去，否則若給這位狠刀看到，黑皮牛二是不是還能活下來享用那兩錠銀子，恐怕就很難說了。

緊接着出現的第三位刀客，是奪魂刀薛一飛。

這位奪魂刀沒有騎馬，人長得很斯文，衣着也很攷究，要不是身上那把看不出形式的濶鞘古刀，模樣倒像一位書生。

這位奪魂刀進鎭時，誰也沒有注意。

由鎭頭數過來，坐北朝南第七家，是莫瞎子的燒餅店。

莫瞎子的風火眼，整天流黃水，只有三分光。

他平時看人，就像公鷄盯上了蜈蚣一樣，總是湊上對方的鼻子，上下左右，瞄了又瞄，才能認出對方是誰。

這種看人的方式，相當吃力。

他自己吃力，被看的人，也不輕鬆，無論誰的鼻子上忽然貼近那麼一雙爛杏眼，感受如何，自是不問可知。

好在莫瞎子這樣看人的機會並不多。

因爲這位莫瞎子眼力雖差，却有着一雙好耳朵，七星鎭上，無論多少男女，只要對方一開口，他差不多就能喊出對方的名姓。

有人進店來了，莫瞎子放下烟台迎上去道：「買燒餅？」

來人道：「問路。」

莫瞎子聽口音陌生，忍不住便將一雙風火眼，往來人面孔上湊了過去。

那人側身閃了開去道：「你不認識我，我是找廖三爺來的。」

莫瞎子一哦道：「你問去七星莊怎麼個走法？」

那人道：「是的。」

莫瞎子道：「好走得很，打這兒過去，直到街尾，然後沿着一條碎石子路向右拐，空過一片桑林，上了那道黃土坡，頭一抬就看到了。」

那人道：「謝謝！」

莫瞎子道：「不客氣。」

那人忽然道：「老丈貴姓？」

莫瞎子道：「我姓莫，大家都喊我莫瞎子，客官你貴姓？」

那人道：「敝姓薛，薛一飛。」

莫瞎子道：「原來是薛大爺。」

薛一飛應了一聲不敢當，目光微微一轉，忽又問道：「老丈的眼睛是不是有點不舒適？」

莫瞎子嘆了口氣道：「是啊！自從七八年前，我那口子過世之後，這雙眼睛就出了毛病，這兩年越來越不行了。」

薛一飛道：「怎不請個大夫瞧瞧？」

莫瞎子又嘆了口氣道：「請過了，沒有用，藥錢也不曉得花了多少，吃來吃去就是一點效驗沒有。」

薛一飛道：「醫治這種風火眼，在下倒有一個秘方。」

莫瞎子又驚又喜，忙問道：「眞……眞的？」

薛一飛道：「在下雖然沒有學過醫道，這個治眼病的方子，却是靈驗得很。」

莫瞎子連忙過來搬了一張櫈子道：「薛大爺請坐請坐！」

他跟着又回過頭去，向店後高聲喊道：「丫頭你出來一下，來替這位薛大爺泡壺茶！」

店後應聲走出一名年約十六七歲的青衣少女，奪魂刀薛一飛的一雙眼睛亮了起來。

他果然沒有走錯地方。

剛才他從街頭走過來，在門口倒水的，正是這個妞兒！

小妞兒名叫莫青青，是莫瞎子的獨生女，也是七星鎭上的一朶花。

莫瞎子做燒餅的手藝並不高明，但生意却興旺得很，很多人來買燒餅，實際上都只是爲了來看看這個丫頭。

這也正是這位奪魂刀忽然岔進店來問路的原因。

他並不是眞不知道去七星莊的走法。

只不過是在看到這個小妞兒之後，忽然忘記了而已！

× ×

一天很快的又要過去了。

這天午後，接在奪魂刀薛一飛之後出現的刀客，計有鬼刀花杰，血刀陰太平，流星刀辛文炳，飛花刀左羽，開山刀田煥，以及降龍伏虎刀岳人豪等六人。

連同上午抵達的快刀馬立和狠刀苗天雷，先後共爲九人，恰巧是十八刀客的半數。

本來就够熱鬧的七星鎭，如今顯得更熱鬧了。

但是，由於黑皮牛二挑出的那幅怪布幡，以及後來狠刀苗天雷的粗暴行爲，七星鎭上的人，除了一個快刀馬立之外，已對後到的這些刀客漸漸有了戒心，而再不像早先那樣，對這次品刀會充滿熱情了。

× × ×

錢痲子雖然不是一個才子，但却創造了一件連才子也不得不嘆服的傑作。

「熱窩」！

一個有吃有喝，可以賭又可以玩的地方，你能想出一個比熱窩更通俗，更具誘惑力的名號來嗎？

熱窩現在正是一天中最熱的時候。

錢痲子臉上每一顆痲子都在發着亮光，他這間熱窩已經開了三年，但三年來賺的銀子，就是總加起來，還不及過去這三

天賺的多。

一個人一旦交上好運，眞是連山也擋不住。

× × ×

霉運來了，也是一樣。

× × ×

有很多地方，尤其是吃喝玩樂的地方，你只須稍稍留意一下，便不難發現一件事：到這種地方來的人，差不多經常都是那幾張熟面孔！

今晚到熱窩來的客人，也差不多就是昨晚的那一批。

兩邊賭台上當莊的，仍是昨晚的那兩位趙老闆和蔡老闆。

大廳中央酒座上喝酒的客人，也十之八九沒有什麼變動。

人屠刁横仍然坐在昨晚的老位置上。

他的吃相還是那麼斯文，挾起一片羊肉，只咬一小口，便又放回盤子，然後等羊肉咀嚼完了，再喝一小口酒。

鐵算盤錢如命和靈飛劍客長孫弘也仍坐在中間那張大圓桌上。

七絕拐吳明未見出現。

靈飛劍客的隨從，已由一個變成兩個，但兩人之中却沒有昨晚那個被打落門牙穿寧綢的漢子。

另外的幾名酒客，也多半是昨晚見過的老面孔。

那位被從中央桌子上趕開的老人和另一個苦力，今晚都沒有來，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那苦力並不是天天都喝得起酒，而這裏更不是一個適合老年人流連地方。

張弟當然也來了。

白天星答應讓他請一次客，可是一到了這裏，白天星就上了賭台，他只好一個人坐着喝。

白天星眞的好賭？

他不相信。

因爲今天中午白天星還開玩笑似的告訴他，說是一個人只要不沉迷於賭博，即使再落魄，再不得志些，也不愁沒有站起來的一天。

換句話說，一個人若是跟賭博結上了不解緣，無論在事業上已有多大的成就，也終必有一天會無情的沉淪下去！

一個會說這種話的人，怎麼還會坐上賭台呢？

他有點納罕。

他這時的心情，也矛盾異常；白天星承包搭建品刀台，雖然着實賺了一筆，但總數也不過五十兩上下。這五十多兩銀子，可說全是汗水換來的，他當然不希望白天星把這筆血汗錢送在賭台上。

但另一方面，他爲了不願白天星染上這種不良的嗜好，却又巴不得白天星早點輸個精光……

白天星賭了這半天，究竟是輸了還是贏了呢？

× ×

白天星輸了，不過輸得很少。

他輸得不多，與運氣和技術完全無關，而是由於他下注的方式特別。

他賭的是骰子。

三顆骰子定輸贏，「四五六」通吃，「一二三」通賠；普通比點子時，三顆骰子必須有兩顆點子相同，而由另一顆骰子分大小，憑點子大小決定輸贏。

這是一種簡單的賭法。

最簡單的賭法，通常也是贏輸最快的賭法。

白天星下的是「鐵注」。「鐵注」的意思，就是無論手氣好壞，注子都是一樣，數目絕不增減！

莊家不會把把贏，也不會把把輸，下鐵注的人，跟莊家賭的不是運氣，而是莊家輸贏的次數。

這種賭法很少有人採用，因爲賭起來一點也不刺激。

但這種賭法却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很少會有大輸贏。

當莊的人，當然不歡迎這種賭法。

白天星不僅下的是鐵注，而且注子下得非常之小，他一注只下三分銀子，但嗓門却比誰都來得粗，三顆骰子到了他手上，人人耳朵都得受罪。

當莊的蔡老闆已經狠狠的瞪了他好幾次，他只當沒有看到，骰子一抓上手，依然窮吼如故。

好在這位蔡老闆今晚手氣還不錯，手氣好的人，度量總大些。

蔡老闆擲了四點，一圈轉完，又是吃多賠少。

白天星對面一個臉上有疤的漢子忽起身道：「來來，讓我也抓幾把過過癮！」

蔡老闆雖然不怎麼願意，但還是乖乖的讓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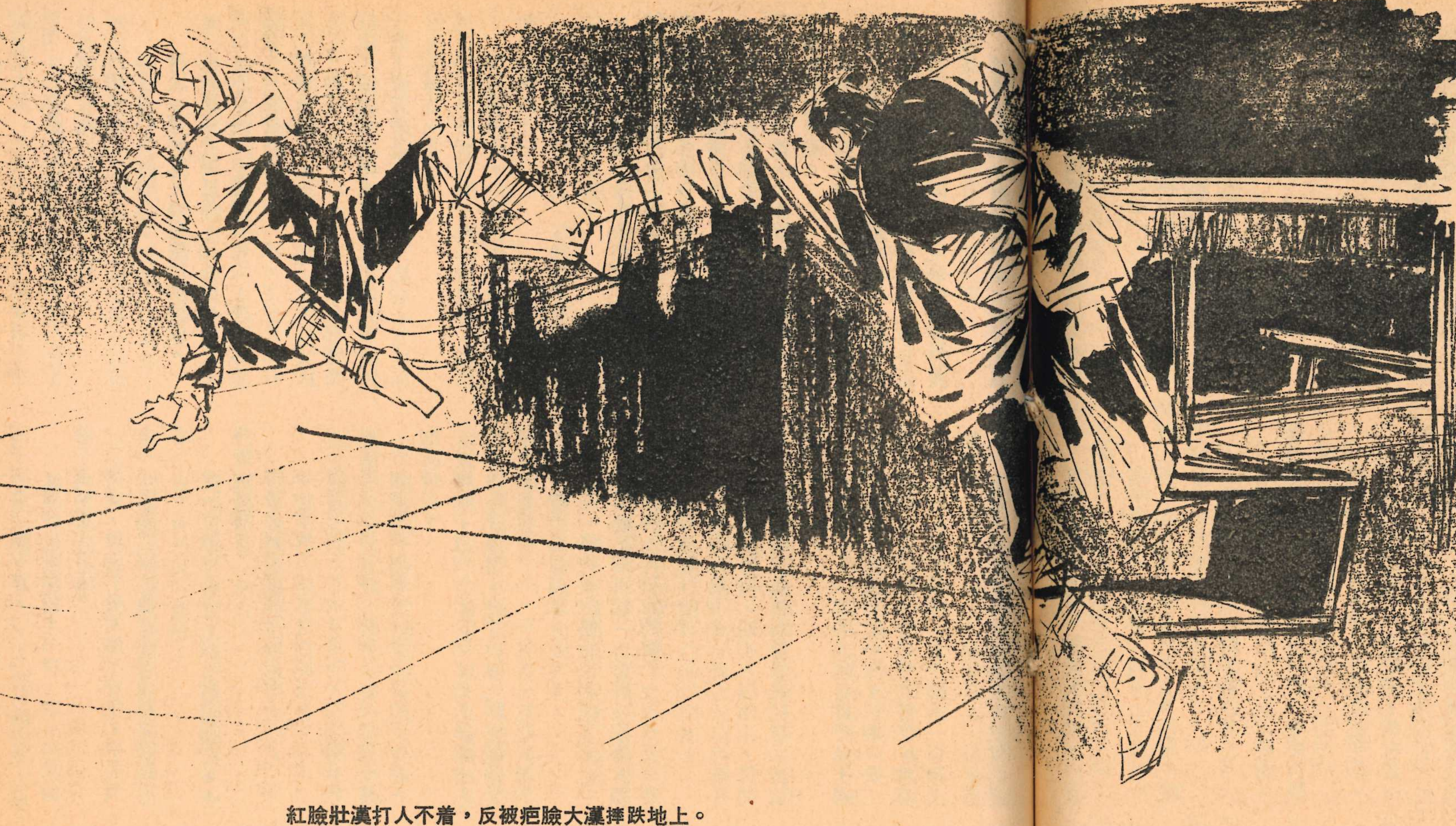
於是，當莊的換上那個疤臉漢子，衆人紛紛重新落注，白天星還是老規矩，押了三分銀子。

疤臉漢子抓起三顆骰子，呵了一口氣，又援了兩把，然後突然往海碗裏一放，大聲吆喝道：「四五六！」

三顆骰子在海碗裏滾定，衆人忍不住一起哈哈大笑！

原來是個「么二三」！

疤臉漢子嘆了口氣道：「奶奶的，手



紅臉壯漢打人不着，反被疤臉大漢摔跌地上。

氣眞壞！」

他口裏說着，人已站了起來，等這句話說完，人也離開了賭台。

一個紅臉壯漢叫道：「你去那裏？賠呀！伙記。」

疤臉漢子轉過身來，露出滿面詫異之色道：「賠——賠什麼？」

紅臉壯漢道：「賠錢呀！」

疤臉漢子道：「賠誰的錢？」

紅臉壯漢道：「賠我們大家下的注子呀！」

疤臉漢子道：「我爲什麼要賠你們大家下的注子？」

紅臉壯漢道：「你擲了一把么二三，怎麼不賠？」

疤臉漢子道：「我擲么二三，是我的事，跟你們又有什麼關係？」

紅臉壯漢道：「如果你擲的是四五六，你吃不吃？」

疤臉漢子道：「當然不吃。」

紅臉壯漢一張面孔紅得幾乎要滴血，但仍儘量忍住了火氣道：「你伙計是身上沒有帶銀子？還是硬想要賴？」

疤臉漢子道：「誰說我沒帶銀子？誰說我想要賴？」

只見他伸手從懷裏一掏，便掏出了一大把硬貨。

黃澄澄的，不是銀子，是金子！

一條條的金子，足足有五六條之多，每一條都有十來兩！

紅臉壯漢看到這許多金條，火氣不覺又小了些，當下翻着眼皮道：「你伙計既然有的是錢，又不打算耍賴，幹嗎不賠大家的注子？」

疤臉漢子緩緩收起那些金條，慢吞吞的道：「我想這也許是一場誤會。」

紅臉壯漢的臉色不由得又好看了許多，他當然希望這只是一場誤會。

他不僅希望這只是場誤會，而且更希望兩下言歸於好繼續由對方當莊當下去。

一個身上帶了這麼多金子的人，不跟他賭，跟誰賭？

疤臉漢子輕輕咳了一聲，從容接下去說道：「我猜想你們剛才一定沒有聽清我的話。」

紅臉壯漢忍不住問道：「你說什麼話我們沒有聽清楚？」

疤臉漢子道：「我說：『來來來，讓我也抓幾把過過癮！』你們想想看，剛才我是不是這樣說的？」

紅臉壯漢道：「不錯。」

疤臉漢子揚起一邊眉毛道：「這不就得了？我說要抓幾把過過癮——我過我的癮，與你們何關？我有沒有要你們下注？有沒有說過要跟你們賭？我既然沒有招呼你們下注，又沒說要跟你們賭輸贏，憑什麼要我賠你們下的注子？」

理由果然充足得很——充足得能把人活活氣死！

有好一陣子，誰也沒說話。

沒人說話是因爲大家在喘氣。

「揍，揍死他！」

這是第一個喘過氣來的人，說出的第一句話。

說這話的人不是紅臉壯漢。

在這種場合，喊打的人，很少會領先

動手，領先動手的人也很少喊了再打；事實上那人第一個揍字剛出口，紅臉漢子的拳頭，已經奔向疤臉漢子的面門！

「揍！」

「揍！」

「揍他個奶奶的……」

衆人一齊吶喊，爲紅臉壯漢助威。

紅臉壯漢身軀魁偉，比疤臉漢子足足高出一頭有餘，不僅雙拳粗大，身手亦頗矯捷，只看他打出的這一拳，便知是個打架的能手。

只聽得「蓬」的一聲，一條身形應聲飛起，飛出足足兩丈多遠，方才「叭噠」一聲，凌空摔落！

「好！」

「好！」

「打得好！」

「再打！」

「再打！」

「好好的打！」

然後，就像一盆冷水澆熄了剛剛燃起的火頭一樣，所有的喊聲，突然寂止。

從空中摔落的竟是紅臉壯漢！

紅臉壯漢摔了下去，就沒有再爬起來，被打斷的也不知道是肋骨還是臂或腿，顯然這時躺在地上，身軀抽搐，呻吟不已，傷得相當不輕。

疤臉漢子四下轉了個身，冷笑着道：

「老子賭運不濟，打架可有兩手，還有沒有不服氣，再過來陪陪老子玩玩？」

那些剛才喊打的賭徒，一個個都好像突然變成啞巴。

隔了很久，才聽見有人低低說道：「走，找錢麻子去，他抽了我們的頭錢，這檔子事他不能不管。」

立卽有人附和道：「對，對，去找錢麻子算帳！」

其實，錢麻子根本用不着找，早在大家吵吵嚷嚷之際，他就從帳櫃那邊跑過來了。

他一直隱在人堆子裏，默默地打量，靜靜地等待。

打量這個疤臉漢子的來路。

等待事情也許會自然結束。

因爲天底下有很多事情，往往就是那樣奇怪，你愈是熱心排解，愈是纏夾不清，但如果你不加理會，說不定鬧上一陣，也就過去了。

拿眼下這樁糾紛來說，如果他以主人的身份挺身而出，除了由他代那疤臉漢子賠出全部賭注之外，可說沒有更好的辦法，能令雙方感覺滿意。

可是，那些賭注他能代賠嗎？

賠得起，賠不起，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此例一開，試問他錢麻子今後還要不要再在七星鎮上混下去？

所以，他只有等！

當有人喊打時，他本可以阻止，但他沒有，因爲這正是他認爲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

人打過了，大家的火氣自會平息，這件事本來就怪疤臉漢子不對，被揍一頓，也是活該，他事後頂多陪幾句好話，就算打死了人，他的損失，也不過是一口薄皮棺材！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被打的反而成了紅臉壯漢！

紅臉壯漢被打傷，問題就嚴重了。

因爲這紅臉壯漢名叫姚大勇，是廖府君師爺的妻舅，得罪了君師爺，就等於得罪了廖三爺。

就算他錢麻子以後不想再吃這碗飯，這副担子他也担當不起。

錢麻子心中起毛，不禁有點後悔，這時不待別人找他，趕緊從人堆中走了出來，向那疤臉漢子沉臉道：「我說，你這位大爺……」

他板着面孔，口中却在喊大爺，一個燒餅兩面光，這正是他處事老到而圓滑的地方。

他不想替什麼人出氣，也不想替自己惹麻煩，他只希望早點打發瘟神上路，讓事情有個交代就行了。

那知道疤臉漢子一點也不領他的情，沒等他一句話說完，兜胸就是一拳，惡狠狠地喝道：「滾開些！」

錢麻子被打得連退兩步，一張麻臉就像突然變成了一塊生滿銹斑的鉛皮。

疤臉漢子總算手下留情，這一拳打得並不重，錢麻子雖給打退了兩步，挨的却只是皮肉之痛，比起紅臉壯漢姚大勇來，他算是幸運多了。

錢麻子雙手按在胸口上，呆了一會，才轉向衆人，苦着臉道：「諸位鄉親，你們瞧，你們瞧……」

事實上他這幾句話根本可以不說。

因爲大廳中每一個人的眼睛和耳朵，自始至終就沒有忽略這場風波的每一個細節。

人屠刁橫，鐵算盤錢如命，靈飛劍客長孫弘，白天星和張弟，個個都在瞧着，除了張弟，每個人臉上都沒有任何表情。

人屠刁橫吃肉喝酒的動作幾乎從未停頓過，但他吃的喝的，還是那盤肉和那壺酒。一壺酒，一盤肉，吃喝了將近個把時辰，居然仍能保持盤中有肉，壺中有酒，這份慢功，眞是可佩可敬。

鐵算盤和靈飛劍客在風波發生之前，一直在談論着今天鎮上的幾件奇事，兩人的聲音都很大，似乎有意在作義務傳播。

待賭台上出了事，兩人的交談便告停止。

疤臉漢子收拾紅臉壯漢姚大勇的那一招，擰腰，飛腿，身手相當俐落，具有這等身手的人物，在江湖上自非無名之輩。

然而，說也奇怪，鐵算盤錢如命和靈飛劍客長孫弘兩人，竟好像一點也不認識這個疤臉漢子是誰。

「白天星會不會認識這個傢伙呢？」

張弟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爲直到目前爲止，他還沒有發現一件連白天星也不知道的事。

白天星什麼事都知道。

就連不該他知道的事，他也知道，而且知道得非常詳細。

早上他找到白天星時，白天星正坐在何寡婦店裏喝豆漿。

何寡婦的豆漿店就在黑皮牛二的豆漿店斜對面，這兩間店雖然隔不遠，但營業並不衝突。

何寡婦只賣豆漿，不賣豆腐，黑皮牛二則只賣豆腐，不賣豆漿。

發生在黑皮牛二店前的事，坐在何寡婦店裏，當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最奇怪的就是後來白天星居然知道莫睹子燒餅店裏，也到了一位刀客，而且這位刀客就是奪魂刀薛一飛！

白天星究竟是怎麼知道的，他始終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他問白天星，白天星只是傻傻的笑。

傻當然是裝出來的。

他一氣就沒有再問，不過他私底下已經發了狠，遲早他一定要想個辦法來揭開這個傢伙的秘密！

而現在，他已顧不得嘔氣，他眞希望白天星快點坐到這邊來。

他要問問白天星，這個疤臉惡漢是什麼路數？

更重要的是，白天星也是那邊台子上賭客之一，他爲什麼不藉這個機會，給這廝好好教訓一頓？

但令人失望的是，白天星根本就沒有出手的意思，同時也根本沒有坐過來的意思。

張弟對白天星感到失望，對那位靈飛劍客也大爲失望。

身爲武林四大名公子之一，竟聽任這樣一名惡漢張牙舞爪還算什麼名門公子？

他不禁又想到今天來的那些刀客。

豪放如快刀馬立固不必說，就是換了那個粗鹵冒失的狠力苗天雷在這裏，他相信也絕不會聽任這廝如此猖狂。

只可惜那些刀客根本就不會來到這種地方。

錢麻子也失望得很。

他當然知道如今喝酒的酒客之中，好幾位都是當今江湖上的赫赫名人，但是理睬他的，却一個也沒有！

錢麻子見呼援無門，只好裝作像是氣昏了的樣子，僵在那裏，一動不動。

這當然不是一個可以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不過在事急無法可想之際，這一手仍然不失爲方法之一。

對一個剛挨過一拳，現在又氣得要昏過去的人，你難道還忍心加以責難？

錢麻子這一着錯了！

如果他這時不顧一切繼續跟疤臉漢子爭論下去，如果疤臉漢子依然蠻不講理，這時至少有一個人會帮他的忙。

張弟！

張弟已經握拳站起，但一見錢麻子那副窩囊相，忍不住眉頭一皺，又慢慢的坐了下來。

疤臉漢子冷笑着滿廳緩緩掃了一眼，眼看已再無人出頭，這才輕哼一聲，從容舉步出廳而去。

×　　×　　×

巷子後面有條彎彎曲曲的小河。

河邊坐着一個人。

這個人坐在兩顆大榆樹的陰影裏，幾乎已成了夜色的一部份。

疤臉漢子慢慢走過來，在這人身邊坐下。

河水徐徐流動。

風中已有凉意。

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聽黑暗中那人道：「沒有人看到你來這裏？」

「沒有。」

「今晚到的都是那些人？」

「錢如命，長孫弘，刁橫，以及黑鷹帮的幾名兄弟。」

「沒有認出你是誰？」

「是的。」

那人忽然輕輕嘆了口氣道：「你臉上這幾個疤實做得在巧妙，連我都幾乎被你瞞過了，要不是易容術對我無用，我眞想跟你學兩手。」

易容術對每一個江湖人物都有用處，爲什麼獨對這人無用呢？

疤臉漢子沒有表示意見。

他不是個歡喜多話的人，尤其是現在這個人的面前，多說無謂的廢話，更屬不智之舉。

所以他只是靜靜的等着，該他回答的時候，他才回答。

黑暗中那人忽又問道：「你剛才在裏面鬧得厲害不厲害？」

疤臉漢子道：「踢斷了姚大勇一條胳膊，賞了錢麻子一拳，賠了差不多十多兩銀子的賭注。」

那人又道：「始終沒有人出面打抱不平？」

疤臉漢子道：「沒有。」

那人道：「長孫弘和錢如命等人也沒有任何表示？」

疤臉漢子道：「是的。」

那人道：「都是一些聰明人。」

他忽又嘆了口氣，喃喃道：「但這些傢伙還不算太聰明，眞正聰明的人，根本就不該在這時候眼巴巴趕到七星鎮來。」

他自己呢？

他自己不是也來了七星鎮嗎？他自己又算不算是個聰明人呢？

疤臉漢子沒有開口。

那人緩緩接着道：「那麼你有沒有發現有人臉上露出忿忿不平之色？」

疤臉漢子道：「只有一個。」

那人道：「誰？」

疤臉漢子道：「就是那個跟白浪子做小工的小傢伙。」

那人道：「張弟？」

疤臉漢子說道：「我不曉他叫什麼名字。」

那人淡淡一笑，忽又輕嘆着道：「聽說小子今年才十九歲，這正是一個人整天夢想成爲大英雄的年齡，他當然不會像錢如命那些老狐狸那樣油條。」

疤臉漢子道：「你覺得這個小傢伙沒有嫌疑？」

那人道：「你的看法如何？」

疤臉漢子道：「我聽人說，這小子在初來七星鎮時，他的身上好像也佩着一把刀。」

那人道：「這也沒有什麼稀奇，自從十八刀客闖出名聲之後，如今那個少年人不想弄把刀佩在身上顯顯威風？」

疤臉漢子遲疑了一下，又道：「十九歲說起來也不算小了。」

那人道：「的確不算小。」

他微微停頓了一下，緩緩接着道：「我打睹武陵鏢局一個鏢師的一隻眼睛時，才不過十八歲剛剛出頭。」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殺伐世家

諸葛青雲稿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陳繼志趕往采芝齋，驀然見王長亭正與那批追殺包打聽的人打在一起，就在王長亭殺死對方數人之際，李明遠率三名手下趕來，目睹屍骸狼藉，李明遠喝令三名手下往擒王長亭，那三名手下身手雖不弱，惟終非王長亭之敵，掃數爲王擊斃，李明遠遂約王三天後虎邱再會。王長亭俟李明遠走後，偕陳繼志至酒樓，向陳說出他本人身份，原來是陳的生母表兄，並向陳說出他的養母陳紅蕚與楊大俠夫婦已成好友，陳紅蕚且央請楊大俠助她完成造福武林的壯舉——

互炫眞功力　各逞巧心思

陳繼志忍不住地長嘆一聲道：「她老人家太偉大了，可是，如今，空有一身絕代武功和無數的金錢，這一個偉大的志願，却恐怕已沒法完成了。」

王長亭正容接道：「那也不盡然，只要你養母的神志能恢復正常，則一切都好辦了。」

陳繼志苦笑一下道：「但願如此。」接着，又注目沉聲問道：「表叔，以後呢？」

王長亭沉思着接道：「當時，楊夫人曾背着楊大俠，用很露骨的暗示表示過，如果你養母不介意，她希望能與你養母共同生活，也就是結爲異姓姊妹，同侍楊大俠。」

陳繼志注目問道：「當時，我養母怎麼說？」

王長亭輕輕一嘆道：「你養母還是婉拒了，不過，她也很誠懇的表示，希望楊大俠夫婦，能將這一番好意，用另一種方式表達出來。」

陳繼志訝問道：「還有甚麼別的方式呢？」

王長亭笑了笑道：「你養母希望楊大俠夫婦，能將他們的第一個孩子過繼於她，不論是男是女，她都歡迎，也都會由衷的感激……」

這下子可使陳繼志呆住了。

半晌之後，才苦笑了一下道：「現在，我完全明白了。」

王長亭正容接道：「明白了就好，你，有楊大俠夫婦那名震江湖的生父母，也有陳家這顯赫的身世，所以，你的身世，是極不平常，也是足以自豪的，但由於目前情況的特殊，你肩頭的責任，也比誰都沉重。」

陳繼志正容點首道：「我明白。」接着，又注目問道：「表舅，我還另有弟妹麼？」

「沒有。」王長亭接道：「楊陳兩家，都只有你這一根幼苗。」

陳繼志苦笑道：「怪不得我記憶中的『楊伯伯』和『楊伯母』，都對我那麼的好。」

王長亭笑問道：「對你的生父母，你腦子裏還有印象？」

「當然還有印象，童年的記憶，是最深刻的。」陳繼志輕嘆着接道：「可是，自從我養母神智失常之後，兩位老人家就再也沒有來過。」接着，又「哦」了一聲道：「對了，表舅，我養母神智失常的經過是怎樣的，你知過麼？」

王長亭苦笑道：「我所知道的，也就是一般人所傳說的，是你生父在酒中作下手腳，姦污了你養母……」

陳繼志截口接問道：「表舅，你相信這傳說？」

王長亭苦笑如故地說，道：「我當然不相信，但人家都是這麼說，而你生父從未否認，甚至於連間接和側面的辯白也沒有。」

陳繼志皺了皺眉，接道：「那是爲甚麼？」

「這個。」王長亭接道：「還是等見到你父親時，親自去問他吧！」

陳繼志「唔」了一聲道：「我想，我爸一定是在暗中追查事實眞相。」

王長亭接道：「這是無可懷疑的。而且，可以想見，你養母的瘋病，與四大世家的慘案，也必然都是同一個人傑作。」

陳繼志苦笑道：「照現在的情形看來，應該都是幽冥教的那位幽冥帝君所弄的鬼了？」

王長亭漫應道：「大致是不會錯。」

陳繼志接問道：「表舅，那位幽冥帝君究竟是怎樣的人物？」

「我也不會見過。」王長亭笑了笑道：「我只聽說他姓譚名逸，是當代武林十大家的首腦人物中，功力僅次於你們陳家的人物。」

陳繼志接道：「四大家的慘案中，其他三家的人，都已全部罹難？」

王長亭點了點頭，說道：「不錯，不過，也許還有倖逃不死的人，目前不敢出面。」

陳繼志注目問道：「那麼，爲甚麼偏偏對我們陳家，還留下我養母和我呢？」

王長亭輕輕一嘆道：「留下你們母子，並不是對方的仁慈，你要是往深處想想，就不無蛛絲馬跡可尋啦！」

陳繼志苦笑道：「表舅，此刻我是心亂如蔴，理不出一個頭緒來，你還是痛痛快快地說你的想法吧！」

王長亭正容接道：「此中自然是有着極爲惡毒的陰謀，你想想看，留下你們母

子，對別人有甚麼威脅麼？」
陳繼志若有所悟地，「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
王長亭笑了笑道：「說說看？」
陳繼志正容接道：「賊子們留下我們母子，對他們發生不了甚麼威脅，但對我生父，却是一個莫大的累贅……」
王長亭截口接道：「豈僅是累贅而已，留下你們母子，對你生父而言，更是一種莫大的威脅。」
陳繼志有點茫然地苦笑道：「表舅，我方寸大亂，又弄不明白啦。」
王長亭長嘆一聲道：「自從你養母的神智失常之後，你生父就一直是在暗中活動，而不曾公開出面過，當然，明眼人也都明白，你生父一方面在暗中追查那嫁禍他的人，一方面又在竭盡一切所能，企圖將你養母的瘋病醫好，因爲，只要你養母的神智清醒了，則一切眞相都可大白於天下。」
接着，苦笑了一下道：「但對方的手段太高明了，你生父的一切努力，都變成徒勞無功，不但徒勞無功，而且發生了相反的效果……」
陳繼志截口訝問道：「是甚麼反效果啊？」
王長亭接道：「有人說，這一切都是你生父的做作，他，一面四處邀請名醫，替你養母治病，一面却自己將那些名醫殺死……」
陳繼志忍不住截口怒叱道：「該死的王八蛋！」
王長亭苦笑道：「孩子，平心而論，這也不能怪人家會有這種想法？」
陳繼志訝問道：「爲甚麼？」
王長亭正容接道：「你想想看，你生父是何等身手，經過這多年的努力，却一無成就，又怎能怪別人會有這種想法！」
陳繼志恨聲說道：「那是敵人太高明啊！」
王長亭接道：「可是，人家不一定會這麼想。」
陳繼志深長地嘆了一口氣，沒接腔，其實，他自己也曾經這麼構想過的，又怎能怪別人呢！
王長亭也長嘆一聲道：「所以，敵人留下你們母子，讓你生父永遠背着一口黑鍋，疲於奔命，却永遠並不明眞相，也永遠出不了頭，而他却可以爲所欲爲地攪他的武林霸業，只等時機成熟，再收拾你生父和你們母子，以斬草除根……」
陳繼志禁不住恍然大悟地，連連點首道：「對了！表舅這一分析，眞是透徹極了。」
接着，又注目問道：「那麼，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
王長亭沉思着道：「目前，一切情況都在逐漸明朗中，你我二人，也沒法插手，暫時，只好聽候你父親所作的安排。」
陳繼志皺眉問道：「我爹究竟是怎樣安排的？」
王長亭苦笑了一下道：「你爹是一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人物，他的行動和安排，有時候，連他們那三劍客中的其餘二位，甚至於連你的生母，也未必會知道，至於我，那就更不用說啦！」
陳繼志苦笑着，嘴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王長亭一舉酒杯，說道：「來！咱們喝酒……」
兩人默然飲了幾杯悶酒之後，王長亭才忽有所憶地，注目問道：「繼志，你看方才那個李明遠的武功怎麼樣？」
陳繼志微微一怔道：「表舅問的是那一方面？」
王長亭接道：「我說的是那廝的武功深淺方面。」
陳繼志笑了笑道：「那廝的身手，算得上是相當高明，但比起表舅你來，却還差了一二籌……」
王長亭截口苦笑道：「你錯了，事實恰好相反，而且，那廝比我高明的還決不止一二籌。」
陳繼志禁不住身軀一震道：「難道說，方才那廝還藏了私？」
王長亭正容點首道：「正是……」
陳繼志若有所信地接道：「所以，李叔叔才在暗中通知你讓那廝離去？」
王長亭點點頭道：「我想，這也是原因之一。」
「那麼。」陳繼志接問道：「還有些甚麼原因呢？」
王長亭接口說道：「方才我也說過，李明遠也有功力更高的人，在暗中指揮着，這情形，當然瞞不過李二俠的法眼。同時，由於目前雙方，都還在暗中部署，不便正面衝突，所以，才促使雙方都自動收兵。」
陳繼志禁不住苦笑着。長嘆一聲道：「表舅，對於目前這種撲索迷離，勾心鬥角的局面，對我來說，好像劉姥姥遊大觀園，有點目不暇接呢！」
王長亭正容接道：「孩子，你年紀太輕，又缺乏江湖閱歷，自然不易適應目前這波詭雲譎的局面，稍假時日，你就會習慣啦！」

× × ×

以「三劍客」中的老三，「迷糊酒俠」朱伯倫爲首的羣俠們，所租用的那艘樓船，在順風順水的情況之下，舟行甚速，第二天午後，已掠過「眞口」，直放「江州」。
由於相聚了一天多，彼此都很投緣，同時，也由於悶居船艙中顯得無聊，大夥兒上下古今，天南地北，無所不談，那位于君璧于相公，也跟大家混得很熟了。
這是一個有着半天燦爛晚霞的黃昏。
羣俠們晚餐之後，大夥兒都在甲板上散步，並欣賞這黃昏時分的江干美景。
「地獄神醫」張勁秋則獨倚左舷，俯視浩浩江干的滔滔濁浪，默然沉思着。
于君璧也緩步踱了過來，並含笑問道：「張兄何思之深耶？」
說着也許是種巧合，目前這附近二丈之內，就只有他們這二位。
張勁秋笑了笑道：「于老弟，你看上游那艘烏篷小艇是否有點兒透着可疑？」
說着，並抬手向後面一指。
于君璧順着張勁秋所指的地點瞧去，只見上游約莫半里之外，正有一艘烏篷小艇，飛疾地衝了下來。
他，目光一掃之下，禁不住含笑反問道：「何以見得？」
張勁秋正容接口說道：「因爲，一般烏篷小艇，不會有偌大的速度，眼前的這一艘，顯然是有武功極高的人，在以眞力催舟，……」
于君璧已在張勁秋的身旁停下來，一面扭頭向後面那艘烏篷小艇注視着，一面却是臉色微變地說道：「那……莫非是爲了對付你這位神醫而來的壞人？」
這一天多以來，于君璧這時約畧知道了他們這一行人的來歷所以才有這一問。
張勁秋點點頭道：「很可能……」
于君璧驚「啊」一聲道：「又接近了很多……還不趕快告訴朱大俠他們去！」
張勁秋神秘地一笑道：「這眞是皇帝不急，急了太監呀！」
于君璧正容接道：「張先生，學生我可是一片好心。」
張勁秋微笑道：「這個，在下當然知道。」
于君璧接道：「知道就好，不可站在船舷邊了……」
說話間，並抬手向張勁秋的左腋拉來，那情形，好像是要拉着張勁秋，一同進入船艙中去。
張勁秋仍然向後面那艘烏篷小艇打量着，似乎沒聽到于君璧的話，當然也根本沒有離去的打算。
于君璧的右手快要接觸張勁秋的左腕時，突然疾如電掣地，往上一抬，逕行點向張勁秋的前胸的「七坎」要穴，同時，左手中也突然亮出一把雪亮的匕首，向張勁秋的前胸猛然一刺。
這變化，實在是太意外了！何況，雙方距離又那麼迫近。
像這情形，卽使張勁秋功力再高，也勢將難逃一死。
但張勁秋的反應之快，也令人大大地出乎意料之外。
當于君璧雙手齊施的刹那之間，張勁秋却突然之間，矮了一尺多，使得于君璧右手的一指落空，而左手中的匕首，却剛好被張勁秋的牙齒咬住。
張勁秋目前所露的這一手，實在太高明了。
高明得不但使當事人的于君璧，心頭大震地，來不及有甚反應，連在不遠處的朱伯倫，朱家鳳父女，陡地發覺之下，也禁不住精目中異彩連閃不已。
張勁秋既然具有如此高明的身手，其反擊的動作，也自然是快速已極的。
只見他，一口咬住對方的匕首後，立卽雙手齊施地，發動反擊。
由於他目前是施展爐火純青的「縮骨神功」，使自己變得矮了一尺多，因而他雙手，都是攻向對方的下盤。
但于君璧的身手，也夠高明，儘管是變出意外，他還是於危機一髮之間，一個倒翻，飛射丈五之外。
于君璧也算是慌不擇路，他這匆促之間的一個倒射，剛好落在朱家鳳的身旁。
朱家鳳自然不會放過這個好機會，她嬌笑着一掌擊出，才發聲招呼道：「賊子吃我一掌！」
于君璧脚步尚未站穩，却又不得不咬牙招架朱家鳳的攻勢。
「砰」然一聲震响中，傳出張勁秋的清朗笑聲：「家鳳退過一旁，準備接待乘烏篷小艇前來的貴客。」
朱家鳳已與于君璧互拚了三掌，居然是秋色平分局面。
張勁秋話聲一落，朱家鳳立卽閃退一旁，並嬌應一聲道：「好的。」
張勁秋又恢復了那本來的身裁。
他，一面將于君璧截住，一面沉聲接道：「家鳳，那位遠道而來的朋友，身手奇高，可得小心一點。」
朱家鳳嬌笑道：「知道啦！」
張勁秋與于君璧，已拳來脚往地，互拚了七八招，暫時却分不出高下來。
于君璧且戰且退，一面注目問道：「你是誰？」
張勁秋笑道：「誰不知道我是『地獄神醫』張勁秋哩！」
于君璧冷笑一聲，道：「但我却斷定你不是。」
張勁秋笑問道：「那麼，你以爲我是誰呢？」
于君璧道：「我認爲你有九成就是楊天佑……」
忽然，江面上傳來一聲驚「咦」道：「誰是楊大俠？」
話到人到，只見一道人影，由剛剛掠過一旁的烏篷小艇騰起，射落甲板上。
出人意外的是：這位不速之客，居然也是于君璧的裝束連面目也有九成近似。
這情形，使得正待向前截擊的朱家鳳，發出一聲驚「咦」道：「怎麼又有一個于君璧？」
後來的于君璧苦笑道：「朱姑娘請莫誤會，在下才是貨眞價實的于君璧。」
朱家鳳訝問道：「那麼，那一個冒充你的是誰？」
于君璧目注門場，口中却漫應道：「不知道，但必然是幽冥教下的人。」
張勁秋忽然揚聲，道：「于老弟來得正好，請助我一臂之力，擒下這廝來。」
「好的。」
于君璧暴喝一聲，飛身加入戰圈。
那本來與張勁秋打成平手的假于君璧，在以一敵二的情況之下，立卽被迫而落了下風。
于君璧冷笑一聲道：「我要瞧瞧你是什麼東西變的！」
假于君璧也冷冷笑道：「憑你們兩個，要想逼出我的來歷來還差了一大截。」
張勁秋笑道：「朋友，也許你說對了，但我不能不提醒你，我還有一位身手不弱的賢姪女，和朱家三俠，必要時，可以招呼他們前來幫忙。」
假于君璧呵呵一笑道：「縱然將你們三劍客一齊叫來，我也不怕。」
話聲未落，忽然發出一聲驚呼。
原來他臉上那張巧奪天工的人皮面具，已到了于君璧的手中。
這位假于君璧，赫然就是幽冥教中的那位監軍牛銘。
也許是于君璧於揭下對方的人皮面具時，太過匆促一些，使得牛銘的右臉上也現出一道被指甲抓出血痕。
這情形，使得朱伯倫殊感意外地，笑道：「原來是你這位監軍大人。」

于君璧却淡然一笑道：「很抱歉！我這揭狗皮的技術，還不夠熟練，使得監軍大人的尊臉上，留下一道血槽來……」

牛銘臉色一連數變之後，忽然雙掌齊揚地，向于君璧擊去。

于君璧一面揮掌硬架，一面朗聲大笑道：「想開溜，我助你一掌之力。」

「砰」然巨震聲中，牛銘已借雙方掌力接實的反震之力，凌空一個倒翻，落入滾滾濁流之中。

朱伯倫向着于君璧拈鬚微笑道：「老弟台才眞是一位不露相的高人。」

于君璧訕然一笑道：「朱三俠請莫見笑……」

朱伯倫正容說道：「巫山十二峯中，一路上多承暗中鼎助朱某還不曾道謝。」

于君璧截口謙笑道：「些許微勞，不足掛齒，朱三俠請莫再提起了。」

朱家鳳插口嬌笑道：「從現在起，我不叫你于相公應該改口稱于大俠才對！」

于君璧連忙截口，道：「不！諸位還是叫我于相公比較受用一點。」

「那麼，」朱家鳳道：「我就恭敬不如從命啦！」

接着，又注目問道：「對了，于相公，方才，你明知那斯要開溜，却如何不設法攔截，反而助他一掌之力？」

于君璧輕笑了一下道：「憑我們目前的力量，要留下他當然是可以辦得到，只是，牛銘不過是一個替人賣命的人，留下他來，對我們不但沒有好處，反而使敵人提高警覺增加我們自己的痲煩和困難。」

朱家鳳「哦」了一聲道：「于相公是怎樣發現有人冒充你的？」

于君璧笑道：「這個就得由『宜昌』碼頭上說起才行了，說來，那也眞是一種巧合。」

一直在沉思着的張勁秋，插口笑道：「于老弟，這兒非待客之所，請入艙內待茶，再作詳談，可好？」

于君璧連忙道：「不用了，我馬上就要走的。」

一頓話鋒，才回到方才的話題道：「當諸位離開『宜昌』之後，我一個人偶然到碼頭上去閒逛，不料有人劈頭就『咦』了一聲：『于相公，您怎麼又回來了？』

「諸位請想想看，這話會給我怎樣的啓示呢？」

朱家鳳嬌笑道：「於是，你就聯想到有人冒充你閣下，而急忙趕了下來？」

于君璧點首，說道：「不錯，不過，當時我雖然想到有人冒充過我，却還想不出人家冒充我的目的何在，當我將那位問我的人仔細盤問一番之後，才感到事態的嚴重，而兼程趕了來。」

朱伯倫苦笑道：「于老弟這一份熱情，我眞不知要怎樣感謝你才好。」

于君璧正容道：「朱大俠，些許微勞，請不必介意，說實在一點，區區此行，一半也是爲了我自己。」

朱伯倫問道：「于老弟此話怎講？」

于君璧笑了笑道：「以後，諸位都會知道的。」

一頓話鋒，才向張勁秋笑道：「張大俠在對方存心暗算的情況之下，仍能安全無恙，並予對方以嚴重打擊，這一份機智和超絕的身手，教小可好生欽佩！」

張勁秋淡然一笑道：「老弟台，你這話，可眞是名副其實的謬獎啦！」

于君璧正容，道：「區區可是言出由衷。」

接着，又注目微笑問道：「那位牛監軍，一直認爲你閣下就是『四海游龍』楊大俠的化身，當不是毫無根據的無的放矢吧？」

張勁秋笑道：「于老弟也認爲我是楊大俠的化身？」

于君璧含笑點首道：「不錯。」

張勁秋苦笑了一下道：「如果『四海游龍』楊大俠竟然像我這麼窩囊，那就算是浪得虛名啦！」

于君璧神秘地一笑道：「張大俠可眞會說話。」

一頓話鋒，才歉然一笑道：「諸位，在下必須告辭了。」

也不等羣俠們的反應，立卽抱拳作了一個羅圈揖後，飛身射向江面。

他所乘來的那艘烏篷小艇，一直以一種與樓船相等的速度，併排行駛着。

于君璧並非射落江面上，而是落在烏篷小艇中，而且，一落入小艇中，立卽以眞氣催舟，疾如激矢地，超越樓船，向下游激射而去。

張勁秋目注那激射而去的烏篷小艇，輕輕一嘆道：「諸位，看到這位于相公的高明之處了麼？」

朱家鳳搶先接道：「是的，他由樓船上射落小艇中時，那小艇上似乎根本不曾增加一點重量似的，這一份輕功，怕不已到了登萍渡水的程度。」

朱伯倫却拈鬚微笑道：「這兒沒有外人，老大，你可眞夠神秘。」

朱家鳳首先一怔地，目注張勁秋訝問道：「張叔叔，你果然是楊伯伯化身？」

張勁秋點點頭道：「不錯。」

朱家鳳苦笑道：「您爲甚麼連我們都要瞞着？您是幾時上船的？張叔叔又到哪兒去了？」

砰然聲中，牛銘借與于君璧掌力接實的反震之力，一個倒翻，落入滾滾濁流中。

楊天佑雖已承認他是楊天佑了，却並未卸去易容藥物，聞言之後，也是苦笑道：「鳳丫頭，妳可以問出一連串的問題，楊伯伯可只有一張嘴啊……」

朱家鳳嬌笑道：「那麼您就逐項解答吧！」

楊天佑笑了笑道：「好！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我之所以連你們也要瞞着，原因自然是爲了保守秘密，因爲，誰都可以想到，只要你們知道我這個張勁秋是假的，縱然做作得再好，也難免會露出一點蛛絲馬跡來，那將使我白費一番心血。」

朱家鳳接問道：「第二個問題呢？」

楊天佑含笑接道：「二三兩項問題，我可以一起解答，我是在『宜昌』同你們在一起上船的，至於你張叔叔，則已由焦孟二將護送，由陸路兼程趕往『蘇州』，我想，目前至少已超前三百里以上了。」

朱家鳳「啊」了一聲，朱伯倫插口接問道：「大哥早已看出這個于君璧是假的，所以才臨時改變計劃？」

「不！」楊天佑接道：「我根本不認識于君璧！怎能事先知道他是眞是假。」

朱家鳳蹙眉接道：「那您怎會對那斯起疑，而加以防範的。」

楊天佑說道：「那是我上了船，經過詳細的觀察之後，才發覺那斯的可疑之處的。」

接着，又加以補充道：「起初，我的本意是讓張神醫在半途上來一個金蟬脫殼，好節省痲煩，同時，也好順便觀察一下這位于相公究竟是何來歷……」

朱家鳳忍不住截口笑道：「沒想到這一觀察，却有了意外的收穫。」

「是的。」楊天佑接道：「當我暗中察覺他對我這個張勁秋似乎特別感興趣時才引起我的疑心，而暗中提高了警覺。」

朱伯倫笑問道：「大哥，方才，你也是有意讓那斯逸去？」

楊天佑點點頭道：「不錯。」

朱家鳳接問道：「那是爲甚麼呢？」

楊天佑笑了笑道：「理由大致和于君璧所說的相同。」

「對了。」朱家鳳接道：「那位于相公也神秘得令人莫測高深。」

朱伯倫笑道：「幸虧他是站在我們這一邊，否則，那後果就非常嚴重了。」

朱家鳳嬌笑道：「可惜方才匆促之間，不曾問他，是否就是在『蘇州』茶館中，暗中替我們解圍的那位高人。」

朱伯倫笑了笑道：「大致是不會錯的了。」

楊天佑一怔道：「你們在『蘇州』時，曾經遇上過他？」

「可能是的……」

於是，朱伯倫又將他們父女在「蘇州」那家茶館中先後所發生的情況，複述了一遍。

楊天佑聽完之後，長長地嘆了一聲，却沒接腔。

朱家鳳笑問道：「楊伯伯，您是否一路都在暗中護送着張叔叔他們？」

「是的。」楊天佑點首苦笑道：「如此大事，我豈能不親自出馬。」

接着，又正容說道：「我必須要走了，三弟，你們不妨將行程特別延緩，沿途

不要離開這艘船，以吸住敵人注意力。」

朱伯倫點首答道：「好的。」

楊天佑沉思着接道：「三天之後，你們就可棄舟登陸，直奔『蘇州』……」

說完，微一點首，立卽飛身飄落江面，踏波疾奔而去。

朱家鳳目送楊天佑那踏波而去的背影，蹙眉自語似地說道：「楊伯伯要我們吸住敵人注意力，這一着，恐怕會落空。」

朱伯倫笑問道：「丫頭此話怎講？」

朱家鳳接道：「方才，那位牛監軍已經知道這兒的張叔叔是假的了，他們還會注意我們這艘船的人？」

朱伯倫笑了笑道：「說得有理，却可惜不會深思。」

朱家鳳蹙眉笑問道：「爹是怎樣想法的呢？」

朱伯倫神色一整道：「妳想想看，假的張神醫雖已揭穿了，誰能保證眞的張神醫，不在這船上哩！因爲，這船上，除了我們這幾位之外還有二十多名水手呀！」

朱家鳳怔了一下，才訕然一笑道：「這一點，我倒的確是不曾想到。」

朱伯倫笑道：「丫頭，別以爲武功了得，就覺得了不起了，談到江湖閱歷，妳還差得遠哩！」

× × ×

這是「蘇州」城郊外的一處竹林中，時間是二更將盡的深夜。

今夜，天空中濃雲密佈，狂風怒號，算得上是月黑風高，是夜行人活動的最好天氣。

不過，這竹林中雖然有着四個裝束奇異的夜行人，但他們却沒有任何活動，一個個悄然挺立着，就像是泥塑木雕似地。

四人中，有兩人穿長衫，兩人着短裝，都是黑色，並且，也都是黑布包頭，黑巾幪面，只露出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在外，四個人一字橫排，不言不動，也不知他們的葫蘆裏，究竟賣的是甚麼藥？

半晌之後，最左邊的一個短裝人開口了：「奇怪？怎麼咱們頭兒還沒來？」

緊靠着他的一個長衫人哼了一聲道：「三天以前的教訓，你老兄又忘了！」

那短裝人似乎怔了一下道：「甚麼教訓啊！」

那長衫人接道：「頭兒二字，好像透着不敬的意味，難道那一頓排頭，還沒吃够？」

短裝人苦笑一聲道：「那是我的口頭語，其實我的心中，比誰都要尊敬……」

最右首的長衫人截口接道：「別抬槓了，這幾天，咱們主上的心情很不好，別惹惱了他，還是打點精神，準備接受最艱鉅的任務吧！」

短裝人訝問道：「老兄怎會知道有艱鉅任務派下？」

右首的長衫人冷哼一聲，漫應道：「想當然耳！」

接着，又輕輕一嘆道：「但願我的判斷有誤，否則……唉！不說也罷！」

短裝人苦笑道：「你老兄怎麼又賣起關子來了？」

長衫人也苦笑一聲道：「不是我要賣關子，我深恐照實說出來，會影響大家的情緒。」

一頓話鋒，又輕輕一嘆，說道：「諸位將這幾天來的情況多想想，就會心中有數啦！」

這一說，使得大夥兒又沉默下來了。

忽然，一陣微風輕拂，他們面前已多出一位五短身裁的青衣人來。

此人雖然身裁不高，但一襲青色長衫，却拖到地面，而且，臉上也顯然戴着人皮面具。

顯得一片蠟黃，襯托上那雙目中的熠熠寒芒，令人有不寒而慄之感。

青衣人這一像幽靈似地，驀然出現，原先那四位，立卽一齊躬身施禮，並同聲說道：「參見主上！」

青衣人「唔」了一聲，精目在對方四人身上一掃，然後沉聲問道：「這幾天，『蘇州』地區的情況，你們都知道了？」

那四位又同聲恭應一聲，道：「都知道了。」

青衣人接道：「也知道『地獄神醫』張勁秋，已經由『宜昌』乘船東下？」

那四位又同聲恭應着：「是的。」

青衣人輕輕一嘆道：「天黑之前，我接到牛銘的飛鴿傳書，他說，那船上的張勁秋是假的……」

那四位都禁不住同時發出了一聲驚「啊」。

青衣人擺擺手道：「你們先坐下來，我們好好研究一下。」

說着，他自己當先就地坐了下來，其餘四人雖然顯得有點拘謹，却也是一齊就地坐下了。

青衫人整理了一下思路之後，才低聲接道：「牛銘的飛鴿傳書上說，那位假神醫的身手，非常高明，他判斷，眞的張神醫可能還在那樓船中，至於那假神醫，他判斷，十九就是楊天佑所喬裝。」

話鋒畧爲一頓，又沉思着接道：「他也有另一種構想，那就是，那位張神醫可能根本就不會上船，而在『宜昌』就由陸路趕向『蘇州』來了。」

最右首的長衫人，似乎是原先那四人中的首領，聞言之後，點首恭應道：「牛監軍的判斷，很有道理。」

青衫人注目問道：「你是認爲牛銘的兩種構想，都有道理？」

最右首的長衫人連連點首道：「是的，是的……」

青衫人接道：「你們三個呢？」

其餘三人也同聲恭應道：「屬下也是這樣想法。」

青衫人「唔」了一聲道：「但我的想法却不同。」

右首長衫人諂笑道：「主上聖明，識見自然也是高人一等……」

青衫人接道：「我斷定張勁秋必然已由陸路趕來，所以，我的攔截重點，也放在陸路上。」

右首長衫人又是一連諂笑道：「主上一向是算無遺策，這回，當然也絕對不會例外。」

青衫人微一沉吟，才徐徐地接道：「由陸路進入『蘇州』，不經王村，卽經劉村，不過，據我的想法，他們是經王村的成份居多，所以，我的攔截部署，是將重點放在王村上，而你們四個，却在王村與

劉村這兩條通道之間守候着，予以適時的支援。」

右首長衫人連連點首道：「屬下等當勉力以赴。」

青衫人沉聲接道：「除非是我的判斷錯誤，否則，如果張勁秋進入了『蘇州』城，你們四個就提頭來見！」

那四位同時身軀一震地，同時恭應道：「屬下遵命。」

青衫人接道：「明天是一個決定性的日子，你們也該先去熟悉一下地形，現在可以走了。」

「是！」

四人同聲恭諾着，起身躬身一禮，疾射而去。

× × ×

王村，是「蘇州」西部約莫五里處的一個小鎭甸。總共才不過百來戶人家，但由於住處交通要衝，因而市面上，却頗爲繁華。

這是一個非常悶熱的黃昏時分。

一輛陳舊的馬車，由「無錫」方向徐徐進入王村那條獨一無二的大街。

車把式是一個年約半百，身裁高大的鄉巴佬模樣人，高坐車轅，揚鞭吆喝着。

令人詫異的是，這麼悶熱的天氣，這一輛馬車的車廂，却是門窗緊閉地，密不透風。

由於已經進入大街，車速是減低了，却並沒有停留下來的跡象。

就當此時，街道右邊，傳來一聲斷喝：「停車！」

車把式聞聲將馬車刹住，扭頭訝問道：「這位大爺，有何吩咐？」

那叫停車的，是一個年約四旬上下的灰衫文士，後面還隨着四個手持刀劍的勁裝漢子。

而且，有心人都可以看出，街道兩旁，至少還有二十名以上的道上人物，在虎視眈眈地，蠢然欲動。

那灰衫文士皮笑肉不笑地，接道：「你老兒由哪兒來？」

車把式答道：「小的由李村來。」

「到那兒去？」

「去『蘇州』城。」

「有何貴幹？」

「送咱們相公去看大夫。」

「唔！打開門，讓我瞧瞧。」灰衫文士漫應着，並向後隨的四個勁裝漢子使了一個很冷厲的眼色。

四個勁裝漢子同聲恭喏着：「是……是……」

車把式却是氣急敗壞地，連忙接道：「大爺，使不得！」

灰衫文士冷笑一聲道：「爲什麼使不得？」

車把式接道：「咱們相公患的是重傷風，所以，才將門窗緊閉着，這一打開車門見了風，那會使病情惡化……」

灰衫文士截口冷笑一聲，道：「死了我賠命。」

接着，扭頭怒喝一聲，道：「還不動手！」

「是！」

一個勁裝漢子應聲長劍一挑，將車廂那厚而重的布帘挑了起來。

車廂內一共是兩個人，一位是用被單包着，半倚半躺着的，看不到面孔的，另一位却是一位形容憔悴的青衣婦人。

灰衫文士日光一掃之下，沉聲喝道：「起來，下車檢查！」

車把式哀聲求告着：「大爺，請行行好，咱們相公有病啊！」

灰衫文士笑道：「有病有甚麼關係，下一次車，不見得就會死人吧！」

車廂內的青衣婦人，忽然一挑秀眉道：「憑甚麼要檢查我的車子？」

灰衫文士冷冷笑了笑，說道：「大爺高興……」

話聲未落，接着却是臉色一變地，駭然連退三大步。

原來就這刹那之間，車廂內那位形容憔悴的青衣婦人，已變成一張清麗脫俗，容光煥發的俏臉，很顯然，片刻之前，她是戴着人皮面具，目前才是她本來面目。

這情形，車廂內病人的眞假，已不難想見，也就難怪那灰衫文士入目之下，要駭然退立了。

青衣婦人冷然一哂，說道：「認識我麼？」

灰衫文士蹙眉接道：「不認識。」

青衣婦人淡然一笑道：「有一位姓左，名映紅的女人，你總該聽說過吧？」

「左映紅？」灰衫文士重複了一句之後，禁不住臉色一變，說道：「那是『四海游龍』楊天佑的夫人，妳……妳就是楊夫人？」

青衣婦人點點頭道：「不錯。」

接着，抬手向一旁被包在被單中的人一指，含笑接道：「這個人，我想你一定會認識的，而且，我斷定你是爲了這個人而來！」

灰衫文士又是臉色一變道：「妳說的是誰？」

左映紅淡然一笑道：「你睜眼瞧瞧就知道啦！」

一頓話鋒，扭頭向一旁的那位笑道：「張叔叔，有人向你請安啦！」

那被包在被單中的人伸了一個懶腰，含含糊糊地接道：「誰呀？」

左映紅嬌笑道：「大概是幽冥教下的狗腿子吧！」

灰衫文士臉色再變之下，揚手一枝訊號火箭，冲霄而起。

那被包在被單中的人，也欠伸着坐了起來，含笑說道：「大嫂，等他們到齊了，再殺他們一個痛快也好。」

這位裝病的人，赫然就是「地獄神醫」張勁秋。

灰衫文士震聲大喝：「點子就在這兒，大家上！」

車廂中的左映紅與張勁秋，仍然端坐未動，倒是那坐在車轅上的車把式，突然一鞭向灰衫文士掃去，並呵呵一笑道：「兎崽子，先吃我一鞭！」

鞭勢勁疾，那破空銳嘯，令人入目心驚。

灰衫文士的身手，甚爲高明，身形微閃，已避過那勁疾的一鞭，並迅疾地一劍橫掃過來。

同時，後隨的四個勁裝漢子，也刀劍齊揮地，一齊飛身而上。（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李中元制服汪焜，安頓好龍老太太祖孫後，趕往與少林、武當兩派高人會合，不料他們這一次的行動，竟被黑龍會探悉，幸此行目的仍未洩漏，黑龍會爲打擊他們這一行動，派人分飾少林僧及武當道士暗算昉雲禪師及玄通道長，冀挑撥少林武當起內鬨，幸雙方領軍人物均深明事理，加以李中元從旁分析，洞悉魔方的陰險手段，李中元隨示意徐一峯向玄靈道長說出此行目的，玄靈道長不特沒有怨恨武當掌門事先沒將事實宣示，更且佩服掌門人行事審慎——

偷襲兵行險　爲義捨小我

到底玄門高士，胸襟非凡，絕未因此而稍有不悅之心。

李中元道：「說來也是，貴兩派此次所來高手，人數過百，一路浩浩蕩蕩而來，縱經易容化裝，也難完全隱蔽行藏，但想不到對方採取的對策，竟是這樣積極猛烈，常言道『夜長夢多』，我們也要儘早下手才是，不知各位以爲如何？」

昭雲禪師道：「你看最快能快到甚麼程度？」

李中元道：「如果進行順利的話最好今天晚上探道，三天後黎明時分展開攻擊。」

玄靈道長道：「李大俠想必早已胸有成竹，貧道但憑調派。」

李中元抱拳一禮，道：「老前輩太客氣了，晚輩不敢。」

昭雲禪師道：「事權最貴專一，李檀樾知己知彼。由你指揮最爲理想，李檀樾你就義不容辭的負起這調派指揮之責吧。」

李中元料知無法推卻，只好當仁不讓的向大家一抱拳道：「兩位老前輩如此推重，晚輩只有遵命勉力而行，如有顧慮不週，調派失度之處，尚請各位老前輩，隨時賜教匡正。」

全室僧道齊皆一笑，道：「大俠雄才大畧，我們已是有目共覩，無不欽服，大俠請勿過謙。」

李中元又是一抱拳，謝了大家的支持，接着，神態一肅道：「晚輩現在有一個初步的擬案，有請各位指教。」

全室僧道們，含笑傾耳而聽。

李中元接着簡明的道：「晚輩這個計劃，大畧說來，分爲兩部份，一部份就是我們的主要任務，另一部份，就是因應當前情勢的欺敵行動，也就是晚輩前所提到的尋寶計劃，我們對這個計劃，不能言而不行，所以，一樣要有積極的姿態，才能眞正的騙過對方。」

微微緩了一口氣，接着又道：「至於我們主要任務的進行，由於尚未完成探道工作，目前言來，尚嫌過早，但對欺敵行動的計劃，晚輩的意思是……。」

李中元說出一番話來，大家聽了無不點頭道好。

道好聲中，李中元忽然轉頭笑向徐一峯說道：「不過這個計劃，要有勞你徐兄主持了。」

徐一峯一怔道：「這……。」

李中元截口道：「出面的當然還是小弟的身份，但要請你徐兄易容化裝，裝成小弟的模樣行事。」

徐一峯恍然而悟，點頭道：「小弟樂於受命。」

李中元立時脫下自己服裝，交給徐一峯道：「小弟不準備再到胡莊去了，再回胡莊去時小弟就是徐兄你了。」

徐一峯一面換裝易容，一面顧慮地道：「平空地失去小弟這人，又當如何交待？」

李中元道：「玄通道長所受金剛指力傷勢未愈，留在這裏繼續醫療，而你徐兄是奉命陪侍玄通道長，徐兄你認爲這樣說來，有沒有理？」

徐一峯點頭道：「合情合理，好極了。」

玄通道長接口道：「那麼貧道……」

一言未了，李中元又截口道：「晚輩有請道長今晚一同前往探道，因此道長留在此地養傷。」

眞是一舉數得，玄通道長欣然道：「貧道樂於奉陪。」

李中元轉向昭雲禪師道：「再請老前輩指派數人，隨同徐大俠前往胡莊，配合徐大俠行動，兼負連絡之責。」

昭雲禪師吩咐下去，立時便選好了九人，在前廳待命。

徐一峯化裝易容完畢之後，便與玄靈道長帶領少林九僧，告辭回到胡莊而去。

而這時李中元也畧加修飾，掩去了本來面目，他不能被人發現同時有兩個李中元，叫人更起疑心。

徐一峯等告辭去後，昭雲禪師問道：「李檀樾，今晚深夜之行，有無成算？」

李中元道：「晚輩上次發現那地方時，乃是由吳城向北而行，目前我們的位置，已是更在目標地點之北，理應由北南下，方向互異，地形一無所悉，因此心中毫無成算。」

昭雲禪師道：「這開元寺乃是本派支系之一，掌寺方丈，亦為少林弟子，算來應與老衲等同輩，他掌開元寺三十有年，對附近情形，非常熟習，檀樾要不要請來一談。」

李中元聽了大喜道：「那眞好極了。就請老前輩有請智圓大師前來一談。」

昭雲禪師向晞雲禪師頷首道：「師弟，我們鄭重一點，還是你親自去請他一下吧！」

昭雲禪師不特修持有道，人情亦甚是練達，晞雲禪師欣然一笑，領命而去。

智圓大師請來了。

他年紀也在六十左右，長得白白胖胖，有點像彌陀佛，臉上似乎永遠掛着慈和的微笑。

他走進禪房，先向昭雲禪師合十一禮，道：「師兄呼喚，不知有何吩咐。」

昭雲禪師請智圓大師一旁坐下，然後微微一笑，指着李中元道：「老衲特請師弟而來，是要替師弟引見一位武林模範，李檀樾，這位李檀樾在這次黃河大水災之中，曾以上億巨欵，救助無數災黎，立下無邊功德。」

智圓大師日光閃閃的射出兩道驚喜神光，向李中元合十為禮，道：「大善士，老衲失敬了。」

李中元在智圓大師進入禪房時，已有禮的立身而起，聽了昭雲禪師的介紹語，一臉訕訕而笑，抱拳道：「在下不過是借花獻佛，見笑大師了。」

智圓大師道：「善財難捨，李檀樾非身具大智慧，焉克如此，老衲今日得親芝範，至感榮幸。」

昭雲禪師接話道：「李檀樾不久之前，曾進入呂梁山一處秘谷之內，發現正在暗中滋長，心懷叵測的『黑龍會』，在那秘谷之內，辦了一所令人驚心動魄的場所，專門用野蠻殘酷的方法，訓練泯滅了人性的劊子手，意圖肆虐武林，為害江湖，經為本派掌門人與武當掌門人會商，特派老衲與武當玄靈道長各率派中高手前來，準備犁庭掃穴，除此禍害之源，不知師弟在此有否耳聞？」

智圓大師一楞之下，楞然道：「有這種事情，小弟却是茫然無知。」

昭雲禪師道：「師弟在此有年，想必對呂梁山內甚是熟習，李檀樾上次入山時，繪得由南入山道路圖一份，師弟看看，他們那訓練場所的眞正位置，從此地出發，又該如何前往。」

昭雲禪師說話之際，李中元已從懷中將那進入谷道路圖取出，昭雲禪師話聲一落，李中元便將那草圖送到智圓大師手中，道：「有請大師過目，指教！」

智圓大師接過那份草圖，仔細看了一陣，時而凝思，時而搖頭，想了好幾處地點，又話未出口的否定了好幾處地點，幾經攷慮之後，最後確定了一處地點，道：「是了，這裏一定是『困龍愁』！」

李中元道：「老前輩去過那裏麼？」

智圓大師道：「十年前，貧僧為了採集一種山藥，曾到過『困龍愁』一次。」

李中元道：「但不知老前輩是經由什麼方向入山的？」

智圓大師道：「那時老僧也是繞道先經吳城，然後由南向北入山。」

李中元一怔道：「老前輩也是由南入山！難道由北南下，無路可通麼？」

智圓大師道：「本來照說『困龍愁』位置更在全山之北，由北南下反而較近，只因入山之後，奇險天成，幽壑斷崖，形成天然屏障，極不容易通過，是以老僧當時，捨近圖遠，選擇了北上之路綫。」

李中元沉思了一陣道：「據照一般常情而言，有險可恃，則必戒備鬆弛，如能越險而過，則更能出敵意表，大收奇效，不知老前輩對於北方路綫是否知悉？」

智圓大師道：「老衲去過一次，無功而返，大約路綫，尚依稀能記。」

李中元大喜道：「也請老前輩繪一張山徑草圖吧！」

智圓大師道：「檀樾這條路只怕無法通過。」

李中元道：「能不能通過，晚輩都非試他一試不可。」

智圓大師忽然念了一聲「阿彌陀佛」，道：「檀樾信心毅力，令人可感，貧僧身處呂梁山附近，而竟不知呂梁山中，有此魔羣淵藪，有虧職守，愧對同門，老衲親自陪檀樾去一趟吧。」

李中元心中自是喜與已極，但却又有點不好意思，方待表示一二的時候，昭雲禪師已是接口道：「師弟能夠親自陪同李檀樾一往，最好不過，應該準備些什麼東西，師弟就下去秘密準備罷，……。」

話聲微微一頓，轉向李中元道：「李檀樾準備什麼時分出發？另外再帶幾人同行？」

李中元道：「武當有玄通道長，再請老前輩指派一位長老，連同智圓大師四人之數。天色入黑之後，便即上道。」

昭雲禪師點頭道：「智圓師弟，你下去作四人的準備好了。」

智圓大師一聲領命，退出禪房而去。

初更過後，開元寺後院，忽然一連飛出二十幾條人影，向着東北方向馳去，途中，突然有四人，先後落隊，隱身在暗處，待得其他之人遠去之後。那四個人便借助地形地物的掩蔽，悄悄的折道而回，奔向了呂梁山。

這四個人，就是李中元和武當玄通道長、少林晞雲禪師及開元寺智圓大師。

四個人都是江湖上出類拔萃的絕頂身手，再加種種安排，有意隱秘行蹤，端的神不知鬼不覺溜進了呂梁山區。

一路無話，地勢也無出奇之處。在萬籟寂靜中，不知不覺已進入了呂梁山深處，而時間也差不多將近四更時分了。

這時智圓大師停下腳步，道：「從此處開始，前面山形，便崎嶇非凡，步步維艱，天黑夜暗，目視不便，極難通過，倒不如大家就地休息一下，恢復體力，養足精神，等待天明之後，繼續上路，好在此處已是人跡罕到的深山險地，無須怕人發現，李檀樾意下如何？」

李中元一笑道：「這一段路程是老前輩的責任，晚輩但憑吩咐。」

智圓大師點頭先放下身上携帶的物件，道：「那麼大家就請休息吧！」

他們每人都帶了一個背包，背包之內，除了一部份乾粮之外，統是應用之物。智圓大師來過一次，有過一次經驗，這些東西，都是他體會出來的必需之物。

大家紛紛將携帶物放下，各自盤膝一坐，便凝神運氣調息起來。

渡過黎明前一段最黑暗的時間，頭頂山峯之上，現出了一抹魚肚白，智圓大師首先睜開雙目，望了天色一眼道：「天色已亮，大家先用點乾粮，我們就可以繼續上路了。」

山中有的是泉水，吃飽乾粮，飲了山泉，人人龍馬般的精神，飛揚奮發起來，智圓大師一人當先，飛身而出。

這段路程，確是奇險無比，脚下立石如刀，懸崖深澗，阻絕其間，偶一失足，便是粉身碎骨，萬無生理。

好在大家都是絕頂身手，智圓大師準備的東西，又非常切適合用。

一路翻崖越澗，到得中午時分，已經走了三十多里地，只見眼前山形地勢又是一變。

大家似乎已陷身於牢籠絕地之內，但見兩旁懸崖相夾，迎面一道立壁，光滑如同刀削，擋住了去路。

立壁之上，山色凝翠，高聳撐天，隱入雲烟飄渺之中，不見其峯。

智圓大師指着那山峯道：「只要越過這峯巒，過去就是『困龍愁』了。」

大家再仔細一估計那迎面削壁，高有千仞，滑不可附，縱有絕世神功，施展絕頂輕功配合壁虎游牆之術，最多不過上升十之一二，便非精疲力竭，不支滑落，一個不好，可能就被跌得肢離碎骨而死。

武當玄通道長打量之下，輕輕歎息一聲，道：「此地端的是奇險天成，屏障一方，無可攀越。」

智圓大師道：「貧僧前番歷盡辛苦，來到此地之後，也只有廢然而返。這次能否成功，貧僧實在沒有把握。」

李中元沉思了一下，說道：「由於老前輩的準備切實，據晚輩估計，我們已經掌握了十之八九的成功希望。只差一分天意了。」

大家見了這種天然屏障，深心之中，都已有着失望灰心之感，李中元此話一出，鼓舞得大家精神一振，一齊視向李中元，大家雖然沒有開口說什麼話，當然希望李中元有所說明。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還是請智圓前輩先說出他的登峯構想吧。」

智圓大師道：「貧僧想的是笨法子，我這裏不是準備了四四一十六隻大鐵鈎麼，貧僧的辦法是，我們身懷鐵鈎，用壁虎游牆神功，盡力上升，升到無力再升之後，然後將鐵鈎用內力扣入石壁之內，繫上繩索，然後飄身而下，接着第二人便可沿索而上，節省體力，當升上鐵鈎之處，然後再改用壁虎游牆神功，接力上升，如此週而復始，四人交替而升，以達峯腰。」

晞雲禪師一笑道：「這個辦法很好，以我們四人之力，……。」

他又似乎看得太容易了，一語未了，李中元截口又問智圓大師道：「這辦法，實在很好，但老前輩為什麼又說沒有把握了？」

晞雲禪師聞言一住口，暗歎一聲，忖道：「這位李檀樾，看來年紀不大，倒是心細如髮，巨細無遺，令人佩服。」

智圓大師長嘆一聲道：「貧僧這時才看出來，這道削壁的石質非比普通石質，乃是堅韌無比的青鋼石，扣鈎入石，必然極耗眞元內力，雖合我們四人之力，能否支持到底，大有問題，……。」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再則，貧僧準備的這十六隻鐵鈎，只是普通鋼鐵打造，能否盡歷全程，亦大有問題。」言畢，又是一陣搖頭，頗為疏忽大意，不能多準備鐵鈎為歉。

李中元緊皺着雙眉，雙目凝光仔細的在山壁之上搜來搜去。

只見這削壁雖然高達千仞，滑不可攀，但並不是平滑如鏡，也有隆起下凹之處，其中也有不少地方，生有一叢二叢的雜草，山壁之上，能生長雜草，下面必有泥土，既有泥土，下面更必有裂縫，如果把鐵鈎扣入石縫之中，豈不既省力，又不損耗鐵鈎！

只是，那些雜草，東一叢西一叢，左右不一，也上下不一，在利用上，另外還有別的困難問題存在。

李中元最初也沒攷慮到石質問題，所以大言掌握了十之七八的成功希望，話是他自己說出來的，更不便改口，而且此行勢在必成。因此望着山壁，陷入了沉吟苦思。

李中元本來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自機緣巧獲，得進入翠谷之後，苦練了三年，不但練成了絕世武功，而且更因秘谷之內藏有不少奇書典籍，因此智慧學識也和他的武功一樣，有着出奇的成就。

他這一凝思苦索之下，却給他找到了一個驚人「發現」，當時，目射驚訝奇光，「咦！」了一聲，道：「莫非這是有心人的安排？」

他這一聲驚「咦」，聽得大家同是一怔，問道：「李檀樾有了什麼發現？」

李中元道：「晚輩只是似有所覺，一切有待證實。」

話聲未了，人已疾射而起，向着左前方三十多丈高下一叢草撲去。

他身形冲天而起，高拔了十幾丈，身子向山壁上一貼，接着以壁虎游牆神功，繼續上升。

他壁虎游牆神功，其快無比，只見他身貼着山壁，就沒看見他手脚運動，身子上升的速度，幾可與凌空扳升相比。

片刻之間，便到了那叢雜草附近。

他右手倏的向那叢草一抓而出，接着只聽他歡呼一聲，身子倒翻而起，一式金鷄獨立，人已直立在那雜草之上。

山風獵獵，李中元衣袂飄颺，貼壁而立，低頭向下道：「晚輩果然沒有猜錯，有人在這草叢之中暗中揷了鐵樁，我們大可因人成事，坐享其成了。」

說着飄身而下，落在他們三人之前。

智圓大師皺着雙眉道：「李檀樾，虧你怎樣看出來的。」

李中元指着那些草叢道：「各位老前

輩請看，那些草叢生長的位置有什麼不尋常的地方？」

智圓大師與晞雲禪師玄通道長當然早就看到了那些草叢，這時又仔細打量起來，任他們用盡目力，也看不出草叢之中藏有鐵椿。

三人都是一臉迷惘之色，搖頭道：「我們實在看不出其中藏着鐵椿。」

李中元道：「其實晚輩也沒有看出草叢之中暗藏有鐵椿，晚輩乃是從草叢之間的關係位置猜測而得。」

智圓大師仍是搖着頭道：「貧僧還是看不出其中道理何在。」

李中元道：「他這草叢位置分佈得極是巧妙，如刻意在上升上尋求答案，那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就左右上方最近的草叢，也遠在四五十丈，僅憑一口丹田內力之氣，幾乎無人可達，可是各位再看右下方遠出懸崖之外那叢雜草，雖然也相隔有四五十丈，但却位置低下，只要輕身功夫到達相當火候，便不難飛掠而及，到達那草叢之處，不難又可發現另一草叢，在連鎖相關的位置上，如此一上一下，互相銜尾，如同登天之梯。」

皺了一皺修眉，玄通道長道：「貧道看這峭壁之上，上下左右，倒有不少草叢。我想其中定然也有沒有鐵椿的草叢，萬一看錯了，後果豈不不堪設想。」

李中元點頭道：「老前輩說的是，虛虛實實，這也是必然的安排……」

一言未了，智圓大師截口又問道：「檀樾又怎樣知道何虛何實呢？」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晚輩出手一試，幸未落空，想來不會錯失了，現在且讓晚輩再試一試另外那一草叢吧！」

說着，這次他却沒有飛身相撲，而隨手裂了一塊山石，向那草叢凌空打去。

山石打在草叢之中，發出一陣金石相擊之聲，顯見那叢雜草暗中也有鐵椿。

李中元接着長身而起，又飛回原來那草叢之上，隨又展開身形，時左時右，時高時低，貼着山壁，踏着草叢，跳迷宮柱子似的越升越高，最後升上了壁頂。

奇怪的是，他踏上第二堆草叢之後，就沒再擲石試探，竟然胸有成竹地又毫未失當地，翻上了峭壁。

只看得倂立峭壁之下，翹首而看的二僧一道，目瞪口呆，說不出心中那種感慨之情，究竟是一種什麼味道。

李中元飛上峭壁上的人影，向下招了一招手，傳聲呼道：「各位老前輩可還記得晚輩落脚之處？也請上來吧。」

二僧一道，都當得上當代奇人之稱，李中元墊脚上升之處，自是入目能記，可是他們三人却是相對楞然，無人答話。

別看李中元飛身而上時，輕靈巧快，不甚費什麼力似的，其實却全仗一口丹田內力，一鼓作氣，以竟全功，途中只要內力稍一衰竭，便莫想登上壁頂。

這二僧一道，雖然有着過人的成就，但是他們自己都有自知之明，盡其全力，大約可以登上十之七八，如果再勉力上升，不但無法上達壁頂，就是安然下來，都要力不從心了。

三人對望了一陣，晞雲禪師輕嘆一聲，仰頭上望，吐出一口勁力，回話道：「這片山壁太高了，我們自愧修為不够，難以學習，登越峭壁。」

李中元說道：「各位，大約能登上多高？」

晞雲禪師與智圓大師玄通道長各自估計了一下自己實力，都在十之七八之間，晞雲禪師據實回答了李中元。

李中元估計了一下身上所帶的繩索，足敷應用，當下傳話說道：「各位無妨，但請帶着自己繩索上來，晚輩自有接應之計。」

二僧一道，互一推讓，晞雲禪師情不可却，一笑合十道：「那麼貧僧有僭，先現醜了。」

大袖一揮，身形疾飄而起，看他最初上升的身形，其輕快速度，雖不能和李中元相等，却也相差無幾，只是上到半壁之後，身形便不由得慢了下來，最後勉力又上升了幾十丈，已是眞力難繼，只好貼在山壁之上調息。

待得眞氣調勻，李中元已是飛身而下，立在離他最近一叢草叢之上，甩手將一段繩頭抛了過來，要晞雲禪師自己帶來繩索接上，然後，又飛身上了壁頂。

智圓大師準備的這種繩索體積小而韌力強，一人之量約在五十丈之間，合李中元與晞雲禪師二人之量，正好拉到壁頂。

李中元把繩頭繫牢在一棵樹幹上，以晞雲禪師一身功力，有了繩索的幫助，餘程自是不費吹灰之力了。

玄通道長，智圓大師次第以登。

登上峭壁，山勢反而平坦了起來，但林深茂密，藤葛交結，無路可通。

四人調息了一陣，又進了一些乾粮，待得體力盡復，再各展開身形，從樹梢之上飛越而過，當他們到達峯巔時，又是夜色蒼茫的時分了。

可是這時他們也看到了脚下山谷之中燈火點點，目的地盡在眼前了。

這是有險可恃，不設防的一面，李中元他們四人乘虛而入，眞是神不知鬼不覺，大家心中好不高興。

四人一同察看好了相關地勢，回到原來峭壁之上，只不過是三更時分，夜暗之中，無法下去，四人就找了一處地方運功調息。

這時，李中元心中一動，忽然想起了燕燕，暗自忖道：「我何不乘此機會暗暗去看她一看，如果能說動她內應相助，豈不成功的把握更大。」

此念一生，當下便把這意思向大家說了，大家聽了，也認為值得一行，於是李中元又折回了「困龍愁」。

「黑龍會」設置的這處訓練基地，由於外面做得隱秘非常，因此沒有內顧之憂，所以時間一久，裏面的戒備，便鬆弛了下來，李中元有過一次經驗，這次更是輕車熟路，如入無人之境的回到了他曾以桃花秀士潘惜花身份住過半夜的那座院子。

景物依然，只不知燕燕取代的桃花秀士，是否安然無恙的還住在這裏？

李中元翻身越牆而入，只見燕燕房中一片漆黑，輕微的呼吸之聲，微有所聞，只不知他是不是燕燕。

李中元不敢冒失，以無上輕功，偷入房中，看清床上睡的確是燕燕化裝的桃花

秀士之後，這才輕輕的乾咳了一聲。

燕燕機警無比，聞聲一驚而起，李中元但覺燕燕轉身之際，已有一道白光一射而到，抵在自己胸前。

那是一隻精芒四射，寒氣逼人的短劍，李中元只覺那劍鋒鋒利無匹，着體之下，已透衣而入，點在胸肌之上。

李中元暗中一凛，冷靜的輕笑一聲，道：「燕燕，故人來訪，這就是你待客之禮麼？」

燕燕仍是一時之間，沒想到李中元會不速而來，雖然楞了一下，却仍是語聲不善的喝道：「你是什麼人？」

李中元輕聲道：「在下李中元……」

燕燕似是心理上突然失宏平衡，忽然脫口驚叫了一聲，顫聲道：「你是李大俠！」倏的收回了短劍，翻身坐了起來，望着李中元，凝光似水，驚喜，錯愕，傷感，興嘆之情，迸射而出。

李中元收起玩笑態度，整容道：「龍姑娘，在下一向是失敬了。」

燕燕就是刀君龍飛的女孫玲玲，李中元不知道也罷了，如今知道之後，他却不能再對她不敬。

龍玲玲幽幽的一嘆，說道：「大俠眞是信人，見過家祖母與舍弟了，他們都好麼？」

龍玲玲也是態度一莊，請李中元在椅子上坐下，自己穿好衣服，整容相陪。

李中元點頭道：「令祖母他們都很好，只是令弟却被此地探子看中了……。」

一語未了，龍玲玲已是大驚失色道：「舍弟可是被他們送來了？」

李中元搖手道：「姑娘無須驚悸，在下適當其會，已然截下了令弟，把令弟與令祖母另外送到一處安全的地方去了，姑娘盡可放心無憂。」

龍玲玲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大俠如此恩德，小妹粉身碎骨難報……」

她似是猛然之間，把話說得太肯定，突然頓了一頓，嘆了一口氣，話鋒一轉，道：「大俠此來，不知有何見教？」

李中元沉思了片刻，再次下定決心，道：「在下實為一事，專程而來，有請姑娘相助一臂之力。」

龍玲玲迷惑的，皺起柳眉，望着李中元道：「大俠對小妹有全家救難之德，只要小妹能力所及，小妹在所不辭。」

李中元微微一怔，心中泛起一股羞惡之感，凝視了龍玲玲半晌，忽然嘆息一聲，抱拳道：「姑娘如認為在下以挾恩圖報的存心而來，在下不敢冒瀆，就此告辭。」說着，身形一起，人已飄身穿窗而去。

龍玲玲心中確然有這種看法，經李中元以行動作了強烈的自白後，她又覺得甚是愧怍，急口叫了一聲：「李大哥！」射身而起，猛然追了出來。

李中元怕她這一追驚羣擾衆，只好停下身來，道：「姑娘……」

呼聲剛出口，龍玲玲那能讓他說出更不好應對的話來，搖手截口道：「李大哥，你就原諒了小妹的出言不當吧！」「李大哥，李大哥。」已經改口叫了二次了，可見她確然有點情急。

李中元苦澀的一笑，道：「姑娘沒說錯什麼，是在下起錯了念頭。」

龍玲玲望着李中元忽然嘆息一聲，道：「李大哥，你如果設身處地，替小妹想一想，小妹縱有不敬之心，應亦無過，你我過去並無深交，小妹助你脫困而出，當時也曾說得明白，只是各取所需，各得其所而已，江湖鬼域多變，爾欺我詐，你要小妹對你，言出必信，是不是要求得太高了一點。」

龍玲玲這番話說得實實在在，叫李中元聽了，不免暗叫了一聲「慚愧」，忖道：「她的話說得一點不錯，我們過去並無深交，自然更談不上瞭解了，就算我認識她祖母之後，瞭解了她的身世，也看出了她潛伏『黑龍會』必有所圖，認為可以引為己助，可是，她對我又知道多少？如果她知道的只是我的過去，她現在對我的態度，應該說是相當的禮貌和友善了，如此她對我猜忌『挾恩圖報』，乃是理所當然，倒是我顯得只顧自己，不知有人了。」

此念一生，李中元不但心中鬱結一開，而且對龍玲玲大為讚賞，當下一抱拳，道：「有謝教言，開我茅塞。」

龍玲玲欠身還禮，笑了一笑，道：「李大哥，現在我們可以回去，好好的談一談了麼？」

李中元道：「姑娘是不是認為在下仍有挾恩圖報之嫌？」

龍玲玲老實地點頭道：「小妹不能沒有顧忌。」

李中元一笑道：「好一個『不能沒有顧忌』，現在我也覺得你該有此顧忌。」

不待龍玲玲再請，長身而起，仍然從窗口，進了龍玲玲臥室。

兩人相對坐下，龍玲玲道：「李大哥，就算你沒有『挾恩圖報』的存心，而且將來也絕不會為難家祖母與舍弟，但不知你憑什麼理由前來要小妹相助？」

李中元道：「在下有兩點理由支持前來請姑娘相助。」

龍玲玲道：「小妹洗耳恭聆。」

李中元道：「令祖龍老前輩俠肝義胆，譽滿江湖，一生為維護武林正義而鞠躬盡瘁，被敬為武林典範，姑娘龍種世裔，可信可賴，此乃理由之一。」

龍玲玲微微一笑道：「李大哥，好說，另外一個理由呢？」

李中元道：「因為在下已經看出姑娘，一切行事作為，無不暗暗與『黑龍會』作對，在下雖不知姑娘背景如何，既能獨具慧眼，看出『黑龍會』居心叵測，定是有心之人，其為『黑龍會』之敵也無疑，『黑龍會』之敵，應卽為在下之友，此為在下敢於請姑娘臂助理由之二。」

龍玲玲默默的聆聽，臉上神色木然，看不出心中有任何反應，她聽完李中元的話後，忽然泛上一種非常奇特的笑容，道：「李大哥，你對小妹完全看錯了。」

李中元驀地一驚，叫了一聲：「你！……。」下面他也不知該如何表示他的震驚與失望了。

龍玲玲慘然一笑，道：「第一，小妹已經不配做龍家的子孫了……。」

李中元截口道：「姑娘……。」

龍玲玲一搖手，又搶住李中元話頭，道：「李大哥，你不要打岔，聽子妹把話說完……第二，小妹的背景，確然在與『

黑龍會』作對，但無論如何，絕不會成為你的朋友，却很希望你李大哥能成為我們的朋友。」

李中元聽她話中有話，劍眉一皺道：「姑娘，在下想就話問話，問你兩句話，不知姑娘可願賜言？」

龍玲玲點了一點頭道：「普通的話，小妹一定奉答，如有難言之處時，有請原諒。」

李中元沉吟了一下道：「別的話在下也不多問了，在下只請問姑娘，姑娘為什麼說，你們不能成為在下朋友，而希望在下成為你們朋友，『朋友』就是『朋友』，那有這等說法，在下實是難以明瞭。」

龍玲玲淡淡的一笑，道：「這是小妹無心失言，不便有所解說，但李大哥你是聰明人，慢慢自會明白小妹的意思。」

李中元真不明白麼？龍玲玲又真是失言麼？

兩人相對望着，默然了一陣，接着兩人同時一低頭，同時發出一聲長嘆。

又是一道陰影，襲上了李中元心頭，李中元震撼了。

龍玲玲忽然輕輕的打破沉寂，問道：「在私而言，小妹願意幫你這次忙，你有什麼事？請說吧！」

李中元道：「現在，只怕你不便幫忙了。」

龍玲玲說道：「那也不一定，只要你沒先去找那老雜工，小妹總可替你盡一份力。」

所謂那老雜工，就是上次龍玲玲指引李中元去見的那老人。

李中元道：「在下沒有去找過他。」

龍玲玲道：「既然你沒有去見過那老雜工，你的事情，小妹縱令幫不上忙，至少可以替你絕對保密，說不定小妹還可以告訴你一些你想知道的消息。」

李中元思忖了一下，道：「好！在下可以說了出來……我要毀了這處地方！」

龍玲玲一笑道：「你不是開玩笑吧？就憑你一個人，你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也辦不到。」

李中元當然不能盡吐心腹之言，笑了一笑，說道：「姑娘能不能暗助在下一臂之力？」

龍玲玲雙眉一蹙道：「你當真要做這種自不量力的事情？」

李中元正色道：「在下義無反顧。」

龍玲玲道：「你知不知道，小妹千方百計，來此潛伏的原因？」

李中元道：「能告訴在下麼？」

龍玲玲道：「照說是不能，不過小妹甘願告訴你。」

李中元「啊！」了一聲，道：「為什麼？」

龍玲玲道：「你就不用多問了……」頓了一頓，接着直接了當的道：「這批人才，我們想楚材晉用，收歸麾下。」

李中元壓住一顆猛跳的心，道：「你們又是一個什麼團體？不知道在下可否與聞？」

龍玲玲點了一點頭道：「你又是一個例外，小妹甘願告訴你。說來，這又是一個震驚武林的大新聞……。」

李中元心中一動截口道：「且慢！」

龍玲玲一怔道：「你不想知道？」

李中元道：「在下想先知一件事。」

龍玲玲道：「什麼事？」

李中元道：「你把這些話告訴在下，算不算是出賣了你的團體？」

龍玲玲點了一點頭，道：「是！」

李中元道：「姑娘對你那團體，看來也沒有什麼好感，如此說來，你們那團體定然也不是什麼好團體了。」

龍玲玲鼻中「嗯！」了一聲，算是回答。

李中元道：「姑娘明辨是非，心存仁念，那你為什麼不……。」

龍玲玲一笑截口道：「李大哥，請你不要說教了，你要說的小妹都懂，小妹也都會說，現在我們不是談這些道理的時候，話莫扯遠了，你還要不要知道小妹這團體的名稱，小妹但憑吩咐。」

李中元一嘆道：「姑娘自己攷慮！」

龍玲玲道：「小妹早就攷慮過了，那麼小妹就告訴你吧！我們這團體叫做『百旗會』，你沒有聽說過吧？」

李中元點頭道：「在下確未之前聞，但不知你們首領叫什麼？」

龍玲玲道：「我們叫他旗主。」

李中元問道：「姑娘知道他是什麼人嗎？」

龍玲玲說道：「當然知道，他就是家師！」

李中元接着問道：「令師是……」

龍玲玲說道：「小妹不能再多告訴你了。」

李中元心念連轉，隨忖道：「看這龍玲玲乃是一個極有主見之人，但不知她心中打的是什麼主意，多問不特無答，徒煩人意，反正以後有的是機會，無妨再慢慢刺探。」當下歉然一笑道：「在下原不該有此一問。」

龍玲玲笑了一笑，笑得空空洞洞，令人感覺不出笑意何在。笑容微歛，接着話題一轉道：「李大哥，你要毀了這處地方，可是真的？」

李中元面現堅毅之色，道：「在下言出必行。」

龍玲玲道：「你能說得詳細些麼？」

李中元搖頭歉然一嘆，道：「請恕在下不能。」

龍玲玲道：「如果小妹答應助你一臂之力呢？」

李中元道：「姑娘縱是願意相助，在下也只能說出請姑娘幫忙的部份，其他的同樣未便奉告。」

龍玲玲一笑，道：「常言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是既疑人又要用人，完全不守常規，也罷，小妹也正是一個不可理喻的人，小妹接受你的請託，不過小妹有一個小小條件，希望你能俯允。」

龍玲玲忽然又點頭答應了，真是她自己說的，是一個不可理喻的人，李中元一愣之下，見她接着又提出了一個條件，這樣心裏反而落了實，暗暗吁了一口氣，道：「姑娘有什麼條件，請說吧！」

龍玲玲道：「條件很簡單，成事之後，小妹要你一個妻子的名份！」

李中元雙目一直，愕然望着龍玲玲，半天半天，才笨口笨舌的道：「姑娘……

要……在下娶你……？」

龍玲玲冷笑一聲，道：「小妹配不上你是不是？哼！小妹要是配得上你，也就不會把它當做條件提出來了。」

李中元吶吶地道：「姑娘，在下不是這個意思。」

龍玲玲道：「不是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你有老婆的事，小妹早已知道，小妹與她無爭，願居小星。」

龍玲玲以燕燕身份，週旋於黑龍會上下之間，放浪形骸，投懷送抱，雖不敢說她人盡可夫，至少她不是一個正經的女人，更不是一個正經人願意娶作妻室的女人，李中元心中這份感觸，却是有口難言，說不出這種話來。

但龍玲玲却看穿了他心意，不待他開口說話，接着又是一聲冷笑道：「你嫌小妹身子不乾不淨，是不是？哼！你如果真是以天下為己任的人，就該有這種自我犧牲的精神。」

龍玲玲最後這句話，不但說得重如山嶽，聽在李中元耳中，更是心弦猛震，冷汗直冒，羞愧之心油然而生。

龍玲玲這種乘機要脅的手段，雖然跡近無恥，但反過來說，她如果真能因此立下大功，又何嘗不是一大善念。

李中元心神交戰，猶豫難決之際，龍玲玲發出一陣冷笑道：「罷了，李大哥你不用為難了，只當小妹沒有提過這件事就是，我們交易不成仁義在，小妹說過的話依然有數，誓死替你守密，你請放心的去吧。」

龍玲玲自與李中元談話到現在，一直收斂着輕狂的態度，臉上始終顯得非常冷靜，這時，她忽然又恢復了盈盈笑靨，好像卸了一肩愁苦似的。

龍玲玲緩緩站起身來，表現了送客的意思。

李中元這時雖然也跟着站了起來，但却面色一肅，雙目精光炯炯的注視着龍玲玲，沉聲道：「姑娘，你真願意不計名份的，嫁給在下？」

龍玲玲似是沒有料到山廻路轉又出現了曙光，因此冷靜的態度，失去控制，而情緒激動的應聲道：「小妹說的都是真話，你願意娶我了！」

李中元鄭重的點頭，道：「我願意娶你！」

龍玲玲驚喜得忘其所然，一把抱着李中元，口中叫着元哥，聲音却發出了咽嗚之聲。

李中元這時的心情，與龍玲玲完全不同，他完全是以自我犧牲的代價，換取減少少林武當兩派高手的傷亡。

他這時等於是代人吃藥，苦自己的心，醫別人的病，因此，他沒有喜悅，也沒有激動，甚至也沒有感覺到龍玲玲流露出了真情。

所以，他表現在態度上，只是僵直的身子，堅挺的胸膛，與冷肅的面容。

龍玲玲心頭一苦，但她却並不計較這些，不管怎樣，她總是李中元的夫人，有了這個名份，她是心願已足，算是沒有白費心血。

龍玲玲在李中元懷中，自我陶醉了片刻。用李中元的胸衣印乾了淚水。

緩緩從李中元懷中抬起頭來，默默的退了一步，便沒再說一句話，借着窗外微弱的天光，伏案疾書，寫好了二封信，用信封套封好，交給李中元，道：「這裏兩封信，一封是稟陳家祖母的家書，另一封是請大哥你事成之後開拆，替小妹辦一件事情。」李中元伸手接過兩封書信，收入懷中，點頭道：「不論什麼事，我都一定替你辦到。」

龍玲玲忽然身子一曲，伏地一拜道：「多謝大哥！」

這一禮行得太突然，慌得李中元一把拉起龍玲玲，道：「賢妹，你這是為什麼呢？」

一聲「賢妹」，叫得龍玲玲心頭一慰，嫣然而笑道：「沒有什麼，現在請大哥交付任務吧！」

李中元取出一隻藥瓶交給龍玲玲道：「這隻藥是小兄得自『翠谷』的一種『奇藥』，有催人入夢，三日不醒之功，有請賢妹替小兄把這藥物分在那些年輕學生寢室之內，如果藥物有多，即請賢妹用在那些功力較高的老魔身上。不知賢妹能否辦到？」

龍玲玲收了藥瓶道：「小妹不敢說有絕對的把握，但却比你親自動手的成功機會要大得多，但請大哥相信小妹，小妹一定竭盡心智，全力以赴，萬一不幸失敗。小妹也決不生還。以報大哥相待之情。」

李中元心弦震顫的望龍玲玲一眼，迅快收回目光道：「但望賢妹小心自重。」

龍玲玲淚水盈眶的欠身道：「多謝大哥的關切。」接着，想起什麼似的，話聲一轉道：「大哥，我們是不是要約定一個信號，互相連絡？」

李中元道：「用什麼信號，請你決定吧！」

龍玲玲沉吟了一下，點頭道：「有了，小妹如果順利得手，則放火把小妹現在住的這棟房子燒了，這房子火光能够及遠，大哥最容易看到。」

李中元點頭道：「很好，如果失敗了呢？」

龍玲玲道：「沒有任何訊號，就是時運不濟，不用談了。」

李中元沉默了一陣，點頭道：「好，就這樣辦，請你後天晚上下手，小兄等你的信號。」

龍玲玲又想了一想道：「大哥再仔細攷慮攷慮，有沒有改期的可能？」

這一點很重要，要不是龍玲玲提起，李中元真還沒有想到，天有不測風雲，這種可能性相當的大，李中元「啊！」了一聲道：「賢妹所慮甚是，如事變意外，小兄一定親自來知會你。」

龍玲玲點頭之後，忽然叫了一聲：「大哥！……。」但呼聲出口之後，却又羞於出口地垂下了螓首。

李中元劍眉微微一皺，道：「賢妹有什麼話要說。」

龍玲玲猶豫再三，最後終於鼓起勇氣，道：「小妹以殘花敗柳之身，得蒙大哥俯允，隨侍左右，小妹不敢侈望，以不潔之身妄求寵幸，但當此分手在卽之際，小妹想請大哥與小妹當天一拜，完禮正名，不知大哥能否賜准。」（未完）

新派奇情長篇故事

單于紅·文
黃鳴·圖

魅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君之楓和黑狼皇甫大元互較內力，引發大魔拳毒，昏迷不醒，生死一髮間，幸陸元路過，把臨危的君之楓從生死邊緣挽救回來。皇甫大元一改以往對君之楓的觀感，自願加入兄弟會効力，隨偕宓月桃前往大威鏢局探望林老鏢頭。君之楓偕皇甫大元及宓月桃離去後，與夏秋心同往拜訪翁萬金，不久抵達翁宅門外，夏秋心見翁宅門階下和門旁皆豎有銅虎銅獅，嗤笑翁萬金為人太土，君之楓邊叩門邊笑謔夏秋心是羨慕還是嫉妒人家有錢——

揭穿假面具　圍殲無命人

美眸微睜，旋又嗤了一聲，彷彿是不屑理他似的，夏秋心兩手環胸，逕自在看那門前一對又粗又高的圓柱上的對聯……

這當中，那兩扇朱紅色，上漆繪龍鳳呈祥圖案的大門，業已被啓開；接着探出一張睡意矇矓的臉孔來，啊了一聲，一個呵欠後，才——不耐煩的道：「誰呀？」

本是勾着微笑的唇角，倏地僵凝起來，不過君之楓還是很客氣的道：「這位老鄉，請問你老爺在嘛？」

依然只探出頭來，連身子現出來也沒有，別說跨出門來了，司閽的依然呵欠連天，啊啊了幾聲，這才用眼角稍稍瞄了君之楓一下；唔了老半天，這才又懶散的道：「現在啥時候啦？老爺不見客，明兒早點來吧！」說着，忽地皺眉張嘴，啊啊啊——司閽啊啊着，當着君之楓的臉就要爆出一個噴涕來！

早就一肚子氣了，一邁步，夏秋心上前去一把擰住了司閽那顆斗大的蒜頭扁鼻，哼聲道：「朋友，當心着凉啊！」

「哼喲！」司閽的只覺鼻孔像是被夾子夾住似的，痛得他皺眉磁牙，當然，連噴涕也打不出來了——胎死「鼻」中啦。

君之楓連忙道：「秋，和這種人計較幹嘛的？不嫌髒了妳自個兒的手嘛？」

司閽的這下子可是醒過來啦，可是只覺滿天金星，分不出烏龜王八來了！猛力揉着已是發紫的鼻尖，他怒不可遏的瞪起那對猪泡眼，正想開罵，忽又猛地楞住！

他這才看淸了眼前之人，服飾華麗而高貴，尤其他看見了君之楓捧着的綢緞和玉石之後，立刻換上了一副面孔——笑容，諂媚的笑容；當然，也是世界上最骯髒、最虛假的笑容！有了這種笑容，自然也有「彈簧頭」和「彈簧腰」——連續不停而具有「深度」的哈腰搗頭，司閽的溫言細語道：「對不起，小，小的因天氣冷了點，睡過了頭，失禮的地方，請……」

皺皺眉，君之楓冷聲打斷他的話道：「請你進去通報一聲，就說魔吒女和不眨眼登門拜候。」

「魔吒女？……不眨眼？……」司閽接過君之楓的玉盤，猛翻泡眼輕唸道：「

老爺沒這樣的朋友啊……奇怪，這兩個名字，我好像很熟的，那聽過的呀……」

敲了敲腦袋，司閽最後懊惱的說了聲：「我這腦瓜子兒眞愈來愈猪啦！」

接着笑顏道：「兩位……哦，這位魔姑娘和不公子，請進，請進……」

君之楓和夏秋心遂跨門進入，司閽請他們在司閽亭坐定後，端過兩杯香茗，接過君之楓的賞錢之後，遂捧着禮物進去通報……

但，他方踏出步子，猛地啊了聲，轉過身子，滿臉驚駭的望着君之楓，然後睜眼瞧夏秋心，忽然面色泛青，牙齒打顫道：「兩，兩位……原來是……是……」

司閽的「是」了老半天，却「是」不下了；顯然他那顆猪腦袋已想淸了君之楓並不姓不，夏秋心也不姓魔……

猛猛的打了個哆嗦，差點沒把玉石滾掉下來，司閽的彷彿是遊魂返竅般的，這才回過神來，他那敢再多看一眼？三脚做兩步的，一溜烟的跑去通報啦！

「噁心！」憎惡的嗤了一聲，夏秋心鄙夷道：「狗仗人勢，狐假虎威，連個小小看門的狗腿子，也這般現實、勢利；幸好咱穿得還像人樣，而且捧着禮物來孝敬，要不然，我看哪，八成兒那看門的一定在咱頭上拉屎了哪！」

心裏雖然也是怪不舒服的，但君之楓還是笑笑道：「算了，大人不記小人過，和這種人生氣，簡直是和自己過意不去，划不來。」

兀自生氣，夏秋心噘嘴道：「這種人實在應該給他一點教訓，教他招子放亮點，擺正些，別再擺出那副吃人的熊樣子！」一頓，忽想起什麼，抬眼又道：「楓，以後『兄弟會』正式行道江湖時，我告訴你，可別挑這種張牙舞爪有如人王樣，或是卑顏奴膝有如龜孫兒子的司閽啊！」

「是，是。」拱拱手，君之楓怪聲怪氣道：「小的遵命就是。」

白了他一眼，不過夏秋心還是被逗笑了：「你，你這就是卑顏奴膝有如……」

「好哇！」不等她說完，君之楓已叫起來：「死丫頭，妳眞不識抬舉，給妳甜頭，還以為我是賣軟糖的？」

話落，一陣脚步聲傳來，夏秋心引目望去，見院庭的玻璃迴廊下，正有人繞過一叢梅花樹，朝這走來……

皺皺眉，夏秋心低聲道：「楓，還了錢，拿回婚約書，便好走啦，別給他嚕哩八索，扯個沒完的，我已被這兒的銅臭味薰得差不多的啦！」

笑了一笑，君之楓起身步出門外，他已看淸那離他不到一丈遠的人羣——為首的一個，是個古稀老翁，滿頭白髮已是快落光了，但圓都都的看來是那麼有福相的一張臉孔，却是紅光潤潤，一入眼，便讓人有「老當益壯」的直覺。當君之楓注意到他的衣着，以及他走路的那種神態，尤其他身後跟着的一羣人，一臉畢恭畢敬之色時，君之楓憑着「見人知三分」的多年江湖閱歷和經驗，他立刻大胆的斷定古稀老翁的身份了——翁萬金！

正當他打量完畢，人已來到了跟前，只見那古稀老翁已笑咪咪的拱手道：「君公子，夏姑娘，老朽翁某不知兩位武林泰斗駕臨，恕翁某人有失遠迎了。」

君之楓和夏秋心忙不迭拂身答禮，君之楓淡淡一笑，道：「不才等乃武林末屑何堪翁爺您親身迎迓，萬萬担待不起。」

哈哈一笑，古稀老翁——翁萬金洪聲道：「老朽雖非武林人，江湖漢，但兩位威名遠播，如雷貫耳，翁某對兩位可說是私淑神交已久矣！今番辱蒙兩位屈趾寒舍，使翁某能一睹兩位神豐俊采，眞乃一大快事！」

說着，挽袖擺手道：「兩位，請！」

×　　×

入了富麗豪華的堂上，衆人分賓主坐定之後，畧事寒暄，君之楓遂將話題轉入了他此行的目的，他拱手道：「翁爺，區區今番來想和您打個商量，行個方便。」

微一怔，翁萬金紅光滿面的臉上旋卽漾起世故的笑容，他將手中端着的參茶擺到桌上，便道：「君公子，是不是手頭不方便？沒關係，請儘管說，老朽雖非武林中人，但素來敬仰你們這般英雄好漢，而且也結交了不少，人嘛，難免有手頭緊据的時候，尤其像你們一年到頭，成天在外頭闖，更常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一頓，恰然自得又說道：「我翁某人不敢說是條硬錚錚的漢子，但輕利重義，我翁某敢言之無愧，君公子，你要多少？一句話，我翁某人絕對悉數照給，雙手奉上。……」

「住口！」早就一拐子火了，此刻那還壓得住，夏秋心不等翁萬金說完，倏地一拍桌子，睜眼叱道：「翁爺，你必須弄清楚，我之所以在你的姓下添個爺字，並不是因為你有幾個銅板，而是看你那麼一把年紀，聊表敬老之意吧了。我不管你說這話是否基於一片本心美意，但我忍不住，而且也是不高興的指出你的錯誤，十分嚴重的錯誤——」

這顯然不是翁萬金所能預料得到的情形，他目瞪口呆着，楞住了！

儘管君之楓向她急施眼色，但夏秋心依然怒氣沖沖道：「翁爺，你把我們當成了什麼？地痞？流氓？無賴？你以為我們是來向你勒索？敲詐？乞討？你以為除了錢，世上其他的一切都算不上是東西了，不錯，不眨眼和魔吒女是專門和人賭狠拚毒，或許窮了點，但決不至於窮到向人伸手要子兒，就算是，也決不會要到你姓翁的！」

紅都都的臉兒泛上了尷尬，難堪，甚至有些兒抑制不住的惱羞成怒，不過翁萬金他還是「屈辱」下來了，屈辱？是的，他自問本身完完全全的出於善意——不是麼？自從他二十幾歲，接下老頭子這筆龐大的遺產，自個兒理財當家之後，他簡直記不清楚有過多少的所謂「英雄好漢」上門來索求，不是盤纏短，便是手頭緊，甚至有的是擺出了一副人王狗熊的嘴臉，乾脆講明了要多少！這些，他都照給了，為的是「化錢消災」吧了。當然，有的是眞的盤纏短，手頭緊，過些時候會自動送回門來，甚至加點兒利子，外帶千謝萬謝，但這種人畢竟是太少了，絕大部份都是老虎借猪，有借沒還。尤其是那些硬要死賴，明擺着窮兇惡極的吃人嘴臉的「英雄好漢」，往往食髓知味，一而再，再而三的

上門來「借」。這種情形，直到他養了一批跡近於打手保鏢之類的「食客」，方才大大減少，不過，有時候仍會碰到字號大，招牌硬的「英雄好漢」，他還是乖乖兒的「借」的。

眞的，他眞的感到迷惑，他別說不是道上人物，就連一點兒武功也不懂，他和君之楓與夏秋心當然不會有任何的瓜葛，於今登門來「打個商量，行個方便」，這難道不是爲了「孔方兄」？否則他們之間，有甚麼量好商的？有甚麼便好方的？

越想，越懊惱，一番善心美意，本想落個「大方豪邁」，不想却叫人家當面奚落數不是，這不是好心叫狗吃了是嗎？

懊惱，也不過是在心裏頭，可萬萬不敢明擺了出來。他知道，他比誰都知道，眼前兩個可以當自己孫子的傢伙，乍看起來，雖不起眼，但決不是他所要養的「食客」可以打發的，他更淸楚，只要那兩個傢伙中任何的一個，只消一伸拳，一踢腿，他翁某人便要到地府喊寃去了。若果他倆個發起狠來，別說翁家絕子絕孫，就連一隻跳蚤也保不住啊！

越想，越駭懼，這分明是兇煞當頭哪！翁萬金忽地打顫起來，他已毫不保留的將心裏的駭懼搬到臉上來「現形」了……

這使君之楓感到些兒的窘，他不太喜歡不懂武功的人怕他，因爲那會使自己有罪過的感覺，何況他今番上門來，完全沒存什麼壞心眼，惡主意，輕咳了一聲，君之楓連忙浮起一個十分友善的笑容，而且也將自己的語音儘量表現柔和：「翁爺，您誤會在下的意思了。在下備禮來求見翁爺，決不是來爲難您翁爺的。」

「是啊！」猛地笑了起來，翁萬金脫口道：「兩位送來那麼貴重的禮物，當然不是來敲詐勒索的了……」

猛地煞口住言，翁萬金連忙轉嘴，忐忑道：「對，對不起老朽又失言啦……」

微笑着，君之楓淡淡道：「沒關係，翁爺，在下非常了解您的意思。樹大招風，財多遭偸，我相信您這等萬金盈庫的富翁，一定遭到了不少江湖敗類的強需硬索，所以也誤以爲在下倆是來向您翁爺伸手要子兒的？」

怯怯注視着君之楓的表情，翁萬金確定對方沒有「壞徵兆」之後，才吶吶道：「是，是的，不瞞君公子說，老朽的確是出於誤會，還請君公子和夏娘姑千萬別放在心上才是。」

露齒一笑，君之楓道：「不，這不能怪翁爺，只怪在下貿然來訪，不是麼？翁爺和在下是素昧平生，而今在下有求而來，咱換了個立場，或許在下也會有這個想法呢。」

暗暗吁了口氣，翁萬金那圓渾渾的臉孔已恢復了方才的紅潤，光澤，他竭力的擺出一副懇摯的神情道：「君公子，您是當今江湖上的一條錚錚漢子，平素鋤暴安良，行俠仗義，老朽雖爲道外之人，不識武林，但對君公子是神交已久，仰慕多時，忝爲結交之情，更是日益迫切，只恨相識無門，於今一旦，幸睹君公子和夏姑娘之廬山眞面目，果眞是龍中龍，鳳中鳳，於今有求我翁某，乃是兩位瞧得起我這個老頭子，這是我姓翁的畢生榮幸啊！」

這番話下來，直使得君之楓和夏秋心叫他刮目相看眼前的並不是沾滿銅——臭的土財主啊！尤其是夏秋心覺得怪不好意思的，她起身抱拳，訕訕道：「翁爺，適才小女子放肆之處，還望翁爺您海涵！」

不待她說完，翁萬金已搖手道：「不不，夏姑娘，有道是不打不相識，咱是不吵不相識，可不是麼？」

這話兒，惹起了哄堂大笑。

朗笑一陣，翁萬金道：「君公子，您快說有怎困難？只要有用得着我翁某人的地方，一句話，決不推辭！」

「翁爺這般古道熱腸，看得起我這姓君的江湖浪子，在下先謝了。」抱抱拳，君之楓說着便從袖裏拿出了一叠飛錢，雙手遞過去……

滿存狐疑，翁萬金兩手接過之後，一看，他楞住了！半晌，才兜着滿盤子的迷糊道：「這，這不是我的票子麼？怎麼……這是園園要去的嘛，怎會落到君公子的手中去？……咦，這八萬兩又是做甚？」抬眼向君之楓問道：「君公子，這是怎麼一回事？」

笑笑，君之楓道：「翁爺，是這樣的：昨兒園園姑娘來向您借了三百萬兩，而今晨你又幫她還淸七萬八千兩的債務，是麼？」

白稀稀的眉頭微微凝了起來，翁萬金道：「不錯，但她不是和我借的，她已算是我的……」

不等他說完，君之楓已截口道：「翁爺，現在情況有點不同了，我想您大概有點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兒……」

睪爲浮腫的眼泡兒一睜，翁萬金脫口道：「哦，你是說園園不答應嫁我啦？」

冷沉的點了下頭，君之楓道：「是的，所以她託我將三百萬零八萬的欵子送還您，多出的兩千兩，聊表一點意思，數日雖不多，但勉強的比一般錢莊的利子要高些，還請翁爺您笑納……」

稍稍一頓，徐徐又道：「當然，她還託我向您翁爺要回那張婚約書。這，就是在下對翁爺您的要求。」

臉上的神情急速變換着，翁萬金似乎感到有點意外，而且也有被戲弄而激怒的意味，他瞇眼道：「說的好好的，爲什麼又反悔了？我說過我決不虧待她了……」

翁萬金似乎想發作，但大概是碍於君之楓的面子，他只是不自然的笑笑：「當然，這等事兒是必需兩厢情願的，決不能勉强，只是她昨兒還信誓且且的答應我，怎地一夜之間翻臉不認人啦！」

忽覺話尾粗了些，翁萬金連忙陪笑道：「君公子，是這樣的，老朽已決定三兩天之後，前去迎娶園園的，我已於今天發出帖子去了，現在想不到有了這變種化，這，這叫我……」

「這個——」沉吟了一下，君之楓正色道：「翁爺說得也是，婚姻不能視同兒戲，翁爺既然業已發帖，屆時親友不見人來，總是個笑話，在翁爺的精神上也是個損失，這樣好了，猴兒爬樹循枝，人嘛做事順理，翁爺，您不妨開個價……」

急急的，翁萬金道：「君公子，您這話就叫我翁某人不懂了。」

「翁爺，您既然有損失，理該賠償您

，是不？」君之楓微笑道：「當然，精神上的損失是不能以金錢來補償的，尤其金錢對翁爺來說——原諒在下用種粗話：可說是視如糞土，但這是在下僅能做到的唯一辦法，在下不否認這是一種很俗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但，錢在某個意義來說，它未嘗不能在這方面派上用場，翁爺，您以爲然否？」

呵呵笑着，翁萬金道：「君公子，別如此折殺老漢了，說什麼我翁某人也不會接受所謂的賠償！」

一頓，輕呷了口參茶，接道：「其實，不瞞君公子說，老朽過了年已屆知命之年，在世上的日子，老朽我比誰都淸楚，我翁某人並非貪戀虛色，實乃覺得像園園這般色藝雙全的奇女子，委身靑樓，實在太可惜了哪，老朽之所以不顧遭人譏嘲而納她爲妾，無非是想給她好日子過，別在那種地方，埋沒了她的一生啊！」

微笑着，君之楓沒搭腔，他懷疑這是「門面話」……

沉吟了半晌，翁萬金道：「老朽說過，這等事是勉強不得的，就算不是君公子您出面，我這姓翁的老頭兒也會一口答應，而且決不會要她賠償一分錢，當然也不會有責怪她的意思了。」

起身拱拱手，君之楓正色道：「翁老這般爽快利落，在下在這兒謝謝翁爺您賞臉，給在下面子。」

連忙按住他的肩胛，翁萬金笑呵呵道：「老弟啊，這等小事，何足言謝？別拆了我的八字啊！」

話落，一陣哄笑……

翁萬金顯然極爲健談，而且幽默，逐漸的，君之楓和夏秋心對他業已是有了相當的好感。

「只是，有一點老朽不太明白。」翁萬金忽又道：「園園乃一介靑樓名女人，而兩位乃是江湖上大字號，硬招牌的武林豪傑，園園怎會托付兩位呢？而園園她本身爲何不來？」

君之楓連忙道：「哦，翁爺，在下忘了告訴您，園園她已離開『舒心樓』，回宋家村去了。」

一怔，翁萬金詫聲道：「呵？她已回去了？她將這錢還我，那來錢還債呢？」

淡淡一笑，君之楓徐徐道：「不瞞翁爺說，是在下。」

哦了一聲，翁萬金顯然有點意料不到的怔了一下，又很快的他大聲的笑了起來：「人老了，腦筋也渾沌了，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兒，美人配英雄，應該，應該！應該的呀！」

這般的爽俐，這般的豪邁，這是君之楓所料不到的，他反而有些微微的歉意：「翁老，半路殺出了我這個程咬金，您別見怪啊。」

「這是怎話，」用力拍了下君之楓的膀子，翁萬金正色說道：「聖人有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像我這種快入棺材的老傢伙，娶了園園，那才殘忍，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這是我翁某人的罪過哪，可不是？」

一頓，望着夏秋心笑道：「只是，君公子，你不怕有人撚酸吃醋麼？」

夏秋心羞赧的垂下粉頸……

君之楓却與翁萬金相覷大笑。

眞的，君之楓和夏秋心對翁萬金可說是澈底的改觀了，他們原以爲翁萬金只不過是個沾滿銅臭的土財主兼「老不修」吧，但此時此刻的翁萬金却是恁般的古道熱腸，至少是那般的風趣不俗。

剝了個蜜餞，再喝了口參茶，翁萬金有所感慨似的道：「總算，總算園園有了這麼理想的對象，有了這般幸福的歸宿，老朽算是了却了一椿心願。」

吃了一片雪橘，夏秋心含笑道：「翁爺，您這般愛護園園，她眞不知道要如何來感激您呢？」

道貌岸然，翁萬金道：「現在，我可以說出我心底的話了——」

微微一頓，掃了君之楓和夏秋心一眼，翁萬金一臉正色，摯聲接道：「爲了園園，一般不明究裏的人，還以爲我這姓翁的不修老德，老牛想吃嫩草，其實，老朽沒有將她佔爲己有的意思，許久以來，老朽每次要替她贖身，還她自由身，但……君公子，相信你一定知道園園那副倔強的脾氣，她每次都一口拒絕了，直至昨晚，她匆匆來向老朽借三百萬銀子，當時，老朽馬上付給她，連問她要做什麼用途都沒有……」

夏秋心截口道：「翁爺，您既然一心幫助園園脫離苦海，爲何要她寫下婚約書呢？」

「這夏姑娘有所不知了。」微微一笑，翁萬金道：「老朽要不寫下婚約書，她又如何肯脫離苦海呢？」

皺皺眉，夏秋心迷惘道：「這就把我弄糊塗了……」

輕咳一聲，翁萬金沉聲道：「園園雖因其父經商失敗，而至負債，所以才淪落風塵，藉以爲其父償還債欵，乃是大孝之人，而她雖委身靑樓，但一直潔身自愛，從不與人有曖昧之事，她堅持賣歌不賣身，始終如一，乃是大節之人，再加上色藝變絕，此等大孝大節的奇女子，老朽雖活了這麼大把歲數，却從來也沒見過。是以，老朽下定決心要濟助這等人，但是，園園更有一副幾乎罕見的『傲骨』——她決不受人幫助，她是自力更生的楷模，眞的！她決不會憑白接受老朽濟贈的那筆欵子的，三百萬，這實在不是一筆小數目，她如何還得我？毫無疑問的，她勢必要在靑樓中終老一生，以便還我那筆錢，她會這樣做的，她是那種人……」

一頓，轉向君之楓問道：「君公子，您對園園一定有相當的了解，老朽所言，可有虛假？」

胸中澎湃，君之楓由衷道：「千眞萬確！」

欣慰的笑笑，翁萬金接道：「所以，我要她寫下婚約書，這樣，園園便不用在風塵中打滾到人老珠黃的地步，而至埋落了這等奇女子，不是麼？」

一停，緊接着又道：「哦，老朽相信兩位此刻一定在懷疑，懷疑老朽是趁人之危，假公濟私，不過是想獨佔鰲頭吧了，是不？」

微一遲疑，夏秋心頷首道：「不瞞翁爺說，在下正有這個想法。」

淡淡一笑，翁萬金道：「是的，誰也

會這麼想的，其實老朽說要納園園爲妾，那只不過一個幌子……」

「幌子？」君之楓有些驚訝了。

用力一點頭，翁萬金鄭重道：「老朽納她爲妾是假，收她爲義女是眞！」

大爲驚異，君之楓和夏秋心互望了一眼，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或許，兩位大概是不會相信老朽的話，這也不能怪你們，老朽只因受了祖先餘蔭的庇佑，而致有了這麼萬貫家產，生活難免豪華而奢侈，所以一般不了解老朽的人，都以爲老朽不過是個沾滿銅臭的土財主吧了。」太息一聲，翁萬金似有無限感慨，稍後，他接着道：「老朽這一生中，雖沒做過對不起天地的惡跡來，但也沒行過善事，所以對園園姑娘的濟助，雖說是出於愛惜她的才藝，但也未嘗不是求得老朽的陰德……」

眨眨眼，夏秋心問道：「翁爺，您既然寫下婚約，書明就是欲納園園爲妾，怎又說是收她爲義女呢？」

「也眞是，說了恁久，老朽竟還沒扯到正題話去。」拍拍油光禿禿的額頂，翁萬金笑了聲，道：「這事兒，誰也不知道，就連園園老朽也瞞着她，老朽本意是在『迎娶』她過門的那天，當衆宣佈收她爲義女，並燒燬婚約書！」

這，確實是令君之楓和夏秋心感到萬分意外的事……

翁萬金接着又道：「這事情，到日前爲止，顯然已是無法証實的事情，不是麼？園園業已不需要老朽的帮助了。我想，兩位或許不盡相信，這乃是人之常情，但老朽若再說出一件事來，兩位可能就相信了……」

納悶着，夏秋心好奇問：「翁爺，您您說是啥事的？」

微微一笑，翁萬金道：「兩位乃是江湖上頭角崢嶸的風雲人物，想大概也聽說過，約莫一個月前，老朽曾讓大威鏢局保一趟價值二十萬以上的鏢貨……」

猛然想起，夏秋心接口道：「是了，聽說翁爺您損失了二十萬兩以上的珍貴翡翠，事後非但不讓大威鏢局賠償，而且還主動的花錢派人緝捕兇手，爲林二鏢頭報仇。」

君之楓這時也才想起這件事來，他有點懊惱，他想他這幾天一定是被那銀子的事，和園園的那段情，以及和「毒蜈蚣」，「九指魔」厮殺……等等，一大堆的事所弄昏了頭，要不然他明明知道翁萬金失鏢的事，怎忘記向他表示一點慰問之意？

這委實太失禮貌哪，君之楓連忙面帶歉意，拱手道：「翁爺，實在抱歉，在下最近俗事羈身，一時竟忘了向您翁爺致問失財之事……」

豪邁的一揮手，翁萬金朗笑道：「錢財乃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身外之物，何足言之？倒是林二鏢頭這位大好人，不幸罹難身死，才是令人痛恨之事！」

一頓，接下又道：「老朽確實是免去大威鏢局的賠償，並且四處禮邀各路道上好漢，追查元兇，爲『百步神拳』林二當家的報殺身之仇……」

忍不住的，夏秋心肅然起敬道：「翁爺，您實在太够義氣了！」

淡淡一笑，翁萬金啓口道：「夏姑娘，別這般恭維老朽，否則老朽要有自我標榜之嫌了！其實老朽之所以提到這事，無非是表示老朽是眞心收園園爲義女，並非納她爲妾。」

心中泛起一陣强烈的感激和崇仰，君之楓起身拜道：「翁爺，您這般用心良苦的濟助園園，在下謹此忝代園園向您敬致謝意……」

慌忙扶住他，翁萬金正色說道：「君公子，這般大禮，老朽萬萬担待不起，只要公子你相信老朽，並非想染指園園便好了。」

說着，伸手從袖裏拿出一張折叠得整整齊齊的素白紙，遞給君之楓道：「君公子，這便是婚約書，請您將它撕毀吧。」

接過來，攤開看了一下，果眞是婚約書，君之楓便將它當場撕棄，感激銘腑道：「翁爺，眞太謝謝您了。」

「別左一聲謝，右一聲謝的，老朽我可眞要生氣囉。」一邊說着，翁萬金邊笑容可掬的拿起桌上的那叠飛錢，「君公子，請您將這收回去，就算是老朽爲您和園園祝賀之禮吧。」

連忙搖手，君之楓連忙道：「這，這千萬千萬使不得！翁爺，您對園園這般大恩大德，在下感激都來不及，那還敢再收您這等鉅欵？」

但翁萬金却堅持着，君之楓再三推辭，說什麼也不願收下……

見君之楓意態堅決，翁萬金這才無可奈何的轉口道：「那麼這樣吧，君公子既然不肯笑納，老朽也不便相强，但務必請君公子收回兩千兩的利子。」

「這也不成……」君之楓連忙道：「借物說謝，貸錢算利，這乃是理所當然的。翁爺，兩千兩，在您來說，自然有如九牛一毛那般的微不足道，但這是在下一番激情摯意，若果翁爺不肯賞臉，豈不叫在下於心難安？」

夏秋心也帮腔道：「可不是，翁爺，常言道：好授不好受。您雖萬分誠意授與我們，但我們接受起來，可就與您的心境是迥然不同了，翁爺，您說是嗎？」

「好，好，」悻悻然的收起飛錢，翁萬金煞有介事的歎了一聲：「二比一，我這糟老頭怎說得過你們啊？」

君之楓和夏秋心不期然的笑了起來，這時，忽地一個下人模樣的進來，朝翁萬金恭聲道：「老爺，酒菜已經擺好了。」

翁萬金連忙一擺手，說道：「兩位請入席。」

「不麻煩翁爺了。」畧一沉吟，君之楓堆笑道：「這番打攪翁爺，在下已覺非常過意不去，那敢再叨擾，不瞞翁爺說，像我們這等成天在刀尖舐血，劍下爭强的亡命浪子，沒事便悶得人發慌，一有事足以讓人跑斷腿……」

翁萬金說聲道：「這麼深夜了，兩位居然還有事？」

歉然的笑笑，君之楓道：「非在下不識抬舉，不肯賞光，望請翁爺明鑒，改天，在下定當專程登府候教。」

拉住君之楓的手，翁萬金執意不肯：「這不成，這不成！好不容易今天能攀交兩位，怎椅櫈都沒坐溫，便想走了？這分

明是瞧不起我翁某人啊！」

夏秋心連忙婉言道：「翁爺，別折殺在下了，在下感激仰慕您都還來不及，那敢瞧不起翁爺，實在是有點兒事……」

硬是揪住不放，翁萬金急急打斷夏秋心的話道：「不行，說什麼也不行，老朽不相信在這等深夜裏，兩位還有，非辦不可的大事情？」

說着，拉着君之楓就要往廂房走……

無奈，君之楓只得照實道：「不瞞翁爺，在下是要到『大威鏢局』……」

一怔，翁萬金說道：「兩位要到大威鏢局去？」

在下本來不想告訴翁爺的，也想讓您一個意外的驚喜。」夏秋心笑着道：「翁爺，關於您上次被刧鏢的事，今午已抓到一個頗有嫌疑的人了，所以在下想去看一看，已經和人說好，不能不去，說不定可以追回翁爺的翡翠哩。」

話聲中，翁萬金抓着君之楓袍袖的手突然鬆落，他此刻面上的表情很怪，很怪，但那也只不過是一刹那而已，在君之楓和夏秋心沒有注意到以前，那古怪奇異的神情很快的消失，而且很快的換上一副歡愉和驚喜——

「好哇！這算好消息居然還瞞着老朽，可眞該打呢！」翁萬金喜出望外道：「翡翠是小事，能爲林二鏢頭報仇，和重振大威鏢局的聲威，那才是最要緊的……」

一頓，凝聲道：「夏姑娘，不知那有嫌疑的人是誰？怎麼說是有嫌疑呢？難道還沒有眞切的証據麼？」

夏秋心道：「是黑蛟龍……」

話沒完，翁萬金突地啊了一聲，紅光耀耀的福臉上倏地泛白，而且，寬闊的額角上也冒出涔涔冷汗！

「翁爺，」君之楓詭異道：「您，您那不舒服了？」

捂着胸口，翁萬金一陣劇烈的咳嗽着，君之楓連忙將他扶到椅上坐下，關切問：「翁爺，您不要緊吧？」

依然咳得很厲害，半晌，翁萬金這才舒了一口氣，但臉色依然很難看，他有些吃力的道：「沒，沒打緊，老毛病吧了！像我們這沒學武的人，一上年紀，啥鬼怪病痛都沾上了……」

帮他輕捶背樑，夏秋心柔問：「翁爺，您歇歇。」

感激的朝她笑笑，翁萬金咳聲道：「謝謝妳，夏姑娘，老朽好多了。」

說完，又是一陣咳嗽，但他旋卽沒事似的朝裏頭呼喚了一聲：「阿楞子！」

「老爺，有什麼吩咐？」方才那名下人立刻應聲而出。

輕揉着胸口，翁萬金道：「阿楞子，吩咐管家的到庫房去，將那對『龍鳳吟』的夜明珠取出來。」

「是。」阿楞子已飛快下去。

須臾，一名年約五十來歲的華服老者捧着一個精緻美倫的小木匣出來，他恭謹的捧給翁萬金：「老爺，『龍鳳吟』已爲您送來了。」

「沒事了，你下去吧。」雙手接過木匣，翁萬金送到君之楓跟前：「君公子，夏姑娘，您們備禮而來，老朽自當不能讓兩位空手而回，這對夜明珠就請笑納。」

君之楓想推辭之時，翁萬金已將木盒塞在他懷裏，一禮還一禮，乃是理所當然，君之楓要是不收下的話，便眞有矯態之嫌，要不然便是瞧不起人了。可是君之楓聽說過「龍鳳吟」的夜明珠乃當今不僅極爲珍貴，而且極爲罕見的寶物，可說是價值連城，這使得君之楓有點受寵若驚，承受不起的感覺。有些兒惶然，他道：「翁爺，這般名重珍貴的禮物，在下……」

正說看，翁萬金已一口截斷他的話道：「一句話，兩位要是認老朽這個朋友，就請收下。」

這麼一來，君之楓當然不便再說什麼，他由衷的感激道：「翁爺，在下今番來受到您的方便，又蒙您厚賜重物，銘謝之情，容後圖報。」

翁萬金似乎好多了，他爽朗一笑說：「瞧兩位這般文謅謅的，眞叫人懷疑您們就是令人聞之胆寒心顫的不貶眼和魔吒女呢。」說畢，忽又是一串咳嗽，夏秋心想上前去扶他，翁萬金業已揮揮手道：「沒關係，沒關係！哦，既然大威鏢局有這等重要的線索，老朽理當前往一趟……」

話落一半，猛又是咳嗽不停！

連忙上前去扶住他，夏秋心道：「翁爺，您不舒服，在下看您還是等好一點再去好了，反正是不是黑蛟龍幹的，也還是個問題，若說是的話，大威鏢局一定會來告訴您的。放心好了，翁爺，您失去的翡翠一定可以追查回來的，在下也一定帮您追索回來。」

一面咳嗽，翁萬金一面道：「翡……翠事小，林二鏢頭的寃仇才重要哪。」

說完，咳得更嚴重，連眼淚都咳出來了！裏頭的阿楞子顯然是聽到了咳聲，急忙上前來道：「老爺，您怎麼了？」

「沒事，沒事。」翁萬金起身捂嘴道：「客人要走了，陪我送客。」

君之楓連忙道：「翁爺身子不舒服，快去靜息才是，那敢勞駕您親自遠送！」

說着，施禮道：「在下就此告辭了。」

夏秋心也拂身道：「翁爺，請多保重啊。」

但翁萬金掙着要送他兩人，君之楓和夏秋心說好說歹，總算才沒讓翁萬金送出門來。

出了翁府的大門口，下了階梯，夏秋心迫不及待的搶過君之楓捧着的木匣，急急道：「楓，『龍鳳吟』乃關外所產的稀世之寶，我長了這麼大還沒見過呢，快讓我見識見識！」

說着，已啓開鑲有玉痕的小木匣蓋，驟見一對約莫姆指大的夜明珠，赫然映目，君之楓和夏秋心當場驚住了！

眞的，有生以來，他們從未看過這麼樣的東西呢——那對月明珠有點兒酷似鴿卵，但顯然比鴿卵要渾圓多了，玲瓏剔透，晶瑩澈潔，皓白如水。單這一眼，便叫人有愛不忍釋手，打從心坎兒讚歎，着迷，尤其是，那散發着的琉光，飄忽幌漾，朦朦朧朧，柔和溫馨，眞有如龍鳳呈祥般的把人的感受與直覺一下子拉進了另一個境界，一個纖塵不染，毫無瑕疵，美得唯有天堂才有另一個境界。

當夏秋心讚歎太息着把小木匣微微兒幌了一下的時候，那對夜明珠很自然的輕

輕碰撞了一下，就在那輕輕碰撞的當中，一陣，不，一撮……噢，也不是，該是一絲，對，是一絲極為細微的聲音響起，而這個細微的聲音卻使君之楓和夏秋心很清楚很清楚的聽聞得到，而且歷久不歇——它送入人們的耳膜，使人的感覺就眞是「龍鳳相吟」似般的美妙！「好個龍鳳吟呵！」良久，夏秋心方讚美着合起匣蓋，滿足似的道：「總算讓我開了這番眼界，沒枉虛了此生。」

跨躍上鞍，君之楓笑道：「好啦，丫頭，人家龍鳳吟端的是好，但妳可別在那鴨子叫，煞死人了。」

瞪了一眼，夏秋心一邊飄掠上馬，一邊撥動韁索嗔道：「你也好不到那兒去，狐狸莫笑貓，我看你才是七月半的老鴨，該殺呢。」

兩人說着，催馬前進，一路上在談論着翁萬金……

「想不到，想不到翁萬金並不似外頭傳言那般樣子。」纖掌掠掠髮絲，然後掏出一條菊紅色襯淺藍花紋的幗巾，夏秋心一面紮着結，一面道：「他非但沒有一點兒銅臭味兒，更不土，我眞懷疑人家怎會說他是個老色鬼呢？他慷慨好義，古道熱腸，能言善談，風趣大方，一點也不流俗呀。」

「可不是。」君之楓頗有感觸的道：「他對愛君是那般的用心良苦，尤其是他損失了二十萬值價的翡翠，竟然不讓大威鏢局賠償，而且還到處花錢請人代為緝兇，口口聲聲要為林二鏢頭復仇雪寃，反而不關心自己的損失，這種人到底是少見的啊。」

環眸張望了四處，只覺家家戶戶已深鎖門屏街道上連隻野狗也不見，夏秋心遂道：「楓，現在沒行人了，咱快騎放到大威鏢局去吧，看看到底是不是黑蛟龍那廝幹的，若果不是，咱今後應多注意這件事，不說看林大鏢頭的面上，也該為翁爺盡點兒力，你說是嗎？」

夏秋心的話尾剛剛一停，君之楓壓根兒還沒來得及回話，忽見街道轉角處猛地衝來四，五騎！

那四五騎之人顯然騎術精湛，居然連幾乎是九十度的轉角一傢伙的闖過來，連微慢一下也沒有。

這般上乘馭駕術，眞叫人瞪眼咋舌！

這還不止，速度之快，宛若風馳電掣，快得令人眨不過眼來，也就是說，正當君之楓和夏秋心聽到蹄聲的時候，便見那四五騎夾着雷霆萬鈞之勢衝到前頭來了！

大驚，毫不考慮的，君之楓和夏秋心趕忙——當然有點兒慌亂的將坐騎往街道旁廻讓！

然儘管他們閃避得這般快速，夏秋心胯下的坐騎依然被擦撞了一下，堪堪墜馬落地！

驟只見夏秋心的馬匹瘋狂嘶鳴，並且猛烈的掙跳着，那連君之楓的坐騎也驚嚇得低鳴蠢躍。

速快的，也是熟練的，夏秋心制服了受驚的坐騎，回首一看——只見那四五騎業已呼嘯而去，卽連稍稍停顧也沒有！

怎生按捺得住，一撥馬首，夏秋心已掉轉頭來，放蹄追去！

在同時當中，君之楓亦已振韁猛追而去！

那四，五騎之勢，依然風馳電掣，快如飛蝗，由於君之楓和夏秋心起步慢了點，自然一時間無法追上他們……

不過他們業已追到了可以大略看清前頭之人的背影的距離——一共是五個人，俱皆身着黑袍，頭罩黑巾，而且個個魁梧異常。

似乎，他們有着十萬火急之事，要不然便是目中無人——五人一字排開在大街毫無忌憚的縱馬狂奔，連轉彎的時候，依然如是，而且撞了人，瞧也不瞧的呼嘯直去！

須臾，君之楓和夏秋心已追上了相當的距離，捺着心頭的怒火，夏秋心正欲張口喝住他們，忽見他們煞時停住，而且身手矯健的翻身下馬！

正當君之楓和夏秋心趕上之時，見那五人以絕佳的輕功，射進一家高大的住宅裏……

睜眼一瞧，君之楓楞了一下，脫口道：「咦，這不是翁府嗎？」

「是啊，這正是我們剛從這兒出來的翁府呀。」夏秋心也詫聲說道：「看那伙人這般張狂，而且鬼祟的樣子，不敲門就翻牆而入，難道……難道是來搶刼翁萬金的嗎？」

「秋，咱進去看看便知道是不是打家刼舍了。」

說畢，身子一長，就在馬上射過階梯，而且躍入了院墻！

那堪怠慢？一提氣，夏秋心亦颼然跟上！

越入高聳的院牆，却見司閽亭燈火闌暗，顯然司閽已睡了。張望四處，却不見那五人踪影……

「娘的，這般快的身法。」繞到庭院當中的梅花林下，君之楓邊凝目探索，邊低聲道：「四下一片漆黑，轉眼便不見人，眞見他娘的大頭鬼。」

望望正堂，見沒動靜，夏秋心便挨到側廂房簷下，君之楓則躡手躡脚的欺近右邊廻廊下……

忽然，夏秋心朝君之楓招了招手，一個飄掠，君之楓躍過水池，來到了她身邊：「怎麼？發現了啥？」

伸手指了指，夏秋心壓着嗓子低道：「瞧，後院裏有燈火，咱過去看看。」

無聲無息的，兩人輕捷得像團綿絮般的掠到了後院，剛挨近那座亮着燈火，而外表精美漂亮的小閣之時，一陣聲音清晰的傳出來：「你們回來得正好，我正要差人去找你們呢！事情不好啦，黑蛟龍被逮了，你們不知道麼？」

細聽聲音，夏秋心吃了一驚，附着君之楓的耳畔道：「楓，這不是翁萬金的聲音嗎……」

君之楓吁了一聲，示意夏秋心別開口，這時裏頭又傳出了一陣聲音，這聲很躁很急，而且有着濃重的口音，聽起來非常生硬，好像，好像不是漢人的音腔：「老爺，我們就是為着這件事，才連夜不停趕回來的哪。」

話落，猛叫君之楓和夏秋心瞠目結舌！聽這話，顯然翁萬金和黑蛟龍有啥關連似的……

「該死！該死！」翁萬金的聲音裏含着很大的不安：「好好的，黑蛟龍為什麼被人逮去？而你們不是和他在一起的嗎？怎地連他都保不住？難道你們敵不過那個姓林的瘟鬼？」

「還不是黑蛟龍那王八羔子自找的。」那口不標準的漢語又響起：「咱兄弟五人把二十箱翡翠運到安全的地方埋藏起來的時候，不想他仗着那個胆，私自跑去毒殺了『仙鶴神尼』，結果叫萬花幇的人挑了出來，待我們回到『落雁江』之時，已是面目皆非，死的死，逃的逃……」

「黑蛟龍不是被姓林的抓去？」翁萬金很驚異的打斷那人的話道：「咱也沒露出什麼痕跡出來呀，萬花幇怎會把他押到大威鏢局去？難道是他自己招了不成？」

「我們就是感到很奇怪。照說萬花幇是為『仙鶴神尼』復仇，她們大可將黑蛟龍幹掉。」那人頓了一頓，又道：「後來我們發現，當初黑蛟龍他們刼鏢以後，曾在附近和萬花幇的總護法白玫瑰照面，大概是這個因才被懷疑的……哦，對了，還有，我們還發現黑蛟龍那傢伙手脚不乾淨，偷了好幾塊的翡翠，或許叫萬花幇的人搜了出來，而起了疑心也說不定。」

「該死！該死！」翁萬金那聲音既憤怒又懼怕：「都叫那傢伙一個人壞事，否則咱幹得天衣無縫，誰會發現到？現在好了，一切全完了，怎麼辦？怎麼辦？你們得想想辦法呀！」

沉默了下來，旋又揚起那口蹩嘴漢語道：「老爺，大威鏢局已經知道是咱幹的嗎？」

「還沒有。」翁萬金急急道：「那姓林的瘟鬼，一早就出去，大概還沒有回來，否則只要他一見到翡翠，就算黑蛟龍死不招供也沒有用了。」

「那好。」那人忽地陰兮兮地笑起來：「看來黑蛟龍是挺着沒有招，大概是等着我們去救他……」

「對！」翁萬金的聲音裏充滿了驚喜：「這是一條好計策，趁着瘟鬼還沒回來，一切沒見證以前，你們快去將黑蛟龍救出來！」

「不，這種人應宰了乾脆，省得日後再出皮漏！」

翁萬金似乎是楞了一下，稍會才傳出他的聲音來：「宰掉？……好，就這麼辦，殺之滅口，來個死無對證，免得夜長夢多，再生節枝！」旋忽又道：「不行呀，你們只五個人，行嗎？」

「翁爺，您是外行人講外行話了。大威鏢局那些爛銅破鐵是不值一個子兒的，萬花幇的白玫瑰也不過是個濕褲襠的騷丫頭吧，充其量她時常隨身的十二金釵併湊起來，也不够我弟兄五人一看，放心，翁爺，到了這種地步，也只好發狠啦，把大威鏢局全抖平算了！」漢語雖不標準，口氣却蠻大的，那人嗤嗤笑着又道：「當然，我們會將『青鋒劍』林大鏢頭那瘟鬼的如死女兒抓來讓您享受的。」

「不，我是說，有兩個人你們對付不了。」

「那兩個？」

「不眨眼和魔咤女。」

「什麼？那兩個小子也揷上一手？」那人似乎大吃一驚，旋又桀桀笑道：「外傳他倆走遍江湖，不逢敵手，哼哼，我們遲早要殺他們的，這正好，一併算！」

翁萬金道：「有把握麼？你們眞有把握麼？」

「沒有三兩三，那敢上梁山？放心吧，這碼子事，我們弟兄絕對辦得好！」

「現在就去嗎？」

「當然！……哦，等等，大威鏢局我們還不熟，翁爺，您劃張圖來，讓我們知道那兒的情形，最好把大威鏢局可能扣押黑蛟龍的地方，詳細告訴我們，我們一上手就要幹掉他的，如此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只要目的已達，縱然敵不過他們，咱可以跑呀，對不？」

「好，好。」一連說了幾聲好，翁萬金似乎開始在繪圖，頓時聲音沉寂下來，稍會又嘰嘰雜雜的，但語音很低，已聽不太清楚了……

「我底天啊！」夏秋心睜大了眸子，她低抑着語音有着太多的吃驚：「我眞不相信我的耳朵，這，這會是眞的麼？」

君之楓自然感到驚異，他俯首沉思了一會，低聲道：「秋，咱不用留在這兒了，到大威鏢局去通知小宓她們吧……」

話落一半，忽見一人行色慌張的疾走而來，君之楓和夏秋心連忙將身形側掩於廊柱後，那人正是司閽，他急敲小閣那碎花冰格子的單扉：「老爺，外頭有十幾個人來找您哪。」

「混帳！你娘的死了人，現在是啥時候啦？滾，全都滾出去！」裏頭傳出翁萬金暴躁的粗聲。

「老，老爺，人家是大威鏢局的當家林爺，他，他說有要緊事見您……」

「什麼？」碰的一聲，門被打了開來，現出了翁萬金那短胖的身子，他的語音有着絕大的吃驚：「人現在那兒？」

「在，在廳堂上。」司閽的結巴着。

這時候，藏身在暗處的君之楓和夏秋心一聽大威鏢局的人來了，連忙悄悄的向前院正堂掠去……

沒入門，便見堂上滿滿是人——「萬花幇主」宓月桃，「白玫瑰」左菁，「十二金釵」，「黑狼」皇甫大元，另有一個年約七旬上下的素袍老者佇立當中。他的氣色看來相當壞，面色沉晦而陰霾，隱隱透露着一撮殺氣，瞧瞧他腰間那柄兩尺來長，柄及鞘俱皆玄青色的長劍，便知他是大威鏢局的大鏢頭「青鋒劍」林慶文。此外，他身旁有兩位中年漢子，一人一手的挾着面色死灰的黑蛟龍易大中。

君之楓和夏秋心的來到，着實引起了他們的驚訝，宓月桃執着夏秋心的手道：「小秋，您倆怎也來了？」

「黑狼」皇甫大元則趨步至君之楓跟前，俯首抱拳道：「屬下拜見會主。」

上前攙扶，君之楓拍着他的肩胛，「大元，黑蛟龍認了？」

正說着，忽見「青鋒劍」林慶文大步走來，君之楓連忙趨前去，恭敬一抱拳：「晚輩君之楓見過林大當家。」

夏秋心也上前去拂身道：「末學夏秋心拜見林大鏢頭。」

呵呵笑着，青鋒劍林慶文雙手輕執兩

人的手，喜悅道：「久違了，兩位雄風依舊，可喜可賀也。」

一頓，注視着君之楓，感激道：「君老弟，聽左姑娘說，你曾奮力挽救舍弟，前情未謝，今又蒙您和夏姑娘鼎力相助，而且要不是您那塊翡翠，舍弟之寃於今依然沉埋不清，君老弟，老朽林某無德無能，累煩君老弟大力帮助，理當受我林某三拜。」

說着，兩拳一抱，就眞要拜下，夏秋心見狀慌忙躍開去，君之楓則連忙握住青鋒劍的胳臂，正色道：「林老前輩，人總是有凶有吉，守望相助，乃我輩所應爲，何謝之有？晚輩萬萬承受不起。」

一頓，誠摯說道：「林老前輩遭此不幸，誠令人遺憾，總算現在已是水落石出了。」

哀傷而又憤怒的注視着低垂着頭的黑蛟龍，青鋒劍咬牙道：「我林某雖無大德，但自認一生與人從無宿怨，不想黑蛟龍受人之收買，惡胆橫起，幹下這等令人寒心的事來！」

「他招了？」君之楓向黑蛟龍掠了一眼。

點點頭，青鋒劍嘆了一口氣：「是的，他招了——在黑狼老弟特殊的點穴法之下。」

「您一定有着很深的感慨，是不？」君之楓問。

瞇了下眼，青鋒劍迷惘似的道：「是的，但一時我也說不出我的感慨來，我想，這也算是我的一大發現——有些人是披着人皮講人話，做出來的事，却是禽獸不如！」

話聲甫停，忽見燈火四處大亮，湧出了黑壓壓的人羣來，這當中，已有五人聯袂飄來，他們身手俐落的射進堂上……

這五人便是原先撞到了君之楓和夏秋心的黑袍大漢。他們看來個個體壯如牛，一臉橫霸，當君之楓衆人注意到他們稍黑的膚色，深陷的眼眶以及高聳的鷹勾大鼻時，他們心頭有了一股疑惑——他們，是不是漢人？

五個黑袍大漢一字排開，如兇神惡煞的站定之後，那黑壓壓的，約莫三，四十名手執亮森森刀刃的漢子，業已團團圍住了廳堂的出口……

凝目搜索，青鋒劍皺皺眉頭，冰冷而生硬的語音滑出了他的口腔：「怎不見翁老爺子大駕？」

青鋒劍正開腔打話之時，黑蛟龍突地出其不意的掙脫了兩名漢子的制服，奮力奔向黑袍大漢，他竭嘶底里的叫喊着：「五爺，快救我……哇！」

話沒完，人未奔到，只見五名當中的黑袍大漢倏一揚手，黑蛟龍狂嚎一聲，捂着喉管，在地上滾了兩滾，兩腿一伸，業已成了一副臭皮囊矣……

誰也沒去瞧他，他比一條狗都還不值，眞的。

面無表情，青鋒劍大步的跨前一個步子，略一抱拳，他生冷的道：「五位，便是黑蛟龍，自然也是翁老爺子強力後台的五爺麼？」

方才出手的那名漢子，僵凝的肌頰抖動了一下，但他眼皮兒却撩也不撩的，而且看也不看青鋒劍，當他張口說話時，君之楓和夏秋心，立刻聽出他就是在小閣裏和翁萬金對答的人，只聽他道：「林大當家，現在我仍願給你機會考慮，若果你願將你的女兒獻給咱老爺，你依然可以活着，而且富貴。」

恭正的國字臉上已泛青，青鋒劍緩緩透了一口氣：「就算我林某人願意，但我腰間這把劍可能不好商量，而且我身旁的幾位朋友也不好講話哩！」

伸手一指，那黑袍漢子吐着半生半熟的漢語：「萬花帮，黑狼，你們乖乖的挾着尾巴滾，這碼子事，是別人放屁，你們在上風頭——不關你們的事。」

吃吃笑了起來，君之楓哂聲道：「我呢，我也在上風頭呀，也滾嗎？」

冷冷的掃了君之楓和夏秋心一眼，那人依然這般狂妄，這等自大：「不眨眼，魔吒女，你們兩位就是吧？你們當然可以走，留着腦袋。」

一副訝異不解，夏秋心煞有介事道：「爲什麼呢？我們怕你了呀，爲什麼我們不能和別人一樣挾着尾巴乖乖的滾出去？你是說我倆沒尾巴可挾是麼？但，但他們也沒有呀？」

話聲一頓，却引起哄堂大笑！

君之楓和夏秋心委實感到迷惑，眼前之人生眼得很，完全陌生，何以指名叫號的要殺自己？

這時候，宓月桃突然發現了什麼，噫了一聲朝白玫瑰左菁低聲道：「總護法，這五人好像那兒見過？」

眨着眸子，左菁蠕嘴道：「帮主，屬下也正在奇怪，但偏是想不起來……啊，對了，帮主，會不會是咱兩年前到塞外瀏覽的時候……」

拍了一下手中的羽扇，宓月桃銜口道：「妳這麼一說，我想起來了，塞外『三環旗』的『無命人』對不？」

恍然大悟，一旁的君之楓聞言笑了起來，「哦呵——原來是勾結『黑旋風』的『三環旗』的狗爪子，咱是死到頭了，怪不得，閣下口口聲聲要挑我君某人的腦袋了！」

那五名黑袍漢子齊是一怔，旋發話之人陰桀桀一笑：「好，你娘總算沒白生你們兩隻眼睛，認識我弟兄大名大號！姓君的，聞你小子最近擴大『兄弟會』，而且公然發武林帖言明在一年內向『黑旋風』挑戰，可有此事？」

淡淡一笑，君之楓道：「你老娘也沒白生你兩隻豬耳朶，一點也沒錯。」一頓，冷冷又道：「你，就是『無命人』中的頭子崔大是吧？崔大，半年前，你們三環旗潛入中原來，欲與黑旋風圖併武林，結果狼狽而逃，怎麼你們還臥底在這？」

憤怒笑着，崔大咬牙道：「告訴你也吧，小子，由於你們『兄弟會』臨時倒戈，吃裏扒外，致使洩漏了我們的計劃，使本『三環旗』遭致塞外各大小旗的非議交難，而且聯合攻擊本旗，致使本旗，寡不敵衆，遭滅旗之惡運……」

崔大話沒說完，已着實引起了衆人的驚異，君之楓皮笑肉不笑，幸災樂禍似的道：「噢，這實在是件令人掃興的事，要是貴旗如今依然完好存在的話，敝『兄弟會』在解決了『黑旋風』之後，便要遠渡大漠與貴旗一見高下的，不想貴旗這般硬命，叫人窩裏反吃光了，好不掃興哪！」

睜目，挫牙，崔大一伸手道：「姓君的，你狂不了多時的，我兄弟五人忍辱負重，歷盡千辛萬苦潛入中原，甘願扮裝化名，供老頭驅使，爲的就是有今天——扒你的肉，啃你的骨！」

「用心良苦啊。」吃吃笑聲，君之楓抿嘴道：「這麼說，今天我君某人是喧賓奪主，成了你們的正主兒了？」

這時，堵塞門口的四五十名漢子忽然起了一陣騷動，只聞幾聲話起話落——

「呀，原來五爺是塞外的蠻狗啊，咱還以爲他們是漢人哩，丟他娘，咱大漢之人還聽死蠻狗的啊？」

「老爺也眞是，不明究裏的收留了這五條蠻虫來吃咱漢人，不成了漢奸嗎？」

「我看吶，眼前的都是絕流高手，憑咱這幾手莊稼把式，帮人家端洗臉水，人家還嫌笨手笨脚呢。」

「是啊，老爺未免忑地沒心肝了，原來，原來他爲了打林當家的女兒的主意，竟然不擇手段的來陷害大威鏢局，而且還假仁假義假惺惺作態的施惠大威鏢局，這種面善心毒的人，咱還爲他賣命呀？龜子才幹！」

一陣嘰嘰雜雜之後，那些人忽地一哄而散，一個也不見了！

「這些游手好閑的食客總算還分辨得出忠奸善惡。」喃喃的說了聲，君之楓旋卽面向「無命人」冷道：「諸位仲兄，咱的話似乎說得太多了，該是閣下們扒我的肉，啃我的骨的時候了，不是嗎？」

「還忘了一句，喝你的血！」面目猙獰的，笑一聲，崔大當先身子一旋，飄出院外，其餘的崔二，崔三，崔四和崔五也揮袖掠出，一字兒擺開……

「扒肉，啃骨，喝血，蠻狗，你未免變得太够標準了。」笑說着，君之楓正想飄身射出，身側的黑狼忽然朝他一抱拳：「啓稟會主，這等貨色那勞會主親駕？」

話聲中，人已如離弦之箭的射向無命人……

「皇甫兄，容我助你一臂之力。」單足輕點，宓月桃業已飛賊出去……

白玫瑰左菁見狀，忙不迭提氣縱去，口中直喊着。「宰蠻狗，還算是第一遭吶，焉能錯過？」

「生意愈來愈難做了，稍慢一點，便叫人搶得精光了。」聳聳肩，君之楓朝夏秋心扮了個鬼臉。

「還有一檔子生意呢。」夏秋心笑說着，朝向青鋒劍道：「林老前輩，這兒不用您我煩心了，咱到後院小閣去找正主兒翁爺爺去。」

說着，便與青鋒劍飄身而去……

君之楓本想跟去，但一想無命人居然胆敢當着大家的面指點衆人，想必自是硬點子，深怕黑狼，宓月桃和左菁有了閃失，所以也就呆在一旁，以觀局勢。

無命人，這等外號乍聽之下，叫人想不透，不過要是和他們交過手的人便會恍然大悟了。原來他們五兄弟武功不僅出衆，而且幹起來視死如歸，完全一派狠幹狠拚的拚命三郎打法，彷彿就是不要命了似的，是以他們紅透塞外半天邊，而博得了「無命人」這怪號。

觀望了一陣子，君之楓發現自己的憂慮是多餘的，顯然無命人的武功是很了得，但似乎仍差了黑狼，宓月桃和左菁等人一截。

由於雙方皆亮出了兵器，且加上無命人那種橫來硬幹的打法，使得戰局的過程緊張和有點兒亂。

無命人是聯手的，他們交錯相替着，並沒有固定一個對手，這使黑狼，宓月桃和左菁無形中吃了點虧。因爲無命人素來同轍同出，自然默契純熟，合作無間，威力就顯得更大了，而黑狼和宓月桃，左菁乃是第一次聯手，彼此間的武功路子陌生，是以剛上手時，他們看來有點制肘呆滯，發不起狠來。

無命人面貌酷似，服飾相同，卽連他們的兵器也一樣——可藏於袖中的「小蠻刀」。黑狼則是那隻利斧，宓月桃就是她一貫携帶的羽扇，左菁使的自然是腰間的雙刃了。

君之楓有點驚訝，驚訝他們三人是如此的出類不凡，尤其是黑狼，君之楓只覺得他絕不輸自己半分，他慶幸「兄弟會」能有他加盟，另外宓月桃，君之楓還算是第一遭看她和人過招，他對她是沒有微言的，一帮之主，她是當之無愧。

須臾，他們三人顯然已能彼此的適應了，於是局勢有了個輕微的徵兆——無命人必敗無疑！

君之楓肯定了他的看法之後，便朝一旁的十二金釵打了個招呼，朝後院小閣邁去。一路上，還躺着不少人顯然夏秋心和青鋒劍曾遭到了抵抗，入了小閣，正見夏秋心，青鋒劍和約莫十來名的家僕模樣在厮殺……

厮殺？哦，談不上的，他們只是在打發吧，不是麼？夏秋心和青鋒劍顯然手下放點了情，兵刃不動，一拳一個，盡把他們打昏了。

當君之楓進門來之時，正好青鋒劍那個大巴掌把最後一個傢伙劈翻了出去。

「楓，外邊如何了？」夏秋心問。

「快了。」淡淡一笑，君之楓轉向青鋒劍：「林老前輩，不見翁爺麼？」

指了指左側一道緊閉的門扉，青鋒劍切牙道：「他在臥房裏！」

話聲中，倏地騰空拔起，青鋒劍一個蹲脚，叭啦一聲，那扇門業已破碎支離！

僵板着臉，青鋒劍當先大步跨進，可是他一見房裏的景象時，他猛地怔住了！隨後跟進來之君之楓也是一楞，夏秋心却是嚶嚀一聲，返身躍退，掩眸低首，粉頰辣燙，芳心劇跳……

奇了？

原來——原來裏頭擺着的是一幅「春景圖」哦，這，這實在叫人難以啓口，眞的，只見翁萬金和一名妖艷女人裸擁着。

君之楓和青鋒劍楞在門口，兩人互望了一眼，展露着沒來由的苦笑，很快的板住臉孔，青鋒劍有點疑惑，翁萬金明知死到臨頭，居然還有這份心情暢遊巫山？他更奇怪床上兩條赤裸裸的身子，竟然一動也不動，睡得這般死，方才自己一腳踢碎門板，這般價响，沒聽到麼？（未完）

七代劍 恩恩怨怨未了情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明星偕呂思興師徒五人，趕往燕京，戚明星冒險潛進天牢，擬救被囚的民族英雄信國公，甫潛入便被大內高手發覺，激鬥中，勾兆旗忽來到，喝退大內高手，與戚明星搏賭，他若敗，戚可提任何條件，激鬥結果，戚以純陽金剛指勝勾，遂提出釋放信國公要求，詎信國公已在早上為元虜處死，據勾說是得到越西鴻密報有人刦牢，元虜為防萬一，乃提早行刑，戚悲傷欲絕，幸勾以江湖規矩相待，送戚出去，戚偕呂等夤夜離城，途中呂萬念俱灰，大嘆中興功業，領導無人——

戚明星問道：「您老決定放棄了？」

呂思興想了想，道：「老夫去找那幾位舊日袍澤談一談看，要是他們有意，老夫仍願盡力而為。」

戚明星道：「您老說的，是那幾位落草為寇的朋友？」

呂思興道：「是的。」

戚明星道：「他們在哪裏？」

呂思興道：「一位在太行山，一位在九龍山，另一位在武夷山。」

戚明星道：「如今您老打算返回呂家莊，或是直接投奔他們？」

呂思興道：「呂家莊已不能回去，老夫打算投奔盤踞於太行山的范將軍，他為人較熱忱，是一位可共事之人。」

戚明星道：「那麼小可就護送您老往太行山，然後再去鐵船幫收拾越西鴻。」

呂思興道：「尋找海大俠的女兒的事呢？」

戚明星嘆道：「人海茫茫，又無一些綫索，這件事只能慢慢來了。」

呂思興道：「老夫和范將軍談過之後，如果他有意起事，老弟能否再出力？」

戚明星點頭道：「當然，小可一聽到消息，一定趕去効勞。」

呂思興道：「要是范將軍有意，老夫倒有個計劃……」

戚明星問道：「甚麼計劃？」

呂思興道：「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老弟以為如何？」

戚明星面容一動道：「您老打算行刺忽必烈？」

呂思興點頭道：「正是！」

戚明星道：「唔……」

呂思興苦笑道：「這件事比救信國公更困難，但如能成功，也許可使局勢改變過來。」

戚明星道：「唔……」

呂思興試探的問道：「老弟認為，當今武林中，誰是最佳人選？」

戚明星不禁微笑道：「時機成熟之時，小可當往一試，您老放心可也！」

呂思興也展顏笑了。

天亮之後，車馬離開京城已有五六十里，為了怕忽必烈派人追緝，他們不敢停歇，一路連程疾行……

這天中午，行抵房山縣，這時人馬已感困頓，呂思興便提議在城中略歇，戚明星不便反對，便在一家酒樓門口停車，吩咐小二代餵馬匹，老少六人乃上樓打尖。

酒菜剛剛端上桌子，驀聽得街上一片馬蹄聲音滾雷般響了過來。

戚明星一直担心天山飛狐會奉旨追緝自己六人，這時一聽蹄聲，連忙趨至臨街窗口觀看，一眼望去，只見由街頭上馳來一隊快騎，為首一人正是天山飛狐勾兆旗，不禁大吃一驚，疾忙奔回座頭，低聲道：「不好，天山飛狐果然率人追上來！」

呂思興面色大變道：「這怎麼辦？」

戚明星思忖電轉，立刻向華文龍道：「文龍兄，你背負令師速由後面出去，還有焦、來、趙三位，你們也隨在左右保護，這兒的事由小弟來對付——快！」

華文龍應了一聲，連忙把師父呂思興揹起，拔步便往後面奔去，焦吉、來振雄，趙翼三人，撤出兵器，隨後保護，四人由酒樓後頭，越窗而出，跳上民房，疾疾忙忙而去。

四人剛剛越出窗外，如雷的蹄聲已響到酒樓門口，只聽天山飛狐吆喝一聲，騎隊遽止，響起了一陣「希聿聿」的馬嘶！隨之，樓梯「咚咚」發響，全副武裝的天山飛狐和三位大內高手已然出現於樓梯口！

天山飛狐這回表現出一副「公事公辦

」的姿態，一上樓便厲聲道：「奉旨擒拿反賊呂思興、戚明星等六人，不相干的人快出去！」

原在樓上飲食的客人大為恐慌，疾疾忙忙的奔下樓去了。

一瞬間整個樓上只剩下戚明星一人！

他端坐在桌前，神色從容的提壺斟酒，緩緩說道：「勾統領，且來喝一杯！」

天山飛狐大步走到他對面，神情嚴厲地喝道：「戚明星，我奉旨緝捕你，你跟我回去！」

戚明星含笑道：「不要着急，常言說得好，吃飯皇帝大，我現在正在吃飯，你們不能抓我啊。」

天山飛狐怒目四顧，喝問道：「他們五人那裏去了？」

戚明星舉盅喝了一口酒，淡淡答道：「閣下如要擒我，你走對了路，如要擒他們，你走錯了路……」

天山飛狐嘿嘿冷笑道：「樓下停着一輛馬車和五匹馬呢！」

戚明星舉箸夾菜吃着，道：「不錯，曹孟德有一次在逃命時，他故意把頭冠丟在一條路上……」

天山飛狐一掌拍落桌上，震得酒菜都跳了起來，獰容一字一字道：「戚明星，你仔細聽着，我今天是奉旨拿人，跟昨夜的情形不同了！」

戚明星泰然自若地道：「我知道，今天我也不要求你什麼，不過你要抓我，總得讓我塡飽了肚子再來。」

天山飛狐有些氣苦，轉頭大喝道：「堂倌何在？」

「來了！」

一個堂倌疾跑上樓，誠惶誠恐的打躬作揖道：「大爺有……有何吩咐？」

天山飛狐一指戚明星，喝問道：「剛才是否有五個人跟他在一起喝酒？」

堂倌不敢說謊，點頭道：「有的，有的！」

天山飛狐又喝問道：「他們都到那裏去了？」

堂倌舉手一指後樓窗口道：「他們從樓窗逃出去啦！」

天山飛狐立刻轉對三位大內高手一揮手，道：「快追上去，一個都不准讓他溜掉！」

那三位大內高手應了一聲，一齊向後面樓窗奔去。

就在這時，一道劍光陡自戚明星的腰間閃起，勢如電光石火般的翻閃了三下！

「啊唷！」

當中一位大內高手不防戚明星會突施奇擊，面上登時中了一劍，由眉心至鼻尖被剖開一道裂口，大叫一聲，掩面顛退下去。另外那二位大內高手情況較好，一個肩上僅被劍傷了一點皮肉，一個褲襠被劃破一道長長的裂口，沒傷及皮肉！

一劍連中三人，這正是大殺門絕藝！

而與此同時——

「嘿！」

天山飛狐猛可一腳踢桌子，長劍脫鞘而出，向對面的戚明星疾刺！

戚明星大笑一聲，躍起三尺，手中無鋒寶劍往下一揮，磕開對方來劍，繼之劍身上鑽，猛撩猛掃猛削，反攻出三劍！

天山飛狐運臂搖腕，以巧妙的劍法「錚！錚！錚！」的架住他的攻勢，緊接着揚腿疾踢，發出凌厲的連環腿。

兩人這一交手，整個酒樓上頓如起了陣龍捲風，剎那間桌椅斷折，盤碟迸飛。

而那兩個大內高手就乘此機會飛出酒樓，追擊呂思興師徒去了。

戚明星深知華文龍師兄弟絕非大內高手之敵，若被追上，必難倖免，故心中甚急，但是眼前這位天山飛狐可不是好對付的人物，別說取勝不易，稍一不慎，反會落敗傷亡，因此他只好耐着性子迎戰。

天山飛狐昨夜被他出奇制勝，今天可一些也不敢大意，動手過招中，時時提防着他再出奇招，是以他的功力雖遠勝於戚明星，一時仍無法將戚明星壓制下來。

兩人打了將近百招，仍是不分高下，戚明星可急了，脫口道：「姓勾的，我不想殺你，你識相一些。」

天山飛狐怪笑道：「你不想殺我，我却想殺你，中原武林有你們大殺門存在，我勾兆旗何日能抬頭！」

戚明星一面運劍搶攻，一面又道：「咱們約期再戰如何？」

天山飛狐道：「不成，今天我若不能收拾你，我們皇上不放過我的！」

戚明星苦笑道：「他媽的，你昨夜何其有情，今天又何其無情？」

天山飛狐冷笑道：「昨夜是昨夜，今天是今天，誰叫你們不逃得快些！」

戚明星道：「摔掉禁軍統領的紗帽，咱們交個朋友如何？」

天山飛狐道：「不，我要幹掉你！」

兩人正在一邊搏鬥一邊交談，忽聽樓梯又「咚咚」發響，旋見七八個禁軍蜂湧上樓，他們個個手拿一副弓箭，準備協助勾統領制服戚明星了。

戚明星笑道：「姓勾的，我可要改變主意了！」

天山飛狐揮劍步步進逼，悍笑道：「什麼？」

戚明星道：「我不想殺你，是因為對你有一份英雄相惜之心，但是你一定要趕盡殺絕的話，我只好不客氣了！」

天山飛狐哈哈大笑道：「不要客氣，有什麼本事只管施展出來！」

戚明星面容一沉道：「好，三招之內，我要送你回老家！」

喝聲中寶劍一圈，頓如浪濤般刺出！

天山飛狐早就在提防他再發奇招，這時一見他發出的一劍來勢詭奇絕倫，與他們大殺門的潑辣凌烈大異其趣，不禁膽氣一怯，連忙倒退了一步。

戚明星其實無意取他性命，一見他倒退，長笑一聲，雙足疾頓，人如脫弓怒矢，「嗖！」的一聲，由樓後窗口飛出去！

那些禁軍見他逃走，立時紛紛發射，但是沒有一支箭射中戚明星，全射在窗上橫木。

天山飛狐氣得破口大罵，縱身電撲追出，大叫道：「小子，你逃到天邊，我追你到天邊！」

這時，戚明星已飛越過四五間民房，他對勾兆旗的叫罵充耳不聞，一路向前飛，他要趕去看看呂思興師徒的情況。

他斷定呂思興師徒必往城外逃，故一

路施展輕功飛奔於民房上，而在後追趕的天山飛狐一步也不放鬆，啣尾緊追不捨。

不消片刻，已到城牆下。

他一個飛步蹬上城牆，再一個飛騰便越過城道，向城外直瀉下去。

身形落地時，他一眼瞥見地上有幾滴鮮血，向東直滴過去，心中頗感不妙，暗忖道：「不好，呂恩興師徒，必有人受傷了！」

當下，循着血漬向東直奔，而天山飛狐依然緊追不捨，一邊追一邊大叫道：「小子，你跑不了的，還是停下來決個勝負吧！」

戚明星忽然停下來了。

因爲，他已看到了呂恩興師徒五人，只見呂恩興倒在野地上，而華文龍師兄弟正跪在一旁痛哭，顯然呂恩興已死了！

但令他大感驚異的事是：那野地上還有兩幕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情景！

一幕是：那兩位大內高手也倒臥地上，每人的面上都有一團血！

另一幕是：那野地上停着一頂華麗的大紅轎！

那是三花娘子的紅轎！

因爲，那四個青年轎伕和那兩個婢女，正是三花娘子的「原班人馬」！

戚明星喜出望外，大叫道：「三花娘子，妳來得好極了！」

而天山飛狐一看到那頂紅轎，登時變了顏色，倏然刹住了脚步，恨聲道：「三花娘子，妳又來多管閒事了！」

轎中的三花娘子沒答話。

戚明星趕過去一看，發現呂恩興背心中了一把飛刀，業已氣絕死亡，不禁悲嘆一聲道：「是誰下的手？」

華文龍四人只是痛哭，沒有回答。

那三花娘子的二婢之一——春花——却開口脆笑道：「是他們幹的，但他們也已陪上啦！」

不錯，倒在地上的那兩個大內高手，每人的眉心上都中了一朵銀色桃花。

天山飛狐當然也發現自己的部屬死了，他對三花娘子並不畏懼，當下怒沖沖的走到轎前，厲聲道：「三花娘子，妳給我滾出來！」

轎中透出了一個嚦嚦如黃鶯出谷的聲音：「你是何人？說話這樣無禮？」

戚明星和天山飛狐一聽這聲音，都大吃一驚，齊聲驚呼道：「咦，妳不是三花娘子！」

的確是一件怪事，因爲此刻在轎中說話的女子，根本不是三花娘子，她的聲音比三花娘子年輕多了，分明是個少女！

天山飛狐驚愕良久，才又喝道：「妳——不是三花娘子？」

轎中的少女嬌笑道：「誰說不是？我是三花娘子不錯呀！」

戚明星脫口道：「不，妳不是！」

轎中的「三花娘子」吃吃笑道：「戚明星，別人不相信，你却不該不相信！」

戚明星道：「可是我聽得出來，妳根本不是三花娘子！」

轎上的「三花娘子」笑道：「那麼我問你，你是不是第七代大殺俠戚明星？」

戚明星道：「我是啊！」

轎中的「三花娘子」道：「這就對了，你既然可以是第七代大殺俠，我爲什麼不可以是『第二代三花娘子』呢？」

戚明星這才恍然大悟。

敢情三花娘子已將「衣鉢」傳給另一個姑娘，眼前的三花娘子，乃是「第二代的三花娘子」！

這使他想起了當日在海上與三花娘子分別的情形，那時三花娘子曾說海書郎既已死亡，她三花娘子也已「死」了，她將去南荒找南蠻王「報仇」，然後武林中將不會再有她三花娘子這號人物，但想不到她居然也效法大殺門的作風，造就了一個第二代的三花娘子……

戚明星覺得有趣，忍不住問道：「妳這個『三花娘子』是那位三花娘子造就的麼？」

第二代三花娘子答道：「是的，她要我接替她，替她完成一樁未了的心願。」

戚明星問道：「她有還什麼未了的心願？」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這件事我不想說出來，還是由你自己去猜吧。」

戚明星道：「就我所知，她一生只有一樁心願，那就是希望嫁給海大俠。」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不錯，她就只有這個心願，她希望我替她完成的，也就是這個心願。」

戚明星聽得滿頭霧水，困惑地道：「妳這話我聽不懂，海大俠已經亡故了！」

第二代三花娘子笑道：「不錯，但第七代大殺俠却還健在！」

戚明星「啊！」了一聲，又一次恍然大悟，也因此而感到啼笑皆非，暗忖道：「我的天，三花娘子怎麼會生起這個古怪的念頭？她居然要替我做媒起來了！」

他怔了怔，故作不懂的問道：「這是什麼意思呀？」

第二代三花娘子幽幽一嘆道：「你猜不出就算了，反正我也不……」

她沒有繼續說下去。

天山飛狐開口冷冷道：「小子，我告訴你吧，三花娘子希望嫁給海書郎而不果，所以她造成了另一個三花娘子，希望你娶現在這個三花娘子爲妻！」

戚明星瞪了他一眼，意思是責他多管閒事。

天山飛狐「嘿！」的一笑道：「這是個好主意，如果大殺門能與三花一脈共締鴛盟，將是武林一大佳事！」

戚明星不理他，而向轎中的第二代三花娘子問道：「姑娘貴姓芳名？」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對不起，我不能把姓名告訴你，將來誰做了我的丈夫，我才會把姓名告訴他。」

戚明星道：「妳將像令師一樣永不出轎麼？」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是的，我要保留我的容貌給我將來的丈夫看。」

天山飛狐忽然哈哈大笑道：「那麼請問妳，妳是否像令師一樣，誰能迫妳出轎，妳就願嫁給誰？」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是的。」

天山飛狐笑道：「好極了，今天我要試試！」

第二代三花娘子笑道：「你這個人口氣不小，你到底是誰？」

戚明星道：「他是天山飛狐勾兆旗，也即是大內禁軍統領！」

第二代三花娘子似乎吃了一驚，道：「哦，原來你就是天山飛狐勾兆旗……」

天山飛狐獰笑道：「妳敢不敢讓我攻轎？」

第二代三花娘子沉默了片刻，忽然吃吃嬌笑道：「你當然可以攻轎，但是我聽說凡是成名人物都很愛惜羽毛，你何不多考慮一下？」

天山飛狐一瞥那死亡的兩個大內高手，嘿嘿冷笑道：「我的部屬一定希望我娶妳爲妻，否則他們死不瞑目！」

第二代三花娘子笑道：「好吧，你來試試看，不過可別弄壞了我的轎，你若打破了我的轎，那是不算數的，這是我師父定下的規律。」

天山飛狐笑道：「我知道！」

說着，仗劍而上。

戚明星身形一閃，攔在轎前，沉容道：「勾兆旗，你當眞不肯罷手麼？」

原來，他雖不知眼下這位第二代三花娘子的身手如何，但他曾見第一代三花娘子對天山飛狐「禮讓三分」，故斷定這位第二代三花娘子絕非天山飛狐的對手，爲了不使第二代三花娘子落入天山飛狐手裏，故決定出手干預。

天山飛狐見他橫加阻撓，不禁大怒道：「小子，這干你什麼事？」

戚明星冷冷道：「你可以說我無理取鬧，反正我已打定主意，你若要攻轎，得先通過我這一關！」

天山飛狐氣得暴跳如雷，大叫道：「那丫頭，妳說，妳是否要他保護？妳若是需要他保護，那妳就不是第二代三花娘子了！」

第二代三花娘子乃以柔情似水的聲音道：「戚明星，你讓開，讓他來攻轎！」

戚明星斷然道：「不，我要收拾這傢伙！」

第二代三花娘子微嘆道：「唉，看來你也太小看我了，告訴你，我和家師一樣，我的三朵花，是不會虛發的，你放心好了。」

戚明星不再答腔，舉步向天山飛狐迫去，神色冷峻地道：「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叫你回不了大內！」

天山飛狐昨夜雖然吃了敗仗，但仍然認定自己可以擊敗這個後生晚輩，當下一沉臉孔，殺氣騰騰的道：「也罷，我先打發你！」

「你」字語音未落，長劍一振，倏忽之間，竟化爲數十支劍，驟雨般的點向戚明星全身！

戚明星疾退半步，寶劍橫起，使出一式「孔雀開屏」，迎擊上去。

一片「錚錚」聲中，兩人一口氣交擊了十多劍，戚明星功力較遜，被震退了三步。

天山飛狐這回已下定決心要收拾他的命，故出手毫不留情，見他後退，毫不放鬆的緊逼而上，劍似閃電，殺手連施！

戚明星也施展本門絕學與之拚鬥，由於功力較遜，仍然採取避實擊虛的戰略。

但天山飛狐的攻勢有如澎湃怒浪，一層連着一層，劍劍凌厲，有進無退！

這一戰，是他們幾度搏鬥中最慘烈的一場，兩人好似兩隻不顧死活的鬥鷄，忽而縱空交手，忽而伏地糾纏，奔騰起落，變化招式各有巧妙，打得難分難解。

原來跪在呂恩興身邊痛哭的華文龍四人，這時也被他們慘烈的搏鬥所吸引住，不覺都看呆了。

春花秋月二婢由於長年跟隨三花娘子，見過的世面不少，故對於他們的這一場殊死戰並不感多大驚奇，她們臉上一直掛着甜甜的笑靨！

那四個青年轎伕則與往日一樣，神情木然，似乎對任何驚天動地的事情都不關心，宛如四個木刻的傀儡。

劍聲鏗鏘，暴叱連連，不知不覺間，戚明星和天山飛狐已激戰了五六百招。

這時，戚明星已顯出體力不繼的現象，他覺得非再「出奇制勝」不可了，於是他假裝抵擋不住，連續倒退了七八步，乘對方奮勇直逼之際，猛可寶劍一挽，發出了一招「指天天開」！

這一招「指天天開」，乃是他在鯨魚島秘洞中獲得的「少林慈光大師」當年參悟「達摩神劍」而另外創出的「外三式」中的一式！

顧名思義，此招名謂「指天天開」，其威力自是不同凡响，劍招一出頓見一縷劍光平地冲起，直奔天山飛狐咽喉點去！

天山飛狐正攻得得心應手，驀覺眼前虹光暴至，情知他又有「怪招」出現，心中大驚，所幸他一直提防在心，故反應極快，迅捷的一挫腰，往旁掠開。

雖然閃避得快，仍感咽喉一痛，他以爲已然中劍，不禁怪叫一聲，慌忙又一連縱開數丈。

伸手一摸咽喉，却發現沒有受傷流血，不覺大爲錯愕！

原來，這是無鋒寶劍的「缺陷」救了他，大殺門的這口無鋒寶劍是沒有鋒頭的，如像一般長劍之有劍鋒，他的咽喉早已被刺穿了！

戚明星未乘勢進擊，收劍站住，含笑道：「勾統領，咱們就此罷手如何？」

天山飛狐眉頭皺成了一團，他想不通這是怎麼一回事，他過去曾與海書郎數度較技，雖然始終略遜一籌，可是從未像最近這樣的一再吃虧，他開始覺得戚明星是個謎樣的人物，是個令人莫測高深的青年奇人，甚至可說是個捉摸不定的鬼。

他怔怔的呆望戚明星好半天，才嗒然一嘆道：「小子，你老老實實回答我幾個問題，然後我就走！」

戚明道星：「你問吧。」

天山飛狐道：「你的功夫，都是海書郎傳授的麼？」

戚明星道：「不是。」

天山飛狐嘆道：「我就知道不是，你們大殺門的劍法我已摸得清清楚楚，如果海書郎還活在世上，我自信有擊敗他的能力……」

戚明星微笑道：「哦？」

天山飛狐目光一凝，道：「那次在呂公堡的擂台上，你使出的那兩招劍法和今天這一招劍法，是誰傳授給你的？」

戚明星道：「你知道這些幹麼？」

天山飛狐道：「我要知道普天之下除

了海書郎之外，到底還有幾個人的武功超過海書郎！」

戚明星道：「如果我告訴你，你準備怎樣？」

天山飛狐道：「我還沒決定要怎麼，我只想知道而已……」

戚明星道：「我可以這樣告訴你，我雖是大殺門的繼承人，但是我從不以為我大殺門的武學天下無敵，因為你該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句話，所以我勸你不要太要強好勝。」

天山飛狐問道：「傳你功夫之人，現在尚活在世上麼？」

戚明星道：「有的還健在，有的早已作古了。」

天山飛狐道：「這麼說，教你功夫的不止一人？」

戚明星點點頭。

天山飛狐追問道：「他們是誰？」

戚明星搖頭道：「抱歉，我不能告訴你，因為那幾位世外高人很不喜歡有人打擾他們。」

天山飛狐沉思有頃，忽然神色一振道：「我想起來了！我想起來了！是『海外三仙』對不對？我曾聽說海外有三位世外高人，他們的武功已練到超凡入聖之境，我一直不相信，但看情形這是眞實了！」

戚明星微笑不語。

天山飛狐興冲冲的問道：「告訴我，他們海外三仙隱居在何處？」

戚明星搖搖頭，表示恕難奉告。

天山飛狐一哼道：「你不告訴我，我就不走！」

戚明星道：「不走又怎樣？」

天山飛狐暴聲道：「我還要跟你鬥一鬥！」

戚明星道：「好的，我奉陪便了，但先講好，如果你再敗了——」

天山飛狐大怒道：「放屁！我剛才可沒落敗！」

戚明星一笑，道：「好，咱們重新開始，要是你敗了，你就得給我回去，怎麼樣？」

天山飛狐點頭道：「好！」

戚明星抱劍一拱道：「那就請吧！」

天山飛狐眼睛閃了閃，忽然詭笑一聲道：「咱們換個打法如何？」

戚明星問道：「怎麼打？」

天山飛狐扔掉手上的劍，磨拳擦掌的笑道：「劍術一道，我承認勝不了你，咱們比比拳脚吧！」

戚明星笑道：「可以！」

說畢，也將無鋒寶劍丟去一旁。

天山飛狐見他毫無怯意，又有些不自在，歪頭想了想，又道：「除了比拳脚之外，咱們還可以比比別的武功，總而言之，你有甚麼就施展甚麼，我有甚麼就施展甚麼，如何？」

戚明星點頭道：「成！」

天山飛狐一拍手，道：「那麼，你發招！」

戚明星跨前三步，一掌拍出。

天山飛狐見他出手平凡，以為他拳掌功夫一定不太高明，心中暗喜，當下容得他的手掌拍近，倏地一旋身，掌出如電，居然一下抓住戚明星的左臂，口發一聲暴喝，竟將戚明星整個人托起，緊接着彎腰翹股，一下，就將戚明星由背上翻摔了出去！

這是有名的蒙古摔角術！

戚明星登時被摔出兩丈開外，弄得灰頭土臉。

天山飛狐怪笑一聲，縱身一個虎撲，雙掌張如鷹爪，乘着戚明星尚未跳起之際，雙掌疾抓而下。

戚明星身形一翻，右足倒抬，非但避開了他的雙掌，而且「砰！」的一聲，踢中了他的腿部，回敬了一下。

天山飛狐雖被踢中，但脚步穩若鐵樁，猛一錯步，陡然一拳擊向他小腹。

拳出虎然有聲，可知其力道之强！

戚明星再度翻身避開，同時左手迎上他的拳頭，來個「四兩撥千斤」將他推向一旁。

這一招，是武當派「玉眞道人」留於秘洞的「玄玄散手」中的一手！

天山飛狐站立不穩，被推得向前衝出數步。

戚明星乘機一個倒翻飛跳而起，使出「崆峒枯竹叟」的「枯竹九式」的第一式「幼筍出土」五指駢攏，戳向他背部！

「撲！」

天山飛狐大叫一聲，反手一掌掃出！

戚明星頓足疾退，但突然間，他感到左腿一痛，低頭看時，赫然發現腿上已中了一支金針！

金針細如牛毛，顯然淬有劇毒，因為只一刹那間，他已感覺傷口開始發痲，而且迅速的向上下蔓延！

他猛的拔掉金針，又驚又怒，厲聲道：「媽的你要不要臉，居然使用暗器！」

天山飛狐背部中的一招也不輕，他面色一陣青一陣白，努力忍住劇痛，哈哈大笑道：「剛才我不是說過了麼？你有甚麼就施展甚麼，我有甚麼就施展甚麼！」

戚明星感到整條左腿正迅速向上痲痺，當下不敢再動怒，連忙駢指點閉了左腿的脈穴，使毒氣不致侵入體內。

天山飛狐却不肯就此甘休，他露出了猙獰面目，舉步向他迫去，嘿嘿怪笑道：「小子，我老實告訴你，我要擒你回去治罪！」

戚明星右足一頓，疾向左方掠去，欲去檢回寶劍與他拚命，但天山飛狐行動如風，搶先一步趕過去，一脚踩住他的寶劍，冷冷笑道：「小子，這回你認了吧！」

「好，我跟你拚了！」

戚明星厲吼一聲，整個人迸跳而起，空中右足猛蹬，向他面門踢去。

天山飛狐畧退半步，右掌往上一抄，正好一把扣住他脚踝，繼之手臂疾掄，抓着他在空中掄舞起來。

華文龍四人一見戚明星受制，立時同聲暴喝，縱身疾撲過去。

但就在這時，天山飛狐突然渾身一震，整個人一下間僵住了！

好像他全身力氣突然一下消失似的，被他舞於空中的戚明星頓時由空中掉了下來！

他面部痛苦的抽搐了幾下，然後慢慢轉對那頂紅轎，怒聲大吼道：「醜丫頭，妳，……」

說到此處，人已搖搖欲墮！

原來，他後頸上釘着一朵銀色桃花！

華文龍四人原已撲到他跟前，這時一見他被「三花娘子」的銀色桃花打中，情知已不必動手，故立即退了回去。

轎中的第二代「三花娘子」吃吃脆笑道：「我怎樣？只准你暗箭傷人，不准我玩玩銀色桃花麼？」

天山飛狐萎然跌坐下去，叫道：「快把解藥拿來！」

敢情他中的銀色桃花也淬有劇毒！

第二代三花娘子笑道：「要解藥十分容易，只要你先為戚明星解毒！」

天山飛狐無奈，只得探手自懷中摸出一個小磁瓶，倒出一顆藥丸扔給戚明星，悻悻地道：「揑破外殼，快服下去！」

戚明星接住藥丸，依言揑破外面的蠟殼，將藥丸納入嘴裏。

藥丸入口即化，一股帶着苦味的液體順着嚨喉流入腹中，藥效居然十分迅速，不一會工夫，腿上的痲痺已完全消失了！

第二代三花娘子問道：「戚明星，怎麼樣？」

戚明星起身走動了幾步，道：「好了，沒事了，他給的確是解藥。」

第二代三花娘子笑道：「那麼，你說我要不要給他解藥？」

戚明星道：「當然要給！」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你最好考慮考慮，像他這種人物留在世上有害無益。」

戚明星道：「不，不管他為人如何，這回不能要他的命。」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也罷，秋月，把解藥給他吧！」

秋月應了一聲，也從懷中摸出一隻藥瓶，倒出一顆藥丟給天山飛狐，嬌叱道：「拿去！吃了藥就快滾！」

天山飛狐接住解藥，也急急忙忙的服下，瞑目端坐了一會，覺得毒性已解，這才拔下後頸上的那朵銀色桃花，憤恨的往地下一扔，站起來道：「你們等着，咱們還有再見面的日子！」

說罷，走去拾回自己的劍，也不處理那兩個大內高手的屍體，縱身疾去。

戚明星目送他遠去不見之後，才回對第二代三花娘子說道：「姑娘，我該向妳道謝。」

第二代三花娘子沉默不語。

戚明星道：「現在他已經走了，妳可以告訴我妳是誰麼？」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不，要知道我是誰，只有迫我出轎一法。」

戚明星苦笑道：「我可不打算這樣做，我已經有個未婚妻了。」

第二代三花娘子輕哦一聲道：「她是誰？」

戚明星道：「慕容燕。」

第二代三花娘子又問道：「慕容燕是誰？」

戚明星詫異道：「令師沒提起她？」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沒有。」

戚明星道：「奇怪。」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嗯？」

戚明星道：「我那未婚妻就是被令師刼去的，她說她不配做我的妻子。」

第二代三花娘子問道：「為甚麼？」

戚明星道：「因為她曾經是放蕩的姑娘，令師認為我應該娶一個清清白白的姑娘為妻，可是我的看法與她不一樣，我認為她很好。」

第二代三花娘子又沉默了片刻，忽然幽幽一嘆，說道：「看來家師的心願我是無法替她完成了，不過這樣也好，說眞格的，我也不喜歡你，如非師命難違，我還眞想……」

戚明星道：「怎樣？」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殺你！」

戚明星嚇了一跳道：「殺我？」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是的，我眞想殺你……」

戚明星驚愕道：「為甚麼？」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因我恨你。」

戚明星聽得滿頭霧水，驚惑地道：「妳有恨我的理由麼？」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有。」

戚明星道：「因為我不打算娶妳？」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不是。」

戚明星道：「不然是什麼？」

第二代三花娘子嘆道：「不提也罷，不過你放心，我不會殺你的，我只是『想』殺你而已。」

戚明星道：「妳想殺我，一定有理由，何不坦白的說出來？」

第二代三花娘子冷冷一笑道：「我已經說過不會殺你，你又何必窮加追問？」

戚明星道：「妳有意殺我，此事我怎能等閒視之啊！」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你自己去想吧，也許有一天，你會想出來的。」

她說到這裏，在轎中敲了兩下，道：「起轎，咱們走吧！」

那四個青年轎伕聽了，立刻將紅轎抬了起來。

春花秋月二婢走去取回三朵銀色桃花，向戚明星露出一個神秘的笑容，便準備走了。

戚明星脫口道：「慢着！」

身形一晃，攔住了紅轎的去路。

第二代三花娘子冷笑道：「怎麼，你打算攻轎麼？」

戚明星道：「不，我希望妳把事情說清楚，說妳為什麼想殺我！」

第二代三花娘子道：「要我說出，只有一個辦法——你迫我出轎！」

戚明星道：「如果我迫妳出轎……」

第二代三花娘子接下道：「那就得娶我為妻！」

戚明星呆了呆，然後嗒然若喪的長嘆一聲，揮揮手道：「算了，妳去吧！」

於是，紅轎在四個青年轎伕的合抬之下，宛如一團紅雲，飄飄而去了。

戚明星怔怔的呆望着，恍如置身於五里霧中，他遭遇過不少奇怪的事，可是從未像現在這樣的困惑，他想不通她為何「想」殺死自己。

三花娘子希望她替她完成未了的「心願」——要自己娶她為妻，而她却「想」殺死自己，這是什麼原因呢？

是因為自己表明要娶慕容燕？使她生氣了？

不，她剛才也表示不喜歡我啊！

那麼，她和我有仇？

但這怎麼會呢？她只不過是個姑娘，我和她才是第一次「見面」——啊，是了！以前我在鐵船幫的時候，曾在越西鴻的指揮命令之下殺了不少人，她想殺我，必是因為我以前殺害了她的親人！

「唉……」

他搖搖頭，嘆了一口氣，喃喃自語道：「她是對的，我過去作孽太多了！」

華文龍走到他身側，黯然一嘆道：「戚大俠，家師已亡，我兄弟……」

戚明星霍然轉望他，問道：「嗯？」

華文龍含悲道：「我兄弟決繼承家師遺志，前往太行山投靠范將軍，將來范將軍如需戚大俠鼎力協助，還希望——」

戚明星點頭道：「我會的，我若知范將軍決定起義，當趕去一効棉薄，目前我打算去收拾越西鴻的老命和尋找海大俠失蹤的女兒。」

他移目轉注呂恩興的遺體，接着問道：「令師遺體如何處理？」

華文龍道：「韃子必已埋伏在呂家莊等着緝捕我們，所以我們不能將家師遺體運回去，只好就地掩埋，等將來時局轉變，再來取回遺骸重新安葬了。」

戚明星點頭道：「這樣也好。」

於是，華文龍四人動手掘地，掩埋師父遺體，而戚明星則在一旁坐下，神情痴痴的想着剛才的事……

當華文龍四人將呂恩興的遺體掩埋完畢時，戚明星突然跳了起來，大叫道：「天哪，難道是她？」

他激動得臉都發白了！

華文龍愕然道：「什麼？」

戚明星連連跳腳大叫道：「不錯！不錯！一定是她！一定是她！」

華文龍發怔道：「你是說那個第二代三花娘子？」

戚明星情緒激動萬分，說道：「是的！是的！我知道她是誰了！我知道她是誰了！」

華文龍驚訝道：「她是誰？」

戚明星道：「王小鳳！」

華文龍不明他以前的底細，追問道：「王小鳳？」

戚明星道：「她是王安王捕頭的女兒，我們曾經彼此相愛，後來——對不起，這事一時說也說不清，以後有機會自當詳告，現在我要追她去！」

說畢，拔步便向西方追去。

他很興奮，他原以為此生已難再與她見面了，因此當他後來邂逅慕容燕時，才漸漸的淡忘了這個與他初戀的女孩，但是在他的心目中，王小鳳的份量仍然比慕容燕重得多，他寧可對不起慕容燕，也要和王小鳳說個明白，雖然他知道要求取王小鳳的原諒十分不容易，但他一定要試試，因為王小鳳不僅是他的救命恩人，而且是啓發他棄邪歸正的一個姑娘。

他傾全力向西疾追，恨不得立刻追上，同時腦中浮起了前三年與王小鳳發生感情的情景，它一幕一幕的出現……

× ×

三年前，當他還是越西鴻麾下「十三鷹」的「黑鷹」的時候——

有一天，越西鴻指派他赴太原「神風鏢局」踩探一批紅貨的消息，結果他在潛入「神風鏢局」時被發現，腰上中了一箭，那一箭雖未中要害，但他在負傷逃奔十多里以後，終因流血過多而昏倒地上。

醒來的時候，他發覺躺在一張床上，床前坐着一個姿色楚楚動人的小姑娘，她正以無比關心的目光注視着他，那是他第一次接觸到的令他感到驚奇的目光，因為他原是個心黑手辣的兇徒，從來沒有一個姑娘會以這樣的目光看着他……

她，就是王小鳳！

那時，她看見他甦醒，竟高興得跳了起來，掉頭往房外便跑，一面大叫道：「爹！他醒來了！他醒來了！」

然後，一個老人出現了。

他是王安，全國最著名的捕頭，人稱「鬼見愁王安」，由於「得罪」了越西鴻，乃告老歸隱，化名「姜順貴」以避仇，而那時的戚明星卻不認識他，以為他只是個普普通通的老農夫。

「小哥，你醒了？」

「老丈是……」

「老漢姜順貴，方才那女孩是小女，她叫小鳳。」

「是你們救了小可？」

「是的，昨天早上，老漢上山砍柴時，發現你昏倒地上，你腰上那支箭，老漢已替你拔下來了，還好沒傷及內腹……你是怎麼受傷的？」

他當然不敢據實以告——

「小可遇上了仇家，他暗中射了小可一箭……唉，多虧老丈相救，再生之德，不敢或忘！」

「不用客氣，小哥貴姓大名？」

「敝姓張，賤名武仁。」

「你的傷要過幾天才能痊癒，好好在老漢這兒養傷，等傷口復合再回去吧。」

「是的，多謝老丈……」

於是，他就在「姜順貴」家中住了下來。

那幾天，可說是他一生之中最感愉快的日子，他享受到了從未享受過的家庭溫暖，「姜順貴」每日為他換藥，其妻煮最可口的食物給他吃，「姜小鳳」則在床前陪伴他，照顧他，尤其是她的陪伴，使他最感新鮮，因為他以前玩過不少女人，但那都是屬於「醜惡」的，絕不像「姜小鳳」所給予他的感受這樣純潔，甜蜜！

於是，他漸漸被「溶化」了，漸漸省悟到人與人之間，除了巧取豪奪爭鬥燒殺之外，敢情還有一些別的東西，一些非常可貴的東西！

他簡直不想返回鐵船幫了。

但這種感覺不太強烈，他從小在鐵船幫長大，他仍然覺得自己是屬於鐵船幫的，他必須返回鐵船幫去。

當他向「姜順貴」一家人告辭時，他看見「姜小鳳」在流淚，他頓時感動得熱淚盈眶，因為那是第一次有個姑娘為他流淚。

「小鳳，我……我會回來看妳的！」

「一定？」

「一定！」

回到鐵船幫後——

又有一天，越西鴻召他進入聚義堂見面，這次被召見的還有十三鷹的老大「禿鷹閻霖」和老二「貓頭鷹仇高成」兩人。

越西鴻向他說道：「小戚，老夫又有任務給你了，這次有你老大老二同去，可不能把事情弄砸了！」

「是。」

「你老大已經找到了『鬼見愁王安』隱居之處，你們去把他抓來，老夫要挖出他的心來下酒。」

「是，他隱居在何處？」

「你老大知道，你隨他去就是了！」

到了「鬼見愁王安」隱居的地方，他不禁大吃一驚——

「老大，是這兒麼？」

「不錯。」

「這是蘭村呀！」

「我也不知道這兒叫什麼村，只知王安隱姓埋名在此——你們看，就是對面山下那一家，王安就住在那兒！」

「老大，你不是開玩笑吧？」

「開玩笑？我幹麼要開玩笑？上個月我由此經過，無意間發現他由那間房子走出來，當時我因單獨一人，怕鬥不過他，因此沒敢下手——」

「不！不！你一定弄錯了，那不是鬼見愁王安的住所！」

「你怎知道？」

「因為住在那間屋子的，就是小弟的救命恩人姜順貴一家人呀！」

「哦？你說的那個姜順貴，是不是五十七八歲的年紀，身材短小結實，頷下留着一撮山羊鬚的？」

「是啊！」

「哈哈，那麼我告訴你，他就是鬼見愁，去年設計擒拿我們幫主入獄的人！」

「啊……」

「小戚，如果那姜順貴即是王安，你怎麼辦？」

「我……」

他回答不出來，他渾身在發冷。

貓頭鷹仇高成冷笑着警告他：「小戚，我可要提醒你，幫主一向最疼愛你，而這個王安乃是我們幫主發誓要殺之而後快的仇人，你若敢違抗幫主的命令，那可有你受的！」

他心慌意亂的請求道：「小弟不動手，可以麼？」

禿鷹閻霖陰陰一笑道：「不成，王安是個扎手人物，咱們三人必須聯手才能制服他！」

「可是，他是小弟的救命恩人呀！」

「嘿嘿，得了吧，什麼救命恩人？他只不過替你治療小小的箭傷而已，算不得什麼救命恩人，你若捨不得那王小鳳，愚兄幫你擒她回幫就是了！」

「不，不……」

「小戚，想一想幫主對違反命令的兄弟的處罰吧！」

一聽到越西鴻對部下的處罰，他不禁發抖顫慄起來。

越西鴻對不聽命令的兄弟的處罰是非常可怕的，他親眼看見越西鴻把人縛在木架上，然後用燒紅的火筷「點」人的身體，一天點數次，直到那人體無完膚，才挖下那人的心下酒吃掉！

這，只不過是越西鴻得意的酷刑之一罷了。

所以，在當時，他根本沒有勇氣違抗越西鴻的命令，於是，他身不由己的跟着禿鷹和貓頭鷹掩上了鬼見愁王安所住的屋子……

「屋外是誰啊？」

是「姜順貴」的聲音！

那時，他聽到了這聲音，心頭就直往下沉，因為他已知姜順貴確實就是鬼見愁王安，因為普通人是不會有這麼靈敏的聽覺的！

「王捕頭，老朋友找你來了！」

「諸位是誰？」

「我們是鐵船幫來的！」

「啊……好好，你們終於找到了老夫了！」

屋門一開，鬼見愁王安出現了！

他果然就是「姜順貴」，戚明星的救命恩人！

最可悲的是，那天鬼見愁王安出屋時，手上拄着一支拐杖，走路時一跛一跛似的……

禿鷹見他不良於行，心中大喜，悍笑道：「姓王的，你怎麼啦？」

鬼見愁王安苦笑道：「前天老夫上山砍柴時，不慎被毒蛇咬了一口——咦，那位老弟，你……你不是張武仁麼？」

那時，他臉上直發燒，恨不得鑽入地下室，但是想到越西鴻處罰人的可怕，他把心一橫，仰頭故作頑劣的冷冷道：「那是我的化名，我其實是鐵船幫的十三鷹之一——黑鷹戚明星！」

王安大笑起來，道：「好！好！算我王安瞎了眼，活該死在你們手裏！」

那當口，王安的老妻和女兒王小鳳跑出來了，王小鳳震駭欲絕的望着他，顫聲道：「是你，你……你……」

他心如刀割，只好把眼睛望向別處。

王安黯然一嘆，以必死的決心道：「好了，你們準備怎麼幹？」

禿鷹道：「我們奉幫主之命，擒你回去！」

王安點頭道：「可以，老夫跟你們去便了，但老夫有一要求，請不要傷及拙荊及小女。」

「好的，你姓王的對我們小戚總算有點小恩惠，我們放過你的妻女便了！」

王小鳳大哭起來，拉住父親不放手，哭叫道：「不！爹，你不能跟他們去！他們會殺死你的！」

王安撫着她的秀髮，苦笑道：「小鳳，妳不要難過，爹打從頭一天當上捕頭時，就知遲早不得好死，但是爹並不後悔，人總難免一死，只要死得仰俯無愧，也就算不虛為人了！」

王小鳳淚流滿面，痛哭道：「不！爹你不能去！你……」

她忽然衝到他跟前跪下，抱住他的雙腳，叩頭哀求道：「求求你饒了我爹！求求你，我爹年紀這麼大了，他已經辭掉了捕頭的職位，今後他不會再與你們鐵船幫作對了！求求你放過我爹這一遭，無論如何，我們父女總算救過你一命，不是？」

但是，他站着沒動，面無表情，因為他實在鼓不起違犯越西鴻的勇氣……

於是，王安就帶到了鐵船幫，在越西鴻百般凌辱和酷刑之下慘被殺害，而越西鴻真的挖出他的心下酒吃掉！（未完）

俠義短篇小說

雲北飛・文
盧令・圖

借刀

嚙骨之恨

殺人，有把刀就行，劍當然也可以，十八般兵器，七十二種暗器，都能殺人，還有毒藥，只要一小撮，可以害死不少人。甚至一雙竹筷，一根繩子，一塊石頭，一枚鋼針，再不然一雙空手，一個拳頭，一條手指，都能致人於死。

問題是除此之外還得加上個理由。否則絕對下不了手。

殺人的理由很多，金錢，女人，仇恨，妒忌，看不順眼，惱羞成怒，嬉戲當眞，隨便抓一個便可殺人，無緣無故的殺人絕不可能，因爲自己是人，對方也是人，要不然家家廚房有把刀，到處可以找到繩，石頭更是滿地有，雙手不用別人借，怎不見碰面就動刀，遇上卽要命呢！

殺人容易之至，一定胸中有「火」心裏要「恨」，如若叫一個心曠神怡，正想去遊山玩水，或者準備着山珍海錯等候他風捲殘雲的時候要他去殺一個人，此人的感受簡直比殺他自己還別扭，還噁心。

現在飛刀柳小青偕同愛妻白香蓮，夫婦連袂，優遊江湖，正向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的陽朔進發，作仲秋遠足。

誰相信此去是要動手殺人呢？包括他自己在內。

飛刀柳小青，江湖聞名的神刀手，腰裏只有三把柳葉刀，不出則已，刀出傷人，百發百中，通常只用一把，用到第二把對方就是高手，三把不中掉頭就走。生平不用長兵器，人家出手他用雙掌相搏，碰上羣攻圍毆，不客氣奪過甚麼使甚麼，用完了隨手一丟。

江湖上不忌鼎鼎大名家，却最怕撞上飛刀柳。

學武的人不容易閉門收手，柳小青不例外，但他却儘量減少出手，只是因爲結合了白香蓮，女人多怕血腥味。知道丈夫去殺人，她便愁眉又苦臉，爲了閨中樂，柳小青除非不得已，否則請他殺人總是搖頭。

有人要殺七省巡撫馬承權，柳小青當然不肯接受這種痲煩事兒，除了飛刀柳，沒有人能够做得了這件巨案，金銀已經難動柳爺的心。攀不上够交情的從中去說合，而馬承權又是非死不可。其中主要因素一個「仇」字。

要殺巡撫馬大人的傢伙，一不富有，二無勢力。手無縛鷄之力，却是滿腹經綸錦繡之才。他打聽到要致仇人於死地，只有柳小青一個。飛刀不出手，無法報此仇。含恨以終，實在又心有不甘度日如年。活着雖生猶死。痛心疾首。

何如之，這個兩鬢已蒼實在年紀未過「不惑」的江南才子。被仇恨嚙心蝕肺，已經被折磨得不堪憔悴，唯一使他挺下去活着的，就是心胸裏的一點恨火，跟丟不下尚未成年的獨子何伯康。若不偷生，還得有不孝大罪。

三年前，何如之，由同窗硯友推薦與馬大人爲幕賓，何氏早年鄉試會試因才華出衆，被人目爲神童，當然肚子裏有些東西，自視便不可能太低，對人處事見解看法，都會有不同之點，行動上漸和人格格不入，無形中把自己孤立了起來，尤其對同是讀書人，分出了你濁我清界限。

幸而這一次進得府衙，不但公事上馬大人另眼相看，私下裏更有愛才若渴依爲左右之手，何如之深自慶幸得遇賢主，當然掬誠而事，日子一久，雙方內眷過往甚密。毛病卽由此而出。

原來何夫人張氏，生得頗爲艶麗，不知是否貪慕富貴，抑或丈夫冷落香閨，竟與馬大人苟合成姦。何如之初不爲意，時日一久在婢僕口中傳出醜聞。是可忍熟不可忍，本擬拂袖自去。不料馬承權先發制人，栽贓嫁禍，陷何如之以受賄縱情之罪。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何況一介書生怎能與高官大吏相抗呢！

此時馬承權又聳動何氏髮妻張氏控夫虐待作賤不堪痛苦。懇請公斷離異，情願歸寧奉親以了餘年。這雙管齊下的打擊何如之除了仰天長嘆外。束手無策，好得府衙中有些同情遭遇的差役皂吏，替他暗中

打點，盡力照顧刑內始無大苦，從此以後何如之卽以殺馬爲活着唯一目的，千方百計，在江湖人中打聽到飛刀柳小青這位傳奇人物，可惜柳某人又因成了家有了室，基本上已經放棄了殺人的職業。

何如之怎樣辦？父子相擁對泣，他徬徨無計。

陽朔，以陽朔山得名，屬桂林府，在興安縣南，境地是山秀水清，始置於隋，爲詩人，畫師，必臨之地，是故遊客終年不絕，慕名而來，來則不忍遽去！因此山鎭上酒肆茶棚，客寓棧房，應有盡有。

柳小青夫婦留戀在青峯綠竹，噴泉飛岩間，眞是樂不恩蜀，留連忘返。似乎經過了洗心滌塵，胸懷爲之一放，精神因之一清。尤其是白香蓮，恨不得挽着個郞，在山間結廬而居，遠離塵世溷濁。

時當正午。

柳小青偕同香蓮，由漓水江頭，小步向一家叫做「三雅園」的飯肆走去。這家小酒館兩人已不止一次地午晚光顧，因爲香蓮十分欣賞本飯店一道名菜青葱魚，賁來魚鮮葱香別饒風味。

兩人跨步進店，一陣喝打，有個小童抱頭跌衝而出，若不是柳小青一手格阻來勢，幾乎撞在愛妻身上。孩童年約十一二歲，生得疲弱不堪，雙臂環抱着頭面，狀殊可憐，柳小青向着呼喝的伙計問明原因，只是飢而騙食，情亦可憫。香蓮不値店伙所爲沉着臉斥道：「吃了你兩碗飯沒有甚麼大不了，怎麼把人家打成這樣子？」

伙計見是本店熟客只好哈腰笑臉地拚命解釋。

「本來這是小事，不過這小子早不說明。我還當他少爺伺候，實在氣人！」

「他早說了身上沒錢你會開飯他吃嗎？」香蓮紅了臉。

「這個！」伙計楞了，「無論如何，欠賬事小，訛騙罪大啊！」他打了人總得有個理由。

「吃了多少錢？我替他給。」柳小青攔着香蓮。

「十個大錢！」伙計眞巴不得有人認賬。

「我已經讓他揍够啦，你不用給錢，」孩子這時開了口。

「這倒也對，白吃了你的飯，給你白打一頓，扯個平。」柳小青伸出來的手又縮了回去。

伙計恨恨地白了孩子一下，向柳爺道：「我不過嚇唬他一下，他的嗓門兒倒不小。看來你是個小騙子老經驗呢！」指着小子乾瞪眼。

香蓮在丈夫手裏，拿過一些碎銀，轉身塞在孩子手裏，不知低聲說了幾句甚麼，孩子紅着臉連連道謝。抹着眼睛，低頭離去。

伙計把柳氏夫婦迎上座。招呼酒菜，臉上帶着說不出的尷尬。

「伙計，」柳小青向他問話。

「你別在意，小店絕不會收那小子的錢，小子他也沒吃大魚大肉……」伙計陪着小心。

「我是說，剛才那孩子經常來白吃？」柳爺問。

伙計一楞，然後不斷搖頭道：「那倒沒有。我還是頭一回見他呢，經常來！得了！」

「你眞不認識他嗎？」柳小青再問。

「不認識！」

「不會是本地人？」

「陌生得很，再說，要是本地人再窮也有個破家，有親人，朋友，撞騙不能過日子啊！」十分有理。

香蓮愁着臉道：「過路人！」

「或許遊山賞景的時候，跟家人走散了！」

無論如何，飯前煞了風景，損了胃口，青葱魚放在桌上，只點破了個魚肚子。

來歷不明

漓水日落，眞是美妙悅目，江上漁翁，半醒白酒，一枝木槳，坐在狹狹的竹筏上，輕如浮萍，在平滑如鏡的水面，劃下一道淺痕。映在彩霞中，幾聲歸鴉，擊破了寂靜四空，却是如圖似畫。

香蓮默默無語，依在柳旁。

「你在想甚麼？」柳小青問她。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在想那孩子沒錢吃飯，將在何處棲宿！」

看着這好心腸的嬌妻，殺人不眨眼的飛刀柳，被傳染着似的嘆道：「天下間苦難的人多的是呢！」

「孤苦的孩子，更叫人看了別扭。」她鼻子一酸。

突然柳小青眼光一射。

江邊結集了長長的竹筏，上面坐着個人環抱着膝頭，呆呆地望着江水，不是那孩子是誰！

香蓮同時也看見了。「是他！」

「唔！」柳小青並沒有收回眼光。

「不會是要尋死吧？」她聲音都發了顫。

「看看我們有甚麼好帮他的，」柳爺腳下加了勁。

× × ×

這一頓晚飯，較中午要開胃多了，倒不是柳小青和白香蓮自己，是看着那孩子一筷子魚一大塊肉在狼吞虎嚥，直着頸子往嘴裏塞，比自己吃着還有味兒。

孩子姓姜叫冠秋，江南人，父母雙亡，不願受親戚冷眼，隻身亡命天涯，所問到的便是如此。再盤下去他就來個閉口不言，看來年紀雖小，性頗傲强。

一聲多謝，拔腿便走，白香蓮叫住了他道：「小朋友，你明兒怎樣打算呢？」

「不知道！」回答得乾脆。

「吃飯睡覺呢？」柳爺問。

攤開手掌，香蓮給他的碎銀尚在。

「這點錢很容易化完的呀！」香蓮替他担心。

閉口不言，便是回答，事實上也無法回答。

「暫時跟我們同行，好不好？」柳爺試探着。

搖搖腦袋。

「爲甚麼不願意？有吃有穿的啊！」

「非親非故，沒有理由。」眼睛裏閃着倔强。

柳小青望望香蓮，意思說，這小子還眞不含糊。想帮他一點忙，我們還非得遷

就他不可，不理他吧！自已經碰上這檔子事，袖手旁觀，只當沒見，良心上實在說不過去，錯過今天，這件事可能會一輩子堵着心口。

「你一個孩子，流浪在外，怎麼活下去呢？」白香蓮想起剛才竹筏上的情景，眞還怕他自尋短見呢！

「有工做，我不怕苦，不過……」

「明白了，他是不願意白吃白喝，受人憐憫。」

「好！替我做工，肯不肯？」

孩子眼神一亮：「眞的？」

「當然眞的，還能騙你！」柳小青也不知道自己怎麼會脫口而出。

「還給你！」他把手裏的碎銀放在桌上。

「這幹甚麼？」香蓮問。

「有吃有穿，銀子我沒用啦！」率直地。

白香蓮嘉許地柔聲道：「你還是收起來吧！有時候要你去買東西，你好得墊上呀！」

「好！」他又拿着放回兜兜裏。

孩子在房裏打了個地鋪，柳小青倆口子沒法子馬上入夢。

「當家的！」她輕輕地叫。

「說吧！反正睡不着！」

「這孩子挺不錯！」

「唔！」

「要是咱們沒碰上他，你說他多麼可憐！」

「好人不會就是咱們兩位吧！」俏皮地說。

「我不是這個意思。」

「甚麼意思？」

「名份！咱們跟他應該有個名份，比如主僕，師徒，或者再親一點甚麼的。」

「你在胡想甚麼？今天剛認識，咱倆就知道他叫姜冠秋。人品，家世，性情，甚麼都一片兒白，怎麼樣？你要我卽跟他換蘭譜！拜把子！還是收他做乾殿下？」

「嘻，」白香蓮樂了：「我是說也許將來……」

「將來！將來他可能得中頭名狀元，給捧爲武林盟主，黑道魁首，或是南七北五總瓢把子……將來還遠着呢！我担心的倒是現在！」

「現在担心甚麼？」她一本正經問。

「睡不着！」

× × ×

飛刀絕技，首先必須練眼，練眼的方法，就是遙望空中飛鳥翺翔，最好的安排便是養鴿，飛出去，東西南北，上下高低，遠至成爲一個微點，由單隻數到一羣，再分別顏色，隨着牠們的動作使眼珠靈活，眼光準確，達到，快，清，遠的地步。

柳小青家中當然養着一羣靈鴿子，姜冠秋的工作便是飼鴿，澆花，洒掃，和帮着二嬸兒做點厨房瑣事，二嬸兒是柳家僕婦，這門戶連新來乍到的姜冠秋，便是大小四口子。

飼鴿的差事還是香蓮跟小青要求的，她存着私心，可能的話，飛刀柳該有個傳人啦。

姜冠秋做事爽快俐落，不貪懶，而且只要吩咐一次，以後你就可以省精神，他幹完了，二嬸兒不但誇獎，還眞疼他，自然柳爺夫婦待之不薄。香蓮親自替他做了一雙新布鞋。

除了吃飯時，看見桌上的魚肉，臉上露出歡容外，平時是閉緊着嘴兒，凝聚着眉毛，一聲不言語，白香蓮暗下裏留意着，這小孩子似乎滿懷的仇與恨。

她不敢對丈夫說，柳小青也不想告訴胆小良善的嬌妻，夫妻抱着同樣的心情。但誰都看出了孩子不簡單。

空下來多數在小院裏坐着，有時用一根枯枝在地上寫着字，柳小青好奇，在屋子裏望着他劃些甚麼？

凉風起天末，
君子意如何？
鴻雁幾時到，
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達，
魑魅喜人過。
應共冤魂語，
投詩贈汨羅。

「杜甫的名詩！啊！這小子肚裏還有料呢！」也只有飛刀柳的眼睛才會看出五丈外小子在寫什麼，因爲方磚硬地，根本不落痕跡，完全在枯枝的筆劃中解得。他告訴了香蓮，對這孩子更加注意。

惆悵，感嘆，怨恨，杜甫這首詩的含義，難道這麼一點年紀的孩子，也會有如此的感觸？得好好地問問他。

輕描淡寫

第一個懷疑，是小子故意造成進身機會，目的在學自己的飛刀絕技！但這個想法給香蓮打破了，事實上這孩子是個文弱書生料子。並非練武的材料，這一點柳小青也不能否認。這個假設，絕不成立。

第二個更向壞處着想，會不會有仇人冤家，派個人來臥底，找機會向飛刀柳暗下毒手！

本來這個可能性較那第一個要大，問題是任何人不妨來臥底，派個孩子來未免冒了大險。再說柳小青更不是善男信女。連手無縛鷄之力的和懷有絕技江湖高手都分辨不出，似乎把飛刀柳看得太扁啦！

經白香蓮的旁敲側擊，剝繭抽絲地向姜冠秋盤問結果，只知道他原出於書香門第，父母亡故孑身一人，不願在家鄉遭受白眼，浪跡江湖，以求生存而已。

第一點柳小青毫不懷疑，十一二歲的孩子，能誦寫唐詩，決不是農工商家的子弟能夠辦到的，以後數點，全都早已知道，問不問都是一樣。

姜冠秋絕對沒有其他意圖，柳小青經過暗中察看許久之後，也同意了香蓮的說法。

「那你還有沒有收他爲傳人的意思？」香蓮問。

「人家並沒有露出對武事有興趣的現象，又何必一廂情願呢！」柳小青明白練武和讀書同樣地需要天份和愛好。否則，事倍功半不必說，豈不是自尋煩惱，累己損人。

「我總覺得這孩子可憐，需要有人帮忙。」白香蓮苦笑道。

「日子長得很，需要時候，我一定盡

力而爲，你放心吧！」對於嬌妻所求，他是不願拂逆的。

事情在姜冠秋寄居柳家一個月後，這一天正當午後，柳宅門上來了一位陌生中年文士，恰巧姜冠秋到竹林裏挖筍去了。二嬸兒通報了柳小青。

接待之下，這位陌生客自稱，林友新，是位衙門裏的師爺，一再告罪來得冒昧，希望柳爺見諒。

柳小青乃江湖人，對公門中人物，一向抱着敬而遠之的主張。開門見山，所以一上來便問來意。

「兄弟是奉命向柳爺打聽一個人，聽說柳爺在陽朔收留了一個孩子，是否確有其事？」來人回答着。

「不錯！」柳小青直認不諱。

「是不是叫姜冠秋？」

「對！」柳小青立刻警惕起來：「請教到底有何事故？」

來人頓了頓又道：「兄弟跟這孩子的尊人乃屬同室辦事，一衙當差，自從姜兄仙逝之後，這位小世兄便不別而行，失了去向，敝上恐怕他年少無知，誤入歧途，到處叫人尋訪，兄弟當然義不容辭，消息傳來，有人發現他在陽朔道上，跟着打聽。知道您柳爺樂善好施，收容在身邊。因此，拜候柳爺一證虛實，二來迎他回衙，敝上爲了體恤孤苦無依，另有比較妥善的安排，以慰故人，可否通知小世兄，請出一見？」

「請問貴上是那一位？」

「馬巡撫馬大人，柳爺想必知道！」

「山野村夫，恕我寡聞。不過這位姜老先生是何時亡故？他的夫人何在？可否詳告一切？」

「姜兄原本體弱，積勞成疾，約在三個月前去世，姜夫人……哀痛遽變，跟着也就不治，慘變倏忽，實在令人酸鼻……」不住地搖頭嘆息。

「姜冠秋有事在外，不可能立卽回來，請閣下明日再勞駕一行，當面一談如何？」柳小青必須跟孩子再行詳談，因爲其中有了枝節。

自稱林友新的文士諾諾連聲，告辭而去。

白香蓮等待來客一走，立卽打屏後出來問柳爺道：「冠秋早已從後門回來，他就是不出去。你看……」

冠秋此時才低着頭出現。

「你知道啦？」柳小青問。

姜冠秋點點頭。

「你認識來人？」

他又點點頭，緊咬着下唇。

「回到衙門去，總比在這兒好，你打算好啦？」故意這樣問他。

「不，我不回去，」他似乎急得惶惶無措。

「爲什麼不回去，你不聽見馬大人四處派人找你！」

「他恨不得早一天找到我，早一天安心！」

「這不很好？」白香蓮故意地。

「我那一天回去，那一天沒命！」急出了心裏隱秘。

柳小青夫婦同時一怔！「這是怎麼說！」柳爺問。

「殺我滅口！」姜冠秋抬起了臉，眼眶含淚。

「爲什麼？你要說眞話！這不能亂來啊！」

孩子忽然伏在桌上大哭起來，這樣的年紀，不可能完全作假。

孩子斷斷續續透露了他的身世。

姓馬的和自己母親通了姦，嫁禍父親，父親被嚴刑拷打嘔血而死，自己逃亡避禍。到陽朔相遇爲止。

如今惡官怕我洩了他的醜行，四方尋捕，志在除絕後患。

飛刀柳聽後，面色冷峻，香蓮知道丈夫可能已動殺機。

爲了要證實誰是誰非，他交代香蓮，日落後偕同孩子到大悲庵暫住。

這是他的方外交，無塵師太主持，俗人無有知者。

就在當日黃昏，他目送香蓮帶着孩子穿入竹林，向後崗上山後，自己緊了緊腰帶，大步向城關而行。

× ×

飛刀柳。一路上思索事由的來龍去脈，當初心裏只是感覺這孩子出現得絕不尋常，好像總有些事情隱瞞未發，今天林友新的光臨，才引發出孩子吐露眞情，其不尋常處原來在此。恥其生母，哀痛亡父，怎不叫這孩子痛恨呢。

爲了應付明日的林友新，今晚非查出其眞相不可，他進了城廂，先找了家館子吃了點東西，等待到酉末戌初，悄悄地進了巡撫大衙。

前三進無需光顧，那是三班公房和大堂禁地，晚上除了巡更守夜，絕無旁人，第四進簽押房，當然已經關閉，再下去便是住舍眷宅。他的目的地。

越過風火高牆，首先是馬棚，後面不容說乃是大牢，禁卒更練尚未寂靜。

繞過短牆邊門，一排平屋小院。柳小青躡足貼柱，迎面走來一個小廝。先聲奪人。他拔出一枝飛刀，連把不過七寸多長，向該人迎面一幌。

「好，好漢……」人已昏去，柳小青攔腰一抱，將他拖進廊角。

輕輕捏了他一下人中：「說實話，你們這裏有沒有一個叫林友新的？」柳爺刀子抵上了脖子。

「有，林師爺他喝酒還沒回來。」

「有個姓姜的女人，被你們大人弄在那裏？快說。」刀子一緊。

「說，說，說，不是姓姜，是姓何，……在後面西院裏，好漢爺饒命。」

姓姜的妻子可能姓何，柳小青不加思索道：「帶我去。饒你不死。」

「行，行，您跟我來！」柳爺鬆了手：「別出花樣，刀子在你背上。」

「就是那間！」他指着尙有燈光的西院一間房。飛刀柳三指用勁，點在他的睡穴上。

水到渠成

屋裏坐着一個女人，不到三十的樣子，生得眉秀目媚，現在稍帶愁容，也許馬大人已經玩厭，或者她抛夫棄子這時候生了悔意。

「你是姓何？」忽然面前站了個黑衣人，她的驚懼，柳爺並不意外。

那婦人點點頭，頹然一嘆道：「是他叫你來殺我的？」

「你知道就好！」

「那就動手吧！」她好像並不怕死。

「大概那個淫官已經厭倦了你，你倒想解脫啦。」

婦人掩面痛哭起來。

「痛哭也洗不了你愧對丈夫，遺羞兒子的罪孽，你就是一死了之，你丈夫在泉下也不會原諒於你，你的孩子！」

「什麼。他死了？」婦人似乎不知道丈夫已死。

「是你下的手，別人拿着刀而已，現在輪到你的孩子了。最毒淫婦心，你有的是罪受哩！」他轉身要走。

「那你來幹什麼？你不殺我？」她睜大了眼。

「我是來證明事實。殺你汚了我的刀。」黑影一閃，柳爺上了東牆，他想：要不要警戒一下淫賊！接着他嘆了口氣，翻身出了府衙。

得的結論是孩子不能放手。

連夜趕出城廂。邁開雙腿，他暗中替姜冠秋慶幸，陽朔不曾碰上我飛刀柳，你的小命兒就完蛋矣。

四更剛過，他已見到家門，本擬直上後山大悲庵，告訴香蓮此行結果，省起天已將明，不如先回家去，明早上山。

「奇怪！」這時候屋裏不該仍有燈光。柳小青心裏起了個大疙瘩。飛身進了院子。

白香蓮在屋裏撲了出來，眼睛紅腫，無疑經過痛哭。

柳小青放下了心中大石：「你眞是嚇了我一跳！」他旣是愛惜，又帶埋怨。

「你看！」她手裏拿着一張黃紙，上面寫的紅字，一望而知這是佛門抄寫經典的朱筆黃表。

「柳白兩恩人尊前，冠秋已在末路窮途中，惡官勢大力强，孤兒絕無生機，哀父羞母，亦難以爲人，泉下會親。乃唯一可行者也。大恩結草銜環，報以來世矣！」（下面是「孤兒絕筆」四字，一如血書紅淚。）

「小青，我們還是沒有幫成他！」香蓮嗚咽着。

柳小青神色寒冽，咬牙嗔目，東方魚肚已現，益顯得他面色青白可怖。

「你累了，快息歇着去，」依着丈夫，回進屋子。

常言道：「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目下變了：「救人送歸西，送佛到了地底。」好心善意的開始，孩子在自己手上反而被逼去尋死。下意識去摸撫腰上的柳葉刀，自言自語道：「淫人妻子，殺人滅口，事實擺在眼下，再不出手，你枉稱爲飛刀柳。」

「小青，你知道我不願意你去殺人。可是我實在可憐這孩子，他是含寃而死的啊！」香蓮淚如斷珠。

天明後，在三里外江水邊，拾到了潔淨如新的那雙靑布鞋。是白香蓮親手所做贈送的，孩子捨不得新鞋落水，放在岸石之上。

睹物思人，白香蓮頓足痛呼：「這孩子不該死的，他是無辜孤兒呀！」

柳小青眼中噴火，望着江水東去。他似乎在水中看見那隻永帶悵惘，未嘗一笑的孩子臉，他攤開手掌向自己說：「有吃有穿，這銀子沒用啦！」那份欣慰神情。如今永沉江底，或者已經隨波而去，他咬緊鋼牙，吐出了一句話：「我會盡力而爲。」他記得不久之前，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

× ×

秋月二十七，至聖先師孔子誕辰。

文官落轎，武將下馬的孔廟廣坪前軍禁森嚴，閒人肅靜迴避，巡按馬大人率領屬下大小官員，準備秋祭祀典。大成殿一時香烟繚繞，鐘鼓齊鳴，正當全體與祭，袍冠整齊，雁列石階，以馬大人爲首步入殿門時，殿前裏簷畫閣空縫中。三道閃光射向馬承權，品字式三把柳葉刀，一齊揷胸而沒。這是千鈞一髮的孤注一擲，柳小青力求一擧成功，破題兒一遭三刀全發。

一陣大亂，馬巡按死在至聖先師神位之前，大成殿階之上，眞有枉讀聖賢之書，愧爲孔門弟子之譏。柳小青選在今天這個日子下手，却有深意。

殿前左右絕無身携武器之人此爲一。

曾經入衙一次，賊居已有嚴防，祀孔爲唯一機會此乃二。

居高臨下，免除意外差錯是爲三。

斃賊於孔子神前。以警斯文敗類，仕途蠹賊尙其餘事也。

事後，柳小青白香蓮在冠秋江邊投水處，焚鎬默祝道：「我已盡力爲之矣。」

就在百丈外的驛道上，一輛篷車，車駕上坐着曾經以林友新身份訪問柳宅的何如之，和借名姜冠秋的何伯康父子，揚鞭指向南去。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們終於成功除此惡官。」何如之感慨地望着遙遠征途。

「爹，對柳家兩位恩人，孩兒認爲終欠大德，你說是麼？」

「當然！這是無法圖報的恩德，爲了目的，爹之不擇手段，何嘗不痛惡自己。只是如果親自向他們道謝或揭露眞相，對兩位恩公更是致命打擊，就讓他們兩位向好的方面去想吧！」

「爹，我眞捨不得那雙新布鞋呢。」

「留在白氏夫人手上，比穿在你的脚下有意義得多哩！孩子！」

深仇已雪，除惡已成，父子本來可以心胸一舒的，但是想起了愧對柳氏夫婦，無形中心裏仍有東西堵塞着，「人」便是如此難做。

人世間，有些事情是不能公開的，這並不是要保守什麼大秘密，而是不公開比公開要「好」的多啊！

殺人，需要恨與怒，柳小青之與馬大人，絕無恩怨，何如之與飛刀柳，更無淵源，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終爲自己報了仇雪了恨，說起來，不値一哂，這不過是三十六計之一，「借刀殺人」而已。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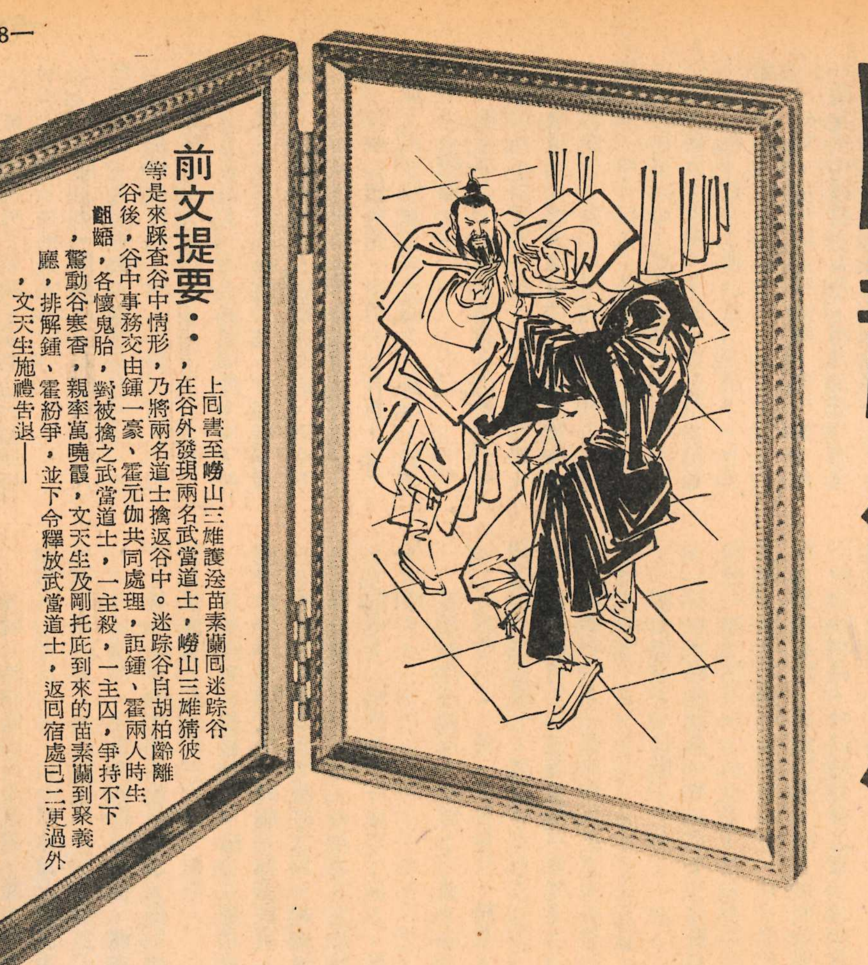
小啓：「曉山風雲」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 ·編者·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一

降龍伏虎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秘谷驚魂夜　師門閱牆時

萬映霞心中繚亂，那有主意，微一點頭，沒好氣的說道：「你不走，留這裏幹什麼？」文天生也不放在心上，微微一笑，轉過身去，正待退出，忽聽一陣緊急的鑼聲，遙遙傳來。

谷寒香聽得鑼聲之後，急急的奔了出來，問道：「不是咱們谷中緊急的訊號麼？出了事啦！」

苗素蘭初到不久，對谷中各項警訊傳遞的方法，茫無所知，無法接口，萬映霞心中正在感傷父親死難慘事，根本沒有聽清楚谷寒香說的什麼，茫然抬頭應了一聲：「什麼？」

這當兒，文天生已重又躍回室中，急急接道：「不錯，這鑼聲正是咱們谷中緊急的警訊，師妹請留此保護嬸嬸，我去外面查看一下。」也不待幾人答話，縱身躍了出去，人落庭院一接脚疾越竹籬而出。

萬映霞口中應了一聲：「知道啦！」急急奔入房中取出佩劍，背在身上，帶上暗器，低聲問苗素蘭道：「姊姊要用什麼兵刄？」

苗素蘭道：「不勞妹妹費心了，我已帶有兵刄。」

谷寒香側過臉來，望了兩人一眼，說道：「你們守在家中吧！我也要出去瞧瞧了。」

萬映霞道：「那怎麼成？我們隨着嬸嬸同去，也好相護。」

谷寒香婉然嘆息一聲，瞧了兩人一陣，緩步向外走去。

她心中本有着甚多話要說，但又覺千頭萬緒，無從說起，是以瞧了兩人一陣，緩步向外面走去。

苗素蘭，萬映霞，緊隨身後，出了籬門。

但見人影閃動，紛紛向前面奔去，四山中已亮起甚多火把。

這時，鑼聲已止，除了山風呼嘯之外，幽谷中又恢復了沉寂。

谷寒香望着四外閃動的火把，自言自語的說道：「看來敵人來了不少，爲什麼四面都燃着火把呢？」

忽見一道火光衝天而起，高升到四五丈後，突然爆烈，砰然大震聲中，散飛出一片火花，四山亮起的火把，驟然一齊熄去。

但聞衣袂飄風之聲，劃空而來，鍾一豪有如天兵降臨一般，突然出現在谷寒香等面前，一身勁裝，腰圍緬刀，蒙面黑紗在夜風中微微飄動。

只見他抱拳一禮，說道：「夫人快些請回，夜寒露重，莫要着了風寒。」

谷寒香柔聲道：「谷中出了什麼事情啦？」

鍾一豪道：「幾個來路不明之人，闖入了三道暗卡，傷了六人，屬下已派人趕往圍抄，生擒伏殺，就見分曉，此等情事，江湖上常常發生，夫人不必爲此掛慮，還是請回去休息吧！」

苗素蘭突然揷口報道：「請恕賤妾的多口，每道暗卡之中共有幾個人防守。」

鍾一豪沉吟了半晌，答道：「每道暗卡六人替班，每班兩人。」

苗素蘭道：「那就是三道暗卡，六人齊傷，無一人逃得敵人毒手……」

突然鑼聲重起，傳入耳際，而且响聲十分雜亂。

鍾一豪道：「夫人快請回房，屬下親去查看一下，不出頓飯工夫，定有佳音回報。」一聲未落口，人已縱身而起，凌空飛去，餘音尙在耳際，形踪已消失不見。

谷寒香望着鍾一豪消失的背影，呆了一陣，回頭問着苗素蘭道：「姊姊，我們要不也去瞧瞧。」

她生平之中雖然歷過甚多凶險，但每次都和胡柏齡守在一起，胡柏齡智勇過人，不論遇到什麼凶險場面，均能鎭靜如常，從容應付，根本用不到她半分氣力，一點心思，時日已久，使她對胡柏齡生出了無比的敬佩之心，覺得他無所不能，不論什麼爲難之事也難不了他，只要和胡柏齡守在一起，雖在危機四伏的局面下，也能處之泰然，安之若素。

此刻，胡柏齡遠行未歸，霍元伽，鍾一豪身負代理盟主大任，却常因細故衝突，至使她不得不出面調理大局，一旦身負重任，立覺手足無措，芳心惶惶，拿不定主意。

苗素蘭微微一笑，柔聲說道：「夫人不必太過憂慮，『迷踪谷』中這多綠林高手，縱然是少林，武當聯手大舉來犯，也可擋它一陣，何況情勢尙未如此……」

谷寒香嘆道：「要是大哥在家，我心中就不會這樣急了……」

忽聽一陣雜亂的脚步之聲，霍元伽帶着嶺南二奇及江南、嶺南綠林道上的高手不下二十餘人，急急趕來。

但見羅浮一叟霍元伽舉手一揮，隨在他身後的綠林豪客突然散佈開來，把谷寒香，苗素蘭，萬映霞三人圍了起來。

苗素蘭秀眉微微一聳，暗自在運功戒備借着舉手理髮之勢，輕輕一推萬映霞。

谷寒香面對着此等險惡之局，却似渾若不覺一般，星目轉動，凝注在霍元伽臉上，問道：「咱們谷中今夜來了敵人，你知道麼？」

霍元伽冷冷答道：「嗯！不錯。」

谷寒香道：「鍾一豪告訴我，說來人闖過咱們三道暗卡，還傷了六個人。」

霍元伽道：「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谷寒香道：「那你爲什麼不去查看一下呢？」

霍元伽道：「什麼……」

谷寒香輕輕嘆息一聲，道：「你雖然和鍾一豪性情不投，但也受了我大哥付託之重，眼下咱們『迷踪谷』中，只有你們兩人武功最好，威能服衆，唉！你們如果不能和睦相處，咱們這谷中之事，那就要亂的一團糟了……」

霍元伽冷笑一聲，還未來得及開口，谷寒香又搶先說道：「鍾一豪已經去查看去了，你去幫幫他吧！」

羅浮一叟只覺她言語間，柔和中含蘊了一種使人無法抗拒的力量，當下點點頭，道：「好吧！」

谷寒香看他口中答應，人却仍然站着不動，心中甚感奇怪，嘆一口氣，又說道：「你既然答應了我，爲什麼還不快些去呢？」

羅浮一叟啊了一聲，轉身緩步而去。

圍在谷寒香四週之人，眼望霍元伽掉頭不顧而去，茫然不知所措，嶺南二奇互望了一眼，正待先行出手，忽見谷寒香星目轉動，掃了四週羣豪一眼，說道：「你們都去吧！」聲音柔和婉轉，悅耳至極。

圍守在四週的人，都聽得爲之一怔，只覺她那柔和的聲音之中，似是含蓄了無比的信任和威嚴，叫人無法抗拒，不由自主的一起轉過身子，緩步而去。

只有嶺南二奇仍然站着不動，臉上泛現出一抹殺機。

谷寒香茫然的瞧了兩人一眼，直對兩人走了過去。

萬映霞一挑柳眉，反手握住劍把，正待趕去相護，却被苗素蘭拉住衣角，輕輕一扯。

嶺南二奇眼看谷寒香毫無戒備的走了過來，倒是大出意外，一時之間，怔在了當地，不知該是否借機出手？

谷寒香走近兩人身前，輕輕嘆息一聲，道：「你們兩人有話對我說麼？」

嶺南二奇，愕然相顧一眼，齊齊啊了一聲。

谷寒香道：「什麼話，請說吧！」

嶺南二奇呆一呆，道：「沒有什麼！夜寒露重，夫人要多多保重身體，幾個無名小卒，闖入谷中，算不得什麼大事，夫人請回休息，靜候佳音。」說完話，轉身疾向前谷奔去。

谷寒香高聲說道：「我大哥不在谷中，你們多辛苦啦！」

遙聞嶺南二奇相謝道：「多謝夫人了……」餘音未絕，人踪已杳。

苗素蘭眼看着一場卽將爆發的凶險，竟被她這樣輕而易舉的消弭於無形之間，心中暗道：好險！好險！

但見谷寒香轉過身子，走了過來說道：「姊姊，咱們要不要趕往前面瞧瞧？」

苗素蘭心中暗想，霍元伽等既然有了殺她之心，隨時隨地就可以動手，眼下前山正在混亂之中，去了實有甚多不便之處，倒不如回去躲在房中的好。

她閱歷豐富，智計過人，短短一日相處，她已看出谷寒香是個毫無機心之人，當下說道：「咱們還是回去吧！有那樣多人趕往查看，縱然來的敵人甚多，也不要緊，咱們去了，也幫不上忙呀！」

谷寒香沉思了一陣，道：「好吧！咱們回去吧！」轉身再向前走去。

苗素蘭，萬映霞緊隨身後相護，三人重又返回。

谷寒香滿懷憂慮，坐在客室之中，默然不言。

她心中從未想過這樣多事情，只感千頭萬緒紛至沓來，腹中千言萬語，不知先說那句才好。

苗素蘭低聲說道：「夫人，咱們把燈火熄去好麼？」

谷寒香奇道：「爲什麼呢？」

苗素蘭看她滿臉憂苦之情，不忍把心中所想之事，直說出來，微微一笑道：「

咱們把燈光熄去後，靜靜的坐在這裏，可以好好的想想心中的事。」

谷寒香本來沒有這意思，聽完之後，點點頭道：「好吧！把燈火熄去，靜坐着想想心事倒是不錯。」羅袖一拂，熄去燈光。

苗素蘭突然輕輕一拉萬映霞的衣袖，附在她耳際說道：「妹妹，我想那霍元伽旣有了傷害夫人之心，決不願放過今宵，咱們熄去燈火，躲在房中，或可蒙騙他們一時，但時間決不會長久，爲了夫人安全，不得不早作準備，妹妹追隨夫人時日，已經很長，不知是否知道眼下谷中，有幾人忠於盟主！」

萬映霞道：「胡叔叔在谷中時，嬸嬸從不過問谷中大事，是以谷中情勢眞象，只怕嬸嬸也不太清楚……」

她沉吟了一陣，又道：「據我所知，只有江北五龍可靠一些，他們當年久隨盟主，彼此情義深重，好像還是胡叔叔的結義兄弟。」

苗素蘭道：「那是最好不過了，妹妹可知道他們宿住之處麼？」

萬映霞道：「知是知道，不過胡叔叔臨去之際，派他們率人在谷外巡查，除了今日那位送姊姊來的何宗耀之外，已很久沒有見過他們了。」

苗素蘭道：「難道除了五龍之外，盟主就再沒有親近之人麼？」

萬映霞道：「這我就不知道了！」

苗素蘭道：「那麼我只盼他早些回來了。」

萬映霞道：「你說胡叔叔？」

苗素蘭道：「不是，我說的是面蒙黑紗的鍾一豪。」

萬映霞道：「他來了有什麼用，那人冷傲怪僻只怕也非胡叔叔的親近之人？」

苗素蘭道：「他雖然冷怪，爭雄奪權之上，或許會和盟主衝突，但他決不致傷害夫人。」

萬映霞奇道：「他和霍元伽各擁實力，相鬥甚烈，兩人只怕都有傷害夫人之心，相謀盟主之位。」

苗素蘭道：「個中之機，十分微妙，我一時之間，也無法給你說的清楚……」

萬映霞忽然若有所悟的啊了一聲。

她們兩人談話聲音，本來十分低弱，谷寒香雖然坐在兩人附近，但並未聽到兩人談些什麼，一來因她毫無心機，雖在十分危險的境遇之中，仍不知用心去聽別人隱密。

直待萬映霞啊了一聲，她才如夢初醒般，問道：「你們兩人在談什麼事？我可以聽聽麼？」

苗素蘭連道：「我們在談鍾，霍兩位代理盟主，怎麼是格格不入，每時每事，無不在爭執吵鬧之中心中甚覺奇怪……」

谷寒香道：「大哥在谷中時，却從未見兩人吵過……」

苗素蘭忽然舉起手來，迅快無比的堵住谷寒香櫻口，低聲接道：「夫人，不論聽到什麼說話，都別出聲，由賤妾和萬姑娘對付他們。」

谷寒香嘴巴被堵，無法答話，只好點頭作答。

只聽一陣沉重的步履之聲，傳了過來，似是已有人進了竹籬，到了室外。

萬映霞，苗素蘭，都已暗中運功戒備，手中扣着暗器，谷寒香却圓睜星目，望着那兩扇室門。

只聽門口响起了一個沉重的聲音，道：「夫人在麼？」

谷寒香正待開口，却被苗素蘭搖手阻住。

但聽兩扇室門呀然大開，一個勁裝佩帶着兵刄之人，大步衝了進來。

苗素蘭一振玉腕，突然飛出一條白絹，直向那衝入室中的大漢擊去。

他手中白絹還未擊中那人，谷寒香似已看出來人是誰，大聲喝道：「快停手啦！」忙站起身子奔了過去。

苗素蘭一挫腕收回擊出白絹，道：「夫人！這人是誰？」雙肩一幌，搶先奔了過去。

只見那進門大漢，踉蹌移動兩步，突然跌倒了。

萬映霞似乎是亦已看出了來人是誰，驚叫一聲奔過去。探臂扶起那跌倒之人。

苗素蘭覺得情勢不平常，晃燃火摺子，點起燈火。

凝目看去，只見一個四旬左右的大漢，面色慘白，緊閉雙目，嘴角之間鮮血汩汩而出，分明是被人用內家重手法所傷。

苗素蘭低聲問道：「這人是誰？」

萬映霞道：「我剛和姊姊談起的江北五龍，這人就是五龍之一入雲龍錢炳。」

谷寒香緩緩舉起手來，兩行淸淚順頰而下，用衣袖抹去錢炳嘴角間的血漬，柔聲問道：「錢兄弟，是什麼人打傷你？」

她一連問了數聲，仍不聞錢炳回答之聲。

苗素蘭輕輕嘆息一聲，道：「夫人，他的傷十分慘重，已是奄奄一息，快些把他放下休息一下，賤妾略通醫道，看看是否能使他保得一口眞氣……」

谷寒香道：「大哥醫道精深，只要沒有絶氣，他都有能救得，唉！可惜他不在谷中！」

萬映霞緩緩把錢炳放在地上，苗素蘭蹲下身子，伸出纖纖玉手，在錢炳身上推拿起來。

大約有一盞茶工夫，錢炳氣息忽然轉重。

苗素蘭已累的滿頭大汗，低聲對萬映霞道：「妹妹，快一點倒一杯熱水，讓他服下。」雙手突然加速，推拿他的前胸三穴。

但聽入雲龍錢炳長長吁了一口氣，忽然睜開雙目，滿臉痛苦之情，望着谷寒香道：「夫人，……」剛剛叫出夫人二字，室中微風颯然，燭光搖顫復明，面蒙黑紗的鍾一豪突然出現廳中。

此人來的甚出幾人意外，室中諸人無不被嚇的微微一怔。

苗素蘭長長吸一口氣，站起了身子，說道：「鍾代盟主功力深厚……」

鍾一豪不容她把話說完，已接口說道：「醫術一道在下毫無素養……」口中雖然謙遜，但人却緩緩低下頭去，似在查看錢炳的傷勢。

谷寒香輕輕嘆息一聲，道：「可憐他連被何人打傷經過，都不能講啦！」

鍾一豪蹲下身去，伸出右手，一把抓住錢炳右腕，暗中運集眞氣，右腕一抬，錢炳突然翻了一個轉身，由仰面而臥，變成伏地而臥。

谷寒香吃了一驚，問道：「你要幹什麼？他已經受了很重的傷啦！你還要這般對他……」

鍾一豪左掌舉了起來，迅快異常的在錢炳背上拍了三掌，縱身退開。

說也奇怪，錢炳被鍾一豪在背上拍了三掌，忽然一個轉身，坐了起來，他緩緩移動目光，把室中諸人打量了一遍，道：「夫人，大哥回來之後，要他別再戀棧綠林盟主之位……」話至此處突然一陣急咳，噴出來四五口鮮血。

鍾一豪冷森森的問道：「錢炳，提住一口氣，把話說完再死。」

谷寒香心地純善，目睹錢炳臉上痛苦之色，又不禁流下淚來，從懷中摸出一條雪白的手帕，拂拭去他口角邊的血漬。

只聽錢炳重重的喘息一聲接道：「我內腑已被震的支離破碎，只怕……難再，……難再……撐的下……去了……」

鍾一豪大聲喝道：「是什麼人打傷了你？」

錢炳雙目已然閉上，聽得鍾一豪大喝之聲，突然重又睜開，斷斷續續的說道：「是一個……一個……」忽聞一陣急風，撲入室中……。

鍾一豪身子忽然向旁側跨了一步，反臂拍出了一掌。

只聽一個沉重聲音喝道：「鍾兄怎麼出手就要傷人。」一股暗勁，迎面撞來。

鍾一豪冷哼一聲，向後退了兩步，那人也被鍾一豪反臂劈出的一股强猛掌風，逼的跨進室門的左腿，重又退了出去。

這時，谷寒香，苗素蘭等都已看清楚了來人正是羅浮一叟霍元伽。

但見霍元伽身子微微一停之後，重又舉步跨進門來。

鍾一豪突然疾進兩步，一把抓住錢炳的手臂，提了起來，問道：「是那一個傷了你，快說呀！」

他一連問了數聲，仍不聞錢炳答覆之言，探手摸去，竟已氣絕而死。

谷寒香突然向前奔了兩步，舉手一掌，拍了出去。

但聞砰然一聲，鍾一豪臉上着了一記耳光。

這一掌打的甚是着實，鍾一豪竟然被打的幌了一幌，因他臉上蒙着黑紗，無法看清他神色如何，只見他緩緩放下錢炳，說道：「夫人，屬下有什麼不對麼？」聲音平和，毫無怒意。谷寒香有生以來，第一次這般出手打人，打完之後，心中甚是不安，默然垂下頭去，連看也不敢看鍾一豪一眼。

直待聽到鍾一豪相問之言，才抬起頭來，說道：「他已經身受了極重的內傷，你還要那般的折磨於他。……」

耳際間响起了鍾一豪爽朗的笑聲，道：「這個屬下怎敢，他實是受了極重之傷，已非任何藥物能救，我以本身眞氣拍擊他身後三大要穴，使他即將散盡的眞氣，回聚於丹田之中，原想讓他藉此一點廻光返照之力，說出被傷經過，那知竟然未能如願，唉！屬下舉動莽撞，事先未能對夫人說明，也難怪夫人誤會了！」

霍元伽忽然冷笑一聲，抬頭望着鍾一豪，滿臉輕藐不屑之色。

谷寒香本已相信了鍾一豪解說之言，但聽得霍元伽冷笑之聲，心中突然又生了懷疑之念，眨眨動人的眼睛，嘆道：「要是大哥在這裏，我就用不着用心去想這件事了！」

苗素蘭道：「夫人！鍾代盟主說的不錯。」

鍾一豪回頭望望霍元伽，冷冷道：「霍兄冷笑什麼？」

霍元伽道：「兄弟的事，鍾兄也要過問，不覺着管的太多點麼？」

鍾一豪怒道：「霍兄早不笑，晚不笑，怎麼剛在兄弟說完話時，冷笑起來，不知是何用心？」

霍元伽臉色一變，雙目中暴射出惡毒的光芒，緩緩逼了過來，慢慢舉起右掌。

鍾一豪低聲說道：「夫人快請閃開。」一提丹田眞氣，雙掌平胸戒備。

谷寒香心頭大急，高聲叫道：「不要動手。」急奔過去，站在兩人之間。

霍元伽臉上閃掠過一抹殺機，冷森森的說道：「夫人不肯讓開，屬下萬一收勢不住，傷了夫人……」

突聽一個威嚴宏亮的聲音，起自室外，接道：「萬一傷了她，你覺得該怎麼辦好？」

谷寒香一聽那聲音，已知是什麼人，急急叫道：「大哥！你終於回來了，唉！你要再不回來，我就要愁死了。」

霍元伽收了掌，回頭望去，只見胡柏齡滿臉風塵之色，緩步進了室門。

谷寒香急步迎了上去，說道：「大哥，錢兄弟死啦，你如早回來半個時辰，他也許就不會死了。」

胡柏齡伸出右臂，扶住了谷寒香的嬌軀，目光投注在錢炳的屍體之上，黯然問道：「他死了多久啦！」

苗素蘭在旁揷口接道：「不足一刻工夫。」

胡柏齡蹲下身去，伸手在錢炳胸前摸了一陣，說道：「沒有救了！」重又緩緩站起，回頭望着霍元伽，鍾一豪道：「擊鼓召集兄弟們，我有要事宣告。」

鍾一豪抱拳一禮當先退了出去，霍元伽却站在原地不動，沉吟了良久說道：「今夜咱們『迷踪谷』中來了强敵，連闖四道暗卡，傷了一十二位兄弟。」

胡柏齡道：「知道了！」

霍元伽又道：「屬下率人趕去，曾和來人對了一掌，彼此竟勢均力敵，難分勝負，大概强敵見我後援高手趕到，和屬下對這一掌之後，抽身逸走……。」

霍元伽頓了一頓，又道：「對方輕功火候，造詣甚深，去勢如電，屬下追之不及。」

胡柏齡笑道：「霍兄可曾看清敵人裝束麼？」

霍元伽道：「來人似早已有備，和屬下對掌之人身着長衣，頭包黑巾，叫人無法看出年歲面形……」

他微一停頓之後，又道：「不過當今

武林之世，除了幾個自詡正大門派中人之外，綠林道上高手，大都在盟主統率之下，一二漏網高手，亦必是盛名甚著之人，屬下縱然沒有見過，亦必聞名甚久了，此等之人來咱們『迷踪谷』，其志亦在盟主之位，大可堂堂正正找盟主一較長短，决不至暗中偸襲，故而屬下推斷今日來襲强敵，必是自詡正大門派中人。」

胡柏齡道：「霍兄推論之言，頗有見地。……」

霍元伽朗朗笑道：「屬下之言，决非無的之矢……」

胡柏齡搖手阻止他再說下去，接道：「目下大事正多，霍兄還是先行退下，待會聚義廳中再談不遲。」

霍元伽面不改色的微微一笑，抱拳告退。

萬映霞瞧着霍元伽背影去遠之後，說道：「此人跋扈囂張，只怕另有陰謀。」

胡柏齡輕輕嘆息一聲，道：「幸得我預感到谷中有事日夜兼程趕了回來……」

谷寒香輕輕嘆息一聲，道：「自從大哥走後，鍾，霍兩人大有水火互不相容之勢，事無大小，必起爭執……」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此事早在我意料之中，倒是想不到他們竟敢明目張胆的出手相搏……」他心中愁慮千端，但却不願多增嬌妻煩惱，微一沉吟，接道：「這幾日來，你們受了甚多煩惱，早些休息吧，我還有事情要辦……」

苗素蘭倒了一杯香茗送了過來，說道：「盟主滿臉風塵，隱隱現出倦容，如果事情可以稍爲延緩，明天再召集他們也不遲。」

胡柏齡接過茶杯，吃了一口笑道：「不要緊，你們都去睡吧！」

谷寒香突然舉步走了過來，和他並肩坐下。

胡柏齡甚感嬌妻動作突然，不禁回過頭去望了她一眼。

只見谷寒香流下兩行淚水，說道：「大哥，你這綠林盟主之位，別幹了吧！這幾天來，我常想到很多凶險之事，心中害怕極了。」

胡柏齡低聲慰道：「妳怕什麼？可是覺着霍元伽要背叛我？……」

忽聽三聲鼓响，遙遙傳入耳際。

胡柏齡站起身來，輕撫着嬌妻秀肩說道：「回房去休息吧！我去去就來。」隨手抱起入雲龍錢炳的屍體，直向聚義廳中走去。

大廳中早已點燃起二十四隻兒臂粗的巨燭，照的滿室通明。

胡柏齡長長吸一口氣，登時精神大振，大步走入廳中，放下錢炳的屍體，走向盟主之位。

鍾一豪首先抱拳作禮，江北羣豪紛紛行禮參見。

胡柏齡虎目放光，冷冷的望了霍元伽一眼，霍元伽立時垂首抱拳，高聲說道：「拜見盟主。」

胡柏齡一揮手，道：「罷了。」

霍元伽道：「屬下有事啓報。」

胡柏齡道：「可是爲了釋放那兩位武當道人的事麼？」

霍元伽怔了一怔，道：「盟主神如日電……」

胡柏齡微微一笑，接道：「霍兄領袖嶺南羣豪，一向唯我獨尊，此次屈居兄弟之下心中只怕常有存着一股不服之氣。」

霍元伽目光緩緩由嶺南二奇臉上掃過，道：「屬下不敢。」

胡柏齡笑道：「霍兄如想代兄弟出掌盟主之位，眼下倒有一個大佳的機會。」

霍元伽怦然心動，忍不住脫口問道：「不知什麼機會……」話出口，方知失言，趕忙住口不言。

胡柏齡神態輕鬆，朗朗大笑道：「明晨午時，有人到咱們『迷踪谷』相訪，霍兄如能勝得那人，兄弟甘願以盟主之位相讓，而且立時携眷遠走。」

霍元伽對年前比武敗在胡柏齡手中一事，心中始終存着一股不平之氣，聽胡柏齡口氣認眞，似非虛言，當下反問道：「如若屬下不能勝得來人，不知該受何等責罰？」

胡柏齡突然一整臉色，滿臉莊嚴的說道：「如你不能勝人，從今之後，就該循規蹈矩，少生妄念。」

霍元伽臉色微微一變，道：「想那來人定然是盟主知交故友了？」

胡柏齡冷笑一聲，道：「如你出手不勝，本座再出手給你開開眼界，免得你心中對年前爭奪盟主之戰，敗的不服。」

霍元伽冷哼一聲，緩緩向後退了兩步，垂下頭去。

胡柏齡目光環掃了廳中羣豪一眼，站起身，步入盟主之位，走到錢炳屍體之前。聚義廳上羣豪的目光，一齊投注在胡柏齡身上。

只見他伏下身去，一手把錢炳的屍體托了起來，說道：「諸位請看他是被什麼武功所傷？」聲音低沉，充滿着悲傷。

鍾一豪當先走了過去，仔細的在錢炳身上瞧了一陣，道：「屬下之見，似被大力金剛掌，或小天星重手法所傷。」

胡柏齡淡淡一笑，默然不語。

江北羣豪緊隨鍾一豪身後，緩步而過，看了一遍，但却再無人提出錢炳被傷的意見。

羅浮一叟霍元伽待鍾一豪率領江北羣豪退下之後，才緩步走了過去，仔細在錢炳身上瞧了一陣，道：「屬下之見，和鍾兄不同，錢兄似是被武當派中綿掌之類的武功所傷。」

胡柏齡輕輕放下錢炳屍體，吩咐廳中值班健漢，道：「你們把他屍體，先用白綾包起，置在聚義廳上，暫時不要掩埋。」說完，緩步又走回盟主之位。

四個黑衣佩刀健漢，依言把錢炳屍體抬了下去。

胡柏齡目光環掃大廳一週後，面容十分莊嚴的說道：「兄弟承蒙諸位抬愛，推選爲盟主之尊，原想借重諸位之力，作出一番事業，一洗我們綠林道被人目爲盜匪之辱，那知時不我與，眼下咱們迷踪谷中，即將掀起一塲滔天風波……」

他輕輕嘆息一聲，接道：「天下綠林豪雄，聯手結盟，就實力上說，並不輸於眼下江湖上實力强大的門派，但咱們却不能見容於武林各正大門戶，以少林，武當兩大門派爲首，已對咱們『迷踪谷』中的

一舉一動，留上了心，不但暗中派遣弟子偵察咱們谷中動靜，而且還有興師監視之舉……。」

鍾一豪朗朗接道：「少林，武當兩派，自恃人多勢衆，經常在江湖上和咱們綠林中作對。在下之見，倒不如借機和他大幹一場，舊恨新仇，一起作個了斷。」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少林，武當兩大門派，在江湖上雖然獲譽甚隆，但還不足動搖咱們『迷踪谷』中基業，眼下倒是有一件更爲重大之事，對咱們『迷踪谷』的存亡威脅甚大。」

霍元伽道：「不知什麼重大之事，還請盟主明白相示。」

胡柏齡回頭望了霍元伽一眼，道：「霍兄出道甚早，不知是否知道陰手一魔其人？」

霍元伽沉忖了良久，道：「陰手一魔似是聽人說過！」

胡柏齡道：「霍兄既聽人說過陰手一魔，想必也聽人提過鄧秋其人了！」

霍元伽仰臉思索了半晌，緩緩說道：「可是四十年前譽滿江湖，被人稱作神杖翁的麼？」

胡柏齡道：「不錯，正是此人。」

霍元伽臉色忽然大變，身子微一顫動，說道：「如若此人還活在世上，這綠林盟主之位，自是非他莫屬了。」

胡柏齡淡然一笑，道：「霍兄一向自負甚高，不知何以一聽神杖翁鄧秋之名，竟是這等畏懼。」

霍元伽只覺臉上一熱，垂下頭去，默然不言。

胡柏齡突然提高了聲音，豪壯的說道：「以鄧秋爲首的幾個退隱已久的老魔頭，近日已重現江湖，如若他們單是以綠林盟主之位而出，兄弟自當拱手相讓，不過，他們重出江湖的目的並非是只爲了綠林盟主之位……」

他微微一頓後，又道：「從今夜三更開始，咱們這『迷踪谷』中，開始嚴密戒備，不論何人，未得本座允准，不能擅自出入，違者一律處死。」最後一句話，字字如金石相擊，鑽入羣豪耳中，武功稍弱之人，聽得心頭怦然一跳。

他生像本就威武，顧望之間，已是神威懾人，此刻虬髯怒張，目光如電，目光所到之處，羣豪紛紛低下頭去。

胡柏齡目睹羣豪盡爲自己神態所懾，緩緩坐了下去，說道：「鍾兄請就所屬之中，選出二十個武功高强之人，負責巡視全山，接近各處明卡暗樁，一得警訊，立時趕往現場馳援。」

鍾一豪躬身抱拳說道：「屬下敬領面諭。」

胡柏齡目光轉投到嶺南二奇身上，道：「兩位就嶺南高手中，各選五人，駐守谷口，凡是入谷之人，一律要他們投柬求見，倘若遇上不顧投柬之人，兩位就放手攔住，格殺無論。」

嶺南二奇躬身應命。

胡柏齡又轉臉望着嶗山三雄說道：「三位請代本座掌理刑規，凡見有背悖四大戒律之人，就地格殺。」

嶗山三雄齊齊抱拳，說道：「屬下領命。」

胡柏齡突然提高了聲音，道：「明日午時，各位一律佩帶兵刃，在聚義廳中相會，除了原派各處的明卡暗樁之外，一律在午時之前撤回聚義廳中待命。」

霍元伽忽然抱拳說道：「盟主何以不派屬下職司，難道屬下武功不足以勝任繁重麼？」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本座一向視霍兄，鍾兄爲左右二臂，是以離谷之時，才把谷中大事，盡付託兩位，不過霍兄明日午時要和人動手，如果本座派付職司，恐怕有分霍兄精神，今宵請好好休息一夜，本座預祝旗開得勝，馬到功成，本座也好以綠林盟主之位相讓……」

他不待霍元伽答話，擧手一揮，道：「散會啦。」大步向廳外走去。

羣豪目睹胡柏齡背影消失之後，才紛紛離開大廳散去。

半宵時光，匆匆而過，次晨午時不到，胡柏齡佩帶劍拐，趕到聚義廳上，羣豪大都已到，個個佩帶着兵刃，大廳上一片肅煞之氣。

霍元伽腰扣蛇頭軟鞭，全身勁裝，精神飽滿，看來昨夜已經過運功調息。

胡柏齡步入大廳，羣豪紛紛抱拳致敬，胡柏齡一面頷首作禮，緩步走上盟主之位。

片刻工夫，鍾一豪帶着二十名江北高手，也趕到聚義廳上。

此人還是一襲長衫，面蒙黑紗，腰中扣着緬鐵軟刀，大步走到木案之前，抱拳說道：「托盟主神威洪福，昨夜谷中各處明卡暗樁，均無事故發生。」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鍾兄多辛苦了。」

餘音未絕，忽見嶺南二奇中搜魂手巴天義急步奔入大廳之中，雙手捧着一個大紅單，恭恭敬敬遞到胡柏齡手中。

胡柏齡單手接過，拆開一瞧，笑道：「帶他進來吧！」

巴天義應了一聲，翻身急步而去。

胡柏齡側着臉望了霍元伽一眼，笑道：「來了，霍兄請拿去過目。」

羅浮一叟接過紅簡一瞧，只見上面寫道：「晚進師弟張敬安叩。」不禁一皺眉頭，道：「此人當眞是盟主師弟麼？」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天下武功，原本一家，此人和師門又有一些淵源，自稱師弟，勉强可說得過去。」

霍元伽道：「如若此人當眞是盟主師弟，屬下就不敢和他動手了，萬一失手傷損到他，豈不愧對盟主。」

胡柏齡搖頭說道：「相搏之時，霍兄但請放手施爲，只要霍兄能夠勝他，傷死不論，怕的是霍兄爲對方所傷……」

霍元伽吃胡柏齡拿話一激，登時滿臉怒意，冷笑一聲，道：「盟主放心，屬下今日如不能勝得來人，也無顏生見……」

胡柏齡重重的咳了一聲，打斷了霍元伽未完之言，接道：「勝敗乃江湖常事，霍兄不必許誓立諾。」

大廳上重歸沉寂，聽不到一點聲息，肅然中更顯得殺氣騰騰。

大約有一頓飯工夫之久，搜魂手巴天義，拘魄索宋天鐸帶着一個三旬左右的中年人，緩步入廳。

來人一身天藍長衫，看去十分文弱，但氣度却很沉穩，目光環掠大廳一週之後，直對正中木案走了過去，相距五步，停下身軀，抱拳一禮，說道：「師兄鴻圖大展，身膺天下盟主之尊，小弟長居深山，直到今日，才遲遲趕來恭賀，尚望師兄大量海涵。」

胡柏齡冷然一笑，道：「咱們師兄弟十餘年沒見了吧？」

來人恭恭敬敬的答道：「十二年零三個月。」

胡柏齡道：「你千里迢迢趕來此處，可只是爲了向我祝賀麼？」

來人淡淡一笑道：「除了恭賀師兄之外，倒是還有一事相求。」

胡柏齡道：「什麼事說吧！」

那文弱中年目光環掃了四外羣豪一眼，道：「請師兄移步一處秘密所在……」

胡柏齡冷冷接道：「全廳中人俱是小兄心腹，有話請說不妨。」

那文弱中年微微一皺眉頭，緩緩從懷中摸出一個錦緞包着的拜匣，道：「家師有一份薄禮，特命小弟送呈師兄過目。」

胡柏齡接過拜匣，打開錦緞，裏面果然有一個八寸長短，四寸寬窄的紅漆木匣，胡柏齡望了那木匣一眼，並不立時打開，淡然一笑，又問道：「除了這木匣之外，想必另有書信了。」

那文弱中年答道：「家師只交與小弟這個拜匣，別無他物，如有書信，想必已裝入木匣中了？」

胡柏齡道：「這麼說來，是非讓小兄打開拜匣之後，才能知得內情了？」

那文弱中年目睹胡柏齡冷漠神情，心中也似動了怒意，臉色微微一變，道：「師兄這等多疑，不覺着有傷長輩的尊嚴麼？就是兄弟看來，也覺着寒心的很。」

胡柏齡淡然笑道：「尊長之輩給晚輩送禮之事，也是天下少見的事，如何不讓小兄多心。」

那文弱中年突然一抬右脚，飛上木枱，擧手一抓，搶過木匣，笑道：「師兄既然這等多疑，小弟替你打開吧！」右手托着匣底，左手打開匣蓋。

但見一片寶光，耀目生輝。

木匣中滿裝珠寶，似乎大出了胡柏齡意料之外，微一沉吟，擧手接過木匣。

凝目望去，只見那木匣中除了八顆明珠之外，還有一個翠色玉瓶，和一封大紅函簡，封套之上，寫着：袖呈北嶽迷踪谷胡盟主胡柏齡親拆。

那文弱中年望着胡柏齡微微一笑，道：「家師函簡，要不要小弟代爲拆封。」

胡柏齡默然不語，取過封簡，只見上面寫道：日下武林形勢，以少林，武當最爲猖狂，余雖已息隱數十年不問江湖是非，但連年頻聞兩派諸多兇慘惡跡，深爲痛絕，爲我綠林道求一席立足之地，及幾位好友苦苦相勸求，決計重出道山，一挫少林，武當兇燄。欣聞汝獨敗天下綠林豪雄，奪得盟主之位，特派安兒送上薄禮一份祝賀，望於接函之後，立卽傳諭下屬，宣佈余出山之事，七月七日，鵲橋之喜，余當親往迷踪谷一行。屆時當大出天下綠林羣豪，問罪少室峯前，以洗我綠林道上數十年受挫之辱。諭函佈達，望早作準備。

鄧師叔秋手筆。

胡柏齡看完之後，隨手放入袋中，目光突然轉投到錢炳的屍體之上，冷冷問道：「師弟請看那人，可是你傷的麼？」

那文弱中年望望錢炳屍體點點頭道：「不錯！」

胡柏齡回頭望了霍元伽一眼，說道：「師弟可知小兄這『迷踪谷』是什麼地方麼？」

那文弱中年微微一笑，道：「小弟縱然愚拙，也知師兄的『迷踪谷』乃天下綠林總寨。」

胡柏齡突然一聳雙眉，圓睜虎目，怒道：「你既知我這『迷踪谷』乃天下綠林總寨，爲什麼胆敢出手殺人？」

張敬安淡淡一笑，道：「俗語道：『出手不留情』，小弟如不殺他，他要殺了小弟，我豈不白白送了一條人命，連師兄之面也難見到。」

胡柏齡道：「好一個出手不留情，你敢在我『迷踪谷』外傷人，心目中那裏還有我這個師兄，師弟既知出手不留情，想必知道欠債還錢，殺人償命兩句話吧！」

張敬安冷笑一聲，道：「難道師兄要向小弟替屬下索命麼？」

胡柏齡臉色一變，莊嚴的說道：「我如不能替屬下作主，何以服衆。……」回頭望了霍元伽一眼接道：「給我拿下。」

羅浮一叟應聲而出，大步向張敬安走了過去。

張敬安神色鎮靜，微笑說道：「咱們師兄弟十幾年不見了，師兄可是想較量一下小弟的武功麼？」

霍元伽見多識廣，張敬安看去雖然文弱，一副皮包骨頭的樣子，而且面黃如蠟，好似久病初癒一般，毫無起眼之處，但目中神光閃爍如電，兩面太陽穴高高突起，實已具上乘內功，到了不着皮相之處，是以絲毫不敢大意，相距張敬安五步左右，停了下來，抱拳說道：「在下霍元伽奉諭領教張兄幾招絕學。」

此人老奸巨滑，暗中早已運集了全身功力，準備出手，但口中却說的十分客氣，言中之意，無疑說出奉命出手，情非得已，並無以命相搏之心。

張敬安微微一笑，道：「久仰，久仰，霍兄儘管出手，兄弟捨命奉陪。」

霍元伽笑道：「張兄遠來是客，在下理應奉讓先機。」

張敬安不再謙讓，雙肩一晃，欺身而上，擧手一拳「神龍出水」，當胸擊去。

霍元伽暗中一提丹田眞氣，突然向右讓開三尺，但却沒有還手。

張敬安抬頭望了胡柏齡一眼，說道：「霍兄禮讓一招已够，怎的還不還手？」

霍元伽道：「張兄和盟主有同門之誼，在下禮該奉讓三招。」

張敬安左手一揮，虛空擊出一掌，道：「這算第二招。」緊接着欺身而上，右手疾向羅浮一叟前胸拍出。

霍元伽上身突然向後一仰，讓開掌勢，右臂一招「橫掃千軍」攔腰擊去。

他出手的力道驚人，劃起一股嘯風之聲。

張敬安想不到他反擊之勢，竟是這等

强烈，心中暗罵一聲：好陰險的傢伙，氣運左臂，一招「力屏天南」，硬接羅浮一叟擊來拳勢。

兩人雙臂相觸，蓬然出聲，各自被震的向後退了一步。

張敬安抬頭望着胡柏齡道：「師兄請恕小弟放肆了！」餘音未絕，人已疾撲而上，左掌橫擊，右掌直打，一攻之中，用出了兩種力道。

羅浮一叟和對方硬拚一招之後，心中已自有數，看去文弱的張敬安，功力並不遜於自己，這一場搏鬥的結果，勝敗甚難預料，當下一提丹田眞氣，改採守勢，準備先試試對方拳脚招術，再想破敵之策，拳脚並用，把門戶封的甚是嚴謹。

張敬安却是着着逼進，招招煞手，攻勢猛銳至極，二十招後，掌力拳勁不但未減，而且愈來愈是强猛，拳拳如鐵錘擊岩一般。

羅浮一叟弄巧成拙，原想先用遊鬥之法，耗消對方眞力，待發現對方後力不繼時，再以雷霆萬鈞的方式，展開反擊，那知强敵內力，有如長江大河一般，綿綿不絕，大有愈攻愈猛之勢。

他在防守被動之下，失去先機，一時間要想扳回劣勢，極不容易，二十招中，竟無法還擊一拳一掌。

張敬安久攻不下，似是動了怒火，大喝一聲，拳法忽變，出掌飛腿，詭異絕倫，身法飄忽，不可捉摸，羅浮一叟霍元伽登時被迫的手忙脚亂，應接不暇。

廳中羣豪都看出霍元伽形勢愈來愈險，再打下去，勢必要傷在對方手中不可，嶺南二奇更是關心異常，緩步而出，運功蓄勢，只要霍元伽一遇危險，立時出手相救。

霍元伽在險象環生中又支撑了二十餘合，才找出張敬安一個破綻，大喝一聲，全力攻出兩招，拳風呼呼，把張敬安迫退了兩步，縱身斜向一側躍開五步，脫出張敬安拳掌的籠罩之下。

張敬安目光環掃四週羣豪，見個個怒形於色，心中暗暗忖道：我縱能勝得霍元伽，也難當師兄神勇，何況羣豪虎視眈眈，大有出手之意，今日之局，勝敗都難善終，心念一轉，大生憚忌，當下舉手一拱，說道：「霍兄武功過人，兄弟甚是敬佩，今日之戰，就此罷手如何？」

當羣豪面前，霍元伽如何能忍下受挫之辱，冷笑一聲，說道：「兄弟看在盟主份上，有意相讓張兄幾分，但如不分出勝敗存亡，兄弟也無法向盟主交代……。」

張敬安一聳雙肩，怒聲道：「這麼說來，霍兄是非要和兄弟拚個生死存亡不可了？」

霍元伽一鬆腰中扣把，抖出蛇頭軟鞭，道：「張兄請亮兵刃吧！」

張敬安緩緩把目光轉投到胡柏齡臉上，問道：「師兄可是有意相迫小弟施展毒手傷人麼？」

胡柏齡轉臉望了錢炳屍體一眼，冷冷說道：「殺一人和殺數人有何不同？」

張敬安道：「師兄既然這般苦苦相迫小弟殺人，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霍元伽一抖蛇頭軟鞭，接道：「張兄再不亮出兵刃，兄弟就不再等待了。」

張敬安眼珠一轉，忽似若有所悟一般，微微一笑，道：「兵刃無眼，我如失手傷了霍兄，可別怪我出手狠辣。」

說話之間，右手探入腰際一摸，取出一個金光燦燦的黄圈，接道：「霍兄請先出手吧！」

霍元伽剛才相讓，失盡先機，幾乎傷在對方拳掌之下，這次那裏還肯再讓先機，口中說道：「張兄留神了！」話出口，人已欺近身側，蛇頭軟鞭挾着一縷尖風，逼近前胸「玄機」要穴。

張敬安氣定神閒，對霍元伽迅猛的攻勢，視若無睹，直待那蛇頭軟鞭近胸三寸左右時，才隨着霍元伽攻來之勢突然一側身子，蛇頭軟鞭掠着前胸衣服而過，手中金圈忽的反臂打出。

這一招用的奇險無比，時間，速度，要拿捏的恰到好處，分釐之差，立時將濺血在霍元伽蛇頭軟鞭之下。

霍元伽大喝一聲，猛然收住前衝之勢，雙脚一起加力，倏忽之間，又向後躍退六尺。他去勢如風，退回之勢更加迅快幾分，當眞是動如靈蛇，快擬電奔。

張敬安却和他剛好相反，避敵，施襲，始終未移動半步。

兩人交手一招，霍元伽已自驚心，暗道：看來他那金圈上招術，比起拳掌之學，更要詭異幾分，不敢冒然輕進，凝立原地，不再進襲。

張敬安微微一笑，道：「霍兄好快的身法。」話出口眼前金光一閃，已然欺身攻了下來。

霍元伽大喝一聲，手中蛇頭軟鞭一招「八方風雨」，舞起漫天鞭影，護住了身子。

張敬安金圈斜撩，一招「流星趕月」，鏘然一聲金鐵交擊，把羅浮一叟的重重鞭影撩開，左掌「推山塡海」平胸推出。

兩人掌勢，又自接實，這一招各人都用出七成以上的功力，羅浮一叟站立不穩，一連向後退了五步才拿樁站立。

張敬安却施出「風擺枯荷」的身法，雙肩晃動不停，卸去了承受的强勁之力，站在原地未動。

霍元伽一退卽上蛇頭軟鞭破空點來。

張敬安揮圈接架時，霍元伽已搶先收回軟鞭，盤空一旋，當頭打下。

張敬安一着失機，立時陷入被動，但見霍元伽手腕揮動，蛇頭軟鞭如狂風急雨一般忽點忽打，倏忽之間連攻七招。

這七招迅快無比，招招指襲着要害大穴，虛虛實實，變化難測，張敬安登時被迫退了四步。

霍元伽反擊得手，搶得優勢，立時大喝一聲，奮起全力搶攻，剎那間鞭影重重，四週風生，威勢如排山倒海一般。

張敬安初時，顯得有些慌亂，但二十回合後，漸漸穩了下來，手中金圈左封右擋，身法如行雲流水，打的十分輕鬆。

直待霍元伽一套鞭法用完，張敬安才冷笑一聲，道：「霍兄還有什麼絕學，快些施將出來，讓兄弟見識見識，如若黔驢技窮，兄弟可要反擊了。」

話還未完，突然欺身而上，手中金圈一招「驚鴻離羣」直擊過去。

羅浮一叟蛇頭軟鞭一沉，反向張敬安小腹上點去，人却橫向左面跨了一步，讓開張敬安擊來金圈。

張敬安打了一個旋身，讓開蛇頭軟鞭，右手金圈平推擊去，左手一掌拍向羅浮一叟肩頭。

兩人立時展開了一場近身相搏，鞭圈並舉，掌指齊出。

這等近身相搏，舉手投足之間，就可遍及人身大穴，生死存亡，一髮之間，看去雖不若那等鞭影掌風，搏擊時的驚人威勢，實則驚險過之。

兩人愈打愈快，片刻之後，但見人影閃動，乍分乍合，已是難分敵我。

激鬥之中，忽聽一聲冷笑，悶哼，同時響起，兩條盤旋交錯的人影，突然分了開來。

凝神看去，只見張敬安手橫金圈站在原地，羅浮一叟却一連向後退了五步，才拿樁站住。

胡柏齡目光微側，已然看出霍元伽受了暗傷，張敬安絲毫無損，當下冷笑一聲，道：「咱們十幾年工夫不見，師弟的武功，又似精進了甚多。」

張敬安道：「師兄神武過人，小弟難及萬一。」

胡柏齡淡然一笑，道：「師弟用的什麼武功出手傷人。」

張敬安笑道：「那位霍兄功力深厚，拳掌純熟，小弟難是敵手，迫不得已，施出『血手印』掌力……」

胡柏齡目光轉投到錢炳屍體之上，接道：「這人可也是傷在你『血手印』掌力之下麼？」

張敬安微微一笑，道：「小弟雖已窮盡十年之功，但『血手印』掌力，還未到五成火候……」

霍元伽突然鬆了手中蛇頭軟鞭，嚓的一聲扯去左肩衣服，低頭望去，只見左臂對上肩下之處，印着三個血紅的指痕，不禁心頭一震，轉頭望了胡柏齡一眼，欲言又止。

他本想問問胡柏齡這「血手印」掌力，傷人之後，是否還能救治，話到口邊之時，忽又感羞於說出。

張敬安突然大笑一聲，道：「霍兄不必担心，兄弟只用二成功力……」

霍元伽冷笑一聲，接道：「大丈夫豈把生死事放在心上……」

他微微一頓後，又道：「在下看在盟主份上，不願暗使毒手，傷害張兄，却想不到張兄竟以這等歹毒的武功對付兄弟，很好一報還一報，咱們再動手時，張兄要留神兄弟的毒手了。」

張敬安搖頭笑道：「霍兄已中了兄弟的『血手掌』功，雖有再戰之心，只怕難有再戰之力了，如果霍兄心中不服，兄弟三天內大概還死不了，等你傷勢好了之後，再打一場不晚。」

羅浮一叟暗暗想道：「看臂上血紅的指痕宛然，想『血印掌』定是異常歹毒的武功，在天下綠林英雄之前，出口問他療救之法，實在羞於出口，不如用話激他一激，當下冷笑一聲，說道：「什麼不能再戰，難道這點小傷勢，還眞能要了人的命麼？」

張敬安笑道：「兄弟雖只用出兩成功力，但『血印掌』劇毒，已然深入霍兄肌膚之中，如不服用兄弟的獨門解藥，十二個時辰之後，劇毒隨着運行的血氣，浸入霍兄內腑六臟，那時縱使華陀重生，也難救得霍兄性命，過招動手，無疑促行血運轉而加速，那只要六個時辰，霍兄生機卽絕。」

霍元伽吃了一驚，但他外形之上，仍然保持着鎮靜神情，回頭望着胡柏齡抱拳一禮，道：「屬下武功愧不及人，有辱盟主之命了。」

胡柏齡似是就在等待他這幾句話，聽完之後，縱聲笑道：「武林之中，勝敗乃常見之事，霍兄不必放在心上。」大步走了下來，舉手在霍元伽傷臂之上一點。

霍元伽只覺傷臂上一麻，一條臂登時垂了下去，不聽使喚。

胡柏齡探手入懷，摸出兩粒丹藥，送在霍元伽的手中笑道：「霍兄快把兩粒丹藥服下，然後運氣調息，一個時辰，再放出傷毒就可復元了。」

這時的羅浮一叟，兇驕之氣，一掃而光，退到大廳一角，盤膝坐下運氣調息。

胡柏齡轉臉望了張敬安一眼，冷聲說道：「師弟到我這迷踪谷來，一共傷了幾個人？」

張敬安略一沉吟，道：「不敢相瞞師兄，連這位霍兄算上，兩死三傷。」

胡柏齡笑道：「兩死三傷，換師弟一條命不知是否值得？」

張敬安臉色大變，冷冷說道：「那要看怎麼個算法，如要兄弟來說麼，再加上十條八條人命，也不值小弟一髮一毛。」

胡柏齡道：「好大的口氣，小兄這綠林盟主之位，如交於師弟，不知對傷害屬下的兇手，如何處置？」

張敬安道：「自然要替他們報仇雪恨，才能服衆，……不過……」

胡柏齡大聲喝道：「不過什麼？你連傷五人，二死三傷，還有什麼話說！還不束手就縛，難道當眞要我出手麼？」

張敬安抱拳向後退了一步，道：「小弟是奉命而來，師兄縱然不替小弟留步餘地，也該看在家師份上……」

胡柏齡笑道：「鄧師叔要你來送信之時，可曾要你出手傷人麼？」

張敬安道：「這個……」

胡柏齡冷笑道：「欺師之罪，非同小可，師弟要三思而說。」

張敬安道：「家師雖然沒有指示小弟遇得攔截時，出手傷人，但師兄屬下苦苦相逼，如何能怪小弟失手……」

胡柏齡道：「別說鄧師叔尚未指示你遇攔時出手傷人，縱然他告訴過你，入得我『迷踪谷』來，也要受我規戒約束，再不放下兵刃，聽候裁決，可別怪我反臉無情。」

張敬安仰臉大笑，道：「師兄如若不滿小弟所爲，盡可留待家師到此之時，轉告家師，想要小弟束手就縛，只怕難以辦到。」

胡柏齡雙眉一聳，虎目中神光暴射而出，沉聲說道：「十餘年來，想你的武功定然精進甚多，既然迫我出手，或已智珠在握，看在你千里奔來傳書份上，讓你一招先機，快些出手吧！」（下期續完）

武俠奇情中篇故事

蕭逸·文
盧令·圖

春雨濺花紅

（大結局）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譚貴芝千辛萬苦救活桑南圃，當她疲極睡去，一覺醒來時，桑南圃却以不能忘仇而冷酷地着她回去。譚貴芝返回譚家，母親陶氏負疚不安，拔刀自栽，譚貴芝遭遇重重打擊，終不支昏倒。譚雁翎迭受刺激，皮貨生意面臨倒閉，愛妻自栽，最後驗明賴以挽救一切的白魔王皮是贋品後，都昏倒過去。那晚他不顧雨淋，獨站庭中，怪鵝孫波潛進向他行刺，譚雁翎似早有警覺，擋開孫波的制命一擊後，向孫波叱罵——

鬼哭神嚎鬥　人渺情絲斷

孫波道：「我以為你這老兒早抹頸子自殺了，是個人也活不下去了，想不到你居然還苟顏賴着不死，說不得逼着我們兄弟自己下手了！」

說話的時候，雙方手上都貫足了內力，衣襟纏在判官筆上，有如鋼澆鐵鑄，怎麼也分不開。

兩人持着繞了半個圈子。

四隻眼睛互盯着。

雙方是數十年的老搭檔，彼此太瞭解對方了。

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們出手也就更為愼重！以免暴露弱點予對方以可趁之機！

孫波暗中在想：我是雙手持筆，他却是一隻手拉衣，我的兩隻手却佔着沒有空，他却尙有一隻手可以應用——

這一點顯然對於孫波是不利的。

可是眼前，孫波勢必非被佔着兩隻手不可，如果鬆開一隻手，力道頓時就會失却平衡。

須知高手對招，一點點的小疏忽，常常會帶來無比凌厲的殺着！

是以孫波雖然發覺出兩隻手都被佔着，對自己不利，可是却也沒有機會鬆開其中之一。

旁觀的桑南圃微微冷笑了一下。

他的眼睛在注視現場二人的同時，却也兼而注意到其它方面！

有幾條起落飄忽影子在暗中移動着。

「是了！」他心裏立刻有了結論——

孫波的現身並不突然，他來了，也就證明司徒火等一干人全都來到了。

譚雁翎這方面，表面上的疏忽，也不是就證明眞的疏忽，如「鐵斗笠」余烈師徒四人，絕非是酒囊飯袋一流。

雙方的實力卽將交接，這一場熱鬧實在有得好看了。

雙方無論那一方面落敗，都是他所樂意看到的，但是他衷心決計不容許任何一方面對另一方面作壓倒性的勝利。

那意思也就是說，如果有這種情形出現的話，桑南圃就要放慮出手幫助失敗的

一方面來對抗勝利的一方面。

最理想的結局當然是兩敗俱傷！

這時離着天亮，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因為下雨，更顯得夜色深深有如墨染。

桑南圃正想移動身子，對四面的情形瞭解一下，却忽然臨時中止住動作——

因為他發覺對面側樹下有人影一閃！

他看見兩個長身個子，每人腰上插着一口長刀，立在五丈以外，正在對長廊內的譚，孫注視！

兩個漢子每人身上還配帶着一具豹皮革囊，鼓蓬蓬的不知裏面裝的却是些啥！

桑南圃微微一笑，雖然他不知道這兩個人是誰，却知道必是譚雁翎這一方面的，因為這兩個人的神態那麼從容，外來人必然不會有這份鎮定！

他站立之處是個偏角，上有飛簷，側有假山，是以不虞為任何人發覺！

使他奇怪的是孫波一個人何以會有這份胆量？

司徒火，葛嘯山，簡兵，這些人上那去了？

——長廊內譚，孫已經有了進一步的動作，只見譚雁翎奮臂一振，孫波却借力使力有意把手裏雙筆鬆開！

借着他微微前傾的身子，兩支判官筆同時向外投出。

譚雁翎萬萬沒有想到對方竟然如此自願的就放棄了手裏的兵双！

一對判官筆有如出穴的毒蛇，分向着譚雁翎自身兩處肩窩扎來！

這一手的確是絕！

就近旁觀的桑南圃也暗吃了一驚！

譚雁翎驚慌的叱了一聲，長衣振處，已把左面的一隻判官筆捲得騰空飛起！可是却無論如何難以躲開右面的這支筆鋒！

只聽得「噗！」的一聲，這支判官筆深深的插入到譚雁翎右面肩下！

以孫波的腕力，自然是十分可觀！

譚雁翎痛呼了一聲，足下一蹌！

孫波身子向前一撳，一翻右掌，兜心向着譚雁翎前心上擊來！

譚老頭一時大意，吃了大虧，並非他功力不濟，而是計不及此，此刻孫波進一步想毒手傷他性命，却不會有那麼容易。

只見他身軀猛然的一挺，施展了一手按臍力一隻手霍然向下一扣，已和孫波的手掌迎在了一塊！

憑着譚雁翎四十年的功力火候，這一手按臍力確是要較孫波高上一籌。

雙手一迎接的當兒，只聽得「吭！」的一聲骨响！

接着雙方的身體，有如麻花捲兒般的一陣子打扭，在地面上一連翻了幾個轉兒，其中之一——孫波，忽然發出了一聲叫聲，騰身而起，飄出了三四丈以外！

雙方實力的硬拚之下，孫波顯然是吃了虧！

他身子還沒有站定，嘴裏已經發出了一陣子咳嗽之聲，噴出了一口血！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這一剎間，樹下的兩個長身漢子，忽然現身而出！

桑南圃看見那兩個漢子猝然竄出，一左一右，每人手中的一口刀，刀尖相向，猝然向當中一擠——

這是中原罕見的一種刀功！

「怪鵝」孫波萬萬不會料到此時此刻，竟然有人設伏！

他大吃一驚，就在兩口刀尖相繼插中他兩胯的一剎那，他的兩隻手已分別抓住了左右來犯的兩口刀！

孫波鼻子裏怪哼了一聲，雙臂一振，硬生生的把兩口刀奪了過來，可是他的兩胯之上却為刀尖刺中，儘管是刺得不深，却也够瞧的。

剎息間，孫波月白色的長衣下擺，變成了紅色！

他身子一搖，雙膝一軟跪在了地下，手裏的兩口刀直向那雙漢子身上擲去！

現身的一雙漢子，乃是跟隨余烈自靑海而來的兩個弟子！二人一名巴爾，一名朱桐！連同前次介紹過的班魯赤一共三人，也是余烈最得意的三個弟子！

巴爾，朱桐想不到一上來就奏了功，未免輕敵，這時險為孫波擲還的雙刀所傷！當他們驚魂甫定的當兒，却看見譚雁翎由廊子裏穿身而出！

對於譚雁翎來說，這正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孫波身子方一跪倒，譚雁翎已由他身後疾風般撲到！

譚雁翎以十分的把握，抖開一雙手掌，這種排山運掌的掌力一經施展出來，果然非同小可。

「怪鵝」孫波方一接觸到譚雁翎的掌力，已經覺出了不妙！可是他再也沒有力量逃開這一步刼難。

在譚雁翎的雙掌之下，他的身子就像是個大球似的，「碰！」一聲直飛出去。

在地上打了一陣子滾，登時就一命嗚呼！

巴爾，朱桐雙雙湊過來，只見譚雁翎舉手把中在肩窩上的一支判官筆拔出來，他身子痛得向後一蹌！

巴，朱二人左右摻住了他。

譚雁翎大聲向巴爾道：「你師父！」話聲方完，却見正面閣樓內揚起了一片火光！

「火」是由裏面向外面燒出來，絲毫也不受雨天的影响——

緊接着人聲卽起。

三四條快速的影子，分別由燃着了火的樓室內縱身而出！

譚雁翎大吼一聲道：「不好！」

他用力的把巴，朱二人一推道：「快去瞧瞧去！」

巴，朱二人相繼縱出，直向火起之處倏起倏落的撲過去——

這裏譚雁翎足下蹣跚着奔上長廊，他肩處傷得不輕，鮮紅的血滴里答拉的滴得滿地都是！

他手擠傷處倚着，正想向房子裏奔進去——

一條人影，海燕般的落在了他面前。

另一條人影，却落在了他身後！

兩條人影來得都够快的！

落地之後，分別現出兩個面目猙獰，瘦削的老人！

立在譚雁翎的身子前面的那個人，正是「鬼太歲」司徒火，落身在譚雁翎後面的那個人却是瞎子簡兵！

這兩個人，似乎在各處都動了手脚，只見附近幾處房舍裏，相繼的都冒出了大股的火光！

火光吸引了譚府所有人的注意，這兩個罪魁禍首，却待機聲東擊西來到這裏！

更巧的是上天有意安排他們的這一幕「仇人見面」！

譚雁翎猛一抬頭，恰恰正與「鬼太歲」司徒火照了個對面！

剎時間，他臉色猝變，彷彿一雙脚埋在了地裏，動彈不得——

司徒火面色霍地一沉，一雙稜角畢現的眉毛乍然向兩下一分，滿臉深刻的皺紋，在這一剎那間，全都展開了！

那不是一種喜悅的表情！可是看上去也絕非是憤怒！

說不出的是一種什麼樣的表情！

總之，在有心如譚雁翎的眼睛看起來，却是恐怖極了。

任何畫家也畫不出他此刻表情的驚懼，任何筆也寫不出他此刻的感觸之萬一！

雙方，足足對視了一段相當長久的時間——

譚雁翎終于敵不過對方那雙鋒芒畢現的眸子。

面對着這位昔日的拜兄，譚雁翎臉上掙現出難以形容的一絲苦笑。

他雙手抱着拳，極顯尷尬的道：「大哥……」

「嘿嘿……」——像是發自地獄深處來的聲音，聽在人耳朵裏說不出的讓你兢戰，毛髮悚然！

司徒火頻頻的點着頭道：「難得，難得……霜飛，以你今天的身份，你眼睛裏還會有我這個大哥？」

說着他又自陰森森的笑了起來。

這時，站在譚雁翎身後的那個瞎子簡兵，聲如梟鳥般的怪聲叫道：「譚霜飛，俺們哥兒們廿年不見了，今天晚上也該好好的叙叙了！」

譚雁翎陡然回過身子來——他雙手一護前心，一備應敵！

那隻應敵的手掌，雖不過才推出一半，可是簡兵已能感覺出他掌心裏逼出來的力道，大有「咄咄逼人」之勢，從而也就可以想像出譚雁翎今日的功力之沉實，不可輕視！

「老八！」譚雁翎哈哈的道：「當年的事，你們實在是誤會我與子玉了！我們不得不走！」

簡兵翻動着他那一對黑窟窿的瞎眼睛，張開黑窟窿沒有一顆牙齒的嘴。

「譚霜飛——現在還解釋個屁，退一萬步來說當年事可以不說，今日之恨，你能忘得了不？」

譚雁翎被他這句話觸及了妻死家破的一腔新仇，全身簌簌的戰抖了一下。

「不錯——是忘不了——」

他身子向側後面廊柱上一貼，如此可以不顧慮身後受敵！兩隻手平胸而舉，狂聲道：「你們上吧！」

「瞽目閻羅」怒嘯了一聲，手裏的九節鋼鞭向上一舉，就要撲過去。

「鬼太歲」司徒火一聲喝叱道：「且慢！」

簡兵止住身子，凌笑道：「大哥，還要聽這個老狗說什麼？血債血了，還有什麼好說的？」

司徒火哈哈一笑道：「老八，你先退下去，我要親自領教這位老兄弟廿年來到底練了些什麼了不起的武功，我要看看他的心肝是黑的還是紅的！」

簡兵鼻子裏「哼！」了一聲，退後數尺以外！

他雖然雙眼失明，但日久習以為常，看上去絲毫不碍於走動。

「鬼太歲」司徒火目注着譚雁翎，冷森森的道：「我知道這些年以來，你這一身功夫也沒有拉下，譚霜飛，你把胸脯上的傷先包紮一下，俺們老哥們倆個好好比劃比劃！」

譚雁翎後退了一步，冷冷一笑道：「好！」

他匆匆的在傷處捺了一把刀傷藥，用撕開布帶緊緊包紮了一下。

忽聽得一旁的簡兵道：「大哥，你來一趟，看看這是不是……？」

他蹲在孫波的屍體旁邊，正用着一隻抖顫的手撫摸着孫波的臉，忽然身子一震，猛的站起來道：「孫四哥……孫四哥死了！」

司徒火乍然一驚，足點處，如同飛燕的竄了過去！

孫波的屍身暴陳在地上！

「鬼太歲」司徒火身子猝然抽動了一下，啞聲呼道：「老……四……」

就在這個時候，譚雁翎已由他背後猝然飛撲過來！

譚雁翎盱衡眼前局勢，情知對方以一敵二，自己勢難取勝！

對於昔日事，他雖然覺得萬分的委屈，但是却也知道無論如何解說終難取信對方，如其多費唇不如乾脆一戰——

是以他把握着這一刻良機，猝然以毒手相加！

司徒火目睹着孫波屍身，正自痛穿心肺的當兒，猛可裏覺出背後勁風襲項，不禁陡地轉過身來。

譚雁翎是施展的一式虎撲式，雙掌之上聚集着內家眞力，他想是知道司徒火功力深湛，是以一出手卽施展出苦練經年的「內罡眞力」！

這種掌力譚雁翎一向極少施展，是以在他掌力一撒出的當兒，空氣裏頓時形成了兩道疾轉的氣柱！

氣柱裏發出極大的收力，一經施展，對方敵人立刻被吸住，功力稍弱之輩，休想能移動分毫！

司徒火怪叱了一聲，道：「好！」

他雙足一踹，施展了一手「金鯉倒穿波」，身子「哧！」的倒穿了出去！

只見他穿起在空中的身子霍地一個倒滾，一片羽毛般的輕飄，輕輕徐徐的落在了地上！

這時一旁的「瞽目閻羅」簡兵大吼了一聲，疾風駭浪般的向着譚雁翎身前撲到，譚雁翎長劍不曾在身，可是却有一對隨身所帶的「小囊子」，「七首」！

這種小兵刃，譚雁翎練之有年，既可當做防身的兵刃，復可以必要時權作暗器，刀身各長尺半，為上好精鋼打製，刀尖

部位作鈎狀微微彎出，看上十分鋒利，極具殺傷的功力！

簡兵的九股鋼鞭摟頭直下，譚雁翎一雙七首交插直架！

「噹！」一聲脆響——

就在這聲脆響的尾音尚未完全消失之前，譚雁翎右手七首已旋風般的捲了出去，「哧！」的一聲尖嘯，七首的寒光，像是銀蛇般的亮了一下！

「瞽目閻羅」簡兵點足而退，饒他退勢如風，譚雁翎的短劍仍然在他前衣上留下了一道長口子。

鋒利冰寒的刀刃，輕輕的擦着簡兵的肚子劃過去，雖是一點點擦傷，却也禁不住使得簡兵出了一身冷汗。

司徒火立在廊子下，一聲狂笑道：「好招法，譚霜飛，今天我們是死聚會，不死不散！」

說話時只見他探手由長衣內取出了一對純鋼質的銀色長套。

那是一種武林罕見的特殊兵刃，每一隻手套都約有一尺長短，是用一種極為細軟的鋼絲所編織成的！遍體如鱗，而在五指的尖端，却配着靈活五根尖銳鋼指甲。

只見他雙手上下撥動時，十指上的如意鋼指甲時上時下，發出一片錚鏘悅耳的交鳴聲！

然而，那却是一件設想週全的殺人厲害兵刃！

譚雁翎腹背受敵，心情大亂，每當他聽到司徒火稱喚他為「譚霜飛」時，內心就會滋生一種戰兢！一種宿仇！

東方已現出了曙色。

雨勢在一陣咆哮之後，已有轉微的趨勢。

四面八方，人聲浮動着！

火光閃爍裏，人影來回的奔馳着，大家都在忙於救火，誰也不曾想到火場一隅，竟然有人正在作殊死戰！

司徒火雙手上下來回移動不已，十根鋼甲錚鏘作響，隨着他的手勢上下不已。

忽然他發出了一聲怪嘯！

隨着他的嘯聲，他身子海燕般的拔空而起！

火光把破曉前的天空襯成了殷紅的顏色，但只見「鬼太歲」司徒火騰起空中的身子，忽然一個倒折，變成了頭下脚上之勢！

像是一支箭，一根飛矛，只見他手脚直伸着，兩隻戴有鋼套的手，直向着譚雁翎身上穿了下去。

譚雁翎兩口七首向下一收，却在一個倒仰的勢子裏，兩口短刃反過來去扎司徒火的小腹！

兩個死冤家，活對頭乍然一交上手，其勢眞個有如雷霆萬鈞，在星丸跳擲，兩相翻撲的身影裏，但只見七首的寒光上下翻飛！

司徒火手上的那雙銀色手套，更是其光燦目！

那麼緊而密的糾纏着，看上去雙方都滑溜得很，彼此任何一方面，都絕不可能把招式用老了，有時招式才遞出一半，發覺到對方有了化解的招式，乾脆就不施出來，立刻改施別招！

如此猛烈的交手場面，實在是不易多見——

桑南圃與簡兵，在不同的方向向着場子裏注視着！

簡兵雖然瞎了雙目，可是他的聽覺官能却異常的敏銳，那雙招風耳不時的聳動不已，借着兵刃的交碰，與脚步的聲音，他就可知道雙方是在如何的交手，那一面佔了上風！

眼前的局面看起來似乎雙方是不分上下，可是敏感如桑南圃却已有了先見！

由彼此間動手的過程裏，他判斷出司徒火已經佔了上風。

雖然譚雁翎體力頗佳，這一點似較司徒火猶有過之，但是却嫌靈活之不足。

談到招式的運用，司徒火更較譚雁翎要快上一籌。

忽然——

譚雁翎的雙刀猛地向司徒火胸腹間刺到，司徒火環抱雙臂！張開的兩隻手，硬生生的抓向了對方鋒利的刀鋒！

一陣子絞鋼脆響之聲，火星子哧哧喳喳的迸出來。

勝負就在這一剎那間分了出來！

兩條緊緊纏裏在一起的身影，忽然間分了開來——

看上去那實在是太快了。

一翦一翻的當兒，司徒火的一隻戴有鋼手套的手，霍地插進譚雁翎的左大腿！

「刷！」的一聲！

銀光一吐卽收，譚雁翎發出了一聲悶啞的吼聲，一連着退後了四五步！

司徒火怪笑一聲，道：「老兒，你認栽了吧！」

緊接着上前一步，雙手一舉，形若鶴爪，正待向對方心口上挖過去——

這正是性命相關的一刻！

桑南圃還不願譚雁翎就這麼一死了之，他掌內早已扣好了一掌鐵蓮子，正要反手打出！

却有人比他搶先了一步！

但聽得三數丈外一人蒼啞的喉嚨高聲叱道：「鬼老大手下留情！」

話聲一落，一件大小如同車輪般的物件，忽悠悠的破空而至！

夾雜着一股子尖鋒的刺耳旋風，那團物件其快如電的來到了面前——

「嗆！」的一聲，那物件與司徒火的一雙鬼爪子碰在了一塊！

也休要小看了這一觸之力，司徒火身子一幌，那雙原本意欲殺害對方的手因之有了偏差！

譚雁翎死中救活，就地一滾翻出了丈許以外！却也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

奇怪的是那團物件，在一擊司徒火雙手之後，繼續的繞了半個圈子，正好落在了一個矮小人影的手上。

那個矮小的人影不是別人，正是「鐵斗笠」余烈！

那團飛旋的物件，也不是什麼特別的物件，正是他成名招牌——「鐵斗笠」。

余烈身子一落下來，用着怪異的聲音道：「鬼老大，簡瞎子，咱們在這裏又碰上了，幸會幸會！」

「鬼太歲」司徒火仔細的打量了一下來人，由不住臉上神色猝然一變！

「是你——？」

「是我！余烈！」

「余矮子，俗道是井水不犯河水，我與譚老二之間的事，莫非你也要插上一脚不成？」

「哈——」余烈搖幌着大頭道：「不敢，不敢……」

說着雙手抱拳深深的向着司徒火一揖道：「司徒兄，話可不是這麼說的，再怎麼大家也還都是一條道兒上的，所謂『瓦罐不離井口破』，余某人和你們雙方都是朋友，可不願看見你們彼此同室操戈，所以不得不强自出頭，管上這一件閒事！」

說話之間，一連又來了七八個人，俱是府內護院師父！

幾處失火多已救熄，只是正面主房閣樓尚還在冒着熊熊火光，繼續有人還在施救！

譚雁翎在兩位武師的摻扶之下，匆匆向側面繞出！

桑南圃一連越過兩層屋脊，正好守在了譚雁翎正前方！

此刻天光已明！

拂曉的微曦照映着譚雁翎那張蒼白失血的臉，顯得極爲老邁。

——面對着這位昔日殺父殺叔的大仇人，桑南圃實在難以保持着鎭定，他咬了一下牙，正要騰身縱落下去。

却聽得遠處一人高聲喊道：「爹……爹……」

一條人影撲了過來，現出譚貴芝婀娜的倩影。

緊接着父女二人對擁在一起，遂即向一間邊房內奔去！

桑南圃本有十分的把握可以在一舉手之間制對方於死命，可是在目睹着譚貴芝的忽然出現，以及這一幕父女之會，而忽然中止住他撲下的身子！

這只是一時的感觸。

當他決計不顧一切再次的萌殺機時，對方二人已然走進了房內。

他認爲譚雁翎已經再也沒有能力逃開這步刼難了。

就算他能留片刻之安，他終竟逃不開自己的手去！

倒是眼前余烈與司徒火之間的戰鬥是他所關心的。

當他迅速的轉向方才戰場上時，「鐵斗笠」余烈與司徒火之間正自打了個難分難解！

余烈施展的是一對「方天戟」，與司徒火的一對鬼爪交接在一起。

「人面狼」葛嘯山的一口鬼頭刀正在與余烈弟子巴爾，朱桐雙戰在一起，雙方打殺得天昏地黯！戰況是空前的激烈！倒是原先的「瞽目閻羅」簡兵，反倒不見了踪影！

是時天已大亮！

譚家護院十數人，正與司徒火等率來的數名小盜追殺着！

整個宅院裏都響起了兵刃的交磕之聲，到處是閃耀着的刀光劍影。

桑南圃心裏還想到了胡子玉雖不能算是正兇，却也算得上是個帮兇，當然不容許他涉身事外！

他翻越過幾片房舍！

處處都有人在吶喊交手，情形是出乎的混亂！

譚家的地勢他早已摸得一清二楚，除了正門以外，還有兩處側門！

在兩處側門之中，又數左後方的那個門最隱蔽了。

桑南圃靈機一動，一逕的向着後院左側撲奔過去！

這個門設計得的確很妙，看上去只是一個鎭宅的小神廟，任何人也不會想到那個廟的半邊牆壁是活動的，只要用力推動神像，即可現出圓形的洞門！

當初桑南圃是偶然跟踪胡子玉進出而發覺的！遂即牢記在心！

這時他斷定，譚雁翎或是胡子玉必將在最後關頭自此逃遁！

他的猜測自是有其道理。

於是他身子躍起，落在神案上盤膝而坐，和一列佛像併排而坐——

果然，他的神機妙算應驗了。

就在他身子方自坐好的一刹那，他耳朵裏即聽到了一陣凌亂的腳步之聲。

足步聲顯示出並非多人，僅僅是兩個人——

憑着他的經驗判斷，他可以斷定出是兩個人！

果然不錯，正是兩個人。

上天的安排也是太妙了。

來的兩個人，竟是兩個不折不扣的瞎子——胡子玉和簡兵！

胡子玉一手持劍，一手持着一根木杖，由於他身爲瞎子的經驗還不够久，所以足下不穩，每跑幾步，必將停下來，用手裏的木杖前後左右打點一陣，才敢繼續跑動！

他所以胆敢放步前奔，是因爲這家裏的一切他都熟的緣故。

至於身後那個簡兵，相形之下，可就差一點了。

簡兵必然是在追踪着胡子玉，可是因爲地勢不熟的關係，所以不敢放開脚步快奔，只敢一點點的向前面蹭！

他唯一敢邁步前追的理由是憑藉着他敏銳的聽覺！

靠着前面胡子玉奔跑時的足步聲，他才敢追下去！

二人在追遁之前，可能已經交過手了，而且可能胡子玉吃了一點虧。

總之看上去，兩個人都是相當的狼狽，身上都掛了彩，淌着血！

胡子玉雖是熟悉地形，可是就「瞎」的經驗上來說，却較簡兵差得太遠了。

反過來簡兵雖是老瞎子，足下穩當，可是碍於地形的陌生，就後者而論，却又較之胡子玉差了一截！

兩個人勉强說可以扯平！

這兩個人之間的仇恨，似乎較諸司徒火與譚雁翎之間更要深，更不可化解。

你只要瞭解到一件事——

簡兵的眼睛是胡子玉弄瞎的，而胡子玉眼睛不久前又是簡兵所弄瞎的，雙方都懷着喪明之恨，只此一點就非死不足以扯平化開！

胡子玉踉蹌的在前面跑，簡兵亦步亦趨的在後面追！

他追的速度雖然不快，可是却不會把人追丟了。

爲此，胡子玉顯得非常懊惱！

可是胡子玉是一個久工心機的人，不久他就盤算出來，要想制勝對方並報喪明之痛，非得智取不可。

於是他立刻的定下了脚步。

後面的簡兵聽不見他的足步聲，頓時也止住了脚步。

兩個人都劇烈的喘息着。

四隻黑窟窿的眼睛都睜得極大！

簡兵忽然狂笑一聲道：「胡老七，別跑了，你他娘的就是跑到天邊，姓簡的也放不過你，你跑得了麼？」

胡子玉一張恐懼的臉東張西望着，雖然他明知那個鎭宅子的家廟就在眼前，可是却不敢奔入。

因爲那麼做，簡兵仍是放不過他。

簡兵仍在破口罵着——

「姓胡的，我們是半斤八兩，都他娘的是兩個瞎子，二十年的老哥兒們了，還他娘的跑個鳥呀！」

他一面叫嚷着，兩隻招風耳不時的搧前聳後，注意力特意的集中，絕不鬆弛！

「還藏個鳥呀！」他嚷着：「老子釘着你呢！」

這裏的「釘」，當然不是指的是眼睛，而是「聽」的意思！

胡子玉臉上帶着凌惡的表情，他喘息稍定，却不出聲。

簡兵因爲喪失了追踪的目標，可是他很能沉得住氣，嘴裏却是不閒着——

「胡老七，你他娘的不吭聲就瞞得過老子了！你眞是他娘的做夢，告訴你老子是泡定了你了，你不動我也不動，咱們是『一根綫上拴兩隻蚱蜢』，跑不了你也跳不了我……認命吧老小子！」

叫着，嚷着！

臉上是雨水，泥濘，血……

他一面叫嚷着，一面把身子盤坐了下來，却把一根九股鋼鞭擱在膝蓋上，証明他你不動我也不動的決心！

胡子玉臉上閃爍着奸險！

他慢慢蹲下身子來。

坐在神案上，桑南圃把兩個人都看得十分清楚。

他看見胡子玉手裏拿了一塊石頭，忽地向着一邊擲出！

那塊被擲出的石頭，落在一排竹子裏發出了「叭！」的一聲。

簡兵登時一驚！身子霍地站了起來！

可是他立刻想到了是怎麼回事，怪笑了一聲——！

他的笑聲才出口一半，但見胡子玉反手一甩，一支白羽「甩手箭」脫手而出！

「瞽目閻羅」簡兵如果想到了對方「神手箭」的這個昔日外號，無論如何他就不應該這麼大意！

胡子玉這個「神手箭」的外號當然也絕非是浪得虛名！

暗器最高段的手法乃是在於「打聲」，這種「打聲」的手法也就是俗稱的「聽風」手法！

只需要憑藉着聲音來源發出暗器，雖說是黑夜晨霧裏亦不會失手！

胡子玉既有「神手箭」的稱呼，足可證明他是這一道上的高手！

這一支「甩手箭」就是最好的証明！

簡兵才笑了一半，陡地尖風一縷，破空而至！——

他原來也是「聽風」道上的高手，只因一時失之大意。

再者，他却也萬萬沒有料想到胡子玉會有此一手！等到他驚愕之間，其勢已是不及！

也許因爲他偏了一下頭，那支白羽甩手箭，本當是貫口直入的，却因爲他的一偏，而扎在了他的面頰之上！

「噗！」的一聲，打了個透穿！

白羽箭由這一邊進去，却由那一邊出來，箭過之處，就像是炸開了一朵紅花般的鮮血穿起了老高！老遠！

偏偏是簡兵吃了這等大虧，却是不敢出聲音，只痛得他全身一陣子亂顫，整個臉面扭成了一團，不住口的向着肚子裏抽着冷氣！

胡子玉冷笑了一聲，他知道他的甩手箭已經打中了。

胡子玉反手一劍，把追撲而來的簡兵刺了個貫胸而過。

為了保險起見，他遂卽用「删指」的功力，撮着一角箭羽，「嗖！」一聲，發出了第二箭。

第二箭循着同樣方向擲出，只是較第一支箭的部位畧高，目標是瞄準簡兵的上額發出！

這一枝箭如果命中，簡兵萬無活理！

簡兵當然不再甘心受害！

只見他手中鋼鞭向上一舉，「噹！」的一聲，已把來箭揮開。

只聽得簡兵怪叫了一聲，全身整個騰空躍起，循着羽箭發射的來處，猛地撲了過去！

胡子玉大吃一驚，手中劍反身就撩，一聲金鐵交鳴，雙方兵刃交磕在一起。

簡兵怒到了極點！

他嘴裏怪聲嘯着，手裏的九股鋼鞭，一連三鞭，鞭鞭猛勁，胡子玉也一連迎出了三劍。

第三劍方一收勢，胡子玉又攻出一劍，直刺對方前心。

簡兵滿臉鮮血，狀若鬼魅。

他怪嘯着舞動手裏的九股鞭，鞭鞭紮實，眞恨不能一鞭卽斃對方於手下！

胡子玉那隻持劍的手似乎是受了傷，因此不大敢硬接對方的鋼鞭，如此，行動上就有了拘束！

雙方雖然交手數招，可是明眼人一看卽知簡兵是佔了絕對的上風。

在一連串的疾攻快打裏，胡子玉先後中了兩鞭——

第一鞭打中他後胯上，使得他身子向前一栽，第二鞭較重，擊中他後背，胡子玉當場噴出了一口鮮血！

胡子玉足下一頓，縱出兩丈以外！

他身子還未曾落下來，倏地回過身來，反手一劍——

這一劍誠所謂有見於先，堪稱高明。

果然劍方遞出，簡兵已撲壓而至，這一劍正好迎了個正着，只聽得「噗！」的一聲，當胸刺入。

「瞽目閻羅」簡兵身子在空中打了個寒顫，怪叫一聲，身子一滾，連着對方手上的那口劍，一併的摔了下去！

這一招的得手，全係洞悉機先，事先令人防不勝防！

簡兵沉重的摔倒在地上，只見他兩隻手痛苦的地上攀抓着，喉嚨裏發出豹也似的吼聲！

直把地面都染紅了。

「胡老七……你好……老子在陰……曹地府等着你……早晚……你是要來的，你……」

忽然他全身大大的掙扎了一下，頓時就不再動了。

這一番厮殺，不須要身臨其境，只要在旁看着就够你胆戰心驚的了。

胡子玉之所以取勝對方，全憑足智多謀，一劍奏功，去了心中大仇，好不興奮快意！

落地之後，他拄杖木立，一動也不動，直到對方簡兵的聲音完全消失之後，又等了一刻，才確定簡兵已經死亡，他才緩緩的移動身子！

他一直走到了簡兵屍體面前，探身用手裏的木杖找到了他屍身，用力的撥動了一下。

屍身僵硬的翻了一個滾兒！

胡子玉由不住發出了一聲凄凉的狂笑，他緊緊的咬着嘴裏的牙齒，道：「簡兵，你這叫上天有路你不去，入地無門自來投，你這老小子眞當我胡爺爺是好欺侮的麼？」

說着又自搖頭狂笑了起來！

笑了一陣，他那張蒼白失血的瘦臉上，重新又顯現出一種可怖的猙獰神態！

忽然他舉起了手中木杖，用力的向着簡兵屍身頭部擊下去——

「碰！」一聲，登時腦漿迸裂，血腦飛濺出丈許以外！

古人有鞭屍之恨！較之胡子玉這種濺腦之仇似乎尚要遜上一籌，人與人之間的仇恨，竟然會有如此之深，誠然令人不可思議！

胡子玉搗碎了簡兵的腦蓋之後，似乎仍然不能洩恨，一陣亂杖之下，簡兵屍身被打得一片稀爛！

他這裏似乎才發洩了一腔怨恨！

當下，又由簡兵屍身上拔出寶劍，東顧西盼了一陣之後，才向着廟房裏邁進！

桑南圃仍然盤坐在神案之上，方才的一切，他看得一淸二楚，以他之鎭定，亦不禁由內心深處，滋生出一種寒意！

胡子玉進得廟之後，一副鬼祟神態。

他匆匆把兩扇廟門先關上，然後把劍和杖放下！

桑南圃就見他兩隻手摸索到神案，臉上神態尤其是緊張至極！

順着神案供石的邊緣一直摸下去，摸到了正中的地方，他停下了手。

「對了……就是這裏……」他喃喃自言自語着：「翻開來——」

說到「翻開」二字時，他雙手用力向上一掀，神案上的一塊木板，頓時應勢打了開來。

桑南圃居高臨下，正好看得很淸楚，才發覺到神案下藏有一個密櫃。

隨着胡子玉揭開的木板，就只見密櫃內一片珠光寶氣，白的是珍珠，銀子，黃的金子，紅的是瑪瑙寶石……爲數相當的可觀。

看到這裏，桑南圃登時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一直以爲胡子玉對譚雁翎忠心耿耿，是譚雁翎的心腹人，想不到他居然早就存下了私心！

眼前這大批的金珠細軟正是他處心積慮，早爲利己打算的明證！

胡子玉雖然是眼睛看不見，可是他臉上的貪婪表情却昭然若揭！

只見他雙手把玩了一下那些珠寶玉器，遂卽慌張的兩隻手把木屜一合，變爲一個設計甚爲靈巧，而外表又極其美觀的木箱子！

木箱外早已配好了兩根皮帶，只須往兩肩上一套，就揹在了背後！

看到這裏，桑南圃由不住發出了一聲冷笑！

雖然是一點點的小聲音，却使得胡子玉大吃了一驚。

他身子就像觸了電似的向後猛然一收，驚叱道：「誰？」

正當他欲轉過身子，去拿放在案桌上的寶劍和木杖時，面前淸風拂面，桑南圃翩若驚鴻的已落在了他面前！

胡子玉一怔，怒聲道：「誰？」

說着就想去搶拿神案上的寶劍，可是桑南圃舉掌一封，沉沛的掌力，把胡子玉身子逼退了三四步以外！

「行家伸手，剃刀過首」，胡子玉立刻就感覺到面前這個主子不是好來頭，好兆頭！

「你是誰？是……幹什麼的？」

「胡子玉，你還想走麼？」

「我……你是……？」

「眞的聽不出我的聲音？」

「你是……」他忽然想起來了：「啊！你是桑……先生？」

「你猜錯了！」

「你到底是誰？」

借着說話的便，足下踏進了一步——

對面的那個人站着的身子連動也沒動一下，胡子玉甚之於可以感覺到對方呼吸的聲音！

「想想看吧！」那個人說：「那天若非是我加以援手，足下只怕一頭扎在水裏淹死了！」

「啊——」

胡子玉忽然想到了那夜被簡兵猝刺變日，中途投水遇救的一幕。

「那麼你……是……？」——他可眞有點搞糊塗了：「你到底是……誰呢？」

「我姓梁——」

這個「梁」字一入胡子玉耳內，頓時由不住使他全身打了個冷戰。

「梁……梁什麼？」他吶吶道：「請教梁兄大號怎麼個稱呼？」

桑南圃冷森森的一笑，道：「那夜承蒙你告訴了我許多事……其實你知道得遠比我更要淸楚，何必還要問我？」

胡子玉這時眞是急急不得，恨恨不過，走走不脫！

背上揹着滿箱子的金珠細軟，他急於脫身，那裏有工夫在此多作盤桓？可是面前這個主子使他甚爲頭痛！

「兄弟……你眞是在說笑話了！」

「我沒有這個心情！」

「唉！」胡子玉吶吶道：「譚家是完了……可憐我一個殘廢，我——」

「你是殘而不廢！」桑南圃插嘴道：「譚霜飛待你不薄，在這時候，你豈能一走了之？」

一聽「譚霜飛」胡子玉不禁登時就傻了，因爲這個名字只有昔日一夥結拜的兄弟才知道，局外人是不會知道的！

「梁兄弟……」

「不要稱呼我兄弟！」桑南圃鐵青着臉道：「老實對你說吧，胡子玉，我此刻是來取你性命來的！」

胡子玉霍地退回一步，倒抽着氣道：「爲什麼？」他臉上立時加以掩飾，現出一抹笑意，說道：「……你我過去曾無仇恨……再說，當日承你救助，才得落水不死，你何以……」

「那天與今天情況不同，不可同日而語！」

「這就怪了！」胡子玉吶吶道：「足下可以說淸楚一點麼？」

桑南圃銳利的目光，湛湛有神的注視着他，冷笑道：「當然可以，因爲我對於當年慘遭殺家的情形不甚暸解，非要你親自道出不可！」

胡子玉又是一怔，道：「慘遭……殺家？足下指的是——？」

「先父與先叔！」

「令尊是——？」

「梁仲舉！」

「梁……仲舉？」胡子玉臉上猝然炸開了一層驚嚇：「那麼令叔……是？」

「梁叔舉！」

「啊！」胡子玉足下一幌，像是要倒了下去。

可是他緊接着沉肩現掌，箕張的五指像是五把鋼鉤，突地一掌直向着桑南圃臉上抓了過去。

胡子玉值此生死相關的當兒，出手自是不同，一招失手，緊接着第二招同時出手。

只見他左手竪着掌猛劈而出，掌風疾勁，劈空如刀，這一掌直向桑南圃前胸之上猛劈了下來。

桑南圃鼻子裏「哼」了一聲——

他一隻手在桌面上用力一按，整個身子驀地騰空竪起，胡子玉的第二招可又走了個空！

一連兩招走空，胡子玉可就知道糟了，耳聞得當頭之上呼嚕嚕！一陣衣袂蕩空之聲，不容他回過身來，桑南圃電也似的已經落在了他身後，起落之間，有如電光石火！

胡子玉正要轉過身來時，桑南圃的一雙手已結實的搭在了他的雙肩之上！

「坐下！」

桑南圃雙手一抖，施展的是「彌陀金剛掌力」，力量乍一吐出，胡子玉雙膝一屈，噗通！一聲坐倒在地！

他嘴裏怪嘯了一聲，乘勢猛然抬腿，一腳直向着桑南圃臉上倒踢過來！

這一招胡子玉原是死中求活的救命招勢。

這一腿也有個名堂，名叫「倒踢金燈」！又叫「倒點天心」！

厲害處在於功力全集中在足尖部位，下足處是對方眉心「覷竅」，一經踢中，就算你有「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也得腦漿迸裂，當場死於非命！

桑南圃久知此人是出了名的鬼詐，是以處處留了小心！

大凡一個練功夫的人，在一起步時，師父如果高明必先傳授他先練肩，蓋「肩」之一部是全身平衡的關鍵！

高手對敵，有所謂「看肩」之一說：意思也就是說只須觀看對方敵人之肩部，也就可以猜測出對方意欲下手的部位！

是以愈是武林高手，愈更看重此一「肩」部。

胡子玉這一招「倒點天心」，按說是施展得天衣無縫，本不應爲桑南圃事先所揣測出來，錯就錯在他自己的一雙肩部爲他洩了底兒！

桑南圃誠所謂是當世極流的高手，這一點是不容置疑。

因是在胡子玉倒飛足尖的一刹那間，桑南圃已由他下潛的肩頭得到了反應。

他怒嘯一聲，雙手功力乍然向外一吐，只聽得「嗖！」的一聲脆響，在他神力之下，胡子玉的兩根肩骨，其中一折為二，此同時他本人的身子，却像燕子般的倒穿了出去！

胡子玉一脚沒有踢中對方，却因用力過猛，使得自己身子整個的倒翻了過來。

當他抖顫着待將爬起身子時，桑南圃却已去而復返！

一去一回，翩若飛燕！

胡子玉的身子還未爬起一半，已給桑南圃一隻沉實有力的脚，一脚踏中前胸之上，倒於塵埃！

桑圃足下畧一加力，胡子玉滿面赤紅，一張臉鱉成了紫茄子顏色。

「粱……少俠留情……」他掙扎着道：「那件事是姓譚的幹的……」

「與你沒有關係麼？」

「我……沒有！沒……有！」

桑南圃冷冷一笑，道：「你是該死的！不要再多說了！」

說完足下用力一踏，數股血箭，由他口鼻之間噴了出來，登時命喪黃泉。

× ×

他身子毫不遲疑的回到了先前雙方交手的長廊——

這時兩方正自殺了個難分難解！

「鐵斗笠」余烈身上已有多處掛了彩，「鬼太歲」司徒火也到了精疲力盡時候，雙方仍自拚死戀戰着。

另一面「人面狼」葛嘯山正自舉刀勇戰譚家各護院。

地面上棄屍累累！

余烈的兩個徒弟巴爾，朱桐俱都棄屍在地，另外一個叫「班魯赤」的，正在與司徒火帶來的幾個人打在一團。

譚家經過祝融之災後，又慘逢殺難，看上去一派淒涼！

雙方一共有多少人也分不清楚，四下裏不時傳出叫囂與兵刃的交磕聲響！

桑南圃仍然立在屋簷角下，很冷靜的注視着現場！

「人面狼」葛嘯山一口紫金刀對付譚家的一干護院，自然是游刃有餘，刹時間已自殺出了一條血路！

他猛可裏撲向正廳門前，一抬腿把廳門踢開——

就在大門破開的一刹間，一口飛刀疾若電閃般的向他胸前射到。

葛嘯山一撩手中刀，只聽得「嗆啷」一聲大响，飛刀撩上了半天，葛嘯山心中一驚，房中人已猛撲過來！手中一口長劍分心就扎。

葛嘯山持刀一蕩，這才認出來人竟是譚雁翎——

他那隻受傷的腿，好似剛剛經過包紮，蓬髮血面，狀若鬼魅，隨着他猛出的身勢，第二劍用「左臂分光」的倒拉向外一挺腕子！

劍光一閃，已在葛嘯山後臂上留下了半尺來長的一道劍口子！

葛嘯山「哇呀！」怪叫一聲，一個踉蹌差一點栽倒在地！

譚雁翎怒吼一聲，再次撲過去，他身上多處負傷，行動已不若昔時之靈活，但是他決計不走，要與敵人拚個死活！一劍得手，他越加的放不過葛嘯山！

當時人未近前，左手先已平胸推出，施展出「小天星掌」力！

指尖一揚，他嘴裏「吐氣開聲」，一聲叱道：「嘿！」

掌力一現，葛嘯山負傷之下，來不及運功防範，吃掌力擊中後背，身子跳出三四尺外，一交栽倒在地！

譚雁翎長笑聲中掌中劍脫手而出——奇光一閃，有如經天長虹。

葛嘯山全身打了個冷戰，兩道濃眉猝然一揚——「喔——」的叫了一聲，却吃譚雁翎飛來的長劍前胸後背貫了個透穿！

譚雁翎怪笑了一聲，踉蹌的身軀撲上前用力的踏住了葛嘯山的軀體，狂笑着把插在他背後的劍身拔了出來。

就在這一刹間，當空人影一閃——

「鬼太歲」司徒火飛輪般的旋身而至，一雙閃爍着銀光的手套兜心投穿過來！

譚雁翎猝然一驚——

猛可裏但聽得女兒譚貴芝嬌叱一聲道：「爹小心——」

人影一閃，譚貴芝已由廳內縱身而出，她的身子還沒有落地，已由掌內發出了一掌金錢鏢！

出手的金錢，在空中匯集成一天金光，用「滿天花雨」的打法迎合着司徒火的正面一擁而至！

司徒火雙手本已向譚雁翎背後刺穿而出，乍過猝襲，恨惡得鼻中「哼」了一聲，他身軀向後一坐，雙手「排山運掌」迎空推出去！

巨大沉實的掌風，迎合着空中的一天金錢，但聽得叮噹一陣子亂響，有如風捲殘雲般的全數倒捲了過去！

譚貴芝如非及早騰身，只怕反要被這金錢所誤傷！

她身子方自騰起，只聽得一陣子劈剝聲響，一掌金錢全數倒嵌入木門之內，木屑飛濺中，但只見門板上全是坑洞，却看不見一枚金錢，足見此老功力驚人一斑！

這一掌金錢，雖然未能傷着了司徒火，却也達到了譚貴芝救人的效果。

譚雁翎似從夢中醒轉恍然一驚，猛的持劍反向司徒火當胸刺去。

雙方此刻動手，任何一方也再不會手下留情！

譚雁翎眞力貫注劍身之上，在劍出的同時，即先有一道濛濛的劍氣由劍尖上逼運而出！

司徒火識得厲害，倏地點足倒退！

先者，司徒火余烈交手時，司徒火以一技之勝，戰勝了余烈，一式「雙插手」傷及余烈兩肋，使他口噴鮮血，當場昏死了過去——

但余烈畢竟不是平凡身手之人——

此人在青海習得異術「倒翻河車」，是一種運轉生息的氣功，功能起死回生！

此刻刀劍喧嘩聲，一入耳中，很快的使得他幽幽醒轉過來！

他睜開眸子畧微定神，已明白了是怎麼回事，咬了咬牙，翻身坐起，却覺得背後一物上下跳躍不已——

余烈呆了呆，自責道：「我竟然忘了這個扁毛畜牲。」

原來他上陣之前，先已把那頭愛欲性

命的「金頭鷹」揹在背後，為了掩人耳目，外面罩了一襲外衣！此刻他身子倒地，把竹籠壓折，那頭豢養的金頭鷹在他衣內撲騰翻打不已，倒使他忽然觸及了靈感。

當下余烈揹過手來，自裏衣內抓住了那隻金頭鷹！

有了這隻鳥，他似乎又恢復了信心。

這時司徒火的一雙鬼爪子上下翻飛不已，正與譚氏父女兩口長劍戰在一塊。

譚雁翎因腿部受傷過重，身軀轉側欠靈活，如非譚貴芝插手相助，只怕早已有所失閃。

司徒火本是滿懷雄心壯志來的，認為自己兄弟四人再加上得力手下六人，以十人之力勢將把譚家滿門上下一舉而殲，那裏想到事情竟是如此的大出意料，落得如此下場！

他心懷着滿腔怒火，恨不能立時把對方父女斃之掌下，一雙如意鋼爪運施得霍霍生風，上下翻飛時有如銀龍鬧空！

就在一式「夜叉探海」的招式裏，眼看着即將刺入譚雁翎背後的一刹那——

忽然他身後的余烈大喝一聲，道：「鬼老大——」

司徒火猝一回頭。

余烈立時出手——

只聽得「劈拍！」一聲響，一物件射空平穿而至，「啾！」然一聲，緊擦着司徒火頭頂飛了過去。

司徒火嘴裏怪嘯一聲，打了個踉蹌，各人才看清那飛過之物，竟是一隻金色羽毛的小小飛鷹，再看司徒火時，才發覺到他一目已眇，剩下了一個血窟窿。

那隻小小金鷹像是久經慣戰，一經主人出手，克敵至勇！

但見牠金色羽毛在空中急兜了一個半圓的圈子，啾然尖鳴一聲，第二次向着司徒火頭上掠去！

司徒火大吼聲中，揚手向着金鷹一撩，就在此一刹空檔裏，身側的譚雁翎抽冷一劍——「噗哧！」一聲，直由司徒火身上貫穿了過去！

空中金鷹折翅一轉，脆鳴一聲，却已把司徒火另一隻眸子啄了出來！

可憐司徒火臨死猶做了失目之鬼！

譚雁翎舉足一踹，已把他屍身踹了出去，他自己却因為用力過猛，身子一幌，跌倒在地！譚貴芝張惶撲前攙扶。

空中金羽翩然收翅，已落在了余烈雙肩之上——

余烈怪嘯一聲，目眦着譚雁翎道：「譚老兒……你把我害苦了……你們還想走麼？」

說着肩頭一幌，手指向譚雁翎背後怒叱一聲：「追！」

肩上金頭鷹一聲脆鳴束翅如箭般的直向着譚雁翎回顧的面門上飛啄而來，勢如電光石火，快到不及交睫。

猛可裏一人急叱一聲道：「打！」

「打！」字出口，當空「哧！」的劃起了一道銀光——

是一枚小小的銀色彈丸，夾着極為尖銳刺耳的一縷破空之聲，「波！」的一聲，不偏不倚，正好擊中在空中的那頭金色小鷹身上！

金色小鷹發出了「呱！」的一聲短鳴，天空裏爆出了一天的金色羽毛，眼看着它束翅而墜，橫屍就地！

面前人影一閃，桑南圃當面而立——

譚氏父女怔了一下，余烈大吼一聲，直向着桑南圃身上猛撲過來！

可是他傷勢過重，身子還不及撲到，却因用力過猛一交栽倒在地，大口的吐了兩口血，登時一命嗚呼！

至此，戰況忽趨於寂靜！

譚貴芝神色不勝驚喜的叫了一聲：「桑……大哥！」

全身是血的譚雁翎也由地上蹣跚着爬起來，打量着眼前的桑南圃，感激的道：「桑……先生……謝謝你……桑……」

忽然一口冷森森的劍鋒，比擬在他咽喉之上——

持劍的人赫然是當前的桑南圃！

譚雁翎兩眼一陣翻白，道：「這……桑……」

「我姓粱！」桑南圃冷森森道：「譚霜飛，廿年前我父親粱仲舉與叔叔粱叔舉，相繼死在你這老兒的手裏，我是來找你報仇來的！」

譚雁翎陡然身上起了一陣子戰抖，道：「粱……仲舉……粱叔舉……？」

他一面訴說着雙膝一軟遂即「噗通！」一聲坐了下來！

一旁的譚貴芝大哭着撲過道：「粱大哥——粱大哥你千萬別下毒手……」

却見譚雁翎雙目一陣翻白，怪聲的大叫着道：「鬼——鬼——粱仲舉……你是粱仲舉……啊——鬼——鬼——」

他兩隻手輪流的指着桑南圃，叫得聲淚直下，直到聲嘶力竭尚不自止——

遂見他兩隻手用力的扯抓着自己的頭髮，鬍子——

一刹時間，他又哭又笑，鬼也似的叫着，敢情這一次是眞的瘋了！

另一面譚貴芝熱淚婆娑的跪在了桑南圃面前，頻頻的叩頭不已！

目睹着此一番悲慘情景，桑南圃忽然垂下了頭——

他那隻舉出的劍，終於緩緩的垂了下來，長嘆一聲，他把劍深深的插進了泥土裏，遂即轉身自去！

譚貴芝見狀一怔，驀地由地上跳起來，她涕淚滿面的高聲叫着：「粱大哥——粱大哥……」忽然追下去。

前行的桑南圃加快了身法，閃耀間，已掠出院牆之外。

譚貴芝顯然落後了許多……

她氣吁喘喘的追到了冰河邊，却看見桑南圃正自施展極上輕功，一逕的踏波遠去，刹時間已消失在晨光水霧裏……

恍恍惚惚的，彷彿失落了些什麼……她垂下了頭，天上响着鬱雷，不知何時又自飄下了雨來……

小魚兒探着頭，穿着水花——

楊柳岸風似錦——

映風如絹，春雨似綢……

但是她心眼裏，壓根兒就沒有一絲絲春的意態。

痴望着那一天的春雨，她忽然落下淚來，感覺到無邊的悵惘……這時多情的燕子却雙雙呢喃着，比翼雙飛的由她頭頂上掠過去——

（全文完）

俠情脫俗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爲丐幫揭發內奸，並分贈居無上及于化龍靈丹化解迷毒，返回王府，向七王爺獻議，親赴京師面聖，將龍鳳會陰謀奏明，殲除潛伏京畿內奸，以淸君側，唯玆事體大，七王爺晉京消息若外洩，龍鳳會必盡遣高手攔途截殺，龍鳳會人多勢衆，更兼擅用毒物，令人防不勝防，岳秀爲此，商討於譚雲要他推荐用毒能手，譚雲以毒手郎中馬鵬爲介，岳秀立往訪，並贈予半個千年何首烏，馬鵬初不敢受，後見岳秀意誠，忖知岳秀必有事求助，乃請岳秀入內——

道高魔更高　毒迷色尤迷

岳秀緩緩坐了下去，把龍鳳會迫害七王爺的事，簡畧的說了一遍。

來此途中，岳秀早已想好了措詞，該刪的刪去，是以說的簡單明瞭。

馬鵬歎道：「士爲知己死，如是岳少俠覺着馬某人，可以交往，馬某是甘願効命，不過，在下的聲譽不好，只怕有沾王爺和岳少俠的清譽。」

岳秀道：「兄弟如存世俗之見，也不會過訪馬兄了。」

馬鵬道：「難得岳少俠這麼看得起我，也只有岳少俠這等氣度，才能使胆叟，頑童，爲之心折，如蒙不棄，在下願隨胆叟，頑童之後，追隨公子。」

突然離位而起，拜伏於地。

岳秀伸手扶起馬鵬，道：「馬兄，言重了，快快請起……」語聲頓一頓，說道：「馬兄的傷勢如何？」

馬鵬道：「已好了十之八九，今天再服一次藥，就可以行動自如了。」

岳秀道：「那很好，馬兄，留此養傷不便，何不遷入王府同住。」

馬鵬道：「湘西譚二公子，向以武林正統而居，只怕看不起我這自出身綠林的人。」

岳秀道：「武林原是一脈人，馬兄不用多慮。」

馬鵬收起案上的何首烏，道：「在下早已備好有合製藥物，已經配製，即成靈丹，雖不能起死回生，但只要生機未絕，存有一口氣的人，大概都可以救治，在下配好了藥物之後，即刻奉交公子。」

岳秀道：「那倒不用了，放在你這裏也是一樣。」

馬鵬道：「在下收拾一下，立刻隨後趕到王府。」

岳秀暗一沉吟說道：「馬兄，目前金陵情勢很是複雜，還望馬兄要小心些。」

馬鵬道：「在下盡早趕去。」

岳秀起身告辭而去。

馬鵬送到門口，躬身一個長揖，道：「公子好走！屬下不送了。」

岳秀回眸一笑，飄然而去。

馬鵬重回房中，收拾好衣物，正準備離開時，一抬頭，竟見一個身着灰衣的大漢，當門而立。

那灰衣人一拱手，說道：「馬兄要走麼？」

馬鵬道：「不錯，駱兄有何見教？」

來人，竟是丐幫金陵分舵主駱天峯。

駱天峯一步跨進了大門，道：「馬兄，意欲何往。」

馬鵬道：「出去走走！」

駱天峯道：「這麼說來，兄弟來的很巧了，敝幫主有事請馬兄一陪。」

馬鵬怔了一怔，說道：「貴幫主，找我？」

駱天峯道：「不錯，馬兄可是不願意去？」

馬鵬道：「看來，來的不是你駱兄一人了？」

駱天峯道：「馬兄果是久走江湖的人，眼睛中，揉不進一顆砂子，像你馬兄這麼的人，兄弟一個人來，只怕是很難請得去。」

馬鵬沉吟了一陣，道：「丐幫幫主要請馬某人，那是兄弟的光榮，豈有不去之理。」

駱天峯一抱拳，道：「兄弟在這裏謝過。」

馬鵬道：「那倒不用了，但兄弟想知道一下，貴幫主找馬某人的原因何在？」

駱天峯道：「馬兄但請放心，敝幫主決無加害之意，至於幹什麼，那就非兄弟所知了。」

馬鵬道：「好！咱們走吧！」

提起包裹，大步向外行去。

只見庭院之中，站着兩個五旬左右的老叫化子。

馬鵬視若無睹，大步向前行去。

駱天峯緊隨在馬鵬的身後，並肩向前行去。

出了店門，駱天峯突然搶前了幾步，道：「兄弟帶路。」

馬鵬緊隨在駱天峯的身後，轉過了幾條小巷，在一座大宅院前面，停了下來。

那是一座很高級的宅院，黑漆大門，緊緊的關閉着。

駱天峯登上五層石階，叩動門環。

木門呀然而開，一個身着白衣的少女當門而立。

馬鵬心中暗暗忖道：人說丐幫是天下最富有的門戶，看來是果然不錯。

駱天峯一抱拳，道：「馬兄請。」

馬鵬也不客氣，大步行入門內。

大門裏面，佈置的很氣派，滿置盆花，細小的白石，鋪成了通往大廳，廂房的小徑。

駱天峯輕輕咳了一聲，說道：「兄弟還有點小事，不奉陪了，你跟這位姑娘去吧！」

轉身步出大廳。

白衣少女蓬然一聲，關上了大門，笑一笑，道：「我替馬爺帶路。」

沿着白石鋪成的小徑，直奔大廳。

馬鵬隨身後進入廳。

廳中佈置的更豪華，紅毡鋪地，白綾幔壁，擺了一張紅漆木案，和四張放着雪白椅墊的太師椅。

靠木案一側，還擺着一排錦墩。

大廳中靜靜的，除了那帶路的白衣少女之外，再無人影。

白衣少女一欠身道：「馬爺請坐。」

馬鵬緩緩落坐，道：「姑娘是丐幫中人？」

白衣女笑一笑，道：「是！」

馬鵬道：「貴幫主在麼？」

白衣少女道：「馬爺稍坐，我去請幫主。」

轉身緩步而去。

片刻之後，身着灰衫，打着十個補綻的于化龍，緩步行入廳中。

他雖然衣服上打着補綻，但却洗的十分乾淨。

對這天下第一大幫的幫主，馬鵬不能不肅然起敬，站起身子一抱拳，道：「在下馬鵬。」

于化龍一拱手，道：「兄弟于化龍，馬兄請坐。」

自己先在馬鵬對面的錦墩上，坐了下去。

于化龍的舉止，並未招致馬鵬的不滿，他覺着這位天下第一大幫的幫主，對自己能够拱拱手，已經算是很客氣了。

馬鵬輕輕咳了一聲，道：「聽說于幫主找在下？」

于化龍道：「不錯，在下找馬兄來，想請教一件事！」

馬鵬道：「在下洗耳恭聽。」

于化龍道：「聽說馬兄的醫道！很精深。」

馬鵬道：「談不上精深，只是稍有研究罷了。」

于化龍道：「不知馬兄對於用毒，解毒一道如何？」

馬鵬心中暗道：解毒，用毒一道，在下大概是第一等的高手了。

心中念轉，口中却緩緩說道：「對解藥一道麼？在下倒是有點心得，幫主的意思……」

于化龍接道：「請問馬兄，迷魂藥物，算不算是毒藥的一種呢？」

馬鵬道：「迷魂藥物的種類很多，除非在下能看到那些藥物，才知藥性，不過，那也非立刻可以配製出解藥來。」

于化龍道：「馬兄看到那迷魂物之後，要多少時間，才能配製成解藥。」

馬鵬說道：「如是藥物齊全，大約需時十日左右，如是藥物不全，那就很難說了。」

于化龍道：「本幫希望馬兄，替咱們配製一種解去迷魂藥物的解藥，希望馬兄幫忙……」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橋歸橋，路歸路，馬兄，肯給敝幫幫忙，敝幫就感激不盡了，馬兄請開個價錢出來。」

馬鵬道：「幫主言重了，開價，在下倒不敢當，請把那迷魂藥給在下瞧瞧。」

于化龍沉吟了一陣，道：「馬兄，藥物咱們是收集了一些，不過，數量太少，只怕難有用途，馬兄如若無事，就請在此住下，吃喝化用，都由敝幫供奉，敝幫已派出人手，搜集此藥，俟找到之後，再交馬兄研製解藥。」

馬鵬道：「于幫主這麼看得起在下，馬某怎敢不受抬擧，配製解藥的事，馬某人答允幫主，自甘効勞，分文不取，不過，留在此地，馬某人碍難從命了。」

于化龍哦了一聲，道：「馬大夫還有別的要事麼？」

馬鵬道：「是！在下和人有約。」

于化龍笑一笑，道：「馬大夫和什麼人有約呢？」

馬鵬沉吟了一陣，道：「這個一定要說出來麼？」

他知道丐帮人，素不喜和公門中人來往，故而，不敢說出到王府赴約一事。

于化龍揚揚眉頭，道：「馬大夫，在下也不便多問了，但馬大夫不妨修書一封，由敝帮派人送去，大夫請留此地，至於吃喝用物方面，馬大夫只要吩咐一聲，他們都可辦到。」

一口一個馬大夫，態度已顯然有了改變。

馬鵬緩緩站起身子，道：「貴帮是江湖上第一大帮，忠義帮規，人人敬仰，想來，也不致於强把馬某人留下吧！」

于化龍道：「這麼說來，馬大夫，不肯賞給在下一個薄面了。」

馬鵬道：「抱歉的很，在下答允別人之約在先，無法遵命留此，帮主找到了那迷藥之後，只要遣人通知一聲，馬某立刻趕到，在下告辭了。」

一抱拳，轉身向外行去。

于化龍沒有還禮，也沒有留客。

馬鵬出了大廳，走廊兩側，突然閃出兩個中年婦人，攔住了去路。

兩人都在三十以上的年紀，布衣荆釵，穿着樸素，驟然間看去，頗似大家豪門中的管家。

馬鵬手中提一個小包裹，那裏面有一支他夢寐以求千年何首烏。

為了那大半個何首烏，馬鵬忍下了胸中的怒火，緩緩說道：「兩位大嫂，攔住了在下去路，是何用心？」

左首中年婦人微微一笑，道：「我們一對老姊妹，今日當值，馬大夫既已受敝帮主所邀，咱們不敢作主放你離去。」

馬鵬道：「貴帮主請在下來，由貴帮主作主，但留不留此地，那要由在下作主了。」

右首婦人道：「馬爺，何必給咱們作下人的過不去，馬爺既是不願留此，何不給敝帮主說一聲。」

馬鵬冷笑一聲，道：「好！我去問于帮主。」

轉身行入廳中。

抬頭看去，那裏還有丐帮帮主的影子，整個的大廳中，只有那帶自己進來的白衣少女。

馬鵬吁一口氣，道：「姑娘，于帮主現在何處？」

白衣女笑一笑，道：「帮主不是和馬爺談好了麼？」

馬鵬道：「什麼事說好了？」

白衣女道：「幫主吩咐，馬爺要留此幾日，特別要小婢為馬爺打掃了一個房間，準備好文房四寶，和八樣精美下酒的佳餚。」

馬鵬冷笑一聲，道：「貴幫主想的很週到啊！可惜，在下不會留在這裏！」

白衣女微微一笑，道：「這個，小婢就不清楚了。」

馬鵬道：「貴幫主在那裏，妳總該清楚了。」

白衣女道：「幫主到那裏去，像小婢這等身份，如何敢問。」

馬鵬也按不下心頭怒火，厲聲喝道：「這是要把在下軟禁此地了。」

白衣女微微一笑，沒有接口。

馬鵬道：「好！妳既然不願通報，我去找貴幫主理論。」

舉步向裏行去。

白衣女一橫身攔住去路，笑道：「馬爺，不能往裏面闖。」

馬鵬道：「為什麼？」

白衣女道：「裏面是內眷，闖進去不太方便。」

馬鵬冷笑一聲，道：「姑娘，妳再不讓路，休怪在下放肆了。」

白衣女道：「馬爺，你大人大量，好意思和我一個小丫頭生氣麼！」

馬鵬突然提高了聲音，道：「于幫主，你是天下第一大幫的幫主，這做法不覺着有失身份麼？」

但聞回音盈耳，却無回應之聲。

馬鵬心頭火起，道：「好！于幫主，大丈夫可殺不可辱，你這樣不擇手段，馬某人可要用毒了。」

揮手一掌，向前拍去。

白衣女嬌軀一閃，避開了一掌，道：「馬爺，不論你把我打死，或是毒死，那可是人命官司。」

馬鵬看她閃避的身法快迅，分明有一身好武功，心中更是惱火，轉身向廳外衝去。

但是那兩個中年婦人，攔住了馬鵬的去路。

馬鵬人已鎮靜了下來，緩緩說：「兩位大嫂，都是丐幫中人吧！」

左首婦人道：「一對老姊妹，兩個小脚色，希望你馬大爺，別給咱們為難。」

馬鵬道：「原來如此，但不知兩位是否知曉我馬某人的來歷。」

左首婦人道：「不知道。」

馬鵬道：「馬某人武功不濟，但我很擅用毒，兩位要小心了。」

突然揮手一掌，拍了過去。

果然，隨着那拍出的掌勢，飛起了一片白色的粉末。

左首婦人本想舉手封擋馬鵬的掌勢，但見有一片白色粉末飛來，不敢伸手去封擋，只好向後退去。

馬鵬飛身一躍，直向前奔去。

但聞兩個中年婦人，齊聲喝道：「閣下擅施毒物，休怪我等無禮了。」

雙雙揚手，四點寒芒，破空而出。

兩人打出的暗器，早已有了契默，分由幾個不同的方位，集向一點，合擊了過去。

但聞波波兩聲，馬鵬的雙腿之上，各中了一枚暗器。

一陣急疼，襲上心頭。

提不住丹田一口眞氣，蓬然一聲，跌落實地上。

兩個中年婦人，疾飛而至。

兩隻脚分踏在馬鵬的雙臂之上。

馬鵬臂傷未愈，這一脚踏的舊傷復裂，痛澈肺腑。

兩個婦人動作一致，疾快的一伏身，

點了馬鵬兩處穴道。

馬鵬臉色鐵靑，冷冷一哼，說道：「想不到啊——堂堂丐幫，竟然是如此不講道理。」

左首中年婦人微微一笑，道：「馬爺，眞對不住，咱們施用暗器，情非得已，只因馬爺的毒藥厲害，咱們不得不施用暗器。」

馬鵬冷冷說道：「丐幫在江湖之上，向以忠義自居，在下也心慕的很，今日之事，算叫馬某人看穿了，貴幫只不過徒具忠義之名，論行事為人，不見得比一般江湖的組合高明。」

左首中年婦人一揮手，對右首中年婦人說道：「去給馬爺參湯，打掃臥室。」

右首中年婦人一欠身，轉頭而去。

左首中年婦人動手，從馬鵬的雙腿上，取下了兩枚蛇頭沒羽箭，一面緩緩說道：「馬爺，你請息怒，我們是奉命照顧馬爺……」

馬鵬冷冷一哼，接道：「照顧我，世上有這麼個照顧法麼，為什麼不說是囚禁我——」

目光轉注到兩隻蛇頭沒羽箭，呆了一呆，道：「蛇頭沒羽箭。」

中年婦人道：「是咱們兩個老姊妹用的暗器。」

馬鵬輕輕歎息一聲，道：「江湖上人稱蛇箭雙英的可是兩位。」

中年婦人笑一笑，道：「老了，三年前，我們已退出江湖，目下在金陵過着凡俗之人的生活。」

聽說是蛇箭雙英，心中火氣消退了不少，但却滿臉驚奇之色，望着那中年婦人，道：「妳也是丐幫中人。」

中年婦人道：「是！」

馬鵬道：「丐幫中也有女人？」

中年婦人道：「是的！丐幫中有女弟子，只不過江湖上知曉的人不多罷了。」

中年婦人已包紮好馬鵬的傷勢，緩緩說道：「馬爺，幫主的命令，是要我們好好的照顧你，留你在這裏，善為看待，如若有什麼對不住你的地方，那也是我們的錯誤，希望你不要怪在丐幫和我們幫主的身上。」

馬鵬苦笑一下，道：「丐幫被稱為天下第一大幫，看來，確是有很多的道理了，只怕還有很多，不為江湖人知道的隱密了。」

中年婦人道：「馬爺，我們幫主，對你馬爺確實出自一片敬重之心……」

馬鵬冷笑一聲，接口道：「哼，一片敬重之心，會用這等手段，把我留了下來麼？」

中年婦人笑一笑，道：「馬爺，這是萬不得已的事，馬爺醫道精湛，希望對我們丐幫帮一個大忙，因為，你配製的解毒之藥，對我們太重要了……」

馬鵬接道：「重要是你們的事，但對馬某人，怎能如此無禮。」

中年婦人道：「馬爺，聽我把話說完，你能否配製好解毒的藥物，對我們丐幫的關係太大了，偏是這一件事，又不能够張揚出去，所以，我們只好請你馬爺帮忙了。」

馬鵬道：「有一件事，在下希望先說明白。」

中年婦人道：「什麼事？」

馬鵬說道：「在下和人早已有了約會，不能留在此地，這件事，在下已對貴幫主說過了，但竟然非要把在下强留下來不可。」

中年婦人道：「這個，馬爺你就包涵一些了，我想敝幫主，應該對你有一個交代？」

馬鵬道：「他要我寫一張條子，通知別人一聲。」

中年婦人道：「這個，也不錯了，你怎麼不答應呢？」

馬鵬怒道：「答應，我為什麼要答應呢？我又不是丐幫弟子，又沒有欠你們丐幫什麼？為什麼我要聽你們的安排。」

中年婦人道：「馬爺，你要這麼說，那就太見外了，天下第一大幫的幫主，對你馬爺這麼委屈求全，你連一點面子，也不肯給，那就未免有些說不過去了。」

馬鵬道：「如是在下堅決不肯留這裏，貴幫準備如何？」

中年婦人道：「這個，我就不能作主了，必需等候幫主之命。」

馬鵬冷哼一聲，道：「好，你現在就去請示貴幫主，在下如要堅持離去，他要如何處置？」

中年婦人道：「行！不過，你得先到一座雅室中去休息一下，然後，等我向幫主請教過之後，聽他裁決。」

一面伸手扶起了馬鵬。

事實上，馬鵬的舊傷很重，再加那一摔，摔的兩處舊傷迸裂，全身都有點痛楚，雙臂穴道被點，也無法逞强行動，只好認了。

這是一個佈置很雅緻的小室，紫色綾座，白毡鋪地。

寬大的木床上，鋪着白色的床單。

中年婦人扶馬鵬坐上床，口中緩緩道：「馬爺，賤妾很抱歉，傷的你不輕，改天，咱們兩姊妹，好好設席酒，向你馬爺陪罪……」

馬鵬冷冷說道：「那倒不用了，不過，在下希望能早些得到貴幫主的回音。」

中年婦人點首道：「我這就去晉見幫主。」

解開了馬鵬雙臂穴道，欠一欠身，退出了雅室。

馬鵬長吁一口氣，倒在了木榻上。

他有着十分疲乏的感覺，新創舊傷，使這位江湖上名醫，也有着痛疼難忍的感受。

一陣輕微的步履聲，行到木榻前面，一個聲音柔細的女子口音，傳了出來，道：「馬爺，喝一碗參湯吧！」

馬鵬轉臉望去，只見一個身着白衣的年輕姑娘，手捧一個木盤，木盤上放着一個白玉杯。

搖搖頭，馬鵬緩緩說道：「我看貴幫應該改個名字了。」

白衣少女道：「哦！」

她顯然有些不知道如何回答。

馬鵬道：「應該改作富貴幫才對，這座宅院的豪華，不輸王侯之家。」

白衣少女道：「丐幫本來就不窮。」

馬鵬道：「在下想不出，天下還有什

麼人比乞丐更窮？」

白衣少女沉吟了一陣，笑道：「先喝了這碗參湯，咱們再慢慢的談如何？」

這少女長的很美，笑起來兩個深深的酒渦更美，但却不是剛才在大廳中見到的那位。

這表示說，這座宅院中，有很多的少女又年輕，又漂亮。

她們穿着整潔，白衣如雪，找不出一點污油，塵土，和丐幫中一般弟子，蓬首垢面，滿身油污，赤足草履的形像，完全的不同。

馬鵬心中暗道：不論作什麼打算，應該先有相當的休息，這碗參湯，不喝不喝何不喝了。

心中念轉，掙扎而起。

伸手取過盤上的玉杯，一口氣，把一杯參湯喝完。

他是醫道名家，參湯入口，已知是上好長白老參，點點頭，道：「好參。」

白衣女收好了玉杯，道：「馬爺這等大行家，咱們怎敢用次等參湯。」

馬鵬望望那白玉杯，緩緩說道：「這一杯參湯，價值不菲，給區區喝了，不覺有些太過浪費麼！」

一面暗中運氣調息。

白衣少女笑道：「貨賣識家，敝幫主交代過，不論馬爺要什麼？都要以最好的供應。」

馬鵬道：「但在下希望的是早得貴幫主的回音，不要躭誤了在下的約會。」

白衣少女道：「馬爺，這一點只恐怕有些抱歉了。」

馬鵬臉色一變，道：「為什麼？」

白衣少女說道：「馬爺是本幫主特命招待的貴賓，除了幫主之外，別人無法作主。」

馬鵬道：「姑娘何不去請示貴幫主一聲？」

白衣少女道：「敝幫主有事已經離開了。」

馬鵬冷笑一聲，道：「姑娘，你這是誠心給在下過不下去了。」

白衣少女笑一笑，道：「馬爺，留下來有什麼不好，錦衣玉食，美女侍候，要什麼有什麼，人生所求的，也就不過是這些了。」

馬鵬道：「姑娘的口舌很伶俐，不過，馬某人不吃這個，姑娘，妳這點年紀，走的路，還沒有我過的橋多，少給我來花言巧語，乾脆點，明着說出來吧！你們是不是要把我軟禁於此。」

白衣少女道：「馬爺，這話就說的太難聽了，我們只是請馬爺暫留此地，一旦配好了解毒藥物，那就任憑離去。」

馬鵬道：「如馬某人非走不可呢？」

白衣少女道：「小婢就無法預料後果了。」

馬鵬暗暗忖道：「如是他們決心把我軟禁於此，太過激烈的衝突，很可能誤了自己的性命，此事衝動不得。」

他究竟出身綠林，行事自然不會像出身正大門派中人那樣方正，忍下了胸中一口氣，緩緩說道：「姑娘，妳是說只要在下留這裏，就可以為所欲為了，是麼？」

白衣少女也是個極端精靈的人物，心中已有警覺，笑一笑，道：「馬爺是見過大世面的人物，自然不會太為難我們作丫頭的了！」

馬鵬道：「那碗參湯太濃了一些了，所以，在下希望能找個女人陪陪。」

白衣少女道：「那容易。婢子這就去替馬爺物色一個。」轉身欲去。

馬鵬道：「站住。」

白衣少女已行了兩步，聞聲只好回過身子，道：「有什麼吩咐？」

馬鵬道：「馬某看上妳姑娘了！」

白衣少女道：「我！不行啊！」

馬鵬道：「為什麼呢？你不是女人，還是妳剛才的承諾，是在騙我。」

白衣少女搖搖頭，道：「我沒有騙你，馬爺：……」

馬鵬接着道：「那很好，在下決定留下來為貴幫配製解藥，但要妳姑娘枕蓆自薦。……」

白衣少女說道：「馬爺，我還是處子之身，你不能逞一時之慾，就這樣糟蹋了我！」

馬鵬笑一笑，道：「姑娘，你如是不同意，在下也不能強迫你，我只有去請命貴幫主了。」

白衣少女淒涼一笑，道：「馬爺，小婢只是奉命行事，你不能把一股怨恨之氣，全發在我的身上。」

馬鵬道：「在下已經被姑娘說服了，風險江湖，像我這背着箱子賣藥的郎中，早晚要遇上麻煩，而且，風裏來，雨裏去，也不過賺個糊口錢，留在這裏多好，華屋好酒，美女相伴，我這跑江湖的郎中，可是從來沒有享過這樣的福，妳姑娘說的不錯，人生也就不過是追求這些罷了。」

白衣少女道：「馬爺，我可以伺候你吃飯、穿衣，我也願意負責給你找一個使你滿意的女人。」

馬鵬察顏觀色，已知道擊中了白衣少女的疼處，笑一笑道：「姑娘，可悲的是在下看上了妳姑娘，那是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姑娘，沒有人能代替妳。」

白衣少女原本白裏透紅的嬌靨，一下子變成了鐵青顏色，道：「馬爺，你何苦要害了我。」

馬鵬道：「我也知道，在下這副尊顏，實在很難叫姑娘看得上，所以，在下去求求貴幫的幫主了。」

白衣少女沉吟了一陣，道：「馬爺，你不用去找幫主……」

馬鵬接道：「為什麼？」

白衣少女道：「我就可以告訴你，只要你開了口，他一定會答應。」

馬鵬呵呵一笑，道：「這麼說來，在下確然很受貴幫的重視了。」

白衣少女道：「如是不重視你，咱們用不着費這麼大的事，把你留下來。」

馬鵬道：「姑娘的意思，可是答應了在下？」

白衣少女道：「我想先瞭解你，你對我是個什麼看法？」

馬鵬冷冷道：「在下一生精力，都耗費在醫道，用毒之上，對於憐香惜玉的事，在下可是一竅不通，不瞭解你姑娘言中之意。」

（未完）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東方玉・文
盧　令・圖

霧中花（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士英跟隨張正林深入九里龍，黃昏後抵埗，正值苗人放醉期間，孟族公主孟雙雙驀見白士英，一見鍾情，問知白士英是走方郎中，立請他回家為其祖母醫病，孟雙雙父母對白士英大表歡迎，連同張士林一併留宿其家。午夜，張正林對白士英說出孟雙雙對白有意，依苗人風俗，孟雙雙以公主身份，不能外嫁，只准招贅，白士英大急，向張問計，張囑其不可拒絕，只能敷衍，又問白其師所要之物存於何處，白砌詞說是因師臨終語為不詳，不知存於何處，須慢慢打聽——

神功創大敵　一劍殲元兇

張正林壓低聲音道：「這就是了，令師要你不遠千里而來，必非尋常之物，白兄在尚未取到令師遺物之前，暫時對孟公主敷衍一些時日，好在他們『放醉』的日子，還有半個月，在這段日子裏，雙方不過互訴衷情，互相作深入的瞭解，當然，經過『跳月』，彼此已選定了對象，但尚未到論及婚嫁之時，白兄不妨以行醫為名，在四個村中走動，尋訪令師從前在那一家苗人家中落脚，等取到令師遺物，立即離此而去，不就結了麼？」

白士英道：「這樣做法，不是欺騙孟公主的感情麼？」

張正林搖搖頭道：「白兄真是多情種子，除非你願意入贅，成為孟家未來的族長，否則就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白士英說道：「這個……兄弟總覺不妥……」

張正林笑了笑道：「別再這個那個了，時間不早，咱們也該睡了，這幾天，白兄有如花如玉的美人作陪，不妨儘情的領署溫柔滋味，等辦完正事，及早離去，才是正經。」

說完，連鞋也不脫，就和衣往土炕上躺了下去。

白士英也跟着和衣躺下。

他頭枕到綉花枕上，鼻孔中就隱隱聞到一陣淡淡的幽香！

不用說，那自然是孟雙雙自己睡的枕頭！

正是：「幽香恰合微微處，沉醉郎心不在多。」

苗女多情，白士英可也不是薄情人！

他心頭思潮起伏，歷亂如麻，那想睡得熟覺？

枕上一陣陣的幽香，直沁心脾，孟雙雙的纖影，也在他眼簾前面，不時浮現！

她坦誠多情，不但人比花嬌，尤可貴的是她純潔得像一張白紙！

自己決不能欺騙她！

堂堂漢家男子，決不能欺騙一個苗族少女的感情。

更不能刺傷一個活潑可愛的少女心！

一走了之，並不是辦法，但自己要向

她如何解釋呢？

自己坦誠的告訴她，並非不愛她？

這是違心之論，像孟雙雙這樣美麗多情的少女，天底下，那一個男人不愛？

而且這麼說，同樣會傷了她的心。

白士英雖然並沒有墮入情網，但他實在想不出如何處理這場儻來的艷福帶給他的煩惱。

張正林早已鼾聲如牛！

他依然眼睜睜地望着茅屋的椽子，無法入睡。

但他心裏却下了一個決定，自己無論如何不能抹着良心，欺騙孟雙雙。

至少也要委婉的告訴她，她的一番情意，自己實在無法接受。

他想到孟雙雙聽了自己的話，一定會掩面痛哭！他的心也好像被撕裂了一般！

難道這就是愛？

自己已經愛上了孟雙雙？

× ×

這是最長的一晚！

但也可以說很短。

白士英差不多一晚未睡，正好朦朧睡熟，就聽到孟雙雙的聲音叫着：「白哥哥，白哥哥！」

他霍地睜開眼來，天色已經亮了！

孟雙雙就像一朶嬌艷的花，俏生生站在土炕前面。

張正林已經沒在土炕上了！

他輕功極好，白士英早就知道，那自然是在自己睡熟之時走的！

孟雙雙看他睜開眼來，就急不待緩的嬌聲說道：「白哥哥，你快起來。」

白士英慌忙一躍而起，吶吶的道：「孟公主早。」

孟雙雙沒待他說完，一把拉着他手臂，嬌急的道：「你快去看看我祖母。」

白士英不覺吃了一驚，暗道：「老耐德昨晚服了自己配的藥，莫非病勢有了變化？」一念及此，忍不住望着孟雙雙問道：「老耐德怎麼了？」

孟雙雙拉着他的手，邊走邊道：「白哥哥，你的藥眞靈，祖母天沒亮，就清醒過來了，拉了一盆硬屎，就一直嚷着肚子餓，要吃東西，娘不敢作主，要我來看看，你醒了沒有？再去替祖母切切脈，是不是可以讓她吃些東西？」

白士英總算放下了心，含笑道：「孟公主，妳可嚇了我一大跳。」

孟雙雙睜大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訝然道：「我怎會嚇了你一大跳呢？」

白士英道：「孟公主一清早就來叫我，我怕老耐德病勢有了變化。」

孟雙雙回頭嫣然笑道：「才不會呢，我娘說：白哥哥醫道好，又有學問，你昨晚用三個指頭，摸了一陣祖母的脈門，就說出一大堆道理，娘雖然不懂醫理，但你把祖母的病，說的一點也不錯，所以娘很相信你，說吃了你的藥，祖母一定就會很快好的。」

說到這裏，忽然低低的道：「娘還說這是好吉兆呢！」

她有些嬌羞，但喜孜孜的，一臉俱是欣悅之色！

白士英看她滿懷高興模樣，心中感到一陣愧疚，沒有說話。

孟雙雙回頭瞧着白士英，問道：「白哥哥，你怎麼不說話呀！」

白士英「哦」了一聲，勉強笑道：「沒有，我是在思索着老耐德的病況，如果已經好轉，她在大病之後，身體必然大虛，應該如何進補，才能恢復元氣。」

兩人穿過後院，跨進老耐德的臥房。

孟族長，耐德，和另外兩個年輕苗婦，敢情是孟族長的侍妾，都在房內，大家圍在老耐德的床前。

老耐德已經坐起來了，她病骨支離，靠在床上。雖然瘦得剩了一把骨頭，但精神極佳，病勢顯然好了許多。

孟雙雙叫聲：「娘，白哥哥來啦！」

她這一叫，所有的人，都很快轉過頭來。

耐德跟着迎了過來，朝白士英檢衽一禮，說道：「白先生果然不愧是李一丹李老夫子的傳人，醫道高明，家母服藥之後，不但病勢霍然而愈，精神也大大的好轉，一個月來，一直不思飲食的人，一清早就覺肚子餓，老身因先生昨晚說過，家母醒來之後，只能喝些開水，不敢進食，所以要雙雙去請先生前來再替家母看看。」

白士英連忙還禮道：「耐德過獎，在下如何敢當？這是老耐德本身秉賦好，外邪一去，很快就恢復過來。」

老耐德坐在床上，有氣無力的道：「阿嬌，他就是白士英？妳快叫他過來，爲娘越餓越厲害了，快來看看，可以吃東西了吧？」

耐德陪着白士英走近床前，一邊說道：「白先生，你替家母看病吧。」

孟雙雙立即取過一把椅子放到床前。

白士英在椅上坐下，含笑道：「老耐德請把手放平了。」

老耐德依言把手腕放平，白士英緩緩閉上眼睛，替她仔細的切過脈，換過右手，又切了一陣，然後要她張口看過了舌苔。不但脈象已見平和，連舌苔上的芒刺也已盡消，這就拱拱手道：「恭喜老耐德，溫毒已消，暑濕也……」

老耐德沒待他說完，就搶着問道：「白先生，老身可以吃東西了吧？」

白士英道：「不過老耐德大病初愈，腸胃久虛，目前只能吃些稀飯……」

老耐德揮着鳥爪般的手，尖聲說道：「阿嬌，快叫她們端稀飯來。」

兩個侍妾躬身領命，退了出去。

耐德回身朝白士英問道：「白先生，家母還要不要服藥？」

白士英道：「老耐德溫濕盡去，只是大病初愈，氣血虧損，宜大補眞元，便可很快復元了。」

老耐德道：「白先生輕輕年紀，醫道竟有如此高明，實在難得。」

孟雙雙道：「祖母！白哥哥是孫女找他來的呢！」

老耐德點頭道：「眞是乖孩子。」

白士英起身道：「在下就取藥去。」

耐德感激的道：「白先生大德，老身也不言謝了。」

孟雙雙道：「白哥哥，我跟你去。」

兩人回到前面房中，白士英打開藥箱，取出三顆蠟殼固封的藥丸，遞給孟雙雙，說道：「這是『參耆大補丸』，大補氣

血，每晨空肚吞服一丸，只可惜我帶的太少，只有三顆了。」

孟雙雙接過藥丸，一面羞澀的道：「白哥哥，我祖母也知道，我和你很好。」

白士英聽的心頭一震，還沒開口。

孟雙雙又道：「我聽娘說，我祖父也是漢人，所以我娘和我，都會說漢人話，將來……」

白士英怕她再說下去，忙道：「孟公主，快把藥送去才好，老耐德這時就得服藥了。」

孟雙雙「哦」了一聲，深情脈脈的道：「白哥哥，你昨晚睡的太遲了，再休息一回吧，方才我聽爹說，今天中午，晚上，都要替你大大的接風呢！」

說完翩然朝屋外行去。

她剛走到客堂，只見服伺耐德的一名老苗婦鬼鬼祟祟的朝自己神秘一笑，招招手，用苗語說道：「公主，老婦有一件事要告訴妳。」

孟雙雙道：「妳有什麼事，鬼鬼祟祟的？」

老苗婦瞄了白士英房門一眼，壓低聲音，用苗語嘰嘰咕咕的說了一陣，然後伸手入懷，摸出一個小小紙包，另外還有一個摺疊得很小的紙條，一併遞了過來。

孟雙雙睜大一雙清澈如水的眼睛，顯得異樣的驚奇，伸手接過，揣入懷裏，就輕俏的朝老耐德房中走去。

她心中有事，把三顆藥丸，交到耐德手裏，轉身往外就走。

不多一回，她親自端着一個銀盆，朝白士英房中走去，一面嬌聲叫道：「白哥哥，你來洗臉啦！」

白士英看她親給自己打來臉水，心中甚是不安，慌忙接着道：「多謝公主。」

孟雙雙道：「我方才忘了，漢人一早起來，就要洗臉的，所以我替你端了一盆水來，你快洗吧！」

她輕輕的走到土炕前面，坐了下來。

白士英道：「孟公主眞想的週到。」

當下也不客氣，伸手取起面巾，用水洗了一把臉。

孟雙雙嬌柔的仰起臉來，說道：「白哥哥，你就叫我雙雙好啦，公主，公主的，聽的多不舒服。」

她一邊說着，一邊偷偷的瞧着他。

白士英這用水一洗，臉上登時變了顏色！

他本來皮膚黝黑，眉毛又粗又濃，但用水洗了把臉，皮膚漂白了，又粗又濃的眉毛，也脫落了。

如今，他忽然變了個人！

變成一個玉面朱唇，劍眉星目的美少年。這眞是奇跡！

孟雙雙睜大眼睛，看的呆了！

她沒想到白哥哥竟然是個美男子，少女心目中幻想的情郎。

她不知是羞是喜？心頭小鹿，禁不住一陣跳躍，粉靨也飛起了兩朶紅雲。

白士英還不知道自己臉上的易容藥物，已被洗去，他隨手絞乾面巾，在臉上輕輕揩了一把，回頭笑道：「這個如何使得……」話聲未落，他已發覺孟雙雙神色有異正待問話。

孟雙雙忽然站起身子，望着白士英道：「他果然沒有騙我，白哥哥，你說，你是不是就叫石中英？」

白士英身軀驀然一震，目注孟雙雙，問道：「孟公主妳是聽誰說的？」

孟雙雙嫣然一笑道：「你自己去瞧瞧，你已經不是白哥哥啦！」

白士英伸手朝臉頰上一摸，不禁變色道：「孟公主，是誰給妳的洗容藥？」

孟雙雙道：「就是張正林咯，他說：他的眞名字，叫做張六爻，他有事去了，要我幫助你，白哥哥，你有什麼困難，只管說咯。」

張六爻？莫非就是六爻劍主？

不錯，那準是他了！

白士英心念疾快一轉，就朝孟雙雙點點頭道：「他說的不錯，在下正是石中英。」他毫不隱瞞的把自己遠來苗疆，是爲了追查失踪的人，一面從身邊取出那支刻着鬼臉的竹箭來。

孟雙雙看到了竹箭，不由吃驚道：「這是鬼母箭，咱們鬼母教歷代傳下來祭神用的，怎會在你身上的呢？」

石中英就把藍純靑和妹子等人，先後離奇失踪，自己如何在妹子房中，發現此箭，詳細說了一遍。

孟雙雙一把拉住石中英道：「石哥哥，我們走，這事可得和娘去商量才行。」

× ×

老耐德服上「參耆大補丸」，又喝了兩碗稀飯，這時精神大爲好轉。

耐德和孟族長都在床前陪着她聊天。

忽然看到孟雙雙拖着一個唇紅齒白的美少年進來，這人居然不是白士英。

房中三人不覺齊齊一怔。

孟雙雙拉着石中英的手，咭的笑道：「祖母，娘，爹，你們沒想到吧！他就是白哥哥，現在該叫他石哥哥了。」

老耐德含笑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孟雙雙揚了揚手中竹箭，道：「石哥哥帶着咱們的神箭，原是找人來的。」

耐德看到竹箭，不由的臉色微微一變，問道：「石先生此箭那裏來的？」

她口氣不善！孟雙雙心頭暗暗一凜！

老耐德朝她擺擺手，一面朝石中英點頭道：「石公子來意如何？不論天大的事，均有老身替你作主。」

石中英拱手道：「多謝老耐德。」

老耐德道：「你但說無妨。」

石中英就把自己出身和父親失踪，有人假冒自己父親，一直說到藍純靑等人失踪，自己在妹子房中發現此箭，才知此箭是貴教之物，尋來苗疆，大概說了一遍。

老耐德道：「石公子還不知此箭是咱們鬼母教歷代相傳的祭神之箭，就是本族之人，觸犯此箭，也得當衆處死……」

孟雙雙神色劇變急叫道：「祖母。」

老耐德朝她看了一眼，搖搖手道：「小丫頭，妳急什麼？我話還沒說完呢。」

一面接着道：「石公子是來送還此箭的人，他自然不會是偷箭的人了，只是這箭是誰偷去的呢？」

石中英道：「老耐德，會不會有人故意偷了貴教此箭，作爲移禍之計？」

耐德望望老耐德，遲疑的道：「我想他們不會有這麼胆大妄爲吧？」

石中英不知她說的「他們」是誰？但

又不好多問。

孟雙雙忽然「啊」了一聲，從衣袋中摸出一個摺疊得很小的紙條，朝石中英遞來，口中說道：「我差點忘了，這是張正林給你的。」

石中英接過紙條，打了開來，只見上面寫道：「蔡，宋，白三村，爲了九里龍後山盛產金砂，勾結江湖敗類，初時僅爲對抗孟家，嗣後爲一神秘女巫所脅迫，在後山金鷄峯，秘密設立茅山宮，自稱教主，以黃金美色，勾引江湖各大門派之人，聲勢遍及中原。因九里龍地勢隱僻，適於作爲他們秘密巢穴，日今調集各地人手，準備在六月十五夜晚，一舉襲滅孟家寨。時機已迫，弟當在他們出發之後，潛入金鷄峯石窟救人，兄可與孟家寨耐德，孟族長言明經過，速作準備，對方暗器歹毒，務必令村人小心，等弟趕來，前後夾擊，賊酋可擒也，弟六爻留呈。」

石中英看完字條，心頭不禁大喜。

張正林果然是六爻劍主！

老耐德問道：「石公子，這信上說些什麼？」

石中英知道她不認識漢字，當下就把張正林信上說的，逐句唸了一遍。

老耐德聽的臉色大變，怒哼道：「他們三個村子，果然想反了，阿嬌，妳給我叫人去把他們三個族長叫來，我倒要問問他們……」

石中英忙道：「老耐德請息怒，此時如果把三個族長叫來，說不定立時就會出事，不如不動聲色，暗中佈置，等他們前來偷襲，可以給他們一個迎頭痛擊，屆時張正林也把被他們擒來的人救出，兩下夾攻，就可事半功倍。」

耐德道：「娘，石公子說的不錯。」

老耐德點頭道：「好，就依石公子的，妳急速通知全村的人一律聽候調遣。」

×　×　×

石中英依然易了容，以白士英的身份，和孟雙雙以情侶的姿態出現。兩人手拉手，儷影雙雙的在孟家寨到處逛着。

孟家寨的人，早就知道公主選中了一個姓白的漢家郞。此時看到他們並肩携手在村中出現，大家自然熱烈的歡迎。

孟雙雙是奉有使命的，她在到處閒逛之時，向村中暗中傳達了娘的命令。

石中英借出逛爲名，察看了全村形勢，和孟雙雙計劃着佈置防守。

孟家寨表面上平靜如恒，但每個人都已知道了今晚的任務，和自己應該扼守的地方。

×　×

初更！

天上一輪皓月，已經在東山升起！

孟雙雙，石中英，並肩坐在村子前面大路旁的崖石上喁喁細語。

驀地，前面山徑上，出現了三條黑色長龍，蜿蜒蠕動，沿着山徑而來！

這要是換了黑夜，就會一無所覺。

但今晚是六月十五，月光如水！

他們是居高臨下，縱然相隔猶遠，依然可以清晰看到。

石中英低低說道：「他們來了！」

孟雙雙凝目看去，果見三條長龍般的黑影，在山林間蠕蠕行進！

心頭不覺一陣震動，伸手去摸身邊苗刀，緊張的道：「他們人數不少呢！」

石中英笑了笑道：「雙雙，等他們行近，妳只管出聲喝問，如果有人衝上來，自有在下抵擋。」

孟雙雙關切的道：「他們三個村子聯手，少說也有兩三百人你擋得住他們？」

石中英笑道：「這條路，一面是峭壁，一面是深澗，咱們前面十幾丈，地勢雖寬，但到了這裏，就有這座石崖擋路，最多也只有四五個人可以衝得過來，這是天險，他們就是來上一千人也無法飛渡。」

說話之間，那三條長龍，已經奔行矯捷，漸漸逼進！

這三條長龍，是三個村子裏選出來的精壯苗人，每隊約有一百人左右，每人手上都握着精芒閃閃的彎形苗刀！

他們赤足疾行，除了沙沙腳步聲，個個都捷如猿猴。

眞要讓這些人闖進孟家寨，大家在措手不及之下，孟家寨就非被殲滅不可！

孟雙雙在他們奔到十丈左右，就忽的站了起來，用苗語問道：「來的是什麼人？」

三隊苗人中，各有爲首之人，聽到孟雙雙的喝聲，不覺微微一驚，立時停步，朝崖上看來。

但當他們看到崖上只有孟雙雙和石中英兩人，大家全寬下了心。

昨晚孟雙雙在「跳月」之時，結識了一個漢家郞，三個村子裏的人，自然全已傳遍了！

如今看到崖上一雙男女，並肩站起，不用說，他們是在村外談情說愛無疑。

左首一隊爲首的是個寬帽長襟的老苗人，怪聲道：「妳是孟公主。」

孟雙雙道：「是啊，你是宋族長。」

寬帽長襟的老苗人一指中間和右首兩隊爲首之人，說道：「蔡族長，白族長都來了，我們要見耐德。」

中間的蔡族長，身上摟着寬大的氈衣，右首的白族長，蓬頭，白衣。

孟雙雙自然全看到了，她故意問道：「你們要找我娘，有什麼事呀？」

中間的蔡族長洪聲道：「宋族長，我們不用和她嚕唆。」接着一揮手道：「你們誰去把他們拿下了。」

他話聲甫落，只見從他身後，立時有人應了一聲，奔出一個精壯少年，一下掀去寬大氈衣，上身赤膊，腰揷苗刀，手臂一振，大喝一聲。接着又有四個人，同樣掀去上衣，朝崖上撲來。這五個人，居然縱掠如飛，一眼就可以看出身手不凡！

石中英認出第一個苗人，正是昨晚向孟雙雙又歌又跳的少年，孟雙雙並沒有理睬他，因此他懷恨在心，自告奮勇，率同四個族中少年，搶先發難。

只聽孟雙雙低低的道：「他就是蔡族長的兒子，這人壞死啦！」

這五條人影堪堪躍登石崖，石中英那會容他們近身，左手朝外輕輕一揮。

這一揮，不打緊，那五條人影就像遇上了一陣龍捲風，身形立被捲起，像斷了線的風箏，一下就朝左首山澗中直摔下去！但聽幾聲驚心動魄的慘叫，從澗下傳了上來，就再也聽不到聲音。這一下，直看得孟雙雙心頭又驚又喜！

她簡直連看也沒看清楚，石哥哥是如何出手的？他明明就站在身邊，和撲上來的五個人，少說也隔着兩三丈遠！

蔡族長心頭自然驚怒交加，口中厲聲喝着，揮動苗刀朝崖上連指。

他眼看兒子無緣無故的朝山澗跌下，自然要咆哮如雷。

隨着他苗刀指處，又有七八個苗人，從他身後掠出，朝崖上撲來。

石中英這回不讓他們登上石崖，左手揮處，那七八條人影，懸空翻了一個觔斗，「呼」的一聲，又一齊朝山澗中跛墮了下去！又是幾聲凄厲的慘叫，令人打心底升起顫慄！

大家看的清楚，搶登石崖的人，都是無緣無故，憑空飛起，摔落山澗，轉眼之間，就斷送了十幾個人！

三隊苗人，全都看的駭然失色！

就在此時，石崖上人影閃動，又多出兩個人來！

那是孟家寨的耐德和孟族長！

孟雙雙和石中英却退到了邊上。

耐德臉含秋霜，跨前幾步，站在崖上，大聲道：「孟家對你們三個村子，一向不薄，你們這是反了？」

蔡，宋，白三個族長，看到耐德在崖上出現，心頭不覺一震。

蔡族長兒子墮澗而死，已是雙目噴火，橫上了心，何況又有茅山教的高手撐腰，不覺濃眉一軒，戟指着耐德，厲聲喝道：「耐德來的正好，你們孟家苗一向自高自大，岐視咱們三村子的人，告訴妳，咱們三個村子，信奉茅山教，你們信鬼母教的孟家苗，今晚立即退出，如敢違抗，那就莫怪咱們手下無情。」

孟雙雙傍着石中英，把他們雙方說的話，低低翻譯着。

耐德怒聲道：「你們全是受了幾個漢人中敗類的挑撥，才會如此喪心病狂，憑你們這些人，就想併呑孟家苗，獨霸九里龍麼？你們在作夢，聽我相勸，速把那幾個漢中的敗類交出來，三姓族長，立下誓言，各自回去，我還可以看在咱們幾家祖先的份上，寬恕你們……」

話聲未落，突聽遠處傳來一個婦人的聲音，以漢語說道：「苗婆子，作夢的是妳！」

這話聲好像來自天際，發自雲端，縹緲不可捉摸，但聽的又十分清楚，和對面說話無異。

石中英聽的暗暗一驚，此人施的是「千里傳音」之術，人可能還在數里之外。

這人功力之高，就是中原武林，也不多見！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際，三隊苗人，已經紛紛朝兩旁閃開，讓出中間一條大路。

但見一行全身黑衣的漢子，約有三十六名，臉上塗着各種顏色，狀若鬼怪，手中持着各種不同的兵刃，列隊行來。

石中英心中暗暗冷笑，這種陣仗，當眞只能唬唬苗人。

這三十六人之後，就有七八個武林人物，年齡老少不等，衣着各異。

石中英已經看到這幾個人中，赫然有戚婆婆和花戟高順在內。

緊接着又有四個人飄然行來！

這四個人，竟然是八卦門掌門人高翔生，總管屈長貴，華山掌門祝景雲。

最後一個身材頎長，穿一襲天靑長衫，生得修眉朗目，貌相清癯的居然又是一個六合劍石松齡！

石中英看的暗暗切齒，賊黨居然又弄出一個賊人假冒了爹！

這一行人到了崖前一片沙地上，氣氛登時不同！

本來是蔡，宋，白三，苗人和孟家寨的人對抗。

現在却是在中原武林無法立足的江湖人和孟家寨的正面衝突。

耐德看的大怒，厲聲喝道：「你們是些什麼人？」

假石松齡的賊人朗笑一聲道：「在下石松齡，當今中原各大門派公推的武林盟主，也是茅山教的副教主是也。」

（註：在苗區盛行的巫術中，有「茅山術」，「降頭」，「落蟲」，「鷄鬼」等等，以信奉「茅山術」爲最多，因此他們利用「茅山教」之名，欺騙苗人）

石中英聽他一開口，心頭不禁暗暗一震，忖道：「這老賊原來沒死！」

（原來假石松齡在龍門幫，眼看大勢已去，就以「金蟬脫殼」之計，找了個替身，一掌擊斃之後，把假面具給他戴上，大家追的是假石松齡，既然有人替他死了，他自然可以揚長離去，前文不好說明，因爲說明了，就失去閱讀的興趣，特在此處補出）

石中英心頭一陣激怒，突然大聲喝道：「你是假冒石盟主的老賊，你不是石盟主。」

假石松齡抬目看了石中英一眼，沉喝道：「你就是白士英？」

石中英雙手往臉上一陣拭抹，仰天朗笑一聲，道：「老賊，龍門幫讓你逃脫，這九里龍不會再讓你僥倖逃脫了。」

假石松齡不禁呆了一呆，接着大笑道：「小子，原來是你，很好，你居然跟到苗疆來了。」

石中英道：「你沒想到吧？」

假石松齡冷冷嘿道：「這眞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偏來，今晚，這九里龍，就是你葬身之地了，老夫先收拾了你再說。」

話聲一落，正待縱身往崖上撲起！

只聽方才那個婦人聲音說道：「副教主且慢，此子對咱們用處極大，不可傷了他性命。」

這幾句話的工夫，但見一頂黃色軟轎，由四名宮裝少女，手提宮燈前導，緩緩行來。

石中英心中暗道：「這轎中，大概就是他們『教主』了，只不知這人是誰？」

他心念轉動之際，只聽假石松齡喝道：「教主要生擒此子，你們誰上去給我拏下。」

只見花戟高順應聲道：「屬下上去，把這小畜生縛來。」

假石松齡點點頭道：「你上去可得小心。」

花戟高順縱身飛上石崖，雙戟一揚，厲聲道：「小子，你不想束手就縛，就亮你的兵刃。」

　石中英自從服了三顆「坎離丹」，這一路上，每晚運行「逆天玄功」，都有不同的境界，幾天工夫，已能順逆由心。

　魔教「逆天玄功」由逆入順，已是臻入上乘之境，他此時一身功力豈同小可？

　他因對方這位神秘教主尚未出手，六爻劍主前去金鷄峯下救人，也還未到達，不好讓對方知道自己實力。

　此時看到花戟高順飛身而上，本來他一掌就可以把對方震飛出去，但却並未出手，只是冷冷一笑道：「對付你高順，本公子何用亮什麼兵刄？」

　花戟高順聽的大怒，厲喝一聲：「小子，你小心了！」雙戟一掄，右戟直向石中英肩頭點來。

　石中英身形輕輕一側，右手抬處，一把就扣住了他的脈門，劍眉一軒，沉喝道：「高順，本公子在船上沒有殺你，是因你尚無大惡，本待等破了龍門幫，就把你釋放，但你怙惡不悛，仍然投奔賊黨，還敢對本公子一再出言不遜，如今又落到我石某手裏，我得廢去你七成功力，回去好好做人。」

　說到這裏，左手已經迅快點在他背後「靈台穴」上，右手一抖，喝道：「下去吧，叫高翔生，屈長貴上來。」

　花戟高順一個高大人影，脫手飛起數丈來高，朝假石松齡迎面擲去。

　假石松齡大吃一驚，急忙伸手把他接下。

　八卦門高翔生朝屈長貴呵呵笑道：「這小子指名叫陣，高某和屈總管要是不上去的話，倒像是怕了他了。」

　屈長貴道：「高掌門人說的極是，咱們合兩人之力，去把他拏下了就是。」

　兩人身形拔起，一下飛上石崖。

　石中英冷然一指高翔生，喝道：「姓高的，原來是你從中搗鬼，出賣了藍掌門人等人。」

　高翔生陰笑道：「高某是教主駕前總護法，誰要你們瞎了眼睛？」

　石中英聽的大怒，喝道：「藍掌門人他們呢？」

　高翔生陰笑道：「你馬上就會見到他們了。」

　突聽遠處有人接口大笑：「高兄說對了。」

　語聲蒼勁，正是崆峒掌門人藍純青的聲音！

　但見那乘軟轎後面，出現了一行人，正好把軟轎和假石松齡等人的後路截斷。

　這一行人，爲首一人，貌相清癯，雙鬢微見花白，神態飄逸，竟然又是一個武林盟主石松齡！

　他身後則是崆峒掌門藍純青，百步神拳鄧錫侯，風雲子趙玄極，還有一個髫齡少女，乃是華山掌門祝景雲的女兒祝琪芬，最後一人，正是貨郎張正林——六爻劍主。石中英看到父親，心頭不由的一陣激動，援手已到，他已經用不着再有顧慮了口中大喝一聲：「高翔生，你作惡多端，今晚饒你不得，去吧！」

　右手一掌，朝高翔生推去。

　一掌出手，一股內家罡力，洶湧如潮，應掌而生，凌空捲去！

　高翔生幾乎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勁氣已經撞到，口中悶哼一聲，一個人憑空飛出去十幾丈外，連翻着觔斗，朝澗下落去！屈長貴看到情形不對，他做夢也想不到只有一月時光，石中英的武功，竟然精進到如此程度心頭方自一驚，要待後退！

　石中英已經倏地回過頭來，冷喝道：「你給我留下。」

　話聲入耳，人已到了屈長貴面前，左手一指，點在他「玄機穴」上，隨手抓住他胸前衣衫，朝崖後丟了過去。

　孟雙雙舉手一招，早有一苗婦，把他接住，兩手綑上了藤條。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沙坪上，石松齡（眞）朗朗一笑，朝假石松齡道：「老哥代替兄弟，當了七年盟主，也處理了不少武林糾紛，兄弟眞該謝謝你老哥才是，只是兄弟已經出困，老哥似乎用不着再以石某的名義做幌子了，還你本來面目，再好應向我佛如來去懺悔懺悔了。」

　假石松齡道：「你說什麼？本副教主是假冒了誰？」

　石松齡道：「你是少林長老了悟大師，大概錯不了了，貴寺方丈已派他的門下弟子張正林手持法牒前來，你老哥何用抵賴？」在他說話之時，張正林已經從懷中取出一張黃綾牒文，當胸張開，大聲道：「了悟師叔，牒文在此。」

　假石松齡大怒道：「住口，誰是你師叔。」

　眞石松齡朗笑道：「老兄何用作賊心虛？」

　右手抬處，迎着擊出。

　但聽「蓬」然一聲，兩人勢均力敵，不分軒輊。

　藍純青刷的一聲，抽出長劍，大喝道：「大家動手，先把這老賊擒下再說。」

　百步神拳鄧錫侯、風雲子趙玄極同時朝假石松齡圍了上去。

　假石松齡抽出長劍，他身前七八名賊黨，也同時各掣兵刃在手。

　祝琪芬早已飛身撲了過去，口中叫道：「爹。」

　祝景雲看到愛女脫困，心頭不由一酸，一把抓住祝琪芬手腕，大聲道：「孩子爲父總算又看到妳了。」

　祝琪芬伸手朝戚婆婆一指，說道：「爹，女兒就是被這老賊婆擒去的。」

　祝景雲道：「好，爲父先宰了她再說。」長劍出鞘，朝戚婆婆撲了過去。

　沙坪上已經刀光劍影，動上了手。

　石中英朝孟雙雙低低說了兩句。

　孟雙雙含笑點頭，翩然朝崖後掠去。

　就在此時，那頂黃色軟轎，轎簾忽然無風自動。

　一道人影，比閃電還快，一下到了石中英面前，磔磔尖笑道：「看來老身先得把你拏下才行。」

　話聲出口，揚手就朝石中英抓來。

　此人行動有如鬼魅，連石中英都沒看的清楚，但覺黑影一晃，對方已經欺到了面前。石中英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切之間，身形往後一仰，右手抬處，「嗆」的一聲，飛出一道冷電般的寒光，森森劍氣，砭骨生寒！

　那鬼魅般人影沒想到石中英出手也有這般神速，一抓落空，發現對方手中是一

柄斬金截鐵的利器，倒也不敢輕進！身形一停，目注石中英手中軟劍，厲喝道：「盤螭劍！你是丁無病的什麼人？」

　石中英直到此時，才看清楚她是個一身黑衣，臉蒙黑紗的老婦人！

　不，她是老婦人，還是從她說話的聲音中聽出來的，她全身包在黑布之中，一團漆黑，只有一雙綠陰陰的眼睛，透過黑紗，閃閃發光！

　簡直像是鬼魅！

　石中英大笑道：「這劍是我丁大哥送給我的，妳想試試它的鋒利麼？」

　他知道這鬼魅般的老婦人，就是什麼「茅山教主」，而且一身武功高不可測。

　擒賊擒王，自以先下手爲強。

　話聲出口，長劍倏地一轉，劍使「月移花影」，從斜側攻出。

　黑衣老婦身如鬼魅，輕輕一閃，便自避開，口中冷冷喝道：「小子，你有多少能耐？」

　左手閃電般朝石中英肩頭抓來。

　石中英一劍出手，劍光連閃，接連五招，使出少林、衡山、武當、崑崙、六合五派不同的劍招，「紫氣東來」，「迎雲捧日」、「左右逢源」、「玉笏朝天」、「六合微塵」、一片耀日寒光，盤空匝地、好不凌厲？

　黑衣老婦身如魅影，居然赤手空拳，在他劍光中以攻還攻，毫不遜色！

　而且十指尖風，有如十道鐵錐，劃空呼嘯，擊在劍葉上，發出「叮」「叮」清響，聲音雖是清脆，却十分震懾人心！

　錯非石中英近來功力大進，手上縱有削鐵利器，只怕也接不下對方十招八招。

　就在此時，但聽一聲唿哨響處，緊接着沙坪上同時響起了一片慘嗥之聲！

　對方三十六個面塗五色油彩的漢子，刹那之間，悉數倒了下去。

　原來石中英看出這三十六個面塗五色油彩的漢子，每人手中都握着一個黝黑鐵筒，正是淬毒暗器！

　因此悄悄告訴孟雙雙，要她通知埋伏在崖後的孟家寨苗人，先下手爲強，把他們放倒了。

　苗人使用丟手箭，乃是最拿手的本領，可以說百發百中，唿哨一起，大家分配好了目標，一齊出手，箭箭貫心，立時把三十六個鬼怪般的漢子解決了。也就在此時，華山掌門祝景雲一劍劈了戚婆婆！

　張正林一柄長劍，連砍了三個賊黨。

　沙坪上，只有石松齡、百步神拳鄧錫侯，風雲子趙玄極，三人圍着假石松齡，惡戰方酣。

　祝景雲倏地回過身去，大喝道：「老賊，你脅迫祝某多年，今晚你還有何說？」左手抬處，一指朝假石松齡背後點去。

　假石松齡力敵三個高手，已是十分吃力，聞言不覺一驚，一縷指風，「撲」的一聲，擊中他「鳳眼穴」，一個人身不由已的往前衝了一步。石松齡趁一掌擊在他左肩上。假石松齡悶哼一聲，身子橫貫出去數步，但他一仆又起，堪堪站起，百步神拳鄧錫侯一記拳風，又擊中了右肋。

　他在這一瞬之間，接連被三位頂尖高手擊中一指、一掌、一拳，武功最高，也是經受不住，口中噴出一口鮮血，摔倒地上。張正林立即一躍而上，舉手連點了他幾處大穴。

　這下，只剩了那個自稱「茅山教主」的黑衣老婦，還在石崖上和石中英打的十分激烈。她教下的人，已經擒的被擒，死的已死。

　蔡、宋、白三村族長，眼看大勢已去，正待逃走！

　耐德和孟族長早已飛身落地。

　耐德大聲喝道：「你們三個族長給我留下，你們只是受人愚弄，只要存心悔過，我也不會爲難你們的，但要隨我到孟家寨去，立下誓言，仍可放你們回去，三村村人，可以先回去了。」

　蔡、宋、白三個村長，到了此時，自然唯唯應「是」，朝後揮了揮手。

　三村苗人，立時抱頭鼠竄而去。

　却說石中英和那黑衣老婦打了五六十個回合，自己已經把所學的各派劍法精華，全使了出來，手中又是一柄斬金截鐵的利劍，依然無法佔得半點上風，甚至連對方衣角也削不到一寸，心頭自然暗暗焦急無比。

　經過這一陣拚搏，他發現這黑衣老婦身法十分怪異！自己每一劍，都只是擦身而過，絲毫傷不得她！

　黑衣老婦雙目綠光大盛，切齒道：「小子，我今晚不把你活活撕裂，我就不姓申了！」她說話中，身子忽然一滯，石中英這一招，正好使的「秋水橫舟」，一劍攔腰而過！

　黑衣老婦突然回過頭去，目中綠光飛閃，厲聲道：「什麼人暗算老身？」

　她被盤螭劍攔腰橫掃而過，居然還能回頭說話。

　但聽一聲清朗的長笑起處，一道人影，飛瀉而下，接口道：「區區丁某！」

　黑衣老婦目中綠芒漸漸歛去，低沉的道：「原來是你……」身軀一顫，一個人分作兩段，倒了下去，鮮血四濺！

　石中英收回長劍，連忙拱拱手道：「丁大哥，不是你出手相助，小弟連她衣角都削不到呢！」

　來人正是三味眞君丁無病，他朝石松齡抱抱拳笑道：「十年之約，丁某沒遇上盟主，却和令郎結了忘年兄弟了。」

　石松齡道：「丁老哥年齡還在兄弟之上，小犬無知，這個如何……」

　丁無病沒待他說完，大笑道：「這是丁某硬要和令郎結爲兄弟的，如何怪得令郎？」

　石中英搶到石松齡面前，撲的跪下了去，口中叫了聲「爹。」

　石松齡含笑道：「孩子起來，你的經過情形爲父已聽藍兄和張少俠說過了。」

　耐德走上幾步，朝大家襝衽一禮道：「孟家苗若無諸位大俠相助，只怕難逃大刼，大德不言謝，諸位請到寨中一敘。」

　孟雙雙悄悄走到石中英身邊，低低的道：「石哥哥，這個就是你的爹爹了？我叫他什麼呢？」

　三味眞君丁無病大笑道：「孟姑娘，妳自然叫他公公了。」

　孟雙雙不知道這是戲言，果然朝石松齡拜了下去，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公公。」

（全文完）



H.K. NEWS GROUP 新系機構
C&E TOURS（馬來西亞文娛遊香港有限公司）
聯合主辦

由國泰(CPA)航空公司贊助

暑期讀者 台灣環島九天豪華遊覽團

本報爲徇讀者要求，並吸取過去經驗，續辦「暑假讀者台灣環島遊覽團」，內容豐富，節目簇新，豪華享受，百試不厭，每團只限30名，務求易於照顧，以達到爲讀者服務目的，此次蒙蜚聲遠東，組織完善之 C&E TOURS 合作定收預期效果。

出發日期
第一團：八月 四 日
第二團：八月廿五日
第三團：九月十五日
國慶團：十月 三 日
祝壽團：十月廿七日

全程九天
只收港幣
$ 1,550
（包括簽證費）

★★★★特選遊覽節目包括★★★★

特選旅程： 香港—台北—石門水庫—中興新村—八掛山—嘉義—阿里山—澄清湖—高雄—台南—日月潭—台中—梨山—天祥—花蓮—故宮—陽明山—烏來—台北—香港

觀光節目： 觀看孔子廟，郡王祠，赤嵌樓，梨山，文武廟，孔雀園，玄光寺，澄清湖八景，姐妹潭，慈雲寺，八掛山大佛，九曲洞，長春橋，故宮博物館，云仙樂，大理石谷，烏來大瀑布，山地舞表演聽歌。

豪華享受： 六福大飯店，國華大飯店，阿里山賓館，華王大飯店，觀光大飯店，梨山賓館，亞士都大飯店，豪華夜總會，中央菜廳，阿里山館餐廳，浙江菜廳，馬來西亞粵菜廳 阿美娜餐廳，金城餐廳。

報名地址‥ 新系機構 大道中振邦大厦904室 TEL.H253191
馬來西亞文娛遊覽有限公司（C&E TOURS） 大道中30號娛樂戲院大厦商場閣樓A1室 TEL.H250302—5

西德PASTELLA光學博士新貢獻

黑白變彩色





DO YOU WANT TO SEE YOUR BLACK / WHITE TV PICTURES IN COLOUR?

Dr. PASTELLA offers you such merit.

ENQUIRY WELCOMED

你相信嗎？

閣下想把家裏黑白電視變彩色嗎？
只需……採用榮獲國際金牌西德新產「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百事得」獨特優點：

* 能使個個節目變彩色
* 能抗輻射減除雪花
* 整天觀看絕不疲倦
* 近看亦不損害眼睛

歡迎垂詢3-664002　3-663068
（遠近送到　不另收費）

請剪下
讀者優待証
憑証到購
九折優待



百事得光學博士

「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17-20吋
每件只售
$22.00

21-24吋
每件只售
$25.00

進出口・批發・零售

South East Asia Sole Agents:
YEARFULL INDUSTRIES (HONG KONG) COMPANY
27, Shanghai Street, Ground Floor
Kowloon, Hong Kong.

東南亞總代理：**年發行**
九龍佐敦道上海街27號地下